

# 大坂每日新聞

華文

第四卷 第三十六號  
第八期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  
改組還都紀念  
慶祝特大號

東京日日新聞社



# 反共和平建國

赤後該做的剷除腸胃病魔的安業由此光明現

積年累月的惡政、赤魔的毒手、都在雪崩瓦解的後退中、早已不成問題。但是那剝蝕健康的腸胃病魔、反有蔓延猖獗的兆候！這時、我們應當有猛然的覺悟！！那麼趕快服用這治療藥「愛腑」殲滅這個可惡的勁敵罷！！

治療藥「愛腑」因為兼備病源和對症的双重作用、乃其主藥成分沈着於腸胃內壁的病變部分、解消炎症、加強粘膜、緊其弱緩、整頓分泌或運動機能的反常、同時吸着腸管內的有毒物質、排泄於体外等々遡源治病外、一面解消嗜噁、噯氣、惡心、胃痛、腹痛、泄瀉便秘、嘔吐、消化不良、食慾不振等諸症狀而使腸胃機能及早復元、所以作了病狀極複雜的慢性胃腸病治療劑、誠是獨一無二的優秀藥劑。



◀各埠大藥房均有代售▶

大坂市東區清水谷之町

總經銷處 廣和會

支店 東京市本區區町九番地  
大連市通九番地

…店理代…

南 津 天 北  
中 津 天 北  
山 津 天 北  
路 津 天 北  
亞 小 日 本  
東 小 日 本  
公 大 堂 本  
司 房 藥 水

# 慢性胃腸病用愛腑

# 慶 祝 國 民 政 府 改 組 還 都

## 華 興 商 業 銀 行

總行地址 上海百老匯路六五號  
電話代號 四二六三九  
(兼夜間及休日)

**資 本** 華幣五千萬元全數以英鎊及美金計價繳足

**特 權** 中華民國維新政府賦與本行發行鈔券(簡稱華興券)之權全額以英鎊及美金為準備

**營業種類** 以外國貿易金融為主并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分行	南京	建康路	朱雀路角	電話	二二二二 二二二二 二二二二
支行	蘇州	觀前街	一六八號	電話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支行	杭州	新民路	三三九號	電話	四四四四 四四四四 四四四四
支行	蚌埠	二馬路	二二四號	電話	五五五五 五五五五 五五五五
辦事處	鎮江	中	華	電話	六六六六 六六六六 六六六六

**華興券之特徵**

(一) 本銀行總分支行及往來之各銀行對本銀行券以六便士為價值基準自由供售外滙絕不似舊法幣之價值時有動搖之虞

(二) 本銀行券可以隨時按照行市兌換舊法幣如前所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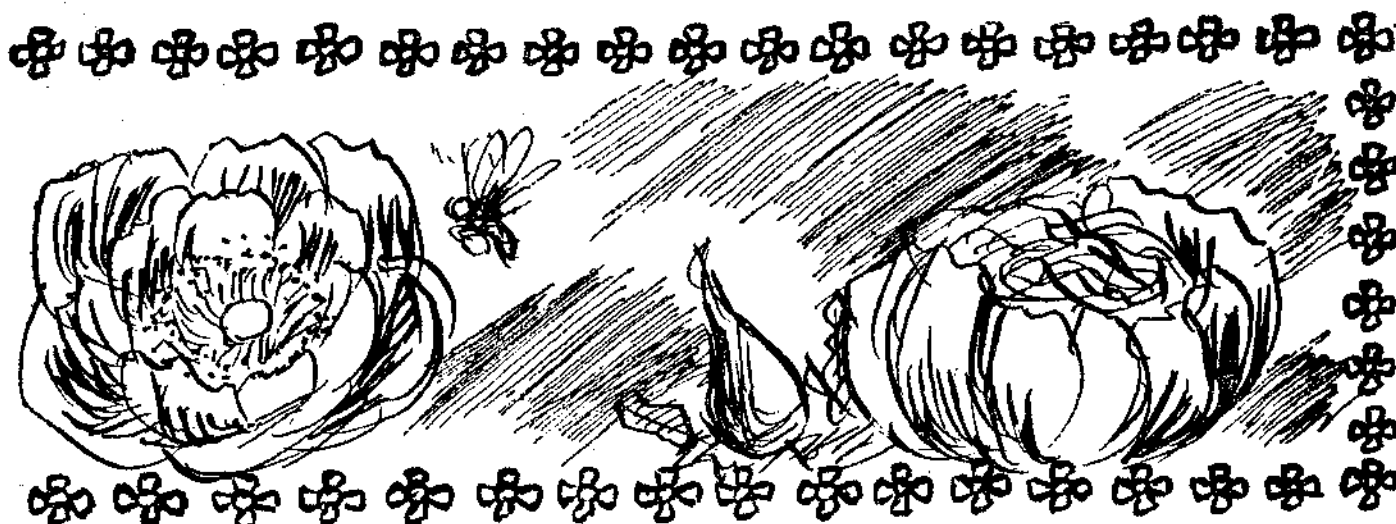
(三) 本銀行券經政府賦與強制通用力學凡繳納租稅均得使用

### 介 紹 中 國 · 滿 洲 各 大 綜 合 文 藝 雜 誌

上海興亞建國社出版	「興建」月刊
上海國風社出版	「國風」半月刊
南京中國文藝協會出版	「國藝」月刊
北京中國公論社出版	「中國公論」月刊
北京中國文藝社出版	「中國文藝」月刊
北京新民會出版	「新民週刊」
廣州南星月刊社出版	「南星」月刊
新京滿洲國通信社出版	「新民」半月刊
新京滿洲映畫協會出版	「滿洲映畫」月刊
奉天興滿文化月報社出版	「興滿文化月報」
奉天協和會出版	「新青年」月刊

# 慶祝新中國中央 政府成立

中日兩國必須知道兩國戰爭的愚蠢。若兩國不知之，則不得有東亞的和平和幸福。沒有東亞的和平，則不得有世界的繁榮。前年中日衝突在北京郊外發生時，日本極力堅持現地解決和不擴大方針。遠在交還山東及關稅議會時，日本會經努力過調整中日關係。然而遺憾得很，到如今這還未成功。為什麼緣故呢？因為在中國昂揚那加入許多共產主義意味的民族主義，所以日本即具有好意，也不能只採取好意的行動。日本有時也不得不採取強硬的手段，這種事情數見不鮮。看到了這事情的中國共產主義的民族主義者，對日本愈加以猛烈的反抗。於是中日關係終於不得不走向惡化的一途了。這是中國事變的根本原因，誰也不懷疑的吧。申言之，日本是爲了欲打擊那根據錯誤的共產主義的民族主義而堅持抗日政策的人們而驟起的。由於這次事變的推移和進展，有心的中國人也漸漸瞭解了這事情。如北京臨時政府及南京維新政府，就是那些人們的集合。另一方面，在像抗日清一色似的國民黨內，也發現了其同情者。汪精衛氏便是其「達識具眼」的勇者。如今真相已經明白，汪氏自最初便主張不擴大方針和局地解決的人。不僅如此，汪氏在十餘年前從東亞大勢和世界大局上觀察，感到使中日關係陷於反目的狀態，是兩國的非當不幸，而會經努力於兩國關係的調整。迷於共產主義的抗日份子便目此爲汪氏的叛國行動，所以汪氏會有被兇漢狙擊的事情。然而汪氏並不因此放棄了調整中日國交的意志。中國事變發端於北京郊外，汪氏也不放棄不擴大方針，實在是有緣故呀。汪氏向來屢向蔣介石進忠言，勸其努力於中日和平的克服。汪氏在白熱化的抗戰論者之間，毅然談論自



華文「大阪每日」第四卷·第八期  
第三十六號(四月十五日號)目錄

中華民國各民政府改組遷都慶祝特大號

(封面) 更在由華民國國旗下的任主席

## 建設新中國時論特輯

談新政府成立後之教育  
滿洲與日本與中國  
對於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之私見  
環繞於華南的國際情勢之現在與將來  
大亞洲主義之哲學的基礎  
各國對中央政府的態度  
什麼是興亞建國運動  
祝新中央政府之誕生  
世界戰爭與東亞綜合體  
國際漫畫 加藤院郎 九 (半月日曆)

肩負新中國的新貴們  
奧村本社社長與汪氏之一問一答  
遺憶 中國  
陳璧君女士印象記  
昭和國民禮(本十六)  
中日文化交流的回顧與前瞻(完)  
各地風光 新都南京勝蹟

溫宗堯 四  
阮振鐸 五  
王蔭泰 五  
彭東原 六  
周化人 六  
上原虎重 七  
費一光 七  
嚴軍光 八  
谷口吉彥 八  
松井石根 七  
佐藤俊子 八  
蘇鴻烈 三  
楊鴻烈 三  
馮貫一 三

## 畫 刊

慶祝國民政府遷都特輯

本社「ニッポン」機關慶祝國民政府遷都飛行  
新中國首腦與其家庭  
新政府的產室「中政會議」  
悠久的中國  
歷史的一瞬  
更生「南京」  
日本各地亦大歡喜  
世界唯一的(四)

37  
38  
40  
41  
42  
44  
46  
48  
49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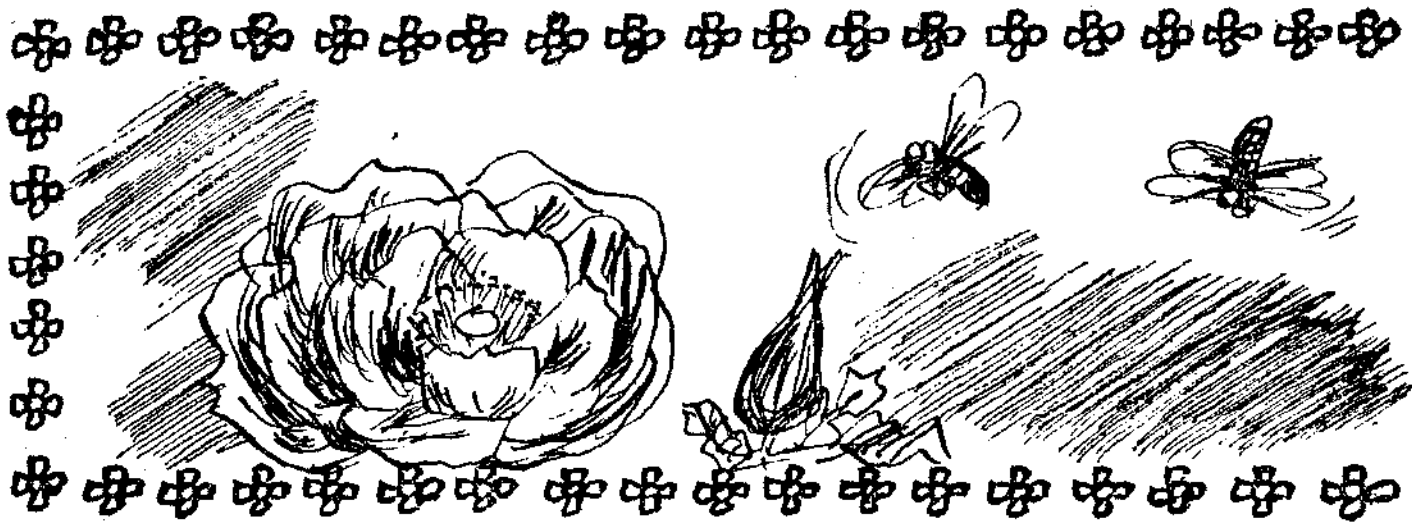


己的主張。然而汪氏知道了和平的主張結果不會被採納，遂脫離了抗日政府，而赴安南。爾來一年三個月間，汪氏更數次向抗日政府進忠言。而且同志會仲銘氏被暗殺以後，他的勇氣更加百倍，克服一切的困難，終於樹立了更生中國的新政府。此間汪氏周圍的同志都盡了不劣於汪氏的苦心，這也是我們不能不表示敬意的。北京臨時政府及南京維新政府的人們也以同志待汪氏，雖實行了獨自的發展，但卻捨小異就大同，而合流於汪氏為主腦的新政府。我們在這裡非大書特書這種度量不可。從來國民黨便主張並實行一黨專政，但汪氏及其同志却把政權開放於其他政黨或無黨無派的練達堪能之士，而與他們協力。這種度量我們也應該加以稱揚。新政府實在是那些對於東亞大局具有充分自覺的中國人的集合。新政府是具有日本在過去三十年間所不斷誇獎的政策之成立，而祈求其順利的發展，那是當然的。這是日本所以決定用一切的努力支援新政府的。

然而始終迷夢未醒的抗日中國，將依然敵視日本和南京的更生中國政府。希望東亞禍亂頻仍的共產黨將繼續支援抗日中國。不正當瞭解依中日協力的東亞繁榮才能貢獻於世界和平的第三國，或與抗日中國有惡因緣的第三國，也將依然援助抗日中國。

新南京政府的治下，因近三年的戰禍，秩序很為紛亂。中央政府即令成立，地方諸機關也不是可以立即完成的。汪氏以及新政府主腦者將來將邁過着比過去一年間更大的困難，這也是事實。所以東亞和平的前途還是遙遠。新政府的成立應大加慶祝，但同時不能不期望新政府向最後的目標和高遠的理想，更進一步的奮勵和努力。我們這時勸告中國國民應把握正確的認識：在新政府的治下，始能期待其繁榮和光榮。

本刊編輯主幹 下田將美



<p>譯文 朝鮮文學界 張赫宙作 紅鏡譯 八四</p>	<p>文藝 莎士比亞之青春 島村抱月作 賀行譯 八五</p>	<p>翻譯 大地之波動(三) 王田金 譯作 八〇</p>	<p>小說 滿洲特殊會社(二) 戰時下歐洲電影界(一) 一九四〇年好萊塢大演說(上) 戲劇的悲喜 本刊第一次選舉票當選正座</p>	<p>詩 拾遺 日本雜樂傳來考(上) 木刻 無雙體 序(完)</p>	<p>小品文 城與人 別語 賀行 六八 流 六八</p>	<p>詩 春天的夢 空曠之旅 梁衆異等 二六 水原 零 二五 子 刑 六七</p>	<p>文壇隨話 我與中國作家之交遊 回文 文壇隨話 向文運者進一言 (文評) 評 (東亞) 文藝消息 詩 劉詩 繡繡 炬火 傳聲 靈魂的手 向茨 口笛 德天 輪廓 體正 耗子的小情 題詞 頌公 奕的 謝人 泣 雷男 雷 海風 謝人 傑 夜記 鳥 陳謝 蕭茶</p>	<p>大陸與日本文學黃片談</p>	<p>創作 說小篇短 人女呈雲病黑 與月 病亮 間人 病亮</p>	<p>個人漫畫展(十二) 中國文藝復興之意義 新毛三節 席與承 八三 拜夏 孟 剛 三六 石 六三</p>	<p>小說 北京之花(鬼) 李露作 劉清雲 三〇 王 五三 李 五五 陸 五八 李 五九 阿 六〇 李 六二 張 六二 仲 六二 里 六二 雙 六二 花 六二 靈 六二 朱 六二</p>
-------------------------------------	--	--------------------------------------	---	--	--	---	--	-------------------	---	---	---

# 時論 特輯



## 談新政府成立經緯

司法院長 溫宗堯  
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大阪每日新聞，以此問題，徵余爲文，將於新政府成立之時，特刊以爲紀念，此誼甚厚，不得不勉綴數言以報之。新政府成立之經過，汪精衛先生既有詳盡之自述，爲日本朝野所共知矣，即其自述，汪先生蓋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即希望和平，避免戰爭之一人，不幸共產黨以抗戰爲名，民衆爲感情所激刺，蔣介石又惟願個人之得失，不顧國家之利害，合而演成喪師數百萬，失地十五省之慘局，汪先生曾中彈於南京，幾被暗殺於河內，幸而不死，亦終不變其主義，至於今日，歷時既已九年，而後僅得成立新中央政府於南京，已絕之和平，復於今日再見其萌芽，以後是否發育滋長，是否能達所抱之目的，雖不可知，然而此區區之萌芽，已爲汪先生及少數同心愛國者百死之所換得，慶祝宜待目的完成之日而舉行，新政府成立之日，凡愛國者，惟當爲汪先生灑同情之淚以慰之也。

在和平之日，希望和平，在未有戰爭之日，避免戰爭，此爲極易達之目的也；乃歷時九年，經萬難百死，卒不得達其目的；然則既已戰爭，而求復返於和平，人乃有責其效於且暮者，是雖不勝流血之情，新政府負責者亦極哀之；力求於最短時間內，有以慰之；雖然，欲求果者，必先求其因，中日爲兄弟之國，論理決不當有所爭而至於戰，而竟至是者，蓋積無數不能不戰之因，而後得此不能不戰之果，戰爭既非突起，和平實可突來，戰爭之因，可一怒而種，一種而立滋長；和平之因，則不易種於一笑，吾即轉怒爲笑，對方亦未必遽忘吾怒之前事，而立與吾握手言歡也；風起而水立波，風止而波乃不能立平，風愈大者，波之平也愈難，戰爭之返於和平亦然，新政府之志，誠欲竭且暮之力，平九年節節掀起之大波，苟無意外之風，且能容我盡力以求鎮定之法，亦未見此波之終不可平也；不幸復起一事之波，又必費無數之力，死非所惜，何惜乎力，所惜者則血不可久流耳，必風定而後血可止，故新政府成立所祈禱，惟祈禱風勿再起耳。

汪先生及與汪先生同一主義之人，皆知附和抗戰派，成則可分其功，敗亦不任其咎，提倡和平，不問以後之成敗如何，一啓口即不免漢奸之唾罵，且與日本磋商條件，有以滿日本人民之意者，即不能不傷中國人民之心，有以慰中國人民之心者，即不能滿足日本人之意，如此極恥辱，且極艱難之事業，提倡和平者皆不之顧，乃必懇懇焉以提倡和

## 今後中國的教育

鐵道部長 傅式說  
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中國自有所謂新教育以來，到現在也差不多有四十年之歷史。由這四十年國家氣運的反映，顯然這一部歷史，並不是一部成功的歷史。中國的新教育何以會失敗，這當然有種種內在的和外來的原因。簡單概括地說來，不外有下列兩種弊病：第一，過去中國的教育，老是在模倣中兜圈子。初則模倣日本，繼則模倣法國，再則模倣美國，其間有時還模倣德國，有時也模倣蘇聯，弄得來東不成，西不就。模倣的標的，既朝秦暮楚，模倣的程度，又僅及皮毛。所以辦教育辦了三四十年，始終沒有中國獨創的，自主的教育。第二，過去中國的教育，和實際的人民生活，距離隔得太遠。多數的人民，有的在那裡吃糠，咬樹皮，但是我們的教育儘在那裡教人吃麪色，塗黃油；多數的人民是衣不蔽體，住不遮風，但是我們的教育却在那裡教人穿西裝，住洋房，所以結果教育自教育，民生自民生，民生愈凋敝，教育也益發衰頹了。

經過這一次戰事，中國國家的運命，發生了革命的轉變。此後不僅是要擔負復興中國的大業，同時還要共負安定東亞的重責。倘若教育仍舊停滯在原有的狀態，不能和國策同時有一致的改革，那末不但中國的前途難以樂觀，就是東亞和平的前途，也要發生窒礙的。照理，一個國家的國策更改，她的教育方針當然隨之更新。國策的更改是由於超群的領袖的領導，經過相當時期的奮鬥，就可以表現出來。而教育的轉向，至少須經過三五載，纔有一點萌芽可尋。因爲這是一樁拔本清源的工作，難見速效的。不過若國策的更改，而沒有教育的革新爲之輔佐，或是教育革新的力量不足，都是使國策的基礎，脆弱而動搖。所以有遠見的政治家，無論在怎樣艱難困苦的環境下，決不放鬆教育的工作。

現在正是中國教育根本改造的一個時期，我們必須極正確地決定改進的方針。上面已經說過以前中國教育弊病的所在，那末此後改進方針就可以由此決定了。

第一，今後中國的教育，必須保持並發揚民族固有的文化及道德。換言之，中國的教育激頭激尾必須是中國的。牠的外表或是制度方面，不妨模倣某一國，但是牠的內容或是精神方面，必須是中國自己的。所謂中國自己的，就是一切須適合於中國的國情。我們當然毫無排斥或拒絕外來文化的意，但是採取吸收的依據，總應當以適合國情爲準

平爲己任者，不惟愛國家，不忍聽其滅亡，愛人民，不忍聽其再犯，且愛自身自家，一日不得和平，今日之身家，將來之子孫，皆必同歸於死亡，而無以自免，豈惟中國之提倡和平者，爲此心理所驅使，即日本朝野之提倡和平者，亦同此心理也，日本之異於中國者，中國有亡之慮，日本無此慮耳。雖然，中國所損失者，雖僅爲有氣力而無多智識技能之人，然損失已極可哀，日本所損失者，則爲有氣力且有智識技能之人，戰爭損失一士卒，社會即損失一人，故所損失者，尤可哀，且可惜，日本政府之所以盡力援助中國新政府者，一方不忍中國長此損失，一方尤不忍日本長此損失，因是不惜以所佔領之地，還之中國，且尊重中國之獨立自主，此固甚愛中國之心，中國人民所當感激而盡捐前事，亦實甚愛日本之心，日本人民所當諒解，則今日以後，必無意外之風，而容中國新中央政府，與日本政府推誠合作，必可於相當期間，得停止戰爭，完成和平，且立中日兩國百年親善之基，使兩國人之子孫，雖流一度之血，而可換取永遠共存共榮之利，待至其時，兩國人之子孫，合而開一紀念今日提倡和平之大會，此會而爲慶祝，乃真可爲慶祝也。

## 滿洲與日本與中國

滿洲帝國 駐日大使 阮振鐸 譯

鄙人今天藉華文大阪每日，發刊特專號之機會，爲祝慶汪精衛氏新中央政府成立，得以略述所懷，殊覺榮幸。

夫日滿華三國，在地理上，均處於東亞，在文化上，又屬於同文，在種族上，又同爲黃種，關係既如此密切，對於東亞新秩序之建設，永久和平之企圖，洵爲實無旁貸，刻不容緩之事實；然欲達此目的，捨日滿華同心協力，互相提携以外，實無其他較善之途徑。緣昔歐美視我亞洲人民，劣弱無比，遂用其經濟侵略之詭計，而行其殖民東亞之主義；幸有日俄一戰，日本戰勝強俄，而使歐美心寒膽戰，不然東亞之東亞，受其鐵蹄蹂躪之情形，將不知伊于胡底矣。所以亞洲能維持而有今日者，實爲友邦日本之力也。換言之，友邦日本與強俄之戰，並非爲日本本身而戰，亦非爲滿洲國與中國而戰，係純爲東亞而戰，所以我東亞黃種人民，對於友邦日本之大無畏精神，豈可置之腦後，而不表示深甚之敬意與謝意歟。但日本自戰勝強俄後，復用全力發揚東亞固有之精神文化，且早有覺悟，深知欲求東亞諸國之共存共榮，須聯合東亞全體黃種人力，一面建設東亞新秩序，一面削減歐美侵略之心，東亞大勢，方能高枕無憂。試觀滿洲事變，友邦日本欲使東亞多加一層抵禦之勢力，遂不惜犧牲財力與兵力，以援助我國成立，此即友邦日本作亞洲聯合之初步也。惟今日不但有流毒於東亞的殖民地主義，且有以赤化東亞爲根據地之共產主義，此兩種主義之野心，險惡異常，方今鑑於在日滿兩國內不克逞其詭計，而施行其主義，遂改變方針，利用容共國民蔣介石，作爲抗日反滿之爪牙，于是方有盧溝橋不幸事端之發生，友邦日本，不忍坐視赤化橫行於東亞，且以東亞某地若被共產進攻，即不啻日本被其進攻爲主旨，遂毅然決然出仁義之師，與其黨黨周旋，而扶助中國，使其脫離共產桎梏，與日本並立爲兄弟之邦也；夫友邦日本，初扶助我國成立，後援助汪精衛氏成立新中央政府，然其目的，已顯在日本政府聲明，表示不希圖領土，係以東亞之和平爲念，因共產主義一日不除，東亞一日不安，所以欲恢復東亞固有之精神文化，非日滿華一體的大聯合，不能復興東亞王道政治，建設安居樂土，如是，不但東亞危機，可以永除，即世界和平，亦能實現，茲就以往日本援助我國及中國之偉績而言，日本儼然成爲我東亞之領袖矣，故今日東亞諸國欲撲滅赤化，維持我亞細亞黃種起見，應一致聯合，擁護友邦日本，作爲東亞盟主，並以日本爲中心，完成日滿華的大聯合陣

關。對於從前那種殖民地的教育，教會式的教育，一律都在排斥排除之列。中國在從前是大國，在目前是弱國，在將來也不會一蹴而成強國的。我們雖不妄自菲薄，但我們也決不忍心像那些喪心病狂的人們，整日在那裡高喊越戰越強，愈炸愈勇，來欺騙老百姓的。所以今後教育上之所謂國情，是指實際與前國家遭遇過的情勢。中國原來是大國，所以今後教育的方針，應當是適合大國的需要，應當多留地方伸縮的彈性。中國現在是弱國，所以應當明白如何以弱國自處的道理，應當建立如何可以由弱轉強的根基。而且此後中國不單是以復興中國爲滿足，同時還須和日本共同負擔安定東亞的重責。在這一點上，中日兩國的教育方針，今後應當有一次共同的轉變。汪先生在電中說得很明白：「今後中國應以善隣友好爲教育方針，日本尤應令其國民放棄其侵華傳華之傳統思想，而在教育上確立親善之方針，以奠定兩國永久和平之基礎。」所以掃除狹隘的排外思想，貫徹睦鄰政策的精神，應當是今後中國教育更進一步的方針。

第二，今後中國的教育，必須和實際民生打成一片。經過這一次戰事後，市廛灰燼，赤地千里，人民的生計差不多已經由凋疲的程度快到絕滅的地步。在這焦土上重建起來的教育，倘若仍舊和以前一樣地空虛浮夸，不切實際，試問何能擔當得住復興的大業？所以今後的教育制度應當重新改訂：大學以重質不重量爲原則，政府可集中財力物力在全國主要地點設立三五個的國立大學，使成爲名實相符的全國最高學府。此外並應該竭力推廣職業教育，可通設初級的徒弟學校，中級的職業學校或職業養成所，高級的專門學校等，務使全國的青年，皆有一技之長。職業學校除由政府儘量設立以資倡導外，更獎勵民間的大工廠大商店以及熱心人士的附設或創立。還可以運用考試制度，廣開賢路，以選拔全國的眞才。至於教材內容，亦當一律重加編訂，以適應新中國的建設。

以上兩項：第一可稱之爲「國本教育」，就是一切應以中國爲本位；第二可稱之爲「民生教育」，就是一切應當適合於民生。今後的教教育，倘若能够做到這兩點，不但中國的復興可期，就是東亞的興隆，也有望了。

## 對於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之私見

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 王 蔭 泰 兼實業總署署長

中國近百年來，因帝國主義之壓迫，國權喪失，疆地淪亡，幾降於半殖民地之境遇，國內有識之士，咸以爲僅以中國舊有之文化，難救覆亡，於是救國思想之萌芽，如清季戊戌變法運動，即其顯著之一例，義和團事件後，中國青年赴日留學者，絡繹於途，迨日本戰勝俄國，其數更爲增加，同時中國官廳學校之招聘，來華之日籍顧問教授等，亦達數千名之多，可謂極一時之盛況，惟當時國內，親貴權權，朝政腐敗，一般識者，慨於清廷之自強無望，無不希望有所改革，於是較爲和平之份子，則要求實施立憲政治，其急進者，即倡言革命，此蓋中國智識階級思想轉換之又一期也。

民國成立以來，十數年間，軍閥專橫，內戰不已，帝國主義之壓迫，日益加甚，因而中國青年之苦惱，亦愈形深刻，歐洲大戰以後，世界各國，未有不受左翼思想之影響者，中國亦未能例外，更因第三國際之宣傳及策動，一部份之中國青年思想，遂逐漸趨於左傾，當國民黨以兩廣爲根據，動師北伐時期，利用共黨之潛勢力，以順應思想潮流，亦採取容共政策，主倡排英運動，及至北伐成功，始以所謂清黨運動，與共產黨脫離關係，然時時青年之左傾思想，暴發而不可遏，一旦受其反響，較前更爲激烈矣，英國鑒於當時大勢之所趨，對華外交政策，遂爲一大轉變，將長江以南將及全部之租界，及山

線，努力邁進共同防共的工作，則東亞之和平，可指日而待矣。綜而言之，因東亞係東亞人之東亞，亦即為日滿華三國之東亞，所以對於共同防共，杜絕共產主義之猖獗，經濟提攜，廓清殖民主義之橫行，此即日滿華三國之目標，此目標，非特為日本，為滿洲國，為中國，且為東亞及世界也。

## 環繞於華南的國際情勢之現在與將來

廣州市長 彭東原

我們不是預言家，沒有想到要推算國際的將來，我們是站在華南的地位，瞻瞻環繞於華南的國際情勢，在與本身有關，所以更據現實，作未來的展望，有三點須要注意：一，縱的方面，要審察歷史上週期的狀態，從華南國際情勢之過去到現在；二，橫的方面，要透視一個總輪廓，從全世界的國際情勢到華南的國際情勢；三，國內方面，要觀察抗戰與和平兩個勢力的消長，從全國總形勢到華南之四周，根據這三點來觀察華南未來的國際情勢，纔可以找出我們進行的正確方向。

環繞於華南的外國屬地：在廣東之西南隅，以北嶺河與安南交界；在廣西之西南隅，以南甯三關（鎮南平而水口）與安南交界；在雲南則南與安南界，西與印度緬甸界，是為國界外沿線的形勢。其在國境之內，則香港九龍入於英，澳門入於葡，廣州灣入於法，是為國境內沿線的形勢。安南本為我之屬國，亦雲南的門戶，因兩阮之爭，求助於法，一八五八年乃有法西聯攻安南之役，一八六七年又有東埔寨之役，一八七四年法與安南直接締約認法為法之屬國。一八八三年，順化訂約，以東京割讓法屬。一八八五年中法新約訂立，安南遂完全歸法，我國主權盡失，華南的國際情勢為之一變。緬甸為我國南徽十年一貢之國，英併印度，與緬接界，阿拉根之役，一敗於英，一八五二年，戰事再起，先失沿海西南三郡，隨後英兵攻入東北，全國為墟，粵地為印度屬州，清廷抗戰無效，滇邊離離，於是盡撤，華南的國際情勢又為之一變。香港因鴉片戰爭，一八四二年以江寧和約割於英，其對岸九龍半島，則於一八六〇年以天津續約訂立租界，其時面積僅為四方哩，嗣於一八九八年英以法租廣州灣為藉口，為保衛香港計，請展拓界址，遂舉九龍全半島與附近諸島嶼，均歸其統轄，面積乃延及四百方哩。澳門與香港東西對峙，明嘉靖時，葡人以平盜有功，以兵佔其地，一五五三年乃立約租借。廣州灣於英租威爾遜之後，法藉詞要索，突以兵艦佔據，乃於一八九九年訂約租借。自是以後，華南的國際情勢又為之一變，這是從縱的方面，觀察華南國際過去的情勢。

到了現在，因全世界國際情勢之變化，影響及於華南的地位，環繞於華南的國際情勢，乃盡改舊觀。以前英法是尖銳的對立，英以法得廣州灣而拓租九龍，以圖對抗，法自甲午復與清廷訂約，要求雲南數處開闢通商口岸，以擴張越南東商業之利益，又於滇越交界，變動其邊境，於桂越鎮南關，築直達龍州之鐵路，以擴張其商務，雄心逐逐，絕不肯讓英人一步，英則以香港控制華南，自西江開放以來，具有壟斷三省之勢力，獨操貿易之勝算，由九龍輪運貨物，可以直達廣西，再運雲南，較法國由越南入境，會無多讓，法國於經濟上，遂遭遇一大勁敵，此為由軍事侵略而至商業競爭的時代。自中日事變發生而後，歐洲二次戰爭隨發，英法在歐，則聯合以對德，在亞亦取同一的步調以援蔣，英之滇緬路線，法之桂越路線，實為輸運軍械的重要途徑，葡為英之馬首是瞻，因而澳門香港，一變而為抗戰宣傳的大本營。又以戰事影響，內地居民，紛避亂，遷集於港澳廣州灣各地，開空前未有的紀錄，而蔣方抗戰勢力，亦藉租借地以為活動，英法且從

東之威海衛軍港，交還中國，始獲阻止國民黨排英之手段，而其轉移標的，遂一變而為排日政策矣；然當時之排日，並非國民普遍之心理，乃不幸滿洲上海兩事變，相繼發生，排日之潮流，竟澎湃而不知所止；此次事變以來，中國青年，更以為非抗日不足以救國，非揭發共產主義，難期抗日之徹底，因果反覆，固非始事者所及料也。

戰爭之事，絕不能永久繼續，必有終炮之一日，亦必有國交調整，及恢復全綏和平之一日，是固不待言者；此次戰事目的，據日本政府歷次之聲明，在於抗日份子之消滅赤化之防止，其用意殆已顯明，然戰爭將近三年，日本帝國之陸海空軍，節節推進，中國主要都市，幾已全部佔領，中國之鐵道海岸，亦大部收於掌中，惟他方抗日之國民黨，雖一再敗績，仍以焦土政策，繼續抵抗，中國青年之思想，依然支持抗日勢力，對於赤化，猶認為唯一挽救中國之途徑，而無若何之變更，在如斯狀態之下，日本雖獲勝利，戰爭雖得終熄，國交即或調整，而此種思想，仍不得不認為中國前途，及東亞永遠和平前途之一大危機也。吾人於此，誠不可不慎重考慮，對於中國青年，更不得不有可以代之新思想，而予以提示，而此新思想，必須具有足使中國青年信仰之內容，然後赤化思想，始可得而排斥也。

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者，實係東亞人覺醒後，所聞最初之一聲，善用之，誠可發動中國青年而有餘，惟此名詞，雖常見於宣傳標語之用，然於此新思想之內容，究未切實闡明，於是中國青年，依然懷疑觀望；非特此也，即日本之青年等，對此新思想之內容似亦未有充分之認識，吾人為發揚此新思想，俾兩國青年充分了解，實尚須為最大之努力，蓋中日兩國國民間，親善之最大障礙，為雙方之認識不足，認識不真，故欲堅信替為親善提攜之前提，此時如於建設東亞新秩序之新思想，不加以充分之闡明，則必更增疑慮，而反發生新誤會矣。

所謂新秩序者，係指對舊秩序而言，其所以期待新秩序之建設，以其對舊秩序有所不滿，或認為不當而然耳；至所謂舊秩序者，即帝國主義之壓迫，及資本主義榨取之現狀是也，中國青年對此舊秩序，深為不滿，於數十年間，既已明示其態度，孫中山先生之遺囑，及三民主義，所以受中國青年歡迎者，亦以此耳，是以吾人所信之東亞新秩序，不可不反對帝國主義之侵略，資本主義之榨取，斷然與以排擊，更不可不為謀東亞民族平等待遇之新秩序，並為謀東亞民族徹底的解放之新秩序，若此新思想而具有如是之內容者，不僅為中國青年，中國民族，極端所欽慕，要亦東亞各民族共所嚮往者也；孫中山先生即倡導以中國民族之解放，進而求世界大同，今日吾人所信之建設東亞新秩序，與之相較，其主旨殆無差異耳。

以今日日本之國力，及在東亞所有之地位，挺身而謀東亞民族之解放平等，實我東亞民族之光榮，日本現在之地位，實非任何民族所能爭，中國今日，自救不遑，正亟待日本之協力，更何能存爭取地位之隱見，是以吾人當前急務，在積極樹立東亞新秩序建設之新思想，俾兩國人民，充分認識其內容，並早日步入實踐之途徑，如是，非特兩國之親善提攜，即可實現，東亞民族之全體，亦必望風景附矣。

## 大亞洲主義之哲學的基礎

鐵道部次長 周化人

大亞洲主義是總理孫先生最後的一次講演，也就是他畢生奮鬥的目的及祈求其實現的理想，無疑地這是孫先生最後的政治主張，和遺給我們最寶貴的遺產了，我們研究總理遺教，亦當以此為最終論定的。這一個政治主張，不特為東亞中日兩國人士所歡迎，



中援助，予以活動的便利，意圖延長戰禍，使中日火併到底，兩敗俱傷，以為彼等的犧牲，此又為由商業競爭而轉入於援助抗戰的時代。美在華南，雖無重要地位，然以援助之故，適為呼應，例如天津白銀交涉舉行日英會談之際，忽然宣布廢止日美通商條約，以為聲援，無形中助長援助抗戰之氣焰，觀於香港宣傳大本營大吹大擂之廣播，可想而知，故華南國際情勢，在在皆與全世界國際情勢之變化相關，換言之，即因全世界國際情勢之變動，而環於華南之國際情勢，亦因而受其影響。

再從國內方面觀察，自汪主席脫離重慶，發出聲明之後，國際的視線，遂隨和平運動而發生變動，最近新中央政府將成立，日本友邦，已準備先行承認，德意各國，亦擬考慮承認新政府，國際情勢，又將發生急劇的變動。我們推測將來的形勢，須分兩方面來講：一是樂觀的，二是悲觀的，從樂觀方面說：新中央政府成立，日本友邦承認，德意列強承認，使英法各國，驟然改變其援蔣故態，美國亦不再專推波助瀾，祇須演繹桂越新援蔣之路，港澳廣州諸地數守公正之中立，則蔣將悔禍而改變其抗戰主張，使局勢的和平而為全面的和平，華南國際情勢一變，全國和平之局立定，照汪主席迭次宣言，中日和平，確係第三國在華的利益，則不特中日得到和平，東亞及全世界亦將得到永久的和平，照這樣看來，華南國際情勢的前途是可以樂觀的。然而反過來再看，却不一定可以樂觀，新中央政府成立之說，近在眉睫，英法並未若何表示，美且成立二千萬之援蔣大借款，假令此種狀況繼續下去以延長戰禍，搗亂東亞，則日本友邦，為援助和平運動起見，則漢緬鐵路之轟炸，緬南關軍械之截獲，不難繼續發生，近而安南之深淵，中山之前山一經切斷，均足與援助抗戰者以創傷，若再不幸而波動及於與海南島相連之菲列濱及新近建造軍港之新加坡，以致港澳廣州各援蔣地，發生異動，凡此種種，實又令人可未樂觀。而將來環繞於華南的國際情勢，又將因國內和平及抗戰兩個勢力的消長而呈現重大的變化。

# 各國對中央政府的態度

本社編輯總務 上原虎重  
兼外國通信部長

以汪先生為首腦的中央政府已經成立了。於是中山先生的靈魂和思想便更生了。久迷於歧途的中國，已經回到其本來的面目了。為英美的傀儡蔣介石所率領，而背叛東亞的中國，已經成為過去的中國，而在進化過程中的新東亞的忠實而有力的中國現在已經產生了。世界對於前途遠處的汪精衛氏的中國，究竟將採取怎樣的態度呢？中央政府已經向中外宣言以善隣友好為外交的基調。世界對此將怎樣響應呢？

第一，是日本。日本已經宣言絕對支持中央政府，所以關於其向背親疏是沒有議論的餘地。日本除了與新中國互相提攜，建設東亞人之安樂的東亞以外，別無其他念頭。第二是日本的盟邦，而為中國之友邦意大利。十五年前意大利歸入墨索里尼氏領導之下以後，在所謂民主主義的大海浮現出一島嶼的環境中，欲堅持法西斯主義之該國的步武，實在是極為艱難。意大利或被譏為破壞的國家，或被非難為好戰的國家。實際上意大利是怎樣的建設的國家，愛好和平的國家，已經在這次歐洲動亂中證明出來。現今意大利豈不是成為群小中立國所依賴的中心嗎？這次汪先生發起和平建國大運動時，在泰西

而且為整個亞洲的民族所歡迎，這是孫先生思想的偉大，這種偉大的思想，是導源於中國古代哲學的。如「博愛」、「和平」、「仁義」、「道德」等，都是中國歷代傳統的國粹，而為孫先生平日所服膺的。「博愛」二字是孫先生平日喜歡書以贈同志的，博愛的精神，就是墨子「兼愛」的精神，墨子說：「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盜愛其家，不愛其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視人之寶者其寶，誰竊？視人身者其身，誰賊？視人家者其家，誰亂？視人之國者其國，誰攻？……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這是墨子的兼愛哲學，孫先生平日所主張的博愛，是與此說相同的。因為孫先生愛中國，所以他數十年如一日的斷身革命以挽救中國的危亡。同時，他亦愛亞洲被壓迫的民族，所以主張聯合起來，以解除其束縛，使亞洲的有色人種，俱獲得自由。這種「己飢己溺」的博愛精神，是中國寶貴的傳統。孫先生繼承這種傳統，闡發而為大亞洲主義，這是很顯明的。

「和平」是孫先生的最後遺言，也是中國古代哲學一個重要的傳統。例如老子的人生哲學即有下列的記載：「江海所以能為百川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川王。……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與之爭。」「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天下柔弱者莫過於水，而攻堅勝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這便是老子柔弱謙下的「和平主義」。他深知武力的競爭，以暴易暴，只有更劣，決沒有止境，只有消極的軟工夫，可以抵抗殘暴，狂風不斷柳絲，齒落而舌長存，又如最柔弱的水可以衝開山石，鑿成江河。人類交際，也是如此。這種不爭的和平美德，經過幾千年的准融，遂成爲日常生活的一種規範，而形成爲今日國民的意識形態。所以孫先生在民族主義第六講說：「中國有一種極好的道德，是愛好和平。現在世界上的國家和民族，止有中國是講和平，外國都是講戰爭，主張帝國主義去滅人的國家。近年因為經過許多大戰，殘殺太大，才主張免於戰爭，開了幾次和平會議，像從前的海牙會議，歐戰之後的華爾賽會議，日內瓦會議，垂盛頓會議，最近的洛桑會議，但是這些會議，各國公同去講和平，是因爲怕戰爭，出於勉強而然的，不是出於一般國民的天性。中國人幾千年來愛和平都是出於天性。論到個人便重謙讓，論到政治便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和外國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種種的舊道德，固然是為乎外國人，說到和平的道德，更是為乎外國人。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我們以後對於這種精神，不但是要保存，而且要發揚光大，然後我們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孫先生的和平思想是脫胎於古代哲學及民族的和平精神的。他激賞和平為民族的原動力，欲以和平精神來恢復中華民族的固有地位，更欲以和平精神來恢復亞洲民族的固有地位。所以和平為大亞洲主義的要素。

說到「仁義」二字，則為中國特有的政治哲學，翻開一部二十四史，凡是施行仁政的，其國必治，反之則亂。這可說是已經形成的鐵則。故中國歷代先哲對於仁義之提倡，不遺餘力。其最著者則為孟子：「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賢。未有仁而違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



列強中首先表示贊意，而大加激勵的，便是墨索里尼氏女婿，即意外相齊亞諾氏。齊亞諾外相採取這種措置，乃是體察其岳父的意旨，自不待言。意大利將在什麼時候正式承認汪先生的中央政府呢？這雖不得而知，但墨索里尼氏對中央政府的同情者，這是明顯的事。

第三是日意的盟邦德國。希特勒氏的德國喜歡新中國的誕生，而正祝福其前途，是不容疑義的。然而德國現今正賭着運與英法作戰。英法都是世界的大帝國，她們的背後有美國的支持。德國現在正抱着勝算而作戰。凡是戰者必須以最小限度的犧牲，克服最大限度的困難，以獲得勝利。這是說，目下的德國必須把周圍的狀況在戰爭途行上調整為最有利的地位。德國必須設法在當面的敵人英法以外的方面，不使發生困難，或不利的戰事。不，德國必須進而使周圍的狀況，對於自國有利的展開。在從事於賭着運的戰爭之間，不應讓別國的政治哲學和政體論，以消耗時間和勢力。今日德國的目標只在打倒英法兩國。因之，她決無顧及遠隔的東亞的餘裕。我們東亞人只好一心一意壯德國的奮鬥，而無須煩勞她，使其獲得最後的勝利。所以我們在戰後期待德國對中央政府正式表明態度，那才是賢明的方法，然而在我所想像的範圍內，德國是同情汪先生的新中國的。這是我可以附帶說出的。

蘇聯怎麼樣呢？蘇聯與中日兩國是接壤的隣國。蘇聯應該是中日兩國之最親近的國家，但她們的關係是在離開理想很遠的狀態。只要人事變動不已，人類的理智不破壞，則這三國間的關係將來應該經過幾許的變遷和進化的過程。不過我們現在要期待其急激的變化，是不可能的。

然則英法的態度是怎麼樣呢？英國是援蔣的首魁。她迫使中國和印度支持自國的帝國主義，她並援助蔣介石，使其對那欲在東亞樹立東亞人之新秩序的日本，實行長期抵抗。現今以蔣介石一派的政策為非的汪先生的新政權成立時，我不想英國會立即寄以好意。只是英國原來是無節制的國家，像觀察過去英國對華政策的瞬息萬變，就明白的，中國一進英國則退，中國一退英國則進，除了維持在華權益的伸長以外，別無其他理想。一九三四年菲律賓獨立案通過美國議會時，故奧斯騰·張伯倫 (Austen Chamberlain) (保現張伯倫首相之兄，多年任外相的人物) 曾在美國報紙上發表一大論文。其趣旨謂：「從來在遠東能夠抑壓日本，是由於英美間有完全的協調。雖然如此，即使以兩國的協力抑壓日本，也不是容易的事。如今美國似乎欲予菲律賓以獨立，離開東洋而高蹈。以一國的力量擔負兩國力量難以擔負的事情，實非所堪。想除了英國將來一方面與日本周旋，一方面牽制日本以外，恐別無其他良策。」

英國外交界權威者的言論既然如此，則英國外交的本質便完全暴露出來了。英國原來是無主義無節制的國家，所以順應大勢乃是其本來的面目。然而英國是老奸巨滑的民族，所以表面上雖裝做順應大勢的態度，但却時常實行背信行為，而策劃變更大勢於有利方面。在對英交涉的長久經驗中，這是中國人士所知道的。所以對於英國對汪政權的態度，是有十分注意的必要。但是東亞人既然站在堅強的自覺上，而堅持今日的地位，則英國必定低頭來要求順應大勢。而且嚴密的監視順應大勢後的英國，乃能抑壓其自利的策謀。至法國對中央政府的態度，這裡無庸贅言，因為她所顧慮的，乃是自國的安全。在法國，自主外交時代，已化為往時的夢想了。前日法國的內閣已更迭，其理由是在那以達拉第為首班的前內閣之優柔不決。我相信：優柔不決不但是達拉第內閣的缺憾，乃是只顧念苟且偷安之法國全體之弊病。所以關於法國對中央政府的態度，其惟英國馬

何必曰利？」又告子篇下「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孟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說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撓，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孟子這樣子提倡仁義為政治教育之本，不特後世奉為準則，而且成為習俗，「居仁由義」，「德依仁」的教條，普遍於民間，這種文化，是我國特有的精神，所以孫先生說：「這種文化的本質是仁義道德，用這種仁義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壓迫人，是要人懷德，不是要人畏威。這種要人懷德的文化，我們中國的古話就說是行王道。所以亞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由此可知孫先生所說的大亞洲主義，就是這種王道精神。大亞洲主義的精神，和歷代先哲所說的仁義之說是貫一的。

「道德」是中國素來尊崇的。論語：「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孔子又說：「夫道者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非道德不尊，非道德不明，雖有國之良臣，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收道里，雖有博地眾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明王之至，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則必還師抵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這是孔子的政治哲學。孔子是主張以德治天下的，所以他說：「士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弟。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施，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事，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於己，然後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樸，男懿而女貞，六者教之致也。布諸天下四方而不窮，納諸尋常之室室而不寒，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則民之惡惡，如湯之濯雪焉。」這是他主張德治的具體辦法。中國歷代的帝王，常有遵守這種教條而獲得到治的。並且經過先哲的闡發提倡，把道德觀念變成社會上不成文的法律。於是道德成為個人立身處世的準則，國家行政的根據，其裁制力是超乎有形的法律，無形的神權以上的。道德既為個人的最高理想，政治的無上極則，怎樣可以養成呢？大學上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這一段修業進德的方法是完備的。他把「修身」作為一切的根本，格物，致知，正心，誠意，都是修身的工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修身的效果。這樣便把個人的道德和政治的行爲聯繫起來，所以孫先生說：「中國古時有很好的政治哲學，我們以為歐美的國家，近來很進步，但是說到他們的新文化，還不如我們政治哲學的完全，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的話。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這樣精微開闊的理論，無論外國甚麼政治哲學家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這就是我們政治哲學的智識中獨有的寶貝，是應該要保存的。這種正心誠意修身齊家的

首是瞻的程度較之英國的態度之唯美國馬首是瞻的程度更甚。

然則美國的態度是怎樣呢？對中央政府的最大障礙的，必須是美國，因為美國是年少的國家，跟少年血氣之輩一樣懷抱大志，負氣而獨善自居，並且其清由嚴肅的宗教主義（Puritanism）產生的一種理想主義。她沈溺於物質文明，而喪失了其理想主義的本來精神，雖只保持着形骸的極淺薄的理想主義，但仍仍是一種理想主義。這一點，美國可以說與英國不同。

美國對中國久抱野心，其野心在今世紀的初頭具備着門戶開放主義的體形，與英國提攜、虎視眈眈的窺伺中國。爾來數十年，門戶開放主義產生了九國公約和史汀生（Stimson）主義。前者把門戶開放主義改爲條約的形式，美國不問時代和事情的變遷，都認它爲金科玉律，以對付中國。美國以爲這可以挽回已倒的波瀾。後者是爲了否認滿洲國的獨立，國務卿史汀生所說出來的。其論旨是在「不承認由武力的結果產生的政府」。這是一種可笑的笑話。史汀生不知道自天造草昧的過去至今，沒有一個政府和國家不依武力產生出來的。試問美國自身的出現是依怎樣的手續呢？北美十三州的殖民地豈不是背叛英本國，經過獨立戰爭而建國嗎？再如美國因奴隸問題而分離爲南北兩部時，豈不是由南北戰爭之凄慘的內亂，而維持國家的團結嗎？再看地球上一切的國家，沒有一國不由武力而建國的。如果史汀生真正相信其論說的正確，則其對於歷史的無智識，實令人可驚訝。他實在不相信這種論說，不過藉口提倡史汀生主義罷了。他的真意是這樣：東亞人的幸福不論怎樣，都無關緊要，其所要求的是在維持政治上的現狀，而在經濟上加以破壞。所以九國公約無論怎樣的，不適合時代，只閉着眼睛一概都不管。史汀生主義無論怎樣違背萬家進化的道理，而與歷史所指示不一致，也非其所關心。這連兒童走卒也容易看破，他是標榜拙劣的托辭，以逞私利。

然而年少者如果常常是眼光狹隘，獨善自得，則中國和日本都不說要關閉中國的門戶，而美國却不斷的擴張門戶開放，滿洲國是滿人出身的康皇帝君臨的國家，而她却主張不承認由武力的結果產生的國家，甚至到今日尚未予承認。以優秀的漢人汪精衛氏爲首腦的新中央政府已經創立起來了。如果美國認爲新中央政府是由武力的結果產生的國家，而不予以承認，則她不能不回答這一問題：美國爲什麼承認重慶政府呢？辛亥的革命難道不是武力的行使麼？美國尚在白晝作夢嗎？

然而世界的大勢將使美國不能陶醉於白晝作夢了。這世界大勢即在歐洲勃發的戰爭。最初美國與英法都期待戰爭的必勝。其理由單在英法比德國富於物資。然而在戰爭進行中，漸漸發見了英法方面沒有勝味，到了最近德國的勝利終於顯明起來。英國把其對東亞政策的基礎置於與美國的協調上，美國也把它對東亞政策的基礎置於與英國的協調上。所以如今及至英國在歐洲的戰事顯明時，美國國民心便大爲動搖。這不安在去年歐戰勃發後，立即表現於美國的官論界上。這是說，英國從中國撤退駐紮軍隊時，美國遂愕然而謂：「美國既然在東亞不能期待英國的援助，則不得不對東亞局勢，重新加以檢討。」由此可以想像美國的心境而有餘。然而美國與英國都在東亞自陷於進退兩難的苦境。因爲她們的常套手段是爲了依自己的便利，對於私利的事情冠以道義的名目，而向天下宣言，所以迫於必要，也難以遽然變更其態度。至少美國對新中央政府的承認，總比英國還困難。因此，我們期待美國對中央政府的承認，在最近的將來是不可能的。然而我們東亞人只以孟子所謂「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備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向着極遠的東亞之將來堂堂邁進。何必左顧右盼而拘泥於他國

道理，是屬於道德範圍的。」孫先生推崇這種理論，以道德爲政治哲學的基礎的理論，無疑的，他是繼承這種學說，主張以道德來治國平天下，達到世界大同的目的。自然他所提倡的大亞細亞主義，也是以道德爲基礎的。所以他說：「要建設大亞細亞主義，究竟應該以甚麼爲基礎呢？我們應當以我們固有的文化爲基礎，即講究仁義道德，仁義道德即大亞細亞的最好基礎。」由此可徵大亞細亞主義，是仁義道德的結晶，和我們的古代政治哲學，是一脈相承的。

以上徵引古代博愛和平仁義道德的學說，都是孫先生講述三民主義及大亞細亞主義時常提到的論證。由於這種仁義道德博愛和平學說的傳播，遂交織成爲東方文化的特徵。這種特徵，就是「王道」的精神；我們東亞的民族孕育於這種王道的文化生活中，已經數千年了。孫先生又說：「例如五百年前至二千年前，其間相隔有一千餘年，中國是世界最強的國家，猶如今日的英美，英美現在雖然強盛，但亦不過列強而已。當時中國的強却是強。中國在這種強盛的時代，對於其他弱小國家與民族是怎樣的呢？當時各弱小民族與國家，均奉中國爲上國，以中國朝貢爲榮，而認爲不能來中國朝貢爲恥，當時到中國來朝貢的，不單是亞洲各國，就是歐洲西方各國亦轉地自遠方趕來。可是當時中國究竟用甚麼方法使許多國家和遠方民族肯來進貢呢？用海陸軍行罰道強迫他們來朝貢嗎？不是的，中國乃完全以王道感化他們，他們對中國懷德之餘，都自願前來進貢。他們一度受王道的感化，僅前來朝貢一次，而是子子孫孫都來朝貢的。」（大亞細亞主義）我們的祖先對於王道的精神，可謂發揮盡致，實行盡力了，中國以前雖處極強盛的時代，亦不以其武力加諸弱小民族的身上，從沒有採用帝國主義的手段，來滅亡其他弱小的國家。這種光榮的歷史傳統，是孫先生贊賞不置的。而繼承這種歷史的傳統，發揮東方的王道精神，貫徹這種王道精神而求其實現的，則爲他所說的大亞細亞主義。

孫先生講述「大亞細亞主義」時

爲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當時的國際形勢怎樣？那正是第一次歐戰結束不久，資本主義列強猶滿目，正在設法補償及謀恢復的時候。自然列強的眼光會注視到亞洲這塊大地上來，那時亞洲的獨立國家，東亞只有一個日本，西亞只有一個土耳其，中國則在列強資本主義侵略之下，日在紛亂掙扎之中，怎不令孫先生爲亞洲焦急，爲中國焦急！孫先生爲謀中國的獨立自由平等，所以提倡三民主義。爲謀亞洲獨立自由平等，所以提倡大亞細亞主義，三民主義的目的是救中國，大亞細亞主義的目的是救亞洲，這兩個主義的精神是一致的。因爲西方的功利主義，自十九世紀產業革命以來，日逐膨脹，帝國主義的侵略，隨着軍事政治的力量而俱



背若太陽向黑暗裡去嗎？加藤說

的承認呢？東亞的天地不是我們東亞的人的家鄉嗎？我們的家鄉不管他人承認不承認，對於我們都是毫無損益的。

# 什麼是興亞建國運動？

## 費 一 方

自七七蘆溝橋事變到現在，中日戰爭已經過了兩年多，成了相持的局面，中國當局，不管軍事政治經濟的着々失敗，依舊在高唱着「長期抗戰」，「最後勝利必屬於我」的高調。每過一次軍事上小小的勝利，便大吹大擂，說什麼「收復失地，為期不遠」，日軍歸路已斷，不難全部殲滅」等等豪語。甚至都市淪陷，失地千里，竟能說：「我消耗戰任務已達」，敵軍泥足愈陷愈深」等自欺欺人的口吻。每與英美法蘇駐華諸國大使作一次談話，便宣傳國際形勢對我如何有利，儘管法幣如何慘跌，不肯承認經濟已陷於危境，當局種種的宣傳技巧，已不復能取得民衆的同情和信仰。

在日本方面，雖也曾說過百年作戰的豪語，但自從前首相近衛文麿公的宣言發表以後，接濟平沼，阿部，兩次組閣，及至最近米內首相為止，對處理中國事變，始終努力於建設東亞新秩序，共謀東亞永久的和平，切實在盼望着早日的實現。

所以從中日雙方主觀和客觀的兩方面看來，已能深切的感到，戰事的延長，決不能解決中日兩大民族的仇視態度，必須在和平氛圍中，大家推誠相與，澈底實行親善，共同負起「興亞」的責任，同時中必須在戰亂破殘中，來建立新中國，興亞建國運動的倡導，便是基於這一種現實情勢的認識，經過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而出發的，嚴軍光先生「興亞建國論」裏有：

第一，中國根本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在受制於國際帝國主義資本的，以農業為主的半封建性的經濟條件之下，根本還沒有形成一個絕對獨立自主的現代化國家。

第二，中國國家，如其要求達到一個絕對獨立自主的現代化國家，必須要依附一個外來力量之真誠的援助。可是，截止現在為止，中國所主要依從的歐美西方國家，爲了他們自身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以中國爲原料的取給地，並爲商品的市場，却不願中國發展成

功爲一個絕對獨立自主的現代化的國家，甚至多方面的來阻止中國向這一方面的發展。（蘇聯則企圖完全赤化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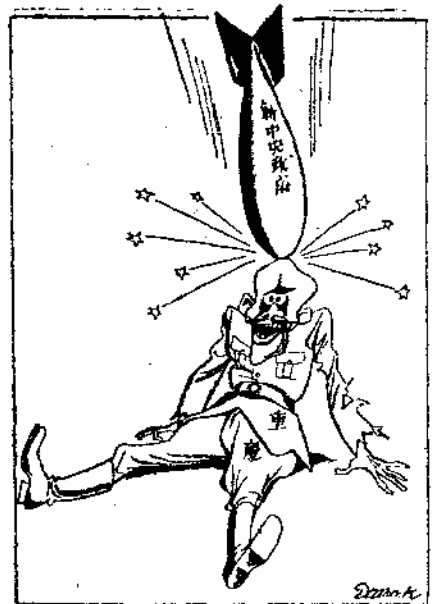
第三，治化了東西洋文化而保持着其獨立自國精神的聯邦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短時期的飛躍發展之後，其要求大陸政策的遂行，是

來，東方落後的民族，遂逐漸變爲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亞洲雖大，已無一片乾淨之土，在經濟政治侵略下的亞洲，可以說有色人種，已變爲白種人的奴隸，在帝國主義者的心目中，「近東」與「遠東」，亦不過非洲第二耳，在其施權政策控制之下，黃種不難俯首帖耳地屈服的。不料日本維新，發憤自強，日俄戰爭，竟把俄國打得一敗塗地。這是出乎白種人意料之外的。

所以孫先生說：「日俄戰爭，結果是日本打勝了俄國，這是近幾百年來亞洲民族第一次戰勝歐洲人，全亞洲的民族更蓬勃地產生了一大希望。這是我親眼看見的事實，所以才敢告訴諸君。日俄戰爭開始的一年，我正在歐洲。某日聽見東鄉大將擊破俄國海軍，俄國新成立的海參威艦隊，自歐洲開往日本海的途中，全艦隊悉告覆滅。這消息傳到歐洲時，全歐人民竟悲痛得如喪考妣。那時英國雖和日本同盟，但聞訊之後，也感覺到異常不安。因爲他們認爲日本人得此大勝仗，結局終非白人之福。這正是英國話所說：「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血比水濃的觀念。嗣後不久，我自歐洲趁船歸亞洲，通過蘇彝士運河的時候，來了許多土人，多數是阿刺伯人，他們一看見我是黃種人，均現歡喜之色：「你是日本人嗎？」他們匆匆地問我：「不是，我是中國人，諸位這樣高興，有何貴幹？」經我那麼一問，才知道他們已聽到了非常愉快的消息，那就是日本殲滅了俄國自歐洲開去的艦隊的消息。他們住在運河的兩旁，因此得見每一隻滿載俄國傷兵駛回歐洲的船。一定是俄國戰敗了。過去我們東方有色民族，都受西方民族的壓迫，飽受痛苦，但却不起頭來。這次日本打敗了俄國，也是東方民族打敗了西方民族，日本人的戰勝也就是他們的戰勝，他們當然感到愉快和興奮了。這樣看來，日本的打敗俄國，豈非影響到亞洲全民族嗎？……日本戰勝俄國的結果，使亞洲民族產生了獨立的大希望，這種希望的產生迄今亦不過二十年，然而埃及的獨立早已成了事實，土耳其的完全獨立也成了事實，印度的獨立運動也在與日俱進，此種獨立的事實，係表示亞洲民族思想的最大進步，此種進步思想的發達，達到極點之後，全亞洲的民族始能攜手，全亞洲民族的獨立運動始能成功。我們讀了這一段說話，就可以明白孫先生的大亞洲主義的實質與內容了，他要全亞洲的民族，都要得到獨立自由與平等，要達到這個目的，就要從白種人羈繫之下解放出來。孫先生的大亞洲主義就是全亞洲民族獨立運動的指導原則。

中國是亞洲的一部份，而且是亞洲文化發源的國家，舉凡博愛和平仁義道德等哲學，都是發生於中國古代的，經過數千年的淘漉闡發，遂成爲東方的王道文化。但近百年來，西方的功利主義日逐東漸，東方的王道文化，遂爲洋槍大砲所摧毀，中國隨着亞洲的命運，降而爲列強的半殖民地。所以孫先生很慨然的說：中國已經受過了列強幾十年經濟力的壓迫，弄到中國各地變成了列強的殖民地。全國人至今還只知道列強的半殖民地，這半殖民地的名詞，是自己安慰自己，其實中國所受過的列強經濟力的壓迫，不只是半殖民地，比較全殖民地還要利害，比方安南是法國的殖民地，安南人做法國的奴隸。但是中國究竟是那一個國家的殖民地呢？是對於已經締結了條約各國的殖民地。凡是和中國有條約的國家，都是中國的主人，所以中國不只是一國的殖民地，是做各國的殖民地，我們不只是一國的奴隸，是做各國的奴隸。故叫中國做半殖民地，是很不對的。依我定一個名詞，應該叫做「次殖民地」。（民族主義第二講）中國受了列強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侵略，已經是危亡無日了，所以孫先生提倡以三民主義來挽救中國，三民主義，就是中國革命的指導原則。

上述兩個原則的範圍雖有不同，但精神是一貫的，實行三民主義，以求中國之獨立平



致 命 的 一 彈 加 議 悅 耶

具有不可避免的必然的趨勢。

第四，中日兩國，在永恆對立的形勢之下，終於釀成了兩大民族之間的縮命的悲劇。不幸悲劇之發展的可能。祇是由於西歐帝國主義者的作祟，以及蘇聯的陰謀，終使我們民族之間，在感情現象上，形成了互不相容的衝突。

第六，再綜觀國際政治的現實，全世界歐洲美洲，與介與歐亞之間的蘇聯，早已形成爲文化經濟之區域的分權現象，而位於亞洲最大部份的中國，却反而爲美國，歐洲及蘇聯等西方勢力之對象，甚至遠交近攻，始終不能調整對近隣日本的關係，這實在是人類生活之矛盾，與不合理之結果。

綜合上述六項的認識概括的可以說：1. 欲建設東亞新秩序，必須驅逐歐美各帝國主義，在東亞已有的資本主義的潛勢力，及撲滅共產黨。2. 欲建設新中國，必須得日本真誠的合作，澈底實行中日親善，謀取得兩大民族，共存共榮在東亞，在全世界。

東亞兩大民族，自經這次戰爭，除了執迷不悟的人們，一般知識之士，已徹底認識清楚，想挽救東亞的文明，決不能靠西方外來的援助，他們現在正被帝國主義和共產黨的魔手緊緊的抓住，自己在竭力掙扎，尙沒有擺脫的可能。東亞民族，經此次無謂的犧牲的，慘痛的戰禍中體驗過來，相信惟有憑藉自己的力量，才可以挽救這次浩劫，欲委之於外人，是不可靠的，也不可能的。所以這次中日戰爭的結局，必然的是歷史上的一大轉捩，步入了新的階段，決心克服一切困難而邁步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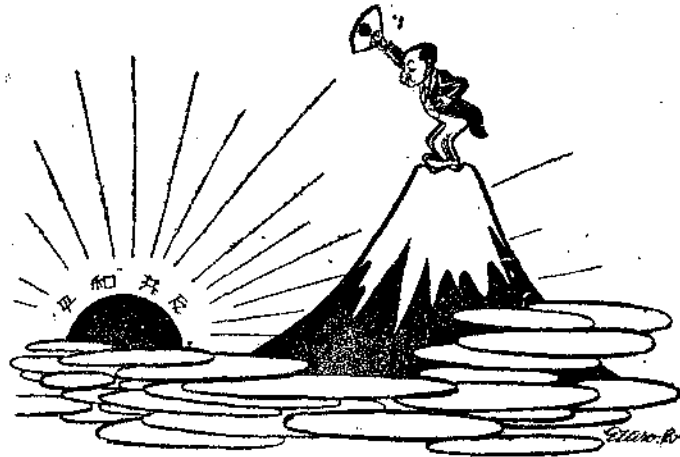
在上述的認識，便有了我們確切不移的主張——與亞細亞。倡導和發揚，我們的與亞細亞國主張，便是與亞細亞運動。在平動的進展中，在乎博得大家同情和信仰，而發生偉大的力量，同時更希望我們的主張，深入日本的民間去，日本的大眾，同樣的表示同情和信仰，來踴躍參加我們的集團，一發努力建設東亞新秩序，更能真誠的合作，建立新中國。

與亞細亞運動從開始到現在，爲時不久，已有很多人同情我們的主張和態度，直接來參加我們的運動了。也有還抱着懷疑的態度，不知道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將來幹些什麼？的確，在沒有認識清楚以前，必須要經過一番縝密的觀察，慎重的考慮，才能得到正確的批判，不然，便是盲目的參加，更不能增加運動的力量，基於此，關於與亞細亞運動的具體目標，不能不作一點簡單的解釋和說明：

第一，擁護和平救國運動——自從前年十二月，汪精衛先生發表關於和平救國的電報以後，和平的空氣，便瀰漫了全中國，大多數的民衆，已深深悔悟中國和日本不應該再這樣糊裏糊塗的打下去，日本欲憑武力來征服中國，是絕對不可能的，同時也不必要的，中國想長期抗戰迫日本國內政治的崩潰，也是夢想，靠國際的力量來制裁日本，更是單想，世界上絕對沒有一個愚笨的國家，願意犧牲了自己，來援助他人，近三年來的英美法蘇各國，始終是用盡種種之欺詐的外交手腕，惟恐中日戰爭不延長，喪失其千載難逢的漁利機緣。重慶當局，早已入其彀中，不能自拔，可是我們現在需要的和平，是永久的和平，必須兩國的人民能徹底的放棄一切仇恨的態度，徹底實行中日親善，陳平木先生在「論中日和平運動」一文中說得好：

「真正永久和平之實現，還有賴於雙方國民實際行動與結合。今日中國領導和平運動的人，每每以日本能尊重中國之領土主權之完整，爲實現和平之基礎，其實這還是治標而非基礎，因如不是從雙方國民之精神團結共創新事業去着想，則今日日本政治當局，尊重中國領土主權完整，但明日他另有不尊重中國領土主權完整的政治當局時，豈不又要重啓戰端？今日中國有親日的政治當局，他日亦有可能有抗日排日的政治當局，豈不是戰爭仍不免？蓋世沒有永不更動的政治當局而却有綿延不絕的國民，雙方國民，精神

等，同時不能忘記亞洲諸國的獨立平等；實行大亞洲主義，以求全亞洲的獨立平等，同時，亦不能忘記中國本身的獨立平等，所以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與大亞洲主義的民族獨立運動，是具有連環性的。日人河野密氏對於三民主義與大亞洲主義，曾作這樣的批評：孫文的民生哲學之出現於民族主義上，將成爲中國民族的獨立強化，並全亞細亞民族的復興，而透過這大亞細亞主義以達到大同的世界主義。他的民族主義是鑒於這樣的理想：民族主義並非只想強化中國民族，以脅威四鄰，乃想驅逐盤據於中國的歐美勢力，以實現亞細亞的復興，這是與歐美一派的民族主義不同的原因。民族之理想的道義的精神，民族主義之頂點的大同主義——掉句話說，東洋古來的民生哲學思想，似乎存在於三民主義的背後，如果站在孫文之理想的大亞細亞主義上，再回顧一下三民主義，則許多的懷疑豈不能立刻消除嗎？我們可以說孫文胸中所描寫的理想，是想先建設強盛的新中國，由善隣敦睦的政策，謀亞細亞的復興，並想解放在白種人羈絆下的亞細亞諸國，以實現大亞細亞主義。他這種觀察是對的，我們一方面實行三民主義，以求平等，同時實行大亞洲主義，以求其他民族的平等，這種理想，就是中國古代哲學的理想。所謂「己飢己溺」惻隱在抱」的襟懷，推而廣之，就是大亞洲主義的精神。孫先生闡述大亞洲主義，完全由這種理想爲出發的。如果亞洲各國覺悟到，亞洲爲亞洲人的亞洲時，則此種理想不難達到。日人小寺謙吉氏是信仰大亞洲主義的一人，在他的大亞細亞主義論一書中述孫先生之言曰：「亞細亞者，爲亞細亞人之亞細亞也，中日兩國人民互爲親交，不惟應當除去猜疑，而且如轉信他邦人之說，互爲攻許之弊，不可不顯然排去之也。亞細亞之和平，亞細亞人應有保持之義務，然中國現在，無維持之實力，故日本之責任非常重大，余希望日本力圖中國之保育，而與中國互相提攜也。是不惟余一人之希望，恐亦爲全中國人所熱心期待者也，亞細亞爲吾人之一家，日本與中國，則一家中之兄弟也，假使此學生之兄弟，有相關之事，則亞細亞之一家，絕不能保持其和平，日本爲亞細亞最強之國，中國爲東方最大之國，使此兩國互爲提攜，則不獨東洋之和平，即世界之和平，亦容易維持，蓋無可疑者。所以大亞洲主義，不特爲中國人的理想，亦爲日本人的理想，如宮崎寅藏，犬養木堂，頭山滿翁及小寺謙吉等，均爲擁護大亞洲主義的健者。故可以說，大亞洲主義是中日共同的目的，也是全亞洲的共同目標，這種共同的目的，



新東亞之黎明 加薩說



無視和平之命運 加 說 那



思想沒有打成一片精誠結合以前，沒有一種條約由兩國政治當局簽下來能使雙方國民滿意的，亦沒有一種條約可以維持長久的，兩國國民結合的運動，政治當局者，每易視為迂遠的企圖，而注意於政治條件之談判。當局的人，爲了維持局面，敷衍目前，每每着重於急切近利的手段，不注意從民衆的基礎上想根本的辦法，無論中外皆然無足可怪。

與亞細亞運動，所擁護的和平救國運動，是團結雙方國民的工作的永久的和平，決不是政府當局所希冀的急切近利的和平，這是第一個目標。

第二，反對共產主義和消滅共產黨——這次中日戰爭，屢次有息戰言和的可能，終於延長到現在；原因當然很多，可是重慶政府的被共產黨蠱惑，是無可否認的事實，赤色帝國主義想利用這一次千載難逢的中日戰爭，赤化整個中國，更進一步：使整個的東亞淪亡在赤色魔的手中，所以極盡離間挑撥的能事，不顧數十百萬民衆的生命財產，供他們奪取和驅使，所謂最後勝利，便是

共產主義的成功。

共產主義的在中國，大部份的民衆，早已視爲洪水猛獸，容共足以禍國殃民。自民國十六年的清黨運動，以及歷經的剿共，便可以證明共產主義，已爲中國執政者及大衆所不容，可是一種西安事變，執政者變反共爲容共，便掀起了七七瀟灑橋事變，釀成這次空前中日戰爭的慘劇，麻痺了一部份盲從的青年，高呼抗戰建國。共產黨的氣燄，瀰漫了全國，中日戰爭的延長，徒然替共產主義在東亞造成勢力而已。

汪精衛先生倡導的和平運動，早已確定了反共，爲已將成立新政權的唯一國策，並且已喚醒了全國的民衆，與亞細亞運動，也就是同情反共的主張，所以反對共產主義和消滅共產黨是第二個目標。

第三，徹底實行中日親善——從這次中日戰爭中體驗過來，已深切的覺悟，惟有急速和平努力反共，爲救中國的唯一途徑，容共，抗戰，是無可否認的亡國政策，事實已顯明的擺在我們面前，更深信同文同種的中日兩大民族，必須改變已往的仇視態度，携起手來，徹底實行中日親善，不論是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必須共同合作，共謀建設新東亞。汪精衛先生領導的和平運動，已很清楚的告訴了我們，我們所需要的和平，決非是暫時的停戰言和，要求中日兩國永久的和平，達到積極的治本的道路，兩大民族澈底的親善，共同負起未來興亞的責任，與亞細亞運動，是竭誠擁護汪精衛先生的和平救國運動的一種助力，所以徹底實行中日親善，便成了我們第三個目標。

根據了上述的六項認識，三大目標，已能很清楚的明瞭，什麼是與亞細亞運動？我們現在所幹着的工作是什麼？

(編者：上海與亞細亞運動中人)

遲早都要實現的。現在時勢所趨，歐美對亞洲的經濟侵略，日漸加深，第三國際赤化亞洲的陰謀，日益加緊，在這樣環境之下，中日兩國人士還不覺悟嗎？更兼經兩年來的中日戰爭，已體驗到「相攻則兩敗俱傷，相親則共存共榮」這是從痛苦經驗中得到的真理，此後東亞諸國應該澈底覺悟，惟有實行大亞洲主義，中日和平纔能成功，亞洲的獨立自主總能出現，亞洲的復興纔有希望，東方文化的理想纔能達到，先哲們遺給我們的博愛和平仁義道德的偉大精神，總能於廿世紀的世界文化史上放一異彩。亞洲的同胞們，我們要聯合起來實現大亞洲主義，造成亞洲另一個新時代。

大亞細亞之哲學的基礎後附

應接中山先生，於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應接汪精衛先生之招，汗流日本北上。在神戶演說大亞細亞主義，引起中日兩國僑民之覺醒。惜於三月先生逝世，致此大亞細亞主義，僅有此一講，未能如三民主義之深入人心也。厥後，日本松井石根先生嘗有大亞細亞主義之說，並發行月刊，謂曰「大亞細亞主義」。去年九月，曾出專號，名曰「孫文大亞細亞主義」。彼所謂大亞細亞主義者，與孫先生之言無大同小異之處，然亦可謂異曲同工也。惟吾國有識之士，對於三民主義之發揚，頗多著作，獨於大亞細亞主義，尙之同調。茲得化人先生，引古證今，就哲理上爲大亞細亞主義築基礎，從此此項主義，將成爲中國復興，東亞和平之指導原理，有功於世道人心者，良非淺鮮，且與孫井氏等之說，可以互相發明。凡我同志，自必奉爲圭臬矣。陳以益附識。

祝新中央政府之誕生

上海與亞細亞運動本部 嚴軍光

新中央政府在各方一致的期待下，順利地誕生了。

新中央政府誕生的意義，在和平運動上是重大的收穫，在中國的命脈上是續命的湯劑；在中日關係上是明朗的開始；在東亞大局上是建設新秩序的前提。

新中央政府誕生之值得慶祝，是不容多說的；作爲新中央政府領導人之汪精衛氏應該一致擁護，也是不容多說的。

我們是從事於與亞細亞運動的一羣。如歷次所宣示，我們是以和平，反共爲當前職責，以與亞細亞運動爲終極目的。我們對於汪氏的和平救國，早已聲明赤誠的擁護，因之，對於新中央政府之誕生，比任何人要親切而愉快。

新中央政府對於重慶政府當然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因此，正當新中央政府誕生時候，不恤造作種種謠言，以破壞和平陣線。我們對於這種謠言的答覆，便是凡屬和平陣線的組成份子，應該格外團結在一起。不僅空喊擁護新中央政府，還應從事實來擁護新中央政府。

當親切而愉快的此時，我們提出這樣的意見。祝新中央政府之誕生！



# 昭和國民讀本 (十六)

## 日本德意志一邦者

### 第二十一 皇室與日本統一

日本的原來的人種是很錯綜複雜的。而其地形也如蜻蜓一般，細而日長。因此，在統一上，不能不說是處在應付極其不利的條件了。這種困難的事情，只要徵諸在九州熊襲，卑人之族，在東北的蝦夷族之不容易歸服皇化的事實，便自見分曉了。

因此，如果是放任其自然，日本全國的統一也許到底是不可能的。而彼等或者永遠結託在其背後的大陸的某種勢力，以此為背景而成為割據的，分離的，互相交關，逞其侵略的行動，也未可知。原來日本人種雖不能說是絕無求心力，而遠心力是頗為多量的。這要徵諸歷史的事實，說彼等有合同的傾向，勿寧說是有分裂的傾向。然而，在這樣不利於統一的條件之下，而却在如此的人種上，地理上，都見到了完全的統一。其理由何在？我等在此，不得不感銘如天之我皇德。

因我國有着皇室的一大求心力，一切的人和物，全都向此吸集而來。熊襲呀，卑人呀，蝦夷呀，凡是在我國內的民族，全都一視同仁，化而為皇室的忠良的臣民。因此，若是沒有這偉大的求心力，可以說到底日本的統一是不可能的。這決不是由於皇室的武威，武力而所然的。在其威力的深處，更有賴於有至仁，至愛，廣大無邊的皇德的恩澤。

日本人和希臘人是東西相隔絕的。然而，這兩個人種的類似之點是決不少的。希臘人也是具有非常的應用的才能，日本人也是同樣的。前者由菲尼基人輸入了文字，更創成希臘式的字母。埃及人的也很多。日本人由於漢字而製造四十八個假名，也是如此。日本人和希臘人全是武勇的，而且富於彈力。特別是看起他們的一致點來，乃是對於美的觀念和情趣。在世界古今的人類中，在簡素之中能夠看出美的真髓的只有日本人和希臘人而已。

然而，希臘人也過於以自己為中心，富於遠心力，不能以互相協同一致，終於兄弟鬩牆，在世界上成了留下珍奇的文化遺產，而凋落下去了。而日本正和此相反，背負着三千年的歷史，尚帶着清新的意氣，望着前途的光明健步勇進着，其故何在？這只是因為在希臘沒有皇室，而在日本有皇室的原故。皇室之在日本，猶如太陽之在太陽系中一樣。所有的統一及永續上的困難的條件，因為皇室的存在，一切便消解而去，打出渾然一體的日本國，並得以永久的護持之。

日本國民不是只以臣民奉仕君主之心而奉仕就認為滿足的。也不是只以其末裔崇敬本宗之心而崇敬就可認為滿足的人。日本國民是應積極的致力報恩之積誠，而奉仕才是。更深言之，即在現時，日本國之所以能存在只是因為有皇室的原故。皇室是生產日本國的父母，同時也是保育成長日本國的父母。比之於他國的武力的征服者是有天壤之差的。

我等每由其人種的錯綜，由其地形的延長而思及日本國之統一的困難，越發不能不感歎我皇恩之至大，至高了。我等日夜不倦，而奉仕於皇室者，不外想奉報自祖先以來享受來的皇恩於萬一的丹心而已。

(張文華譯)

# 肩負新中國的新貴們

國民政府代理主席  
行政院長，代理海軍部長  
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長

## 汪精衛氏

廣東番禺人，現年五十六歲，日本法政大學出身，在日留學中入孫中山先生門下，任中國同盟會機關報「民報」記者，此即汪氏作革命烈士及革命理論家之初步。一九一一年曾參與暗殺清攝政王載灃，未遂被捕，肅親王深惜其才特赦死刑，及至民國成立釋放，之後其在革命史上足跡，全成孫中山先生之左右手，被目為孫先生之正統後繼者。西安事變後對國民政府進於容共抗日的邪道頗予以糾正，遂為蔣所不容，於前冬決然與重慶袂別，開始其和平救國奮鬥，經一年半後之今日，一切始具體化，作成信奉純正三民主義國民政府之中樞，重新出發。汪氏現任國府代理主席，兼兼行政院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海軍部代理部長及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長等。

立法院長  
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 陳公博氏

廣東惠州人，現年五十一，在汪派陣營裏，與前在河內被刺之曾仲鳴氏同任過行政院部長。畢業北京大學後入陳獨秀旗下之中國共產黨，任廣東代表出席同黨之一全大會，但旋即轉向，入新開界，並留學

美國，畢業哥倫比亞大學，歸國後入國民黨，民國二十年在汪行政院長之下，任實業部長，民國二十四年因汪氏下野而辭職，出洋外遊，歷訪意德，歸國後任國民政府合作事業委員會委員長，中央黨部民衆訓練部長等職，爲重慶重要黨務委員。汪氏脫出重慶後，亦走港從事和平工作，擔任汪運動之香港工作，至去年十二月始抵滬參加實際工作，現任立法院院長。

司法院長  
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 溫宗堯氏

廣東人，現年七十四歲，要人中之年齡最高者，前清時，爲中國最初之留美學生，歸國後度長期之外交官生活，擅長英語，曾屬國民黨同盟會員，故革命的南方人之血潮，仍充溢於老軀，在溫厚篤實之中而有剛氣。民六七年廣東政府內與孫文，岑春煊，唐紹儀，伍廷芳等，稱爲五大巨頭，溫氏在事變後任維新政府立法院長。此次被選任司法院長。溫氏早年畢業香港皇仁學院後即入革命黨，在上海南北和平會議時，任南方總代表，乃至陳炯明軍佔領廣東時始在滬隱居。

監察院長  
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 梁鴻志氏

福建人，現年五十九歲，早年即深深理解日本，事變後從事於維新政府創業，謀救濟戰後之民衆，任維新政府行政院長。善作詩，愛古書畫，可稱文人政治家，畢

業於前清京師大學堂，爲段祺瑞幕下支柱，民九年安福派失敗，爲安福派八禍首之一，避於北京日本公使館，民國十三任段執政府秘書長，段失脚後梁氏遂隱天津，此次任監察院院長，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考試院長  
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

## 王揖唐氏

安徽人，年六十三歲，鬚長，爲有名之佛學研究家，善社交，知己日友頗多。日本法政大學出身，又是段祺瑞安福派之領袖，早即馳驅於北方政界，臨時政府成立後任內政部長，努力於安插華北民衆工作，並任聯合委員會華北方面委員，此次任考試院長及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  
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 王克敏氏

浙江省人，現年六十一歲，歷任中國銀行總裁，北京政府財政總長，爲精通金融財政之理財家。中日事變勃發後，爲謀中國民衆之福利及建設新中國，不顧一身之危險而組織臨時政府，任行政委員長，邁進於華北建設直至今日，在臨時，維新兩政府政務連絡機關之中華民國政府聯合委員會，氏任主席委員。此次被任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及中央政治委員會當然委員。

(以上各處長等照片請參閱本期副刊)

行政院副院長  
兼外交部部長  
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 褚民誼氏



浙江吳興人，年五十八，曾留學日本，惟留學於法國期間較久，在法習醫之。外並參加革命同盟會，與吳稚暉李石曾等同奔走於革命，民國十三年回國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軍醫處長，並曾從軍於北伐戰爭，民國二十年在汪氏下野時即引退居上海，任中法工學院院長，一意從事於育英事業，此次參加汪氏的和平運動，就任中央黨部秘書長，最近又任遷都委員長，此次任行政院副院長及外交部長。又褚夫人爲汪夫人陳璧君女史之令妹。

司法院副院長  
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 朱履蘇氏



浙江省嘉興縣人，五十七歲，英國倫敦林肯法學院出身。歸國後任北京政府司法部參事，國民政府成立後，歷任司法部次長，司法部秘書長代理，司法行政部政務次長，司法行政部長代理，立法院立法委員等職，其於司法行政上之力量，如其經



歷所亦可謂由其體驗上造就所得，故此大任新國府司法院副院長，其將來殊可期待。

### 監察院副院長 ——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 顧忠琛氏



江蘇省無錫縣人，現年六十一歲，畢業安徽省武備學堂，自前清時代便任過營長，團長，督辦署總辦，講武堂長官，混成旅長等，並曾任安徽革命聯合軍總司令，旋失敗，於光緒三十四年被處流刑，其後在辛亥革命時，糾合同志奔走於張家口，民國二年隨援文滬美途次，曾來日本，嗣後任北軍總司令，第十六師師長，軍事委員會委員，建國第四軍軍長等，專任革命軍方面之軍事要職，後任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務委員，因有感于前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汪精衛氏在河內發表之通電，遂脫出軍警長入和平陣營，此次在新國府任監察院副院長。

歷所亦可謂由其體驗上造就所得，故此大任新國府司法院副院長，其將來殊可期待。

### 考試院副院長 ——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 汪亢虎氏



江西省上饒縣人，現年五十八，曾留學日本，比利時及美國，嗣後歷任編譯局總辦，司法部秘書，京師大學堂教習，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教授，東京帝國大學講師等職，第一次革命後組織中國社會黨，以上海為中心遊說於南北各地，激起打倒袁世凱運動，繼被袁世凱解散，民國四年亡命美國，任加利福尼亞州大學中國語講師，並擔任名譽法學博士，民國九年回國，歷年訪蘇聯，民國十一年在滬創設南方大學自任校長，民國十三年復組織中國社會黨，後又出洋赴美及加拿大，至民國二十三年回國在滬從事中國文化復興運動，有

歷所亦可謂由其體驗上造就所得，故此大任新國府司法院副院長，其將來殊可期待。

新俄遊記」「南遊回想記」「中國學術研究」「社會問題講演集」等著作，為研究社會文化的權威。

### 內政部部長 ——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 陳羣氏



福建省人，現年五十一歲，在蔣介石北伐完成後，曾任過上海軍法處長，對於

掃清共產黨立有偉績，因此任維新政府內政部長時，也頗發揮其大才，與張鴻志溫宗堯同為維新政府創業之柱石，曾將警察行政歸攬一手，及至汪氏的和平運動興起時，便呼應支持，頗繁地往來於京滬間，青島會談時與梁溫等同任維新政府之代表大為活躍，陳氏係留日出身曾學於明治大學及東洋大學，北伐完成後在白崇禧之下，任東路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第二十六軍政治部主任，民國二十二年任國民政府內政部長，兼任首都警察廳長，曾為馮都準備委員會委員，此次復任國民政府內政部長及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 軍政部代理部長 ——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 鮑文樾氏



奉天省遼寧縣人，現年五十二歲，北京陸軍大學畢業，歷任海軍部下奉天軍

第三第四方面軍參謀長，東三省保安總司令部參謀，東三省講武學堂教育長，東省特別區警務處長等職，前在張學良代表駐南京，民國十九年與張合作之際，充任張學良代表，在南京任連絡員，二十年就任參謀次長，二十一年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後任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此次任軍政部代理部長，及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 財政部部長 兼警政部長 ——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 周佛海氏



湖南省人，年四十三歲，為汪派的參謀長，亦為最富進取力之政治家。在京師

帝國大學經濟學部肄業時曾與陳獨秀等策劃創立中國共產黨，民國十年的共黨一大會時，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副主席，後轉向人國民黨，任國立廣東大學上海大夏大學教授，因三民主義的高論在言論界漸露頭角，未幾任中央軍官學校政治訓練所主任，於民十八任訓練總監部政治訓練所長，民國二十一參加創立CC黨，民國二十四任第五期中央執行委員兼中央黨部民衆訓練部長，中日事變勃發後就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後隨汪氏從事和平工作，與汪氏同脫出重慶，去年十月任汪代表訪日活躍於對日和平折衝，此次出任財政部長及兼警政部長職。

### 教育部部長 ——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 趙正平氏



江蘇省寶山縣人，現年五十五歲，曾在孫中山先生領導下從事廣東革命，為中

國革命黨員，國民黨的老前輩，民國三年渡南洋，在爪哇從事教育，說服黨，堅持超然立場，為日本早稻田大學出身，因長年服務於教育界，故對於教育問題頗有強烈的革新意見，曾任北平特別市政府社會局長，青島特別市政府教育局長等職。任暨南大學校長多年，為上海文化界的老長人物，參加和平運動極早，此次任教育部長及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 鐵道部部長 ——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 傅式說氏



浙江省樂清縣人，現年四十九歲，東京帝國大學探礦冶金科畢業，曾任廈門

大學數學教授，漢冶萍煤礦公司技師，上海電報總局出納監理，江蘇煤油特稅局長，上海電報局會計監理等職，主學務社，為政治家亦教育家文化技術人，民國二十七年八月發刊「心腹」「大路旬刊」雜誌談吹和平運動。傅氏在明治末年大正初年時曾居日本十餘年，此次出任鐵道部長。

### 交通部部長 ——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 諸青來氏



現年六十歲，東京高工畢業，日本語極佳，歷任交通大學，大

學教授，此外兼任國家社會黨的上海支部長，活潑異常，對於政治問題頗有研究，亦是一位雄辯家。此次任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及交通部長。

### 工商部部長 ——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 梅思平氏



浙江省人，現年四十三歲，畢業北京大學法科，後入教育界，歷任南京中央大

學，中央政治學校等教授，事變後因痛感中日相仇之非，於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從漢口脫出，到滬訪問其親戚傅式說氏，即詢和平之方途，同年十二月與周佛海氏秘密協



趙汪氏關係，自汪氏脫出重慶以來共營勞苦，梅氏對於近代行政學頗有造詣，在任江蘇省江甯縣長時，是以力行徹底的理想主義，對縣行政頗收著績，成爲全國模範縣，於農村行政方面開拓一新境地，六全大會時任秘書長，現居於國民黨中央黨部組織部長，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此次國府改組，任工商部長及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農 礦 部 長——  
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 趙毓松氏



貴州省黎平縣人，年四十一歲，曾任討賊聯軍總司令部參議，川康甘青邊政設計委員會委員，此次加入汪氏的和平救國運動，投入新中央政府的麾下，爲中國青年黨中央檢閱委員會委員長，新中國日報總主筆，從黨的立場展開其和平建國的筆陣，此次任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及農礦部部長。

——司法行政部 部長——  
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 李聖五氏



山東泰安縣人，年四十一，北京大學畢業後入東京帝大大學院研究專攻國際法，曾任南京中央日報編輯主任，復旦大學教授，後受南京中央日報聘任主筆，旋轉入官界，累進外交部總務司長，民國二十四年辭官，任東方雜誌編輯長，爲一位先進的國際法學者，與汪氏自外交部時起即有密切的關係，此次任司法行政部部長及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社 會 部 長——  
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 丁默邨氏



湖南省人，現年三十九，爲汪派陣營幹部中最年青之關士，與周佛海氏爲二十年來的老盟友。北京朝陽大學畢業後入國民黨，由周氏的推挽入CC團，成爲有力的幹部人員，其後就任CC團與監衣社併合改組的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三處長要職，事變後監衣社採用容共政策，但CC團却主張反共，逐漸呈示離反，因此丁氏遂對容共抗日的前途頗加擔憂，去年其滬轉向汪派，將其所引率的一團之勢力作爲背景，充作和平地帶的特務工作，現居國民黨社會部部長要職，爲汪派特務隊之中樞人物。此次任國府的社會部部長及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宣 傳 部 長——  
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 林柏生氏



廣東省人，現年三十九歲，爲汪氏親戚。廣東嶺南大學畢業後，留學於莫斯科，畢業於中山大學，歸國後任廣東工藝學校教授，未幾入汪精衛氏傘下，爲黨內的改組派急進份子，及至汪氏說出河內時，在香港創辦南華日報，林氏激烈和平救國，遭遭暗刺，右眼及其他處負傷，但其志不因此而屈，反益加奮勇邁進于其所信，其一片熱烈的願志，殊值稱讚，其後及至汪氏進出上海，擬進於和平之途時，隨行至滬，復刊中華日報，扶助編輯長趙叔雅氏，展開着尖銳的和平言論，身軀短小但全身充溢熱血，顯露着聖德亡香港之憂，由中央黨部宣傳部部長兼任任部長，此次任宣傳部長及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 陳璧君女史

廣東省番禺縣人，汪精衛氏夫人，又汪氏之革命同志，當汪氏謀暗殺攝政王，未遂入獄時，陳女史頗代爲奔走設法，由此于同志之愛而結爲百年和好，自後隨汪氏奔走各處，使和平救國的主人公無後顧之憂，爲一樞要的賢內助，民十五年曾任國民黨第二次中央監察委員，民十六年武漢，南京合體後任中央黨部婦女部委員，民十五年任國民黨第四次中央監察委員會監察委員，民國二十四年任第五期中央監察委員，此次任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 劉郁芬氏



河北省清苑縣人，現年五十三歲，爲汪氏和平陣營年長者，亦是一位老而益星鑒定的老將，畢業保定軍官學校的前身之保定陸軍速成學校步兵科，早隸屬於馮玉祥麾下，民國十四年馮玉祥辭職任甘肅軍務督辦時，劉氏代表馮氏入甘肅代行軍務，翌年民國十五年馮氏下野之後，任國民軍駐甘總司令，民國十六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三軍長，兼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民國十七年北伐完成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七方面軍總指揮及甘肅省主席，在西北將領中極負重望，其後在野閑居。此次出任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 任援道氏



江蘇省人，現年四十九歲，保定軍官學校第二期畢業生，原爲北洋派的軍人，曾參與於北伐以前的國民黨軍，繼新政府成立後任綏靖部長，統率第二軍綏靖軍，對創設新政府軍官學校水巡學校頗有功

勞，此次在新政府被選任爲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兼軍事參議院副院長之要職。

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 焦 瑩氏

河北懷安人，現年五十六歲，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出身，歷任北京政府時代的京師學務局長，上海交通大學訓育主任，天津市教育局長等，長年服務於教育界，對教育問題頗有研究，去年八月由汪精衛氏領導下在滬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時，焦氏任常務委員大爲活躍。此次任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 陳耀祖氏



廣東人，歷任廣東省政府建設廳長，國民政府鐵道部財務司長，董事變前民國二十六年辭職，此次任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 葉 蓬氏



湖北省黃陂縣人，現年四十五歲，爲保定軍官學校畢業生，民國五年任武漢警備司令部參謀長，民國七年轉任湖北警備旅長兼任武漢司令部參謀長，同年隨夏斗寅氏就任湖北省主席之後任武漢警備司令，爲陸軍中將，現在汪氏之下任中央陸軍軍官訓練教育局長之要職，在文人屬多的汪派陣營中，他是一位幹練的軍人，此次被任爲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及軍事委員會的武漢校務主任。

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 趙叔雅氏

江蘇省武進縣人，現年四十四歲，爲交



通都工業專門學校及北京大學畢業生，畢業後即在新聞界活躍，事變前任上海申報編輯長，為上海新聞界重要份子。前歷任行政院駐北京政務整理委員會參議，繼任部參事，國難會議議員等職，如有政治手腕，目下正與林柏生氏從事於和平運動之宣傳工作。現任中華日報編輯長。

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李士群氏



純正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為汪氏親衛隊，同時為和平陣營的政治保安部。

P.A.U. 訓練班，上海大學畢業後赴俄入莫斯科共產黨大學專修研究特務工作，回國後轉入國民黨，司職等，津滬等專職此方面活躍，因不滿意介石容共政策，轉向於汪陣營，對汪氏純正國民黨的特異存在。

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齊燮元氏



河北省人，現年六十一歲，為華北政權重要支柱，與前逝世的吳佩孚為北洋軍閥的友軍，頗有經驗，中日事變勃發後，參加獨立黨北政權，對於京津治安維持會的聯合大會活躍，當選了臨時政府成立的基礎，任治安部部長。此次被任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

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朱深氏



河北省人，現年六十歲，日本東京帝大出身，歷任前北京政府的國務總理段祺瑞，錢能訓，靳雲鵬內閣的司法總長，國務總理等為中國政界的老先輩，安福派的巨頭，臨時政府成立後任法部部長，聯合委員會的華北方面委員，對於建設新政權頗加活躍，最近就任新設的華北電業會社的總裁，踏進實業界之活動，此次任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政務廳長。

察哈爾盟明安旗人，現年六十四歲，民國四年時任過明安牧場場長，民國七年任遷柔州議員，民國十八年任蒙政委員會駐平辦事處副處長，民國二十一年任察哈爾部保安部長官，民國二十三年任察哈爾部委員，民國二十五年，被推任為察哈爾盟盟長，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蒙古聯合委員會成立之際，任總務部長要職，去年九月一日蒙古聯合自治政府成立時援助主席德王就政務院長的重職，為一位溫厚德望崇高的人物。

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卓特巴札布氏



江蘇省崇明島人，現年四十八歲，雖係保定軍官學校畢業的軍人，但早年（民國元年）時曾任過新聞記者及學校教員，擅長社交，且又是一位酒豪，事變後就任南京市長從事戰後之建設，頗負聲望，曾任過王天培的第十軍副軍長，及徐州警備司令官與蔣介石的北伐軍對壘，並曾任過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股汝耕的顧問，日語極佳。

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殷同氏



江蘇省人，現年五十一歲，畢業日本陸軍通信學校，前任臨時政府建設廳廳長官，民國二十二年黃郛氏的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成立時，他任該委員會委員兼北平鐵路局長，對於中日滿通事問題補助黃郛氏大宣活躍，及至臨時政府成立時，由商參加，進出華北再建的第一線，擔當建設部門，努力公路水運通商之建設及都市計畫等，是位有名的日本通人物，此次任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及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兼建設廳廳長。

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高冠吾氏



江蘇省無錫縣人，現年五十二歲，畢業上海南洋大學電氣科，歷任廣東黃埔軍官學校教官，國民黨革命軍總司令部經理局長，國民黨第二次中央執行委員，後任江蘇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民國十九年辭職，民國二十年任國民黨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但事變勃發後志向於和平建國，在北京發起擁護臨時政府的民衆運動，結成新民會任中央指導部長，現任新民會副會長，為創設新民會的第一人，頗發揮其不凡的敏腕，此次重任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陝軍中將，民國二十六年任許世英大使之下任駐日大使館武官，為一位親日系的武人，與黃埔軍官學校系的過激抗日派處在不相容，受汪精衛氏的信用特厚，此次被任正統國民政府的軍事委員會軍事訓練部部長代理，正是統率新中國和平建國軍的最高首領部之一大人物，善操日語，為一位性情磊落豪爽的典型武人。

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繆斌氏



江蘇省無錫縣人，現年四十四歲，係政學會長大元老前廣東軍政府政務廳廳長岑德廣氏的令息，正是出自名門的新革命家，曾任華盛頓會議中國代表團隨員，廣

西省梧州稅關監督，外交部特派廣西交涉員，此次被任為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陳君慧氏

純正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正統國民政府中央政治委員會經濟專門委員，與財政部長周佛海氏有深交，對於中國經濟的造詣尤深，為一位頭腦明敏的現代中國知識階級的代表人物。

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蕭叔萱氏

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出身，在事變前為中央軍最高首領部的一員曾任參謀長，對於日本的軍隊軍備的知識頗豐富，為此次和平建國運動的熱烈實踐者，與劉文輝氏成爲汪派陣營中的中堅軍人，汪氏的信譽頗厚，此次任正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本部部長代理，正是可謂其將來統率和平建國軍的一位最高將領了。

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楊揆一氏

日送山河堪毛社食位任其在基  
九州與新成社一海兵共盡會同  
天開煙塵已捲世遠福孔道何窮  
他時唱對洗兵馬女勒乾坤亦造功  
少去天國共此向天賦賀 壬辰文春誌

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岑德廣氏



廣西省西林縣人，現年四十四歲，係政學會長大元老前廣東軍政府政務廳廳長岑德廣氏的令息，正是出自名門的新革命家，曾任華盛頓會議中國代表團隨員，廣





### 世界戰爭與世界秩序

戰爭的形態雖有差異，但這次歐洲動亂已經進入世界戰爭的階段，這是無可懷疑的。在把上次歐洲大戰認為世界戰爭的唯一形態的人們看來，今日的歐洲動亂，或者只視為一種動亂，亦未可知。然而戰爭狀態是依當時的情勢，尤其武器發達的階段如何而顯著的變化的。在比二十年前，更顯示驚人的發達之今日或防狀態下，其戰爭形態恐怕也不能不變化吧。在這意義上，我以為今日的歐洲動亂已經進入第二次世界戰爭的階段了。

對於第二次世界戰爭將怎樣展開的問題，誰也不能預斷。只是誰也知道的，這次戰爭決不是最後的戰爭。即使這次戰爭以比較的短期達到和平的克服，其和平也不是永久的。怕在不遠的將來，第三次，第四次的世界戰爭將繼起，而永久的世界和平是不容易期待的。這對於世界的人類，實在不能不說是最大不幸的命運。

我以為這樣的世界戰爭的必然性，畢竟是世界舊秩序不可避免的結果。因之，只要今日的世界舊秩序繼續存在，則不管人家喜不喜，世界戰爭之不斷的繼起是不可避免的命運。惹起各個戰爭的各個原因固然各有差異，尤其表面上的政治原因可以依當時的情形而不同。然而如果追究自第一次世界戰爭，至第二次，第三次世界戰爭一貫的潛伏的根本原因，則只可說今日的世界秩序已經到了盡頭，再也不能以舊秩序維持世界和平了。

然則今日的世界舊秩序為什麼使世界戰爭不能避免呢？因為這世界秩序，在其成立的初期，很能維持世界和平。由於中世紀世界秩序的盡頭而惹起的中世紀世界戰爭，曾因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而一次解消。但是其前後在英國發祥的近世新秩序，次第擴大為歐美新秩序，終於發展到今日的世界秩序了。在這發展的過程中，它能够成爲維持世界和平的秩序，所以大體上二十世紀可以說是世界和平的時代。自然在這時代雖部分的國際戰爭時常繼續發生，但這決不是能具有世界戰爭的規模。

然而近世的世界秩序在繼續其一百餘年發展過程之間，漸漸走近其盡頭。這在經濟上是資本主義的盡頭，是隨着資本蓄積的生產力之盡頭。因爲任何的世界秩序在世界生產力的發展上，有着貢獻之間，很能作爲世界秩序來維持世界和平，但一旦到了阻礙世界生產力的發展時，它早就轉變爲世界舊秩序，而難以變爲維持世界和平的秩序。於是，世界戰爭便不得不繼續發生了。

世界秩序的經濟的基礎既然走到盡頭，則站在其根本上的一切社會秩序也全然達到盡頭，早已難以期待其往上的發展了。例如資本主義秩序的生產力發展一到盡頭，則站在其基礎上的政治秩序，即民主主義的議會政治也全然到盡頭，而喪失其政治的機能了。同時資本主義的文化秩序也達到盡頭，學問，思想，藝術，宗教，道德以及其他文化生活，也早就不能期望其往上的發展，終使某種新文化秩序的創造爲不可避免的。

第一次世界戰爭是由世界舊秩序的盡頭而來的必然結果，這在今日已是世人所共知的理論。這就是說，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內的資本蓄積的結果，便變成輸出資本市場之殖民地的獲得競爭，由此把對於國內生產力的盡頭的一時打開，求於殖民地的榨取，所以終使第一次世界戰爭勃發起來了。因之，第一次大戰的結果必然招致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再分割。然而這對於成爲第一次大戰之根本原因的世界秩序的盡頭，也不能有什麼辦法，不過徒策劃其彌縫的延長而已。於是這次大戰便預約了必然的命運了。

### 第二次戰爭的經濟性

這次世界戰爭從怎樣的政治的或外交的原因勃發起來呢？這已是世人共知的事實。然而關於最本質的經濟原因，到現在尚無人加以檢討。就抽象的一般論來說，這自然是資本主義之世界秩序的盡頭。在這一點上，這次世界戰爭也與第一次世界戰爭沒有區別，勿寧應認爲其連續的勃發。然而具體的特殊原因決不像第一次大戰，

由殖民地的獲得競爭勃發起來的。自然奪回喪失了的殖民地之運動，也包含在其中。然而在隨着獨占資本主義興隆的資本蓄積之絕頂中，勃發的第一次大戰，與在大戰後的經濟不況和恐慌之後勃發的這次大戰之間，其具體的經濟根據必然有所不同。

恐慌與戰爭，由其破壞作用構成一時的打開隨着資本蓄積的盡頭的作用，於一八四八年已經爲魏勒（Weyler）所看破。在當時的自由經濟之下，這確是如此。然而及至進入今世紀的獨占經濟或統制經濟，恐慌正在誘發戰爭，戰爭正在改變經濟。

在一九三〇年勃發的戰後第二次世界恐慌，自然由世界經濟秩序的盡頭產生出來。這一點與向來的世界恐慌毫無差異。然而在已發展到這階段的世界經濟秩序之下，恐慌並沒有打開其本身，而使景氣向上的彈性。景氣變動已停止其本身的自律運動，而使所謂永續的不況或恐慌出現；爲了打開這恐慌必須由國家的意志強行某種的非常手段。軍備擴張即是這種非常手段。

然而由軍備擴張尋求恐慌的打開，也有必然性。因爲爲克服恐慌的獲得世界市場，在自由經濟的時代，只以經濟力即以所謂廉價物美主義，便能達到目的。然而到了像今日的獨占經濟或統制經濟的時代，世界市場的獲得如果不在經濟力的背後準備強有力的政治力，幾乎成爲不可能的了。而且國際間之政治力的強化，不能在軍備擴張之外尋求方法。這樣，昔時所謂世界的商業追隨國旗的話，在今日已經成了世界商權隨着其國家軍備而擴張的時代了。

在日本尤其以滿洲事變爲契機，便急速的進行軍備的擴張；這與其前後所展開的滙豐戰爭的輸出躍進，首先在世界上打開恐慌，而劃成了所謂躍進時代。世界各國雖有多少的遲延，但大體上也能夠依軍備擴張的力量打開其恐慌。然而在生產力未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前期，軍備的擴張便因此減殺不足的生產力，而阻礙經濟力的發展。在這裡雖能發見軍備運動，或和平運動的經濟根據，但在生產力發展到過剩程度的後期，特別在其顯著的恐慌時代，軍備的擴張反而能吸收過剩的生產力，打開對內之經濟的盡頭。何況如果能夠期待以軍備的擴張爲背景之世界市場的對外擴張，則軍備擴張之代替舊恐慌對策的土木事業而登臺，那是必然的。加之，因爲在其與重工業或財閥產業的密接關係上，軍備擴張與土木事業全然異其資本的性格。

然而作爲恐慌對策而出發的軍備擴張，也決不停滯在這一段中。在全部吸收了過剩的資本與勞動，因而恐慌已完全克服之後，軍備擴張在其性質上也尚不得不繼

續進行。因為軍備在其本身的性質上具有相對性，所以看到對方擴張軍備，便不待自國軍備的擴張，自國的擴張會刺激對方的擴張，結局勢必引起國際間的擴張軍備競爭，因而不知底止的擴張下去的傾向便很強大。達到這階段的軍備競爭已經越過恐慌對策的境域。我們把這階段稱為戰爭準備的經濟體制，即是准戰體制的階段。日本以昭和十一年（民國廿五年）二月的東京事件為契機，幾乎進入這一階段，世界各國大體上在其前後也可看作已進入准戰體制的階段了。

戰爭準備的經濟體制的進行，必然導引於世界戰爭的勃發。從其性質上看來，這是自明的道理。事實上世界戰爭將在什麼時候，或在什麼地點爆發的問題，不過依存其他種種條件而已。而且一進入准戰體制，則便強有力的擴充生產力，以謀確保軍需生產力，所以一方面這便成為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大產業資本的膨脹，他方面便以軍備原料的獲得為中心問題而提起來。所謂「富有一國而窮他國」的現象，就是這個緣故。這對立即使多少有離合集散，其促進國際的軍備競爭，是無疑義的。於是第一次的殖民地獲得競爭便成了富有國家之軍需原料獲得競爭，從合併中歐變成分割波蘭，從進攻芬蘭變成巴爾幹制霸，終使這次世界戰爭勃發起來。假使如此，則這次戰爭之經濟的必然性是極顯明，同時只要這種經濟秩序支配世界，則第三次，第四次的世界戰爭也是具有不能避免的命運，這也是很明白的事。

### 新秩序與世界和平

反之，在東亞勃發的中國事變，與由於歐美資本主義的盡頭勃發的世界戰爭全然異其範疇。它們雖一樣採取着戰爭的形態，但其本質既不同，目的也不同。一個是破壞的戰爭，一個是建設的戰爭。一個是略奪的手段，以支配為目的；一個是開發的手段，以指導為目的。聖戰所以為聖戰，是在這一點：即以建設，開發及指導而取略奪支配及破壞而代之。

第一次世界戰爭的結果，已變成了世界殖民地的再分割，第二次世界戰爭的結果已變成了中歐諸國領土的合併以及波蘭領土的分割。然而中國事變的結果不在領土的獲得，也不在殖民地的設定；乃在尊重中國的主權，保全中國的領土，以保障其完全的獨立。不，使向來為歐美諸國的半殖民地，而正在喪失其完全的獨立的中歐，排除歐美資本主義的鐵幕，以回復名實相副的完全獨立，乃是中國事變的目的之一。助長對方國的獨立的神聖戰爭與剝奪其獨立的侵略戰爭，却異其本質，這是自

明的事。中國事變不僅在使中國回復其完全的獨立，且進而使中國成為新東亞建設的一翼，即在依所謂東亞新秩序的建設，圖謀確保東亞永遠的和平。於是東亞新秩序與東亞和平，即一般所謂新秩序與和平之必然的關係便被承認了。

東亞新秩序究竟是什麼意思呢？這問題姑置不論，但既然是新秩序，則在原理上必須與那作為今日世界秩序而走近絕境的舊秩序，完全不同。在英國發祥而發展到世界秩序的一百年的歷史中，新秩序已變成舊秩序，生產力的發展已被阻礙，世界戰爭已成爲必然的，因此世界和平早已不能由這秩序來維持了。既然是這歷史上的轉變期中的新秩序，則這必然應取從來的舊秩序而代之。在這意義上，這次中國事變不但稱爲聖戰，並且在其轉變上具有重大的任務。

在今日的階段，這自然是東亞的新秩序，又是東亞的和平。然而在其前提的階段中，必須有日本的新秩序，及日本的和平。這裡便有國內革新的問題，以及依此的國內親和問題。同時在其將來的發展階段中，這決不限於日本或東亞的天地，而有應向世界廣爲推進的必然命運。在今世紀的新秩序中，光明雖自西方及於世界，但新秩序擴大到世界新秩序後，東亞和平便成爲世界和平，而世界所期待的和平時代始能在新秩序下實現。

這樣，中國事變之目的東亞再建，終究是世界的再建；東亞和平終究是世界的和平。因此之故，中國事變的終究目的可說是在否認世界戰爭。爲欲否認戰爭的戰爭這一點，也可以承認中國事變的特殊性。

保證將來世界和平的世界新秩序，必須是發祥於日本的東亞新秩序。這也具有歷史的必然命運。爲什麼呢？因爲今日世界舊秩序的盡頭，便是西洋之本質的盡頭。因之，取世界舊秩序而代之的新秩序，不應從同一的西洋之本質出發。這必然要在東亞的本質具有根底。然而固有的東亞主義已經成了中世的世界秩序，所以若是這麼樣，反而成爲逆轉歷史的東西了。將來得成爲世界新秩序的，必須是中世的東亞主義與近世的西洋主義之歷史的綜合體。這樣的新秩序的發祥地非東亞之中心的日本不可。如果復歸於固有的東亞主義，或者與其應求其中心於日本，不如應求之於中國，亦未可知。既然是東西綜合的新秩序，其應求之於日本，那是幾乎無疑義的。

總之，具有轉變歷史之意義的這次事變的終究目的，是要透過東亞的新秩序來建設世界的新秩序，透過東亞

的和平來確保世界的和平，所以新秩序的目標不外是世界戰爭的否認以及世界和平的確立。

### 東亞建設與戰爭準備

然而新秩序的目標雖是否認世界戰爭的新秩序建設，但在達到其目標的過程中，反作爲使世界戰爭的遂行不可避免的手段。這實在是淺薄的逆說，但在要達到終究的目標之現實過程中，實在是不不得已的手段。今日爲了確立東亞和平，也在中國事變中正實行着戰爭。如果要其結果應成立的東亞新秩序擴大爲世界的新秩序，則在這裡世界戰爭是不可避免的。

爲什麼呢？因爲由於維持從來的世界舊秩序而確保其國家利益，並支配着世界經濟的諸國，即使在舊秩序之下包藏着許多的矛盾，也還要擁護它，而圖謀其永續，那是必然的。這就是說，這便成了維持現狀的強有力的要求，而對新秩序出現或擴大，企圖用一切方法加以阻止。這事實在今日的階段，即在只欲建設東亞天地的新秩序的今日，早已出現，一方面日本須與中國事變競爭，同時又須與歐美的舊秩序競爭。何況在將來的階段，當欲把東亞新秩序擴大爲世界新秩序時，對於舊秩序全般的戰爭便必然的在這裡等待着。

於是東亞新秩序的建設，必須是對世界戰爭的準備。若不克服這世界戰爭，新秩序不能變成世界秩序，若不重新創造世界秩序，則不能否認世界戰爭。終究之否認世界戰爭，以確立世界和平的東亞新秩序，現實上反而須準備世界戰爭。無視這現實過程的東亞建設，無論怎樣燃燒着高遠的理想，結果也不過成爲一片的空想而已。

這事徵諸建設滿洲國的最近經驗，也極爲明白。在滿洲國成立的當初，其理念是所謂王道樂土的建設。這理想不近將實現。王道樂土固然是高遠的理想，但揭出這理想而進行，並不是謬誤的。然而這高遠的理想在現實的過程中，決不是容易實現的，現在已面對着後來勃發的中國事變；因此必須延緩王道樂土，而先邁進於生產力的擴充。自然，最初的理想並不是全然拋棄，終究是要達到王道樂土的。然而在現實的過程中，必須竭力擴充那未必與王道樂土一致的生產力。這事實對於今後東亞建設，是極有教訓的。即令徒標榜那虛現的高遠理想；但遇到世界戰爭的現實過程，無論如何必須屈服於其不可缺少的必要面前。

在準備世界戰爭的現實過程中的東亞建設，首先必須是東亞全體的國防國家之建設。東亞國防的建設，在其廣大的地域上是世界無可比擬的。北自興安嶺南至喜馬拉雅山脈，東自太平洋西達天大山脈。只確保這地域的

國防，並維持東亞全體的完全獨立，已經是不容易的事業了。為了準備那為擴充東亞新秩序至世界新秩序不可避免的世界戰爭，並為了充實那打閉這難關所必要的軍備，東亞國防的建設必須是其他一切建設的前提和基礎。

日本在東亞建設上的地位，無論在任何建設上都具有指導的任務，尤其在東亞國防的建設上，日本居於具有責任和義務的地位。在東亞的新秩序上，東亞諸國必須各自發揮適應其發展階段的特殊性，以發展全體的東亞。日本在充實其優秀的軍備這一點上，是冠絕東亞諸國，所以東亞國防的指導和責任，必須加在日本的肩上。自然其他諸國也必須儘可能的竭力向東亞全體的國防強化邁進。

然而現代國防，如世人所共知，決不僅僅以軍備為滿足。現代國防是需要總動員國家全體一切精神的及物質的力量之所謂國家總力戰。尤其在東亞，如徵於這次事變的經驗而明瞭的，對於將來世界戰爭的準備必須絕對確保軍需原料及纖維原料。換句話說，如果不在大陸上尋求國防資源及生活資源的開發，終究不能建設充分完全的東亞國防。這即是主要的依賴大陸上礦物資源的開發及農村產業的開發的問題，並且是構成東亞經濟建設的主要內容。關於大陸上的經濟開發或東亞的經濟建設，另有詳論的機會。這裡只要說，如上面所論，在現實過程中的新秩序建設，假定首先是對世界戰爭的準備，則所謂經濟建設也不是單純的經濟，而為強化國防的經濟建設便不得不為其中心問題了。所謂生產力的擴充，現實上是軍備生產力的擴充，產業五年計劃也不得不為軍需產業五年計劃。不問那件事本身的善惡如何，或不問人家喜歡不喜歡，這是由世界的現實必然規定的命運。

### 東亞綜合體與世界戰爭

既然認識世界戰爭的必然性，以及準備世界戰爭的建設東亞的必然性，則所謂建設東亞決不像世人所想像那樣容易的事情。這實非東亞全國民之血脈的苦悶不可。自然我們描寫百年後可以出現的理想樂園，並對此憧憬加倍努力求其實現，是沒有妨礙的。然而想像這種理想的樂園現實上不久將建設起來，不過是一種烏托邦(Utopia)而已。

如果這只屬於個人所描寫的烏托邦，則問題是簡單的。因為這既沒有一利，也沒有百害。然而至於建設東亞的原理乃至理想的問題，在今日是像流血的現實問題。這首先是我們對東亞全國民的約束。現今倘若我們想像中國事變的結果，為建設東亞新秩序，在新秩序下立即會

展開東亞全國民之幸福的理想生活，並且有對東亞諸國約束這事的話，恐怕在不久的將來將被實備為背信行為，而喪失其信賴，因此東亞指導者的日本地位將有招致動搖之虞。假使一時向這方面傾注努力，但一遇到現實的必然，正如由王道樂土的理想回到產業擴充計劃的現實一樣，早晚必然被追迫着轉變方向。

指導建設東亞的理想，不僅僅得存在為一個理想，並且必須成為指導現實的建設事業的理想。因之，它必須與現實的建設事業之間，有密切的關係。即令徒揭起高遠的理想，若與現實的實踐隔離很遠，則便會被懷疑這裡有什麼欺騙性，因此要維持東亞諸國的信賴是不可能的。這時人家對於高遠的理想不加反省，立即實備與此游離的實踐，那是普通的。自然日常的一切實踐，並不是應加承認的，自不待言。這裡也有關於個人責任的誤謬，也未免有關於善意過失的誤謬。然而暫且撇開這種部分的或個人的誤謬不論，一般的說來，現實的實踐是由必然而來的不可避免的，在其本身具有可承認的價值的場合為多。例如無視現實的世界過程之空想的指導理念，與現實上準備不可避免的戰爭的實踐間，產生了很大的懸隔，那是必然的。這場合我們只單純的實備其實踐，是不能使它接近理想的。

於是我們的問題是：指導這種種意義的東亞建設之原理是什麼？其根本理念是什麼？依怎樣的原理指導的實踐，纔可以成為適應世界現實的實踐？所謂東亞協同體的理念，據我們所看見的，在這一點上尚未得認為充分的東西。原來協同主義或協同體思想自身，便具有充分的理由，我們並不以此為問題。只成為我們的問題是：協同主義，或協同體思想究竟能否值得為今日東亞新秩序的理念？一般對於這思想的批判，或由別方面的批判，已經在別的機會詳論過，所以這裡專從跟主題的世界戰爭相關聯的東亞建設之原理的立場，來檢討協同體思想。

如世人所共知，協同體思想立脚於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及平等主義之上，欲依構成東亞之諸國的自由，平等的運籌，成立一個協同體。形成其根底的，始終是個別的東亞各國，各國不過作為其獲得各自利益的手段，追求東亞共同的利益或幸福而已。因之，在這裡便有共通利害，只要共同利益存在，則協同體便可以存在，但是利害的衝突一出現，或一到個別利益的喪失大於共同利害的所得，則協同體便不得不解散。這無論在理論上或歷史上都已經實證過的東西。

如今在資本主義的發展期，各國的利害一方面互相爭着矛盾，他方面存着共同利益的餘地，因之，大體上如果在世界和平能成立的前世紀時代，東亞協同體或許

能成立。然而如上面所論證的，今日的現實問題，不外是世界戰爭的必然性以及與它關聯的東亞建設。因之，在現實的過程，東亞諸國只在相互利益的立場上結成自由平等的併立的連繫的協同體，那是太離開世界現實的空想，因之不得不成為與現實的實踐，不大關係的東西。如果宣傳或夢想東亞協同體的理念之下，中日兩國國民立即得以享樂幸福的新秩序，則這未免太屬於烏托邦，因之現實的必然在不久的將來不能不強有力的要求其誤謬的修正。

跟世界戰爭關聯的東亞建設，要求東亞全國民之久遠將來的一大犧牲。其中居於指導地位的國民，更須進而率先的甘受莫大的犧牲。然而大陸國也決沒有脫開這義務的理由。單在東亞天地上建設新秩序，日本國民正甘受着巨大的犧牲，大陸國民也正付着不劣於此的犧牲。何況為了要完全克服將來繼起的數次世界戰爭，而把東亞新秩序推進到世界新秩序，要求於東亞全國民的巨大犧牲決不是容易的。在這裡像立脚於相互利益或共同利益之上的東亞協同體，幾乎不能成為問題。

自然這犧牲並不是單純的犧牲。要確立世界新秩序，永久確保世界和平，這不僅是絕對不可避免的過程，並且東亞各國所付出的犧牲是為的更高次的存在的東亞全體的利益與幸福；在全一體的東亞中，它自身也被包圍在內，所以它外表上似乎是犧牲，但其實並不是犧牲，在這二重的意義上，給與東亞全國民的課題，是義務的，同時也是權利的，是犧牲自己的，同時也是實現自己的。

最後我們所主張的東亞綜合體的原理，作為與必然的世界戰爭關聯的東亞建設的指導理念，是值得的東西。然而在綜合主義，或綜合體思想中，既然有個人，或國家的個別存在，則承認其綜合地位的全一體的高次存在，並以為一切個別的存在將被吸收或包圍於其中，所以構成東亞綜合體各國都吸收於全一體的高次東亞中，因之，東亞與各國的關係並不是協同體中相互的橫的連繫關係，而是包圍的縱的關係。各國為了這全一體的東亞，各照其本分發揮其機能，如必要，為了全體也甘受任何的犧牲。正如家族為其一家，國民為其國家，殺小的自己，以活大的自己一樣，東亞各國因建設其新秩序，即使有巨大的犧牲，結局這建設全一體的東亞，是更大的自己之實現，決不是單純的犧牲。這樣，如果不站在東亞綜合體原理上，是不理解的，並且撇開這原理，則建設那適應世界的現實過程的東亞是不可能的，並且實踐的指導現今面對着的現實之建設事業，是困難的。

(筆者：京都帝大教授，經濟學博士。)

# 本社

## 汪長村與 會談記

### 實現近衛聲明為把握民心之鍵

#### 歷史大典之前的問答

本社為慶祝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改組還都，特以昨秋完成世界一周大飛行壯舉之「ニッポン」號機，飛訪新都南京及其他大都市作慶祝飛行，並由奧村本社社長自為慶祝使節，帶同高田東日主幹及隨員多人，訪問友邦。一行已於三月二十八日飛抵上海。次日(二十九)即訪新都。當日奧村本社社長高田東日主幹及隨員一行，即訪問汪精衛氏，祝賀新政府成立，激勵向興進進，並交換意見。汪氏除感謝本社慶祝飛行，及大母。東日接進和平運動外，並吐露其建國意旨。為歷史大典前日之一問一答，茲將其內容列左：(當時情景照片請參閱本則副刊)

### 本社世界一周ニッポン號慶祝飛行

#### 一問一答

問：這次日本朝野一致支援新中央政府，並期待其前途。深祈今後為中日和平與興進目的而努力。

答：我們擔望我們究竟能否獲致副合您們所期待的成果。

問：自從近衛聲明發表以來，我們的報紙大阪每日新聞及東京日日新聞從和平與興進之目的見地，都全副予以支持，並對新中央政府，也不斷的主張應迅速予以承認。這與其說是報紙的主張，勿寧說是反映全國國民的意思。

答：大阪每日新聞和東京日日新聞是有權威的大報紙，我們也常常注意其主張和態度，這種大報紙支持近衛聲明，而循着其路線去作，是最有力量的。我們非常覺得欣快。要根本的消滅中日間的糾紛，除了依近衛聲明作去以外，別無其他途徑。如果中日間確立永久的和平，相信過去幾年間的犧牲也決不是無意義。

問：我們確信這次以新中央政府為中心，能為確立永

久的和平。所以中日兩國國民都對新政府具期待。答：我們的和平運動自然以此點為目標，但是如果沒有貴國的同情和支援，則難以成功。

問：我知道汪先生等欲以新中央政府為中心而達成那所謂全面和平的實現，自然有種種困難。今後為了達成全面的和平，想對重慶將講求適當的措置。不知高見如何？

答：為了達成全面的和平，對重慶的工作有種種方法。然而最緊要的，是在新政府的勢力及區域內，先謀使近衛聲明具體化，充實民衆生活，並使一般人民實際上知道和平運動的意義。我們的運動不僅是和平即不戰爭，並且以近衛聲明中的善隣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携三原則為目的，而和平等的基礎也在這裡。一般民衆雖欲和平，但還懷疑近衛聲明的究竟能否實現。所以在新政府的勢力範圍內必須表示近衛聲明的實效於民衆之前，把握民心，並堅固內部。一般民衆認為日本軍駐紮於中國，便沒有政治行政的自由，尤其不了解東洋之道義精神的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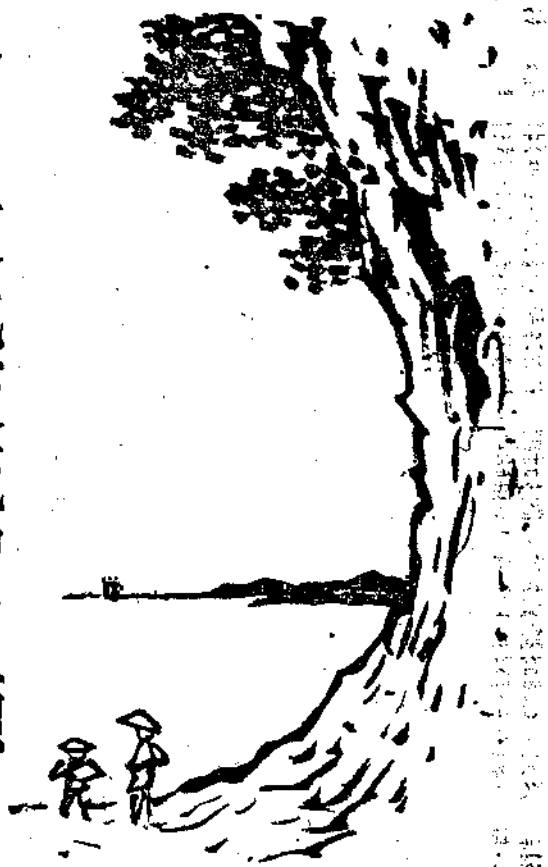
國人具着這種觀點。然而我們確信中日兩國間實際上有着共同的目的，有着協力的可能，並且近衛聲明能夠實現。今後即令有許多困難，其前途却有光輝的希望。我們相信我們現在的運動是趨向這種希望的正確大道。

問：我們以為汪先生這次當然任中央政府的主席。然而中央政治會議却決定汪先生代理主席，在林森未回來以前，把主席的地位空缺。答：這件事也在國民政府的組織條例中規定着，政府主席是不負責任的政治責任的。過去的容共抗日的責任並不在主席身上。過去不好政策的責任者，乃在掌握實際政權的人們身上。所以林森沒有被否認的理由，改組國民政府乃是繼承國民政府的法統。無論誰代理主席，以待林森的回來，或設置代理，將來再決定主席，任何一種的辦法都可以，而對於實際政治的運用毫無影響。關於重慶政權的將來，有兩種的觀察。一種觀察以為重慶政權由於其逐漸參加新中央政府，而崩潰。還有一種觀察是重慶政權全體合流於中央政府。無論那一種對林森都沒有影響。然而所謂代理，此後並不使用林森的名義。此後只使用代理者的名義，與此有關係的責任一切都使代理者負之。在成立典禮的還都宣言中將闡明，重慶政府諸條例今後全部無效，且在重慶林森的發言也不發生效果。

問：關於對外國關係，據傳意大利和西班牙將與日本同時承認新政府。然而英美尤其是英國却沒有承認新政府的意思。汪先生也以爲美國在最近的將來不會承認新政府。對外關係不知怎樣打算？

答：關於對外關係，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整備實力，並充實內部。若如此，則承認及其他名目上的問題，自然會解決。第三國雖暫時不承認新政府，但隨着整備實力，第三國便不能無視新政府了。





# 中日文化交流的回顧

## 與前瞻 (三)

楊鴻烈

這一切的一切都可實證在隋唐時代中日兩國無論朝野僧俗，都是「氣味相投」，「親愛逾恆」的。此後如趙宋時中國和日本的交通雖不及隋唐時那樣的「往來頻繁」，但兩國僧人頗能努力灌輸宋朝的新文化於日本，如禪宗的樣式，佛像的修飾，印刷的技術，以及醫學醫法，美術工藝，茶道等等，但其中最為顯著的還是一般鎌倉幕府的武士們極端重視中國的「禪宗」，以之為精神上唯一的修養，原來從北條時賴做了「執權」就招聘宋朝僧人關漢道隆營造建長寺，竭力提倡以「樸素寬愜」為宗旨的禪宗，實行所謂「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主教，而且叢林的規矩又很嚴正，素來「崇尚禮節」，「講究義氣」的鎌倉武士們當然非常崇信歡迎。當時禪宗以外的佛教徒便免不了有「放縱私慾」的腐敗墮落的行為。他們既相信「若能空一切念，一切皆無惱，一切皆無怖，猶如著重甲入諸魔賊陣，魔賊雖衆多，不被魔賊害，掉臂魔賊中，魔賊皆降伏」的話，所以很能看破生死的關頭，不致慌亂失措。後來在元世祖十七八年間大舉派兵遠征日本的時候，執權「北條時宗明知蒙古的強大，日本實非其敵，但因爲平時篤信禪宗，於是「從容不迫」的應付敵人，元兵卒爲颯風所覆滅，在時宗死後的三週年作忌法的時候，祖元和尙還在稱讚他說：「弘安（後宇多天皇年號）四年，勇兵百萬在博多（時宗）略不經意，但每月請老僧與諸僧下語，以法喜憐悅自樂，後果佛天響應，家國泰然，奇哉有此力量，此亦佛法中再來人也。」這樣可見日本軍人很喜歡接近中國禪宗的僧侶，而日本「武士道」的成立，所蒙中國僧人的影響實在不算微小。至於宋人對日本的認識也較前大有進步，歐陽修所作的「日本刀歌」有說：

「傳聞其國居大島，土壤沃饒風俗好；其先徐福詐秦民，採藥淹留神童老。百工五種

與之居，華令器玩皆精巧；前朝朝貢屢往來，士人往往士詞漢；徐福往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猶存。」

元朝鑒於以「武力」使日本「屈膝」的困難，故在濠洲東征最後失敗以後，就改用寬大的態度對待日本，於是元日兩國的商船仍照舊「絡繹不絕」的往來，文化的輸入從未嘗一度中斷過。明朝和日本的關係更加密切，日本僧人絕海中津在觀見明太祖的時候，曾獻詩如下：

「熊野山前徐福祠，滿山藥草雨餘肥；只今海上波濤穩，萬里好風須早歸。」

明太祖也作詩和他說：

「熊野山高血食祠，松根琥珀亦應肥；昔時徐福求仙藥，直到如今竟不歸。」

從那時起，中國沿海一帶即發現「倭寇」，日本也很幫忙勦捕；直到明亡清興，遺老重臣還常常遣使日本，乞師乞資，前後共有十四次之多。日本方面自德川家康執政以後，深知「天下自馬上得之，不能馬上治之」，便決心提倡「儒學」獎勵文化教育，於是便有所謂朱子學派的，陽明學派的，古學派的，濤起雲湧，洋洋大觀；即在所謂朱子學派裏頭，又有純粹的程朱學派與山崎闇齋派的分別；古學派裏頭也有山鹿素行派伊藤仁齋派和物徂徠派的不同，但他們都是各以所見盡力發揚儒家的精神，其影響實在普遍廣大，全日本的藩侯都在所轄區域內設置學校，教育子弟，結果差不多中流以上階級的人士都有相當的漢學的修養（這不像前此各朝僅限於一小部分的「貴族」們，惟以四六駢文和吟風弄月的詩章拿來作爲消遣，與「精神教育」和人的修養全不相干的那個樣子）；這一來，日本「忠君愛國」的思想便打下「牢不可拔」的基礎，成爲近幾十年來強盛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此外如清朝的考據學，亦能助長日本史學的發展，尤其是「尊王主義」在日本的「中心思想」的構成上，顯有功績。總而言之，日本對中國文化，幾千年來都是以滿腔熱情來接受的，這種情形使得在嘉慶時遊歷北京回來的朝鮮學者金秋史對他的本國文化的前途也發生杞憂。他說：

「日本文字之起，自百濟王仁始，……其時不通中國，凡係中國書籍，皆資於我。百餘年來，藤樹物部之學大盛時文專尚遺漢。……今見東都人務本讀文字三篇，一洗身陋僻謬之習，詞采煥發，又不同滄溟文格，雖中國作手，無以加之。噫！長崎之船日與中國呼吸相注，絲銅寶運尚屬第二，天下寶籍無不海輸山運，君之所以資於我者，乃或有先我見之者。籙雖欲不文，不可得也。」

不錯！在歐美帝國主義者未挾其堅船利砲東來之前，東亞大地的文化殆無不以中國爲唯一的策源地，雖其摹倣的程度有深淺，影響的範圍有廣狹，而其核心則固中國民族數千年來一貫相沿未改的精神，又因疆地的鄰近及交通的頻繁遂移殖四方，儼然足與歐洲的希臘羅馬西方文化牛耳者分庭抗禮，故截至距今百餘年以前，東亞諸國家都以追隨中國爲當務之急，而中國文化遂與東亞諸國家有過極深長密切的關係。那個名字叫做費爾（Captain Pater Hall）的英國船長記載他在西曆一八一六年（清嘉慶二十一年）跟隨英國所派來華的大使一行遊歷遼東即驚嘆於如下的事實：

「在中國日本朝鮮及其近海諸羣島，雖言語各自不同，而文字則完全相同。一中國人，或不知解一朝鮮人，或日本人所口述者，但彼輩若以筆談則彼此意思即能明瞭。其原因可作如是解釋：吾歐人心中構思而以一定之聲音表出之，此聲音則與國與國相異；此聲音以字母記錄之，故不諳其語言者即不能讀其書。反之，中國及其他東洋人則無字母無標音符號，彼等記錄思想意見無聲音之妨礙，故彼等之單字即可稱爲「思想之符號」。



今所有國家均採用相同之單字以發表相同之思想，因之彼等所書寫者彼此自然能完全瞭解也。……」(參看所著 Voyage to the West Coast of Korea and the Loochoo Islands, Chap. I, pp. 17-18.)

其實中國與東亞諸國相同之點，豈僅漢字一項而已？而漢字勢力的普遍偉大，也就很够使西洋人「驚異不置」！因此，筆者很誠懇的盼禱一部分的日本人士不應看見中國自與歐美接觸，在物質方面處處落後，衰落的氣象如日薄西山，一息奄奄的樣子，便施以嘲笑侮慢，我們要知道這種由西洋而來的「勢利眼」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如若不信，試看今日中國的民族意識是如何的強烈？雖幾年處於飛機大炮轟炸之下也難於摧殘得乾淨，這還不算是一個很好的明證嗎？

筆者在以上的種種事實裏面致勸中日兩國人士應彼此「互敬」(互重)從速廢棄這幾十年來「相輕」(相鄙)的錯誤觀念，須知「寸有所長，尺有所短」。如美國韓特氏 Edward Hunter 所作「中日何以成爲世仇？」一文，(載在 Esquire, April, 1938 裏面)即曾論及「日本人富於摹倣性，中國人富於獨創性，最可惜的中國創始了一事一物之後，往往不再發揚光大之，甚至常常決然捨去，印刷術及火藥指南針這些東西不是中國發明的嗎？但中國何嘗好好的利用那些發明？日本人最缺乏的就是獨創性，日本雖然製造了許多貨品，但沒有一件是日本「創製」的。日本本身沒有她自己的文化，在從前她是由中國把中國的文化帶過去，採取那些適合於她的需要的，便算爲自己的文化。其後，又照老例，把西方的文化抄襲過去，也算爲自己的。有一例最足以證明日本的沒有獨創性，日本在很早以前本已從中國學得印刷術，但她直到西方國家發明印刷術之後，然後纔有報紙。日本人的摹倣能力確不後人，而且還善於大量抄襲。在千年以前，她把中國所見的東西都摹倣過去，由宗教，衣服而至道德藝術。我有一次在一個僻遠的中國鄉村經過，在那裏我認識了日本。日本女人頭上的高髻，我從來只在日本見過。據日本人說，這是他們女人裝飾的特徵，但我所看到的中國鄉村的婦女，頭上統是那種髻，可知那種裝飾是日本從中國學習過去一直流傳至今，而中國大部份却在許久之前提已把牠拋棄了。曾經遊歷世界各大國的人，假如到日本去，他會看到許多建築與設備好像從前在什麼地方見過一般，慢慢的他便覺悟到這些都是日本從各處摹倣來的。以東京的鐵道來說，牠雖是採用倫敦巴黎紐約柏林各處鐵道的所長，惟其他們能摹倣人家的所長，所以造出來往往會比人家好。至於中國人呢，他們決不願這種摹倣，假如中國人要造鐵道，他們只聘請外國工程師照他的本國的式樣造出來，要不然的話，他們便用中國人照中國自己的方法建造。這段話說的很幽默有趣。中國人富於「獨創性」，這在過去是很對的，近時則有所不然，所以黃尊生氏在所著「中國問題之綜合的研究」一書有云：

「……而今我們中國人的日用品物，除了那些最簡單最陋劣的之外，都幾乎沒有一樣是我們所能製造出來的。那些輪船，火車，機器，輪胎，鋼軌，枕木，固然不是我們製造的，那些顏料，電氣，化學用品，摩托用品，也不是我們製造的。關人所用的電燈，電扇，汽車，時鐘，手錶，照相機，自動電話，固然不是本國的產品，貧人的一管針，一條線，一口鐵釘，一粒鋼鈕，一把剃刀，一盞煤油燈，也不是本國的產品。……」

「我們祇知道一味坐人家的郵船，住人家整理好了的租界，用人家的貨物，享受人家的物質文明，而自己一點東西都製造不出，這不特暴露我們的無能，而且暴露我們的拙劣，的懶惰根性。……」

……中國民族的創造力原是很可驚的，從過去五千年的中國文明史來看，中國人文之盛，實繁於其學術之發達，歷代以來，每有創作，如科學則有曆算，天文，地理，醫

學及羅盤，火藥各項之發明。製作則有絲，茶，陶磁，金，玉，漆，繡，以及建築，雕刻，製紙，印刷各門之技藝。哲學則有周秦之諸子，漢之經傳，六朝唐之佛法，宋明之理學，清一代之致遠。文學美術則有古文，詞賦，詩歌，劇曲，書法，繪畫，音樂，無不燦然大備，一代有一代之創作，一代有一代之色彩。不過在近代，則此種創作，竟絕迹，不惟絕迹，而且連舊時所有的，都保守不住，紛紛失去。比如戲劇，我們向前望一望歐洲的國家劇院，再回憶一下中國過去的「琵琶記」「牡丹亭」，又再靜開眼睛看看目前中國的戲劇(無論新的舊的)或者銀幕上的中國電影，一看其彼此相差之巨，便可以了解出這個道理。戲劇如此，文學亦然，音樂亦然，建築亦然，其他一切的學術，都無不然。無論文藝作品，學校音樂，都南建築。都不過千篇一律，彼此爲一種無生命的模倣，中國在學術上的創造力，目前已經消失了。……」(參看原書第二八一，二八二，三一六，三一七諸頁)

這樣，是我們中國人的「獨創性」到了現在，不惟不算豐富，而且是已經消失的了；但黃氏所述或不免「過甚其詞」，因爲舊時中國的文化也並不是完全整個由中國民族自己獨創出來，有許多部分都是從外國及異族輸入進來的。在那個時候，中國人接受外來的文化却很有彈性，無論什麼文化都能接受而把他消化，把他同化這是中國民族的特色。例如在音樂方面，從漢武帝南西北朝隋唐以來即與西域一帶發生密切的關係，於是便由西域傳入許多新奇的「樂器」與「樂舞」，(這裏可參看田邊尚雄氏所著「支那音樂史」及林謙三氏所著「隋唐燕樂研究」等書)試看「隋書音樂志」就有如下的記載說：

「開皇初，定令徵七部樂：國伎(西涼伎)，清商伎，高麗伎，天竺伎，安國伎，龜茲伎，文康伎，又雜有疎勒扶南康國百濟突厥新羅倭國等伎。……及大業中，煬帝乃定「清樂」

「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禮畢「以爲九部樂」。

此段所述的許多音樂，惟龜茲樂對於中國的樂調能給與最深刻廣大的影響，所以前書又說：「開皇中，其器大盛於闕閩，時有曹妙童王長通李士衡郭金樂安進貴等，皆妙絕絃管。新聲奇變，朝改暮易，持其音伎，估街王公之間，舉時爭相慕尚。可以想見那時歡迎外來的音樂的情形是如何的熱烈！且不僅祇音樂是這個樣子，即在兩漢以後網羅於西域一地的所有的西亞細亞亞細亞乃至希臘羅馬的文化都「兼收並蓄」。我們現在讀了英人斯坦因氏 Sir Mark Aurel Stein 所著「Ancient Khotan」「Serindia」「Sandhuind Ruins」「Ruins of Desert Cathay」「The Thousand Buddhas」等書，以及法人伯希和 Paul Pelliot 所著「Le Mission Pelliot en Asie Central」「un traite manchéen Khotouven Chine」等書，纔知道中國實有「泱泱大國」之風，其「從善如流」的熱忱也並不在日本之下。再如漢明帝時博士秦景耀受大月氏使者口授印度佛教的佛經以後，在中國亦即發生了「空前絕後」的鉅大影響，陳高僧氏曾述其經過的情形如下：

「印度的佛學，在世界古代文化史上說來，確是一種精深博大的思想。這種文化輸入中國，並不遇特種障礙之武力，亦沒有爭奪地帶的野心，祇憑幾卷經典，幾個和尚，便使中國思想上起了很大的變化。但是一種民族文化究不能超越其自然環境之限制，使之各國而皆準，所以佛家的出世思想，雖然就其本身來說，是一種精深博大的哲理，但中國人拿來解決國計民生，則有所不合。我們民族見了這種外來文化，一方面受其哲理之精深，一方面又覺着它否定了現實，無補於國計民生，於是魏晉以後，中國民族應付這種外來文化，乃大顯其身手矣。

中國民族應付印度文化的態度，大概可分爲三個時期。

第一期是自印度文化輸入至隋唐以前這一個長時期，在這一個時期中，我們民族對於印度文化取一種完全接受的态度；任何經典，任何大師，祇要來到中國，中國人總是一心皈依，甚至如梁武帝等人因信仰佛教而把國家社會之事亦忽略了；這可見中國民族對於異族文化之寬宏大量矣！因爲中國本是有文化的國家，與根本無文化的民族不

同，以本有文化之民族，而對於外來文化能如此虛心承受，這真是偉大的表現！但是這樣對於外來文化之生存活潑，完全承受，究非所宜，所以不久就轉入第二期了。第二期是隋唐時代，在這一期中，佛學輸入中國已有一個很長的時候，中國民族精神上已受了很大的影響，好像一個人已經把一件東西吃到肚中了。但是這件外國食品吃到中國人肚子裏，有些人覺得肚子不舒服，有些人甚至因此喪掉性命（如梁武帝等人），於是有一部分人便對於這件外國食品發生懷疑，甚且加以反對的表示了。韓愈對於佛學要「人其人，火其書，隳其居，明先王之遺道」，就是要把這件外國食品完全禁絕，免得把人們的肚子都因此吃壞而喪掉性命。

但是這件外國食品來到中國已有長久的年月，有許多人已經是嗜之成癖，因此，雖然有一部分人竭力反對，卻仍有一部分人熱烈擁護，於是當時對於佛學便形成兩個對立的形勢。由對壘而生論爭，由論爭而使人民對於佛學更加明瞭，所以這時雖然有些人竭力攻擊佛學，但佛學並沒有因被攻擊而消滅，反之倒使人對於佛學之價值因此而得估定，於是這一個時期直可說是中國民族對於佛學的批判時期，經過這一度批判，於是中國民族對印度文化的態度又轉一個方向而入於第三期了。

第三期是宋明時候，印度文化輸入中國，到了宋朝以後，中國人對於它的態度，既不是如隋唐以前人之生存活潑，亦不是唐朝韓愈一班人之完全反對，而是另取一種熔化的態度。他們對於印度文化竭力研究而摘取其精華，返回來又拿孔孟的思想把它熔化了，而重新組成一種系統的思想。所以從來不大引人注意的「大學」「中庸」「論語」東西，到了宋朝便成爲學問思想的根本材料了，正因爲這兩篇古書既以消化佛學而又可以與佛學互相抗衡。宋明人士本着這種態度來應付印度文化，於是中國文化史上便產生所謂「理學」一派的學問。

宋明理學諸子，無論程朱，無論陸王，都是窮究佛學多年，然後折返孔孟門下，從而發揮中國固有文化，批判佛家思想。所謂宋明諸子對於印度文化的態度，是一方面吸取其思想內容，一方面又反對其人生態度，比韓愈「人其人，火其書，隳其居」的辦法便高明多了。理學的末流，違背人情，執着空理，固對於國計民生不免有所遺誤，但是在它本身，能把外來的文化吸收消化，然而開明治國平天下之大道，發揚進取操守的氣節，固仍爲中國民族至大至剛的精神之表現。因爲中國民族有這樣的精神，所以元朝清朝雖皆爲異族入主中原，而終爲中國民族所同化。惟其至大，故能包容異己；惟其至剛，故能包容異己而終不至於舍己從人，此即我們民族過去求生存之特殊精神。……（參看「中國文化問題研究」一書第七章第一一四至一一七頁）

按中國不只能夠吸收類化印度的佛學，甚且使之傳播於朝鮮半島的高句麗百濟等國，間接傳入日本，其影響直到現在猶使一般旅行日本的可以看到隨處都是「寺宇林立」，佛教的勢力正在「方興未艾」。但到了近代，却有一樁很爲奇怪的現象，即在日本接受西洋文化成功以後——尤其是在前清光緒甲午年中日戰爭以後，日本在世界上屹然露了頭角，中國文化的方針本來就是以日本爲觀摩的模型；而且從那個時候算起以至於今日，有意識或無意識的都在學習着日本，大家都曾這樣的想日本既可以成功，中國也自然可以成功，所以中國前後在日本留學及參觀調查的不知已有好幾十萬人，惟結果則都可以宣告完全失敗，所得實在不能抵償所失，這是什麼道理呢？矢野仁一博士對於此事曾有解釋如下：

「……在日俄戰爭前後的時代，中國或是從日本聘請教師，技師，顧問，或是派遣留學生到日本來，對於日本似乎表示非常親善友好的感情，但這也不過是利用日本想廉價的把日本模倣成功的西洋的學問技術移到中國去而已。本來是想聘請西洋人或派遣留學生到西洋去，但因為費用花得貴，路途也遠，還有語言的不便，所以沒有多量聘請西洋人，派遣很多的留學西洋的學生而已。」

「日本對於中國以爲是同文的國家，因而表示着親密的感情，但是中國却不以日本爲同文的國家。中國人的所謂同文是說和中國文相同的意思，凡是把中國的文字文章一稿一樣照直使用的國家纔是同文。若說是同文的國家，中國好像自己的領土擴大了樣的神氣，雖然抱有對於屬國朝貢國同樣的愛撫之念却無敬愛之情。對於日本因爲不認爲是同文的國家，不但沒有愛撫之念，反而覺得日本是借用中國的文字，以爲這就是日本沒有固有文化的證據，因而輕蔑日本。日本在政治上雖沒有做過中國的屬國，但中國人在文化上却以爲日本是中國的房客。到了日本在政治上經濟上都駕乎中國之上，於是輕蔑之情一變而爲憎惡之念了。」

「這種沒有固有的文化，不過是中國的房客的日本，雖然模倣西洋的學問技術，國力因而強盛了，說起來就等於在中國房子旁邊又加建了一棟西洋房子樣。以爲不過是中國房子和西洋房子雜然混在一塊而已。不知日本採用中國的文化而西洋的文化，其所以能夠得到文化的進步和國力的發展乃因日本的國體爲其中心，日本文化的本質，實爲基礎。因爲對於這種地方絲毫沒有理解，所以不但沒有親信畏敬之念反而增其輕蔑之心，及見其大有駕乎中國之上的勢力，甚至懷着嫉妬憎惡之念。」

「中國人以爲日本沒有固有的文化，只不過是模倣中國的文化而西洋的文化而已。日本却以爲東洋文化精神的真髓是在日本，而中國自己不但以爲是東洋而且不以爲日本是中國具有相同的文化。當然更沒有想到中國文化的真髓存在日本。中國人以爲中國文化中的禮儀在日本一點也沒有，中國在孝道上認爲最重要的禮也沒有行之於日本。日本人對於年長者尤其是對老人沒有絲毫尊敬的意思。我所認得的中國留學生會對我說：他還沒有到日本來的時候，看見不少在中國的日本人是無學識無教養無禮無禮的，心裏以爲世界上再也沒有比日本人更討厭的人了。後來聽說在日本的日本人並不是這樣的，所以抱着很大的期待到日本來了，但是這個期待却完全落空了，你說日本人是尊敬老人的，但是這一點也看不出，似乎比西洋人還更壞樣的。我以為中國人之所以不認日本是和中國文化相同的國家就是在這點了。留學美國的中國學生回國來就成爲親美派，留學英國的中國學生回國之後就成爲親英派。相反的，留學日本的中國學生回國之後所以反日，是因爲他們留學日本並不是因爲尊敬日本的學問技術，其實實是崇拜西洋的學問技術，本來也想到西洋去留學，只因爲費用花得多，路途也很遠，留學的年月也不能和在日本那樣短，所以心裏雖然不滿足，但爲立身出世的便宜主義總在日本留學日本所模倣得來的西洋學術，到日本後却明白了西洋的優點和日本的劣點……」（參看「外交時報」去年的「新春倍大號」所載「中國人的敵視日本思想與日本人的反省」一文）

按中國人去過日本留學或參觀調查的大多數對日本不能發生好感的原由是極多，有的是由於兩國間常常有不幸的事變大足以激動其悲痛的感情，同時日本國內的報章雜誌又繼續不斷的登載譏刺中國，侮辱中國的記事，而在中國人方面則一向對於日本的文化就根本沒有什麼認識之可言，矢野仁一博士所說的話並非毫無根據，我國現任駐美大使胡適氏於其所著「藏書室日記」即有「留日學界之日本觀」一條云：

「吾前此曾發願研究日本之文明，偶以此意告任叔永，囑叔永爲講文法書應用。叔永囑託鄧君功，告以余所以欲習日文之意。鄧君寄書二冊，而附以書，略云：「日本文化一無足道；以綜而言，則虛室至尊；以分而言則人民皆勇盜女媚。又註云：「此二語自謂得日人真相，蓋閱歷之言。嗟乎，此言而果代表留日學界也，則中日之交與與夫吾國外交之昏暗也，不亦宜乎？」（見原電卷九第六二二、二兩頁）

不客氣的說，中國的留日學生對於日本的文化像鄧君這種「信口開河」的胡亂批評，真乃「滔滔皆是」，在別方面說，近幾十年來日本政府及公私團體派遣來中國的學生也太

# 日本雅樂傳來考(上)

## 水原 琴術

○雅樂與日本國史

日本國史的雅樂，或是優美婉約，或是典雅莊壯，稱世界希有之樂。而樂舞多模倣於唐，樂律之正聲，舞態之妍麗，恍乎令人想見唐玄宗開元天寶之盛時。而歲月彌久，這樂竟失傳於中國，獨爲日本皇庭所遺存。現在日本宮內省式部職樂部所管掌，大別爲兩部。

A, 器樂：唐樂，高麗樂，渤海樂，林邑樂，以三管三鼓二絃奏之。

B, 聲樂：神樂，久米舞，催馬樂，朗詠，田歌，歌垣歌，國柄歌，東遊，倭舞，風俗歌，以歌詞爲主，管絃伴之。

前者，多用於佛寺之典禮，爲梵唄聲明之伴奏，歌詞不傳。後者，亦用於宮中慶宴，歌詞雖傳於天孫聲明。然則何以謂雅樂？論語「惡鄭聲亂雅樂」即是。日本皇室，早設「雅樂寮」(令義解職員令)中，已有「雅曲正舞」之語。要之，王朝時代，以朝庭

過偏重於學習語言及調查中國各地的資源，使中國人不能不疑懼日本隨處都在「包藏禍心」如此，中日兩國的文化怎麼會發生交流的作用？恐怕只有多一次的接觸就多一些層的仇恨罷了。我們中日兩國的一「有識之士」實在應該從速覺悟，大家起來恢復隋唐時代的那種醇厚的文化交流。據某教育史家云：「有唐一代，振興學校，我國教育，一時大盛，頗有風被四海之概，如新羅一國留學唐都長安者即有二百六十人，彼輩將唐代文物輸入本國爲數甚多。高句麗百濟渤海吐瀋等國遣送子弟入學者均載在史籍，彰彰可考，尤以日本對於唐代文化最能爲徹底之攝取，深求其真髓……彼等一旦離唐歸國，遂於不知不識之間，將唐之文物制度傳入日本。……唐宋而後，及至明世，太祖英武年間，

朝鮮琉球暹羅諸國亦相率派官生入國子監讀書。……明亡清興，仍不改其舊習，故潘相恭所著「琉球入學見聞錄」有云：「琉球自明初始通朝貢，遣子入學，漸染華風，稍變舊習，至於聖清受命，……定兩年一貢之令，浦三次入監之恩，百有二十餘年，其國之政俗，沐浴聖化，悉然日進於雅，視朝鮮國殆弗讓焉。」……「這樣可見「留學政策」與「交換學者及教授講演」或獎勵私人與團體參觀考察等事都是溝通國際間文化的最好方法。筆者很希望我們中國與日本的朝野當局既已深知東亞永久的和平須建築於中日兩大民族「互相瞭解」「互相尊重」的基礎之上，就當「刻不容緩」的去發動或促進兩國文化的交流作用，以實現真確的「中日親善」及「共存共榮」的理想。(完)

典樂與民間俗曲異撰，於是雅樂之名，亦可知淵源之尙矣。

○雅樂傳來的考證

雅樂之來，雖有諸說，概括有三：

一、……(輸入自朝鮮) 二、……(輸入自印度) 三、……(輸入自日本) 按史，雅樂之輸入于日本，遠在神功皇后征韓之時(後漢，獻帝建安五年，西曆二〇〇年)，新羅傳「吉士舞」是爲傳來之嚆矢。

次之，允恭天皇四十二年正月(南北朝，宋文帝元嘉卅年，西曆四五三年)新羅王遣樂人八十八口以奏樂。雄略天皇十七年七月(南北朝，後廢帝元徽元年，西曆四七三年)百濟人吳國入，來化而傳異舞。次之，欽明天皇十五年二月(梁，元帝承聖三年，西曆五五四年)百濟又以樂人十餘人，委德已麻次，委德進奴，對德進陀四人，獻于日本皇庭。而推古天皇二十年(隋煬帝大業八年，西曆六一二年)百濟味摩之，來傳「技樂」。以之，可知三韓樂之傳來已久。

推古天皇攝政聖德太子(南北朝，陳宣帝太建五年生，唐高祖四年薨，壽四十九)深信佛教，自謂：供養三寶，莫要於善樂；

遂經勅許，置樂所於難波四天王寺，使樂工爲世業，爲免其課役，於是樂道勃興矣。從此，三韓樂，一則在王庭爲外賓饗宴之用，一則在佛刹爲典禮祭儀之具。而持統天皇七年(唐，中宗嗣聖十年，西曆六九三年)唐人琴師歌，是爲中國樂輸入于日本之第一步。

文武天皇，大寶元年(唐，中宗，嗣聖十八年，西曆七〇一年)，有大寶令制定。雅樂寮，置唐樂師十二人高麗百濟新羅樂師各四口，樂生合而共一百十二人，可謂盛大也。外有技樂師腰鼓師。二年正月御宴，奏「五常樂」，「太平樂」等。慶雲元年，遣唐使粟田真人，歸自唐土，傳大樂舞，皇帝破陣樂等數曲。從此，唐朝式樂，燕樂，俗樂，散樂等，輸入太多。而聖武天皇，天平七年(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西曆七三五五年)遣唐學生，吉備真備傳律管及樂譜樂書要錄。翌年，天皇僧波羅門善提，林邑僧佛微，相携來化。佛微，絕世樂聖，所傳之曲，都有七曲……：善薩，迦陵頻，陵王，安摩，二之舞，倍囉，拔頭……都是印度

的佛教樂舞，其樂曲也悠揚婉轉，其舞態也活潑勇壯，是係於

在自「阿育王」至「戒日王」之間所製曲，而現在亡於印度，獨遺存於日本，在東洋音樂史上，實爲高貴的資料。

孝謙天皇，天平勝寶四年四月(唐，玄宗，天寶十一年，西曆七五二年)南都東大寺大佛開眼供養會，網羅印度，中國三韓樂，行一大雅樂演奏，實屬空前之盛事。而自奈良朝至桓武之世，渤海樂，相次傳來。仁明天皇六年(唐，玄宗，開成四年，西曆八三九年)藤原貞敏，修琵琶曲，自唐土歸朝。於是，改作整理海外舞樂，定雅樂之制，以左方樂右方樂分別之，從此，樂舞整然，遂爲後世之範本。

當時，仁明天皇，敦實親王，都工於樂，尾張濱主，大戶清上，和邇部太田麻呂，林真倉，大戶真繼等，爲古今之名家，而雅樂遂爲朝廷儀禮饗宴之用，有朝典樂之制，最爲王家精神所嗜好，殷昌達於極點。

一條天皇，亦嗜音律，制定催馬樂神樂。長保四年(宋，真宗，咸平五年，西曆一〇二二年)奏神樂於內侍所，從此，在佛會奏唐樂拍樂，在神事奏神樂爲例。堀川天皇亦繼秘曲將絕有力。

至鎌倉幕府(南宋時代)足利幕府(元時代)，公卿失其權，朝典樂亦有衰亡之兆，殊在應仁之亂以後，天下騷然，王室式微，公卿流離，伶家四散，朝典樂亦將亡。正親町天皇(明，神宗時代)震憂居多，召四天王寺僧人東儀氏於京地，爲樂官，勅司神樂的纂築。東儀者外姓，改姓阿部。

此外，大阪四天王寺，奈良東大寺，法隆寺，春日神社，安藝嚴嶋神社等，互利大社，伶家僅保其命脈。

及豐臣秀吉統一天下，有雅樂復興之志，召集三方樂人，制定舞樂二十番。至德川家康(明，神宗時代)天下漸治，四民安樂。於是雅樂復興之令，更集三方樂家，置一半於京都樂庭，置一半於江戶紅葉山樂所，東西競技，以見昇平之象。雖然，諸侯多嗜能樂，不嗜雅樂，雅樂亦有委微沈滯之狀。

至明治維新，車馬東瀛，人心棄舊趨新，諸政皆新，雅樂亦將亡。明治天皇，有慨乎此，合三方伶人，置宮內省雅樂局，再以雅樂爲朝典樂。雅樂局改稱雅樂部，現在屬宮內省式部職，以三方樂人子孫充之，兼修西洋音樂。

苔岑詩壇

佳 日 梁 衆 異

拋却文書即酒杯 屢屢佳日去難回  
身疑春齒重重縛 心似勞薪寸寸灰  
階下弓刀類兒戲 眼中幢節幾人才  
鞭笞六國尋常事 只惜秦人不自哀

余既爲田居圖作長跋更次  
卷中蘅圃先生韻紀以小詩

虎林夢斷歲云徂 記共呼訪朋北隅  
但解低徊懷往昔 可曾夢想得茲圖  
田居風味貧能樂 石谷丹青老更腴  
他日杭人談故實 會應徵擇到狂夫

庚辰新正奉贈清浦奎堂老

伯八韻 岩溪裳川

九九更加十 遐齡仰道光 都俞陪黼履  
密勿上巖廊 言藉天喉舌 才全國棟梁  
健賢冠自正 傳詔服殊彰 鳩杖增冬暖  
烏巾愛夏涼 覆棋時按譜 拈句輒成章  
綵燕春飄席 椒花酒滿觴 始終書所識  
且祝壽無量

寄劉腴深 傅 心 齋 備

湘水蕭蕭木葉疏 麓山風雨似匡廬  
何時更乘桴去 回雁峯前數寄書  
亂後長沙問舊樓 尺書遙寄隔雲霓  
歸鸞橫笛從君去 直過瀟湘北渚西

三谿園觀梅有懷三溪翁

仁賀保香城 成人

園中千樹梅 三溪翁所栽 花時例置酒  
使我坐瑤臺 一去魂不返 梅花春復開  
獨往林下徑 懷舊我心哀 蒼幹文樛景  
冷雲潭上堆 誰奏清商曲 細泉下崖寬  
冰蘆紛墜地 寒香沁老蒼  
寒色生石麓 前峰暮煙沈 彌望梅花白  
清芬撲衣襟 支杖踟躕久 窮蹊澗之溥  
觀月庵空在 屜掩白雲深 昨發人琴歎  
風流不可尋 掃苔蒼石上 淚然坐花陰  
何者伴幽獨 月從林端臨

櫻 花 陳 寥 士 道 量

從來心折西藏詩 又值櫻花爛漫時  
照地神光生薄暈 迷天艷色盪輕脂  
凌波舞具凌雲態 剪影還同剪夢痴  
始信人間春浩蕩 無枝不是最繁枝

移 居 同

填海移山我不疑 浮家卜宅草栖遲

厭入舊史初翻案 破曉新曦乍上眉  
詩興差憐官不腐 時艱正賴柄節持  
掃除一室心天下 憑窗審教俗眼窺

潘燕遊草

川崎早月 清 甲

勳業文章一世雄 空餘邱墓瀟城東  
中原西望猶多憾 誰使君王歌大風  
玲瓏見底一泓泉 山映雲涵似昔年  
手掬清瑩多感慨 乾隆皇帝御題前

朱明王業奈陵夷 痛絕至尊經死時  
一樹殘槐景山麓 蕭條唯有暮風吹

靈壇金碧與雲連 嗚鑿如城與芋々  
墳構依然人事改 奏樂燔柴祭上天

有 感 丘 逸 庵 尊

山無棄壤方成大 海不擇流始就深  
自昔宏卿多利國 李斯尙有愛秦心  
周公吐哺非沽譽 天下英雄入彀中  
欲得民心先重士 禮賢應效古人風

紅 梅 土屋竹雨 久 泰

春簾內外暈胭脂 大勝海棠紅壓枝  
仙女嘗丹長保色 宮娥帶酒更多姿  
可憐本事遺鶯妬 應恨前身破雪欺  
妙繪千年傳院體 江南憶殺老徐熙







緊要。又日本人應該多讀一點中國的新書才好，我在最近讀過的新書之中，以林語堂著作的書最為感動，像那

種的書籍日本人是可以多讀一點的。  
中國的婦女一面雖有非常保守的地方，但一面會受過自由教育的人們，頗有很多日本婦女所不及的進步的活

得令我讚美的。大概是因為由於中國頗有人納第二第三夫人，男子有了這弱點的關係吧，婦人的權力才強闊起

# 臨時政府發展的終極

## 臨時政府之華北開發

現在的華北立場是國防上，經濟上的緊密高度的中日兩國結合地帶。華北臨時政府是立於這宿命的使命的

山西，河南四省，以及北京，天津，青島三特別市，以行政委員長王克敏氏為首班，整備華北政權的實體，並

一方面隨着中國事變的進展及新政權地區的擴大，臨時政府與華中維新政府的關係次第重要化，一方面由於

臨時政府在二年三個月之間擔負再建新中國的歷史使命，中國舉世矚目後立即與日本協力，對外則與蔣介石

組織是採取三權分立制，即設政務委員會，行政委員會和司法委員會。在行政委員會的管轄下，設置內政，實業，

比擬；治安的狀況在中央政府管下，與邊疆地區最為良好。蔣介石所謂現在抗戰作戰的後方擾亂工作的例子，

好。從鐵道線路的破壞妨害來看，不過是前年的百分之二。三；而每年却以非常的速度改善。臨時政府治安部與日

華北資源開發也是一個大問題。華北開發會社於前年十一月設立，以鐵道，通信，港灣，煤，鹽，煤液

## 維新政府之戰後整理

有三個中國要人在上海江灣官邸訪問南京攻略戰終了後歸還上海的中國派遣總司令官松井將軍時，熱烈的吐

維新政府在與日本緊密的協同合作之下，首先致力救濟難民，同時急於復舊以上海南京為中心的鐵道，航運，航空，通信，電氣，水道，瓦斯，公共汽車等公共設施，並致力於戰後的整理，一方面對日本派遣駐日辦事官，努力調整中日兩國國交，另一方面與滿洲國締結通商代表交換條例，以舉中滿兩國之實，並以反共救國為國是，着着整備獨立政府的陣容。

政府成立半年後，在臨時，維新兩政府管下二億民衆之間，要求樹立中央政府之聲浪澎湃而起，首先因發生了育成對內對外代表國家的統一政權的必要，而組織中華民國政府聯合委員會，為圖謀將來對兩政府統治必要的必要，已召開了七次會議，這樣，建設新中國的工作已着着進行。如今以汪精衛氏為首的和平救國運動漸漸具體化，脫却焦土抗戰的迷夢，回復到以防共親日為基調的國民政府本來面目，而加以改組，然後還都南京。現

在試回顧那全面的支特純粹國民政府還都，殘留過去二年間光輝的業績，而終於解消的維新政府的專制。

▲治安工作 綏靖部配備綏靖部隊於蘇州，杭州，南京，蚌埠四處，綏靖軍官在各省市縣開設警察廳，從事討伐敗殘兵，匪賊，努力確保治安，並致力於歸順工作，此外，以養成正規軍為目的，設置綏靖軍官學校，軍教導隊，努力強化綏靖部隊之新與中國軍中堅分子的養成機關，努力強化綏靖部隊的結果，精銳的現有武裝兵力已達二萬數千人，新近將作為新中央政府國防軍而活躍。

▲文化工作 以中日滿為一體，向東亞新秩序邁進的維新政府，為了圖謀一掃抗日教育，着手於根本的改編師範，中小各學校教科書，同時努力確立教育，強調東方道義精神。此外，中華聯合通信社與政府成立同時，作為政府唯一的通信機關，對內使民衆認識新中國應進行之道，對外，盡力粉碎重慶政府的宣傳廣播。

華中唯一民衆團體的大民會設置約達五十處分部，擁有的近五萬的會員，作為華中建設的指導機關而活躍。中華電影公司，遠東劇團及上海，南京，漢口，杭州，蘇州五處放映局，都依照反共和平建國的政策，完成了善導民衆的任務。

▲建設工作 依中日經濟合作的建設工作，雖經過過二年的努力，但顯露驚異的進展。華中振興株式會社設立於民國廿七年十一月，嗣後中日合辦的會社，如華中鑛業，華中水電，上海內河汽船，華中電氣通信，上海恒產，華中都市汽車，華中水產，大上海瓦斯，華中蠶絲等陸續的設立起來，尤其華中鐵道會社的設立，已使海，海，京，蘇，嘉，吳，滬，津，浦，南，各線恢復交通；東亞海運會社已使大陸的大動脈揚子江的運航圓滑化；水陸交通的再建全然一新面目。這給了戰後的恢復，及經濟的開發以巨大的推進力。



三月十六日 日本郵船株式會社在新加坡被英海軍沒收包裹郵件

夜襲炸美軍港斯卡拍賣  
十七日 汪精衛氏本日由滬入南京

十八日 中國派遺軍事顧問官高西園大將本日由滬入南京

十九日 中央政治會議宣佈汪精衛氏任行政院長

二十日 日本之中央政治會議議決中日新關係條約

二十一日 日本之中央政治會議議決中日新關係條約

二十二日 日本之中央政治會議議決中日新關係條約

二十三日 汪精衛氏本日由滬入南京

二十四日 中華民國政府聯合委員會本日解散

二十五日 關於中央政治會議之特異性汪精衛氏

二十六日 日本第七十五屆議會本日閉幕

二十七日 日本議會本日舉行閉會典禮

二十九日 日軍中領事官報告汪精衛氏

三十日 新中國國民政府本日舉行成立典禮

三十一日 汪精衛氏本日由滬入南京

四日 汪精衛氏本日由滬入南京



# 陳璧君女士印象記



•君璧陳•

我曾在中國革命後關於復興中國的一冊書上之一南京之真一裡，

見過一幅汪精衛夫妻與蔣介石三人合影的照片。蔣介石立在中央，陳女士立在右邊，三人都是頭戴眼鏡。當時我的心中不禁浮起了一這幅照片怎麼沒有宋理德呢？一的問題——照片中國陳女士是穿著中國服裝，禮帽戴在脖子上圍着一條似毛織的圍巾，圍得極其厚且鬆的，其兩端，隨風飄揚，雙手插在大衣的口袋裏，其風采令人一見就感覺是一位態度瀟灑，器具

## 婦人關士型

而且與人以極樸素的印象。

可是看照片所看見的汪夫人，是比那張照片顯得更老，戴着眼鏡，仍是胖體，身材不高，穿著極其老成花樣的黑色旗袍，頭髮，仍舊是梳成前額上，如照片給人的印象那樣安妥的精神，在其外觀的什麼地方都看不出來；祇可以覺出她是用身者們，在順利的生活裏過着安逸生活的一位年高的太太。

可是看照片之硬見其時，便能看得到在那裏顯不出美姿容，其兩眼緊合着沒有半點餘餘的面上，是有其遺其一生的生活，與其對受過革命運動訓練出來的女丈夫一在胸底有沉着剛毅之性格。但體態是小小，可是顯出極強健。如汪精衛氏自然的態度一樣，陳女士的態度也是毫無帶着技巧的，故意裝出極端的地

方。一旦雖似有難得投合的外表，但却具有層層易親熱的風度。

夫人在上海時，曾和市川房枝女士，要求過與夫人面會。與汪精衛先生會晤已經是很普通，可是汪夫人因為常常不肯輕易接見訪客，所以這個日本婦人記者將與汪夫人會見的這種新聞，確是有一百分以上的惹人注目。可是我們兩個人所以希望與夫人會晤者，是抱有

## 真率的目的

市川女士當然是從站在日本的婦女獲得運動的先驅者，而且指導日本婦人的貧困之政治意識的獨立立場希望來和這唯一的中國民族運動之婦人關士，以各人所經歷的政治運動之經驗，作主題來交換意見。我是希望以日華婦人的和平思想作爲中心，對於今後所共通的婦人文化運動來談一談。

但是我們兩個人的求見，竟未成功。因此市川與竹中兩女士，遂斷念了；那天早晨便到蘇州去了，我也想在下午過她們一步回到南京去，可是在正午時刻，突然接到陳女士女史的通知，說將與日本的婦人團體代表數名會見，希望市川女士與我也參加在內。一行的婦人團體，就是同日從廣東乘船抵滬的婦人們。這次，是約定文會見了。

到底是何種性質的婦人團體呢？對於那方面的知識很迂遠的我，是無從知道她們的究竟，據說是有很複雜的名義婦人參加在內，是在外務省指導下赴廣東訪問以考察教育事業爲目標的團體。

會見的家是一間寬堂，在張長影的桌子上預備款待一行的茶點，那團體的婦人爲八位，及一個男子隨行者，日本婦人方面是五位穿和裝，三位穿洋裝的；坐在這些

年輕漂亮的少女，及相當年紀穿着恰合身分的衣服，儀容淑雅的日本婦人們之中，汪夫人是完全穿着無色無裝飾的便服，坐在當中，顯然是

## 不善作社交

應酬的夫人，像這樣以一強毅的性格泰然自在一在面容上毫無帶笑容的汪夫人，與那力求顯示客氣，時常露出溫和笑容的日本婦人們，雙方接見歡談的情景，正是顯示着一方面是態度極沈重自然，一面是以輕快的心地，亦就是一面顯示自然，一面是顯然有些作派，曾受過洗練的高尚氣派的那種分外有懸殊的觀感。對於日本婦人致景仰之辭，汪夫人總是只簡單地點頭應答，可是日本婦人都是出諸十二分的敬意，這確是很可讚美，並且都很客氣地各人只以形式上伸手去取桌上的茶點，茶是日本茶。後來由通譯的周氏以流暢的日本語向大家說着：汪夫人已經有豫想各位所要提問的內容，這裏有豫先寫了要回答各位的原稿，所以現在將其翻譯出來。汪夫人的這個回答辭，同時也就是可以解作係向日本全國的婦人的致意了。

她說：「今日得與諸女士相見，至爲欣幸，中日兩國婦女，對於國家，對於東亞，所負之使命，至重且大，從革命之立場言之，此種責任，實無男女之別，在中國方面，革命以來女同志之參加革命者，甚多。其所擔負不僅爲婦女之自身奮鬥，而實爲整個國家，整個東亞奮鬥，在日本方面自明治維新以來，婦女運動之進展甚速亦有賴於

## 日本婦人界

先知先覺之倡導，有行政之。此次中日和平運動，爲革命運動之一重要階級，亦即東亞文化復興運動一重要階級欲求此次運動底於成功，政治經濟各方面之改造，固極重要；而心理建設，尤爲重要。心理建設之第一步工作，即在教育，此則非婦女所尤當重而挺身負責者。余深覺中日兩國婦女，除

## 永久和平計

吾輩此頃應從心作着手，一方面各自改造其本國人民之心理，他方面彼此共謀兩方面心理上文化上之聯絡溝通，中日兩國，各有其民族之特質，果能互相認識，互相瞭解其民族之特質，且互相尊重之，由此進而講求邦交之聯絡，文化上之溝通，以至一般社會上之聯絡，則和平基礎自可確立，是在吾人之努力耳。中日兩國，經此次血戰，固以深感感得言和之需要，然其中未嘗不深切了解和平之真義者，亦不乏其人，深望兩國有識之士，於此注意，使和平之真義深入一般人民之心中，對於種\*足以阻礙和平之心理，固當努力打破，即對於種\*足以使和平變質之心理，亦當盡力而消之，應和永久之和平，必須於雙方之誠誠與努力中求之，不能以權謀獨斷出之也。

## 日本婦女們

能感到這些話表 示何感與否的那 是在觀察

在周氏代爲發表這些話的時候，汪夫人



精神而睥睨來客們。一般人都說：汪夫人在人家的面前不肯說話的，可是從她的那種感覺閉着的嘴裏向着的日本婦人忽然談起中國的婦人運動是為求男女平等而奮鬥起來的時候，就滔滔而出吐她自己的信念，這就像雄辯家似的。

「男女平等並不是說要女子變成男子似的，是要將女子的特徵活用於社會上，而傳作完全無缺的社會，於是才有革命存在，我們的革命是在謀打到清朝，這在

### 東亞文藝消息

#### 日……本

▽兩人作古丁外文等別又聞日本後，兩國文壇之關係，似將有何更新發展。田中三郎最近發表「關於滿洲文壇」之論文，論及：兩人作家之關係，迄今尚未充分的介紹過。此種事實，即是有若阻止文學發展的障礙。為消除此種障礙，惟有希望日本新聞人及出版者之協力云。這種協力，已在發展，即如雜誌「文藝」四月號刊有兩人作家田中兵衛「秘史」之介紹。林房雄氏亦對兩人作家小泉兼平「原野」加以批評。▽對滿洲人新文化使命的拓務，近以之為中心而組織「新拓文化委任隊」，除派與文化人觀摩觀覽之外，更計畫派與巡迴演劇隊，五月間滿洲新拓演劇隊，及滿洲小島演劇隊之「滿洲少女」，李香蘭出演，而滿洲的山本安美師日本人，其他田中三郎，本庄克二亦預定參加。該劇團將於本月，新到，哈爾濱，大等。演，有那好之「東方故事」，「海軍」，「一本本龍馬」等。▽新拓演劇隊亦定於八月間發祥，在滿洲大同演劇會演。▽兩對著作權中分事務之變遷而滿洲演劇之現狀，由白樂止介事務後，即由森田健策或於出外之奉天事務，森田健策亦於滿洲演劇隊出版關係。但內務省對：對於日本演劇會則不成問題。▽對新及奉天，四月開幕的「飛鳥屋」演劇會，原由滿洲演劇隊演，該演劇隊多編。▽大阪市及本社主辦之「二千六百年紀念展覽會」，定於四月三日及五日，在大阪市立美術館

一方面為獲得男女平等權，但是為要達到這個目的的政治運動，若只靠着一個個分散的個人之力量，那是不能成功的，那裏必須要有團體行動方行，又為確立男女平等權計，第一是要將教育的基礎使其平等方是，教育的平等就是社會的地位之平等，婦女可以由此而獲得實力，男女平等在這基礎上才能形成。

這一段話是汪夫人以身所經驗所得的話

吧，同時又是教給日本婦人的金言玉語。為謀婦人的地位之向上，打倒封建的勢力，有實踐的中國婦人，其最大的領袖的汪夫人，她是為解放中國民族，及為復興中國，與丈夫同是將生命置之於危險，如文字所示是不肯從歐身的活動裏退後一步的。在這種死線上的生活中，她的唯一的慰安，自然是家庭愛，母性愛了。

### 滿洲

▽滿洲國第二回民生部大臣及總務長官定務與古丁(徐長生)氏，受賞作「平沙」(八萬字)中篇小說。按古丁氏曾於去年受獎及賞，可稱為今日滿洲國唯一作家。又第一回大臣及總務長官受賞者係「滿洲國報」之作者「龍馬」。▽滿洲國第二回民生部大臣及總務長官定務與古丁(徐長生)氏，受賞作「平沙」(八萬字)中篇小說。按古丁氏曾於去年受獎及賞，可稱為今日滿洲國唯一作家。又第一回大臣及總務長官受賞者係「滿洲國報」之作者「龍馬」。▽滿洲國第二回民生部大臣及總務長官定務與古丁(徐長生)氏，受賞作「平沙」(八萬字)中篇小說。按古丁氏曾於去年受獎及賞，可稱為今日滿洲國唯一作家。又第一回大臣及總務長官受賞者係「滿洲國報」之作者「龍馬」。

#### 中……國

▽由國民政府之改組導部，華中出版界是活，在南京市有新報「新報」，上海有「新報」復刊。▽因顧炳之之，上海「新報」復刊，劇本為洪深改編之「雷雨」。▽田漢自着手編明歐陽光話劇團本，共五幕。▽歐陽光自着手編明歐陽光話劇團本，共五幕。▽歐陽光自着手編明歐陽光話劇團本，共五幕。▽歐陽光自着手編明歐陽光話劇團本，共五幕。

### 半月影事小記

國華之「蘇三起死」裡特作了六支新曲，以便便閱者發揮其天才。  
 華華公司本年度極端之盛一部新片「英雄傳」已開拍。該片女主角係，新人名高露露。  
 × × × ×  
 聯華女作「梁山伯與祝英台」為古典派美人「張翠紅」主演，岳柳媚導，而由影片巨頭張善琨，歐陽雲，郭泰泉，張瑞貴，羅漢，此片已在公映。  
 × × × ×  
 合眾公司新片「香兒已在欄上嘆」

汪夫人是說着：此次的和平運動為革命運動的一重要階段，此種強力的語氣，是在為解放被虐待的婦女而奮鬥，並為解放被白人種的優越所蹂躪的本國，而奮鬥的中國婦人才能說得出來這種話。  
 這或者是溫柔嫺雅可愛活潑，以開放的婦人生涯為誇譽的日本婦女所不能理解的寄語亦未可知呢！(寫在與陳慧君女士會晤之日)  
 佐藤俊子

衝中。候備者除別雜為大臣及總務長官者外，尚有坂井健司之「斷崖之戰」及「北邊」云。▽訪日之滿洲代表作家古丁、外文、木崎龍、山田三郎等人三月廿八日在新京放談「兩國演說」，向全體滿洲廣播。用語為日本語云。▽新京滿日文化協會為強化與新滿洲國關係，二十七人，多為大臣兩次再級之更動。(A)  
 新青年雜誌編輯者蓋普、(謝山甫)及女編輯張若吳、(山丁)小(德)、吳(守)、李(亞)及出版業於本年三月入滿洲文壇。(B)  
 × × × ×  
 以上海名妓唱團為題材，華華將拍製一以「四大美人」云。  
 × × × ×  
 路明到香港將主演一部「打漁殺家」。  
 × × × ×  
 郭沫若的太太郭德潔將有一部新片出現，片名「舞日如家」。  
 × × × ×  
 滿洲王則編導的「大女兒」即將開拍。  
 × × × ×  
 滿洲大同演劇隊將拍製滿洲名劇「王臨官」導演為滿洲演劇隊，藤川新一助導演滿洲名劇。



(上) 南京革命前明故宮

# 千紅萬紫總是春

### 偉大的城垣

南京的城垣之偉大，在中國首屈一指，明太祖定鼎以後，乃說意經營，自洪武二年（一三六九）九月始，到六年（一三七三）八月據志書所載周九十六里，實際當為六十餘里，垣高由三十尺乃至五十尺，有門十三，曰石城，三山，聚寶，通濟，正陽，朝陽，太平，神策，鐘阜，金川，儀鳳，定淮，清涼等。清朝把清涼，鐘阜，定淮，金川四門對閉。

### 北極閣

北極閣在雞鳴寺和鼓樓中間，高聳於飲天山嶺。元至正年間所創立的觀星臺遺跡至今尚依稀可尋，後改為飲天臺，清太祖曾臨幸此地，建三層樓之高閣名觀星臺，今已坍塌，就原址建無線電臺。六朝之陳後主未設隋滅以前曾造臨春，結綺，綉閣三閣，長夜笙歌宴飲於此。北極閣之下有鐘亭，其中有大鐘一，為明洪武二十一所造，相傳當時鑄造曾數次失敗，後乃將三女子投入爐中，鐘乃冶成，至今此三姊妹之像尚在亭內祀祭著，真是不可解的奇蹟。此鐘高一丈六尺，周圍二丈一尺，重四萬六千斤，因年代久遠，重量又大，鐘體半浸於地，清江寧藩司許振紳乃鑄工掘出，築亭而懸之，今日不知如何？

南京為歷代建都之地，六朝金粉，王謝世家，實在是中國最有歷史風光，興亡之感的一個地方。當我們每逢吟誦「金陵懷古」那首滿江紅的時候，真是令人凄然酸鼻——但是從此却可以看出它的重要性來，歷來的爭奪戰是富有極大的意義的。

南京在春秋時為吳國疆地，戰國時越滅吳，楚不滅越，置金陵邑於石頭。相傳楚威王曾埋金於此，故稱金陵，南京之又名金陵者當自此始。秦置金陵，漢建安十六年吳王孫權移治於此，改置建業。司馬氏平吳，又復秦時原名。魏元年因避獻帝諱乃改置建康。其後，宋齊梁陳四朝皆治於此。隋置揚州，唐置昇州。五代時楊行密開揚州府，宋開寶又重改置昇州。多改元太平興國，復置昇州，建康中又改江寧府為建康府。元至正年間置建康路及集慶路。明洪武一統天下，改置應天府，建康都於此。明成祖遷都北京，於永樂十八年下詔改置南京，南京之名乃最初出現。清朝以南京為江蘇省會，民國以後，把上元，江寧兩縣合併為江寧縣，孫中山先生建第一任大總統於南京，當時即有作為首都之意。袁世凱當政又遷都北京。民國十六年正式設南京市，圍南京，以明城垣內外浦口及八卦洲為市區，面積共計四百餘平方公里。

閉。順治十六年鄭成功圍江寧，清崇禎總兵梁化鳳率兵出神策門敗鄭軍，遂改為得勝門，後又在定淮清涼二門間開草場門。民國後還都南京，把朝陽門改為中山，正陽門為光華，聚寶門為中華，儀鳳為興中，神策為和平等門，此外又把後湖的豐潤門改為玄武，海陵門為挹江。這是自明初以至今日的沿革大概，其遺跡雖然尚在，至六朝宮殿城垣等皆隨兵燹，已然無甚遺跡可尋。

### 雨花台

用中華門不久便可以看到一個不高的山崗了。相傳梁武帝時有高僧雲光法師坐此說法，感天而雨花，故有此名。山土為黃紅色，頗為靈動，其間斷而花石，極為美麗，比較奇異，雨花晶瑩，用沸水泡之，益發愛人。山之附近有許多鄉村婦女，挽籃求售，其特精者則用竹片標出名目，索值亦相當昂貴，遊人多喜購置，用作案頭清玩。雨花臺原名紫寶山，其所以有如此土色和玩石者是在造塔的時候曾掘長江的川底之故。從雨花臺上向北眺望可以看見北極閣，清涼山，右有紫金山，南有牛首山，極目遠望，更見長江蜿蜒如帶，形勢異常雄偉。山麓有宋王安石，及明方孝孺彭應魯人之墓。在雨花臺的半腰有一石碑，上刻楊忠襄公刑心處一七字，係宋韓琦初率金兵攻入南京，守將杜充戰敗而降，吉水楊忠襄公不歸敵軍，後立碑以作紀念。

### 莫愁湖

莫愁湖在水西門外，吳大帝所鑿，即橫塘。其實莫愁湖，因為有人說莫愁是南齊人，以洛陽閨秀，遠嫁江東，其夫遠戍邊軍，杳無音信，莫愁堅貞守於此。但又一說她是宋時的美貌，真是莫衷一是。湖兩岸廣設殿，庵中有榜棹樓，相傳明太祖與中山王徐達曾在此處下棋，後徐勝，太祖乃以湖賜之。樓下為觀音堂，堂前懸有中山王徐達，後則置莫愁遺像，英雄美人，相和隔代却同受後人崇拜和崇拜，也真是一段佳話。堂後即臨湖園，凭欄南望，全湖在望，清涼山在湖北，山影倒映湖中，別有一番美態。每逢夏日，荷花盛開，鸚鵡曳引一部遊人。

### 貢院遺跡

貢院在夫子廟的東邊，如今相傳於市數年間，以今日市政府大門的明遠樓為中心，前後左右建築屋宇的總數三百餘幢（見別圖）每一棟分小房百餘，寬約四尺，深約五尺，欄比相連，共計三萬餘室。受試舉子帶著飲食便器等物，一入進去，弄到頭腦不準外



本報南京雖然有過種種輝煌的歷史，但每每易代，國難於火之際，歷代都無一能在此處要面來作一番的檢尋了。



出。在這種陰森的環境裏，無怪舉子們精神錯亂，好鬧鬼神見鬼的事體了。明遠復則為考官監督之所。現在這種富有歷史價值的遺物也因戰亂不存，現在這一帶却成爲商場，刀削攤子，舊書店之類應有盡有，年紀稍長的人想起昔日的情境，恐怕不免要嘆息的。

### 秦淮河

秦淮河是最被人贊稱的一帶地方。夜泊河水的聲響有二：西爲深水的東應山，東爲句容的茅山，到方山會合，環流於南京城內外。舊傳秦始皇到秣陵的時候，有人向他祝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於是便鑿方山，斷長堤爲儀，洩水以入，好使「王氣」消失，因名秦淮，用心誠是可笑可憐。昔日兩岸都是酒家歌館，河中畫舫盈滿，歌聲徹夜不絕，雖至如今每至春秋佳日也還是燈船燈影，頗表繁華之致。沿秦淮南行出大中橋，西是釣魚巷，爲妓院集衆之所。南爲桃葉渡，保留王獻之的「桃葉渡」之地，獻之曾有詩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香艷爲人稱道不絕。過利涉橋則北岸有貢院和夫子廟，廟前商店攤販以及茶館飲樓應有盡有，頗與上海的城隍廟，蘇州的觀前街情形相似，蓋人很爲擁擠。

### 玄武湖

玄武湖在靜海門外別名甚多，如後湖，真武湖，商陸湖，等語是。周圍有四十里。晉元帝從鍾山之麓到覆舟山，中築一長堤。相傳宋元嘉年間湖上有黑龍出現，故有玄武之名。湖中植蓮甚多，蒲，魚，菱角亦甚出名，六朝以來即成爲宴遊之地，中



(續前)

分新，老，長，麟，隄五洲，民國以後又改爲五洲，歐洲，亞洲，非洲，澳洲，就稱五洲公園，住女遊藝亦相繼接。

### 清涼山

在城西門內，古稱石頭山。南唐建清涼宮涼大道場，宋代爲廣慧寺，據史書所載，清涼山在梁代曾有從南天竺來之涼摩在此處參道後，赴江西嵩山面壁九年，終於飛昇。唐時空海上人等日本僧侶亦曾來此處作爲參禪的道場。山麓清涼古蹟之東，有袁子才的隨園遺址，山水環抱，城中名園，無出其右。有自撰一聯云：「不作公卿非無福，命都終歸，難成仙佛爲愛詩書又戀花。」又集唐人詩句云：「放鶴去尋三島客，任人來看四時花。」自滿之意，可以想見。但現已經成爲平蕪一片，時代變遷，真是可怕的。

### 明孝陵

明孝陵在鐘山之陽，俗稱獨龍阜，規模相當雄偉，惟因歷朝變亂，多已殘毀。陵前有碑表，石獸，翁仲等分立陵道兩側，正門北面爲慶殿中供太祖神位，接應太祖遺像。殿後有門，正北有高大祭壇一，高五丈餘，下有隧道，山麓道可登壇頂，附近景色，一覽無餘。斜陽返照，紅垣顯瓦，不禁油然而感。

### 中山陵

中山陵爲孫中山先生陵墓，在孝陵右側，出中山門有平壘之陵園路可達，階臺起伏，其平面爲鐘形，築造極爲宏麗，在南京城中舉首向東南一望便可見其白塔之石階，紫霧氤氳之鐘山（亦稱紫金山）中，別有一番氣象。

### 鷓鴣寺

此寺原稱同泰寺，在鷓鴣山上。傳梁武帝改成此名。所謂一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燬雨中一鷓鴣寺便爲其中之一。山門有勸建鷓鴣古寺額匾。寺後之新闢地爲明慈惠閣舊址，乃張文襄公捐資所建。其側有東向之樓爲景揚樓，保陳時景陽宮之遺址。樓有胭脂井，亦爲陳時宮井，又名景陽井或胭脂井，因陳後主借胭脂，孔貴妃避兵逃入此井，被溺受辱故名。此井之欄石一經雨後便是胭脂色，因此處有此漂亮的名稱。

### 台城

臺城在鷓鴣寺之北，現今所存者祇有一段，名建康宮，周八里，此爲臺城之始。侯景之亂，梁武帝便在此地被餓死。東晉以來，六朝累代都以此地爲宮城。城臨玄武湖，登高一望，水不似鏡，鷓鴣往來，也很快人心意。

此外名勝的地方如靈谷寺，雙壘苑，冶城山，朝天



自 留 遺 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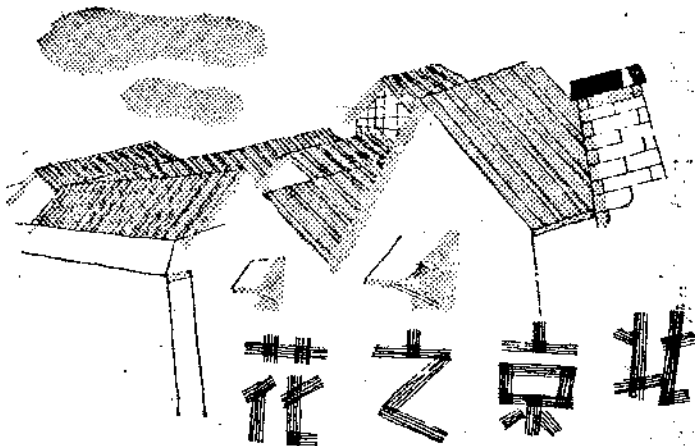
宮：也還不少，至於引人悲思的王安石故居半山寺，周顯隱所的草堂，王謝舊宅的烏衣巷等等，的遺址也仍殘存著，普遍的寫起來，實在是一件爲難的事。

交通部等部爲中西合式的華麗大建築。但是南京城真是太寬廣了，歐亞飛機的飛行場也在城內中山路旁，可算是一種近代都市的奇蹟。南京是與北京並稱的兩個大都市，在過去雖然已經飽歷興亡，在未來的中國歷史演變上，其所佔的地位也依然是極爲重要的。我們不禁熱切的期待著。

（關於新都南京的遺蹟照片，請參閱本期刊刊）



馮貫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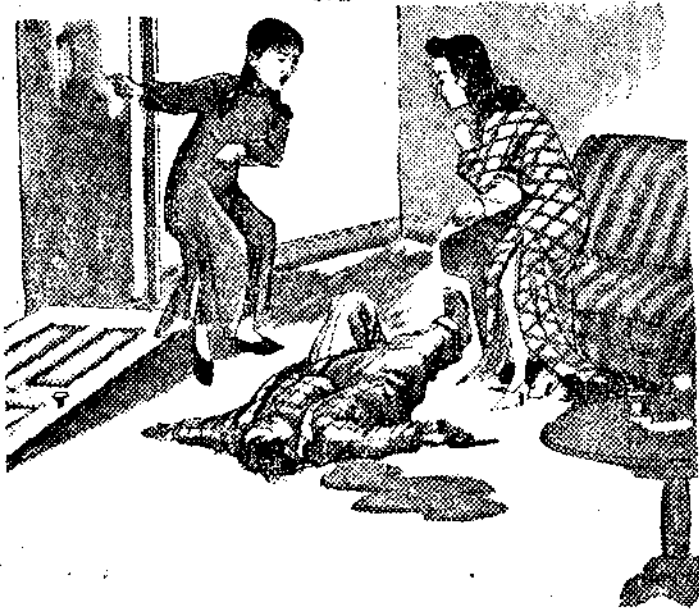
# 北 京 之 花

李 薰 風 作 劉 凌 滄 畫

第 二 十 二 回 桃 僵 李 代 君 是 北 京 謝 燕 花

且說：董大姐不提防房門開處，鎗聲一响，展開一幕殺人大慘劇。她的耳鼓，嚶々長鳴，眼前一陣模糊，原以為是閻美麗身遭毒手，自己來遲，無濟於事。不覺慘呼一聲道：「閻小姐你！」說到一個你字，陡見唐少爺搖々幌々，直倒下去，閻美麗却面如白紙，退立一旁，雖然這般萬分，實係安然無恙。她驚喜之下，急切說道：「閻小姐，你沒有給唐少爺傷了，這好極了！你還不快快的跑出去？緊閉這個關係罷？」閻美麗甫經大故，魂驚千里，怎樣也料不到董大姐破門而入。她呆呆的道：「他的手鎗走火因為我和他掙扎，他手臂一騰，自己打着自己了。他，他死了！」董大姐一看，地板上，血水長流，唐少爺蜷伏着，蠕々而動，光景是在那裏掙命。她在這利那之間，方針已定。因急頓足道：「閻小姐，你快請跑出去要緊，這裏的事情，有我擔當。你不要管了。快走，快走！」閻美麗料不到董大姐前來出頭，代人受過。她尚驚疑道：「這如何使得？」董大姐情急暴跳道：「你不要管。你快快的逃開。遲了，無人可以救得你。你不出去，難道你連我都毀在這裏？你糊塗了！」閻美麗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她領悟了。她明白董大姐之為人犧牲，要時已具決心。此種精神，誠值得敬

佩無已。沒奈何的，她退至門際，擡起手來，朝她搖了一搖，熱淚盈眶而出，回身一徑跑到樓下去了。閻美麗與董大姐的倉卒問答，無非一二十秒鐘。所以她尚能修車，奔向回家的途中，她一顆幾乎跳出腔子的心，始算慢慢的落下去了。私付，董大姐今日此舉真乃出人意外。大約此刻她給公腐發覺了。業已被執有司。倘或她給自已做了替死鬼，則她此種犧牲，未免太大了。那麼以前她母所為，定有難言之隱，自己那是錯怪她了。想前，落下淚來。洋車鑽進胡同，閻美麗忽又後悔了。此時不曉得何，不欲再見家人之面，尤不欲見父親之面，好像找一塊地方躲藏起來方為穩妥。欲待囑令洋車夫轉回，不料眼皮一擡，遙望自家門首，洋車停下幾輛，聽差老媽子七手八脚，從大門往外搬運着細軟衣物，穿梭價，絡繹不絕。閻美麗看見這派光景，又吃一驚。祇得等洋車拖近了，跳下車來問，他們這是怎麼回事？那老媽子聽差望見閻美麗回來。大家驚異道：「小姐還沒有進交民巷麼？老爺，太太，他們才去了不久。小姐快請去交民巷罷。晚了怕那東交民巷也要實行戒嚴，進不去了。」閻美麗摸不着頭腦道：「老爺太太因為甚麼跑進交民巷呢？他們也要搬家了？」一個聽差吹々咕々，過來告訴道：「小姐，可了不得！你真是一點都不曉得？這件事，可糟了！你可知道，唐主席公館為這件事，一連開過兩三天的軍事會議了。這軍事會議一直開到今天還沒有決定辦法，可是那一方面軍的軍節節進逼，眼看兵臨城下，遠遠的聽見隆隆的砲聲了。據唐公館傳出來的消息，今天剛才辦法這才決定了。就是唐主席統率的軍隊，誓死不退一步。讓出北京更是休想。唐主席軍長決定要在這北京，背城一戰，以求死裏之生，轉敗為勝。不過他的主張雖好，可惜決定的太晚了。人家的軍隊離城無非三數十里，



轉眼便到。再有幾個鐘頭，說不定攻入城門，城內即要發生巷戰，大好北京，立刻變成一片焦土瓦礫場了。老爺同小姐出門不久，我們便已得到這消息。太太趕緊在東交民巷六國飯店請外國人讓出一個房間躲了進去。老爺回來一聽如此，他也趕快進去東交民巷躲避一時。我們是太太吩咐下來的，除去派定幾名看守家宅；以外的，大家各自回家，避難是真的。所以我們這舉勢如潰散，大家各自張羅着回家。現在連城門都不打算出去了，一會聽說就要戒嚴，街上也要斷絕交通。小姐你怎麼聽不見這砲聲？並不很遠，一會比一會近了。請坐車快進東交民巷，六國飯店去找太太老爺。這裏不大功夫，或者要變成一片荒涼了！閻美麗聽見這般理由，如夢方醒。她想人間世事，真非預料者。這一响唐少爺生死莫知，自己轉瞬也要變成一個有家難奔的流浪者了。她木立如痴，方在不得主意，瞥見那丫頭小蓮拖着一隻大包裹，紅腫着兩隻眼睛，急急忙忙，從內奔了出來。閻美麗一見她來，這始又想起她來了。叫道：「小蓮你往那裏逃難去？」小蓮看見閻美麗恰在門外，她的眼裏閃出一層笑來道：「小姐回來，這好極了！我們給太太遣散了，太太讓我收拾收拾回家呢！」

閻美麗眼見此一般景象，知道大事不妙，此時不逃，恐怕晚了。便說道：「小蓮，我知道了。現在我立刻去東交民巷，找上太太老爺，大家一起去避難。你願意陪我一塊兒去不願意？」小蓮喜道：「我怎麼不願意呢？我家祇有一個寡婦婆子，沒有別人怕她甚麼？我願意和小姐生生死死，始終在一處。我不願離開小姐。」閻美麗道：「如此甚麼不必說了。我們趕快叫車，進東交民巷。」這話說完了，聽差們忙著喊來兩輛洋車，讓她主婢二人坐上，飛馳來東交民巷。可惜，這時候晚了！那遠處，鎗砲聲，清楚可聞。街頭軍警密佈，如臨大敵。東交





# 中國文藝復興之意義

夏孟剛

昨午，在華中有人開始製作「復興文藝」之，在華北有人開始「復興文藝」。兩者異曲同工，而別有外韻的。歐戰前者的色彩，在後者則反之是內部的。歐戰前者的理論，在華中各刊物上，常見不鮮；歐戰後者的理論，在華北各刊物上，則罕見不鮮。歐戰前者的理論，在華中各刊物上，則罕見不鮮；歐戰後者的理論，在華北各刊物上，則罕見不鮮。

要談中國文藝復興的問題，必需從歷史上去追尋文藝復興的史蹟，而先明瞭文藝復興的起源，和文藝復興的影響，我想這步驟是不可免的。因為文藝復興這個名詞，並非現在新興的，而是古時早已有的了。在歐洲十五世紀十六世紀的時候，發生了一種「文藝復興」(Renaissance)的運動，放這個 Renaissance 就是「再生」(Rebirth)的意思。這文藝復興的運動的發源地是意大利，然後流傳到英、德、法、而遍及歐洲。這運動亦可謂從中古而進入近世期的最偉大的原動力！西方近代一切的文明，無論是科學的、文學的，都是隨着文藝復興的運動而樹下堅固的基礎，方慢慢開出光華燦爛的花來。潮流湧湧，西風東漸，終至波及東方，而造成這樣光明的世界！

許發揮。因之人們的理知與感情鋼鑄於一狹隘的範圍中，絕沒有個性之自由，這是歐洲的一個極黑暗的時代。

至一千四百五十年，君士坦丁堡為土耳其攻下，於是希臘的學者才遷到意大利來，同時帶去「希臘的文學精神」做為最珍貴的禮物。希臘的精神與宗教的精神是正相反的。他是自覺的，現世的，自然的，懷疑的，科學的，人本位的。自從這思潮注入當時人們陳腐的腦筋裡，不啻給了他們以新鮮活潑的血液。

故此文藝復興實在是一種推轉人類往進化途徑走的運動。如同在民衆迷夢正酣之際，突起霹靂一聲打了個春雷，將大家轟地驚醒一般。論者以為文藝復興具有二大奇偉不凡的功績，一為「人的發見」，就是教人知道自己是個「人」，應有思想，有感覺，有自由的主張，有快樂的希望。所以當時有一班文士名為「人文派」(Humanism)。一為「世界的發見」，那時的久被禁慾的教義所拘束，大都視愛美享樂為有罪的，人們的情感遂冷酸嚴肅得可憐。既受文藝復興之洗禮後，見解一變，乃曉得人是應該陶醉於大自然之美麗的，因之美術隨之勃興。又宗教對思想相異的學說全目為邪教徒之議論，然自哥白尼太陽系之說興，哥倫布美洲之發見，那被文藝思潮催醒的人，已不信舊日之鄙陋淺狹的世界，而用好奇的心去尋求廣大繁華的世界，所以科學的研究，也就一天比一天的精密細緻了。

文藝復興的運動又名為復古運動，故梁啟超氏說：「文藝復興者，由復古而得解放也。所謂由復古而得解放的意思，却是按當日歐洲的狀況而言，蓋用復古之手段，而思收改造之實益的緣故。何以說是復古呢？因為文藝復興是本諸希臘的精神而成功的。希臘是很古的小國，在第五世紀已有了高尚宏麗的文明，於科學上文學上都了有驚人的成績。故有人說：「除了基督教以外，希臘人幾乎是近代世界所能誇耀的一切東西的創始者！」希臘人富熱情，愛美麗，喜真質，慕自由。由這樣良好的國民性所製成的文藝，自然是非尋常的。然在當時的希臘，與希臘無什麼關係，早把那些文學的知識散失了。直到一千四百五十年希臘學者流徙到意大利來，然後

希臘的精神又復活，所以說是復古亦未嘗不可。溫故而知新，是以新的光明，從舊的寶藏而騰躍出來了。因此前從新文化的領袖，近日逝世的蔡元培氏論歐洲的文化道：「近代的科學美術，實皆植基於復興時代，例如文西，米開羅基羅與拉斐爾三人，固為復興時代最大美術家，而文西同時為科學家及工程師，又如路加培根提倡觀察與實驗法，哥白尼與伽利略的天文學，均為開先的科學家，這些科學家與美術家，何以不說為創造而說是復興？這因為學術的種子，早已在希臘分布了。止由上述，歐洲文藝復興的意義已可以明白其概要了。

在中國未接受外洋的思潮以前，也曾有過近平文藝復興的運動。例如唐朝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因感於當時文章的浮華淫靡，而主張復古，要從秦漢而上溯六經，與柳宗元李翱等致力於樸實簡明的古文。在宋代慶曆的時候，歐陽修蘇軾歐陽文忠公韓愈而倡古文。明清兩朝有光唐順之再為古文的倡導。到清朝的姚鼐會唐吳汝綸又為恢復古文的運動。不過這種文藝復興的勢力很薄弱，也就是僅在文藝界裡盤旋而已。到了民國之初，經了東洋西洋的思潮所激發推動，文藝復興的運動纔來得範圍廣大，波瀾壯闊，與從前的古文運動是大不相同了。

但是從民初而到事變，這文藝復興的第一期，已可說是告一段落。至於以後的文藝復興是怎樣呢？大概還是要從復古而得解放的路子走去，是付測得大致不錯的。這回復興，仍是要提倡「人的文學」。周作人氏在他寫的「人的文學」裡寫得很透澈，現在徵引點兒來。周氏道：「我們現在應該提倡的新文學，簡單的說一句，是「人的文學」。應該排斥的，便是反對的非人的文學。」又道：「新舊這名稱，本來很不妥當，其實「太陽底下，何嘗有新的東西？」思想道理，祇有是非，並無新舊。要說是新，也單是新發見的新，不是新發明的新。真理的發見，也是如此。真理永遠存在，並無時間的限制，祇因我們自己愚昧，問道太遲，難發見的時候尚近，所以稱他新。其實他原是極古的東西，倘如新大陸同電一般，早在這宇宙之內，倘

若將他當作新鮮果子，時式衣裳一樣看待，那便大錯了。譬如現在說「人的文學」這一句話，豈不也像時髦。却不知世上生了人，便同時生了人道，無奈世人無知，偏不肯體人類的意志，走這正路，却迷入獸道鬼道裡去，徬徨了多年，纔得出來；正如人在白晝時候，閉着眼亂闖，末後睜開眼睛，纔曉得世上有這樣好陽光，其實太陽照臨，早已如此，已有了無量數年了。

周氏又說用人道主義為本，對於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字，便謂之「人的文學」。他又說他所謂的人道主義，並非世間所謂「悲天憫人」或「博施濟眾」的慈善主義，乃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周氏所說，當然也不是純粹的新的，大約也是從歐洲文藝復興裡的希臘精神變化出來。希臘對於「人」頗有演進完善的見解，所以重「個人自覺」求「自我之滿足」。努力知道自己是個人，並且努力去做人，這就是人道主義，發表文字上就是人的文學。文藝復興用這個主旨來做骨幹，我想是不會差的吧？

大概凡是談文藝的人全會這一套「老生常談」就是說文學是不能脫離人生而獨立的，應當是社會生活的反映。又說文藝是應該表現人生，批評人生，調劑人生。這種熱極而爛的話頭，聽了未免生厭；然而也實在無什麼新鮮的說法。總之，不管怎樣吧，也永遠跳不出「人生」的圈子去。這就因為文藝根本是人的產生物的道理。所以在中國文藝衰落之後，而為復興的工作，再生那能燃的火爐，也無非是去發掘人的文學，這意思是很明顯而簡單的。雖是文藝復興包羅很多，如繪畫，音樂，建築幾大端都在其內，但是一切的一切，統是人生的表現，而不能離開了人，那是無可疑的。祇要是吻合於真理，適合於時代，則即相對於文藝復興的條件了。

那麼寫到此處，要說的話也說得不少了，無須再刺刺不休，這篇的結論，乾脆說來就是：文藝復興的意義，是將東方的文化及西方的精神調和到一塊兒，而成為一種最大的「人的力量」用為推動中國進化的工具，這就夠了。我很熱烈的盼望，在文藝復興後，到來的是一個人們生活豐富的时代！是一個世界光華的时代！

蓋歐洲的文壇，自奧古司丁(St. Augustine) (他為中世紀著作最多的文學家，所寫有二百餘種，尤以「神之城」一書最著)兩書最負盛名)以後，六百年間，無一重要的著作出現，人民完全為宗教勢力所支配，智慧之光，蒙在一層陰翳的雲裡，不見天日。凡是思想有害於宗教的，概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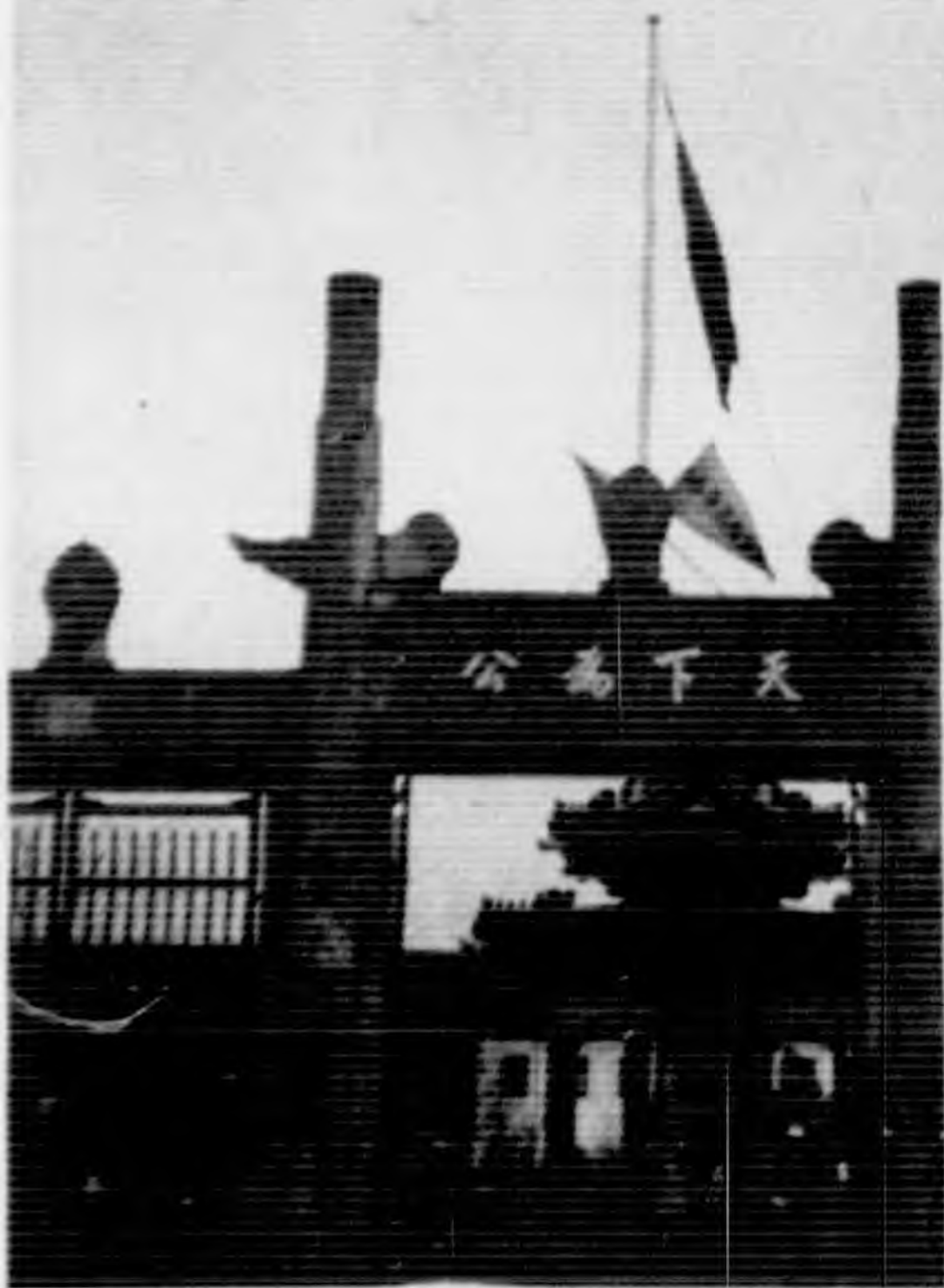
# 慶祝國民政府還都飛行

# 本社「ツボン」機



奧村本社社長為慶祝國民政府還都，特乘本社「ツボン」機於廿九日飛抵南京。於抵京後，向歡迎人們致謝。

奧村本社社長偕高田東日主幹於廿九日在南京會見汪主席（汪主席為左其長本社村奧為右）。



「ツボン」號飛機典禮會場上空，以示意。







司法院長溫宗堯及其夫人小姐

# 新中國首腦



志昂梁院長察院身自親

立法院長陳公博氏



# 與其

# 家庭

王德勝主席自治古蒙





國府主席(代理)汪精衛氏及其夫人陳璧君女士



考試院王院長溥其夫人



華北政務委員長王克敏氏及其家





平等！



陵山中謁參先首，後京南抵行一席主汪



中政會議的一張紀念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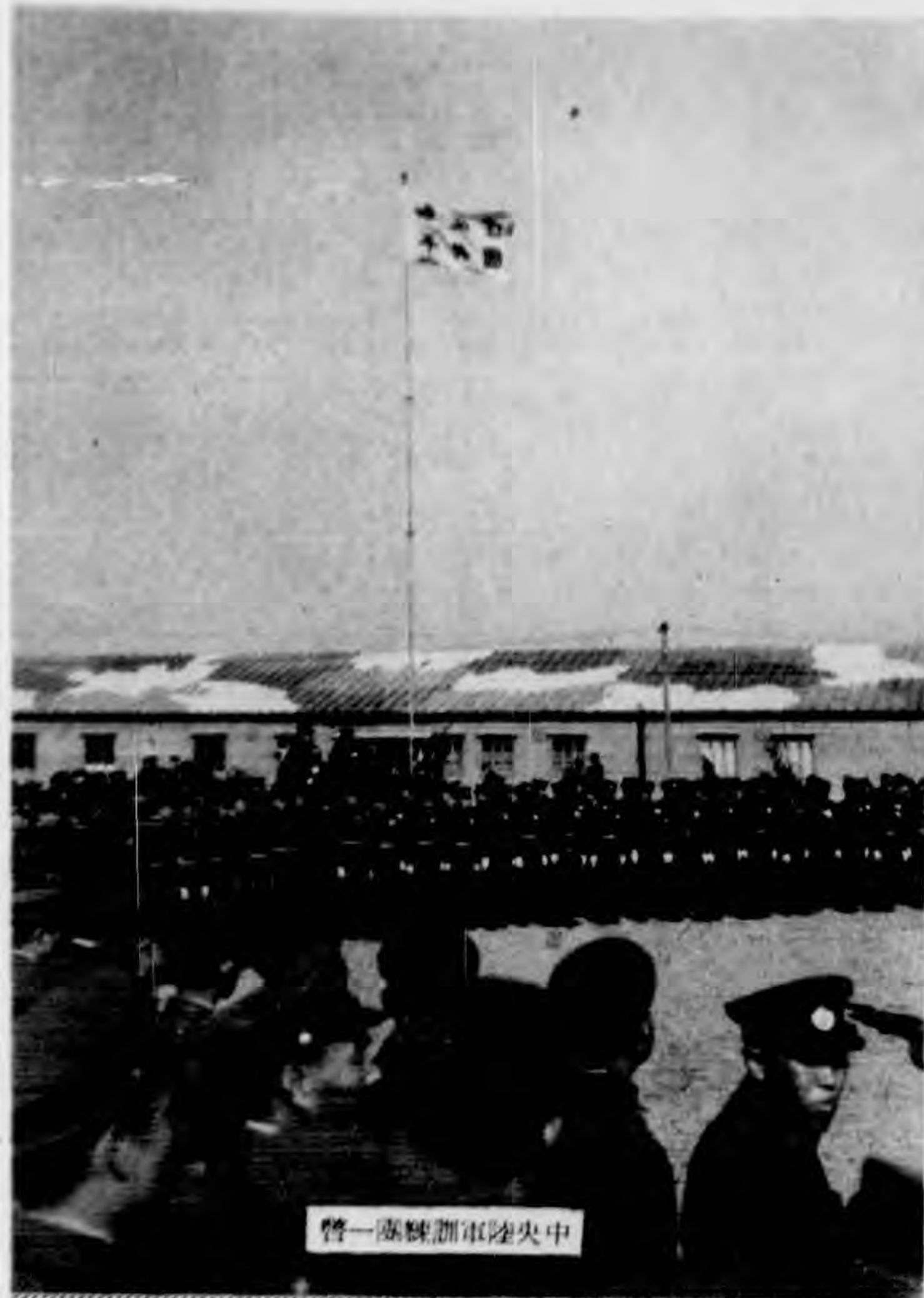


員議政中待招邸官於將大尾西官令司總軍遺派



新政府的產室  
『中政會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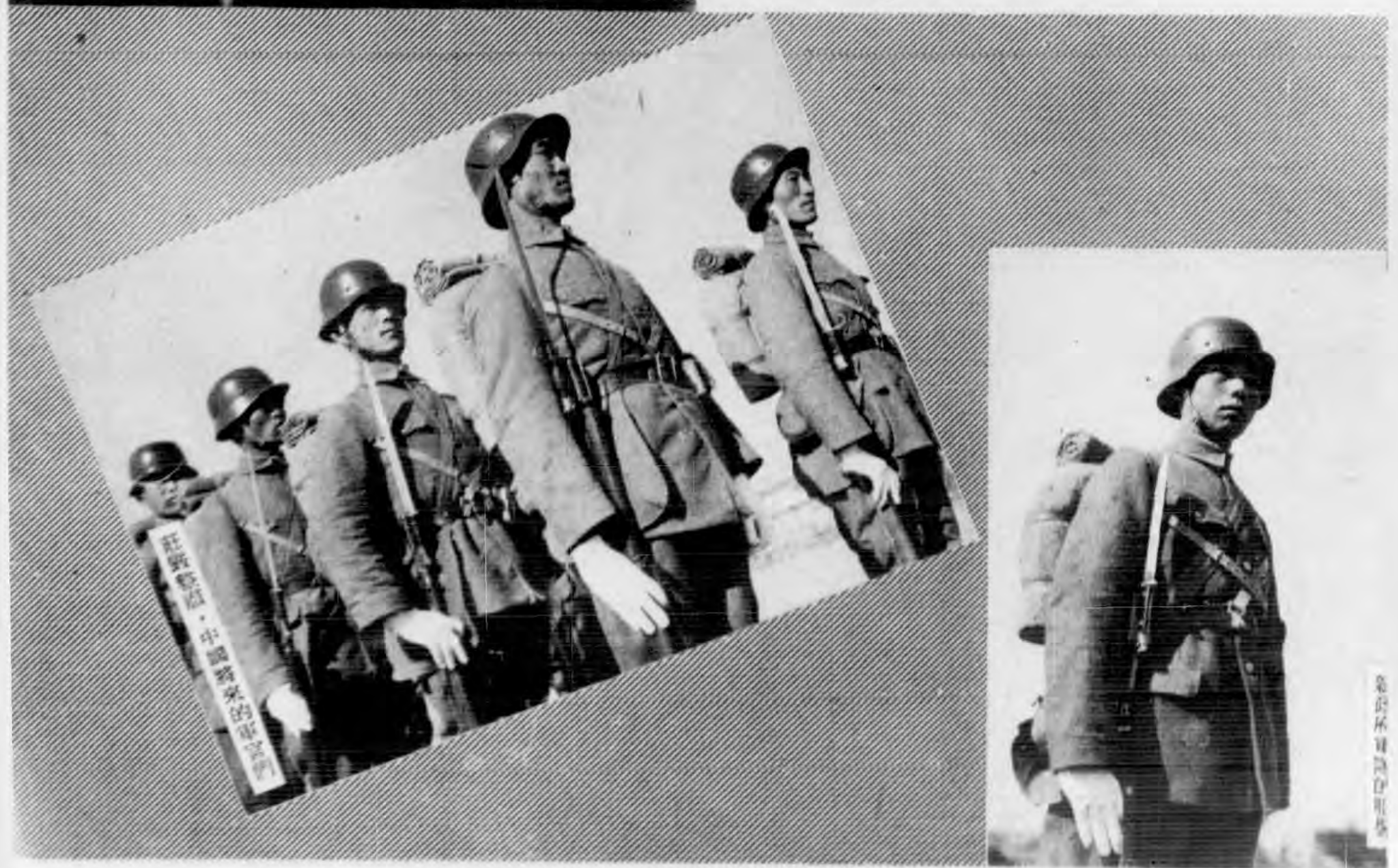




中陸軍訓練團第一營



# 自由！ 國武的力



莊嚴警備·中國將來的軍容

某部兵員訓練情形



·城長里萬—障屏之天日昔

悠久的中國







悠々長江



京嶽山之雄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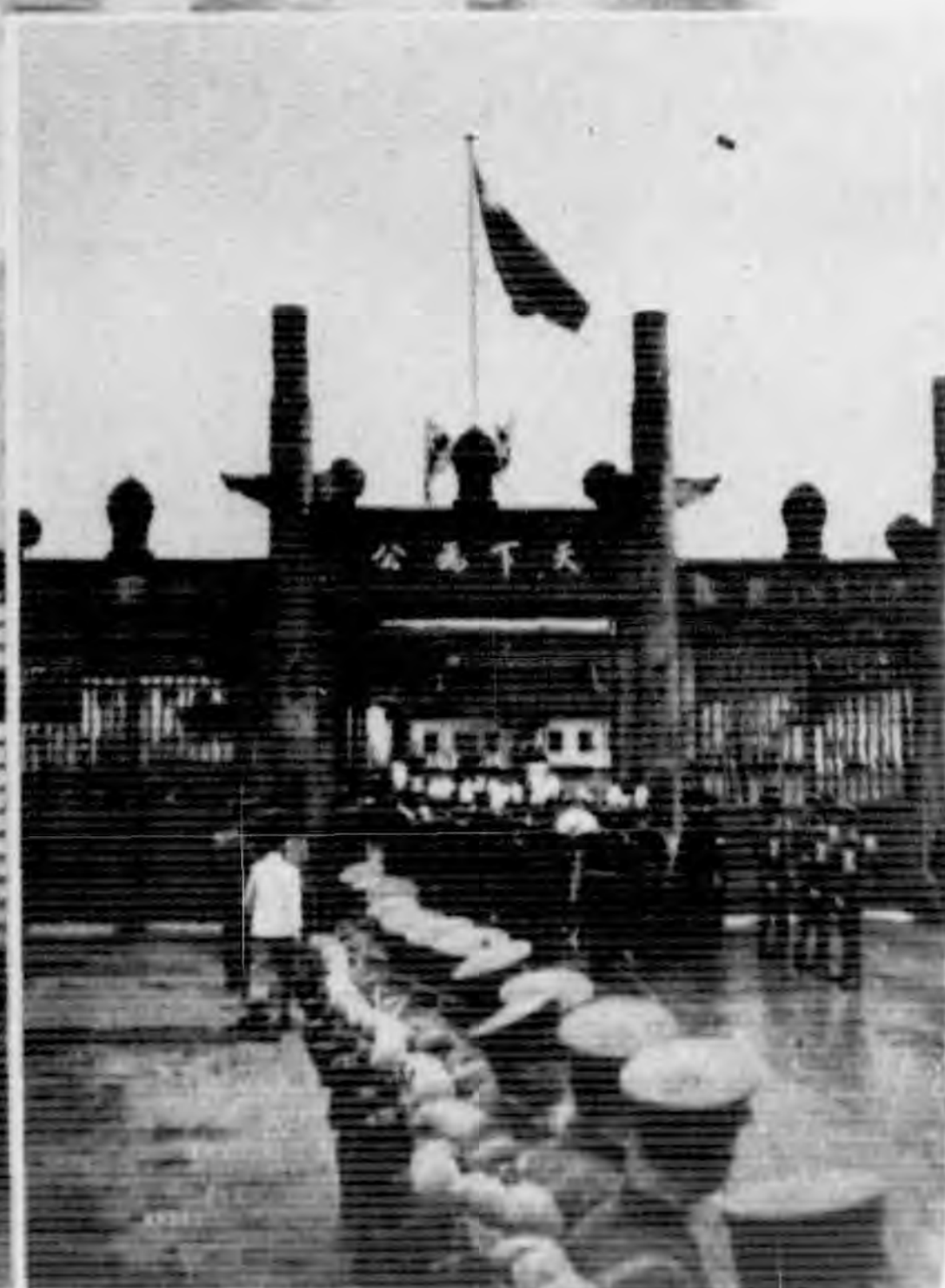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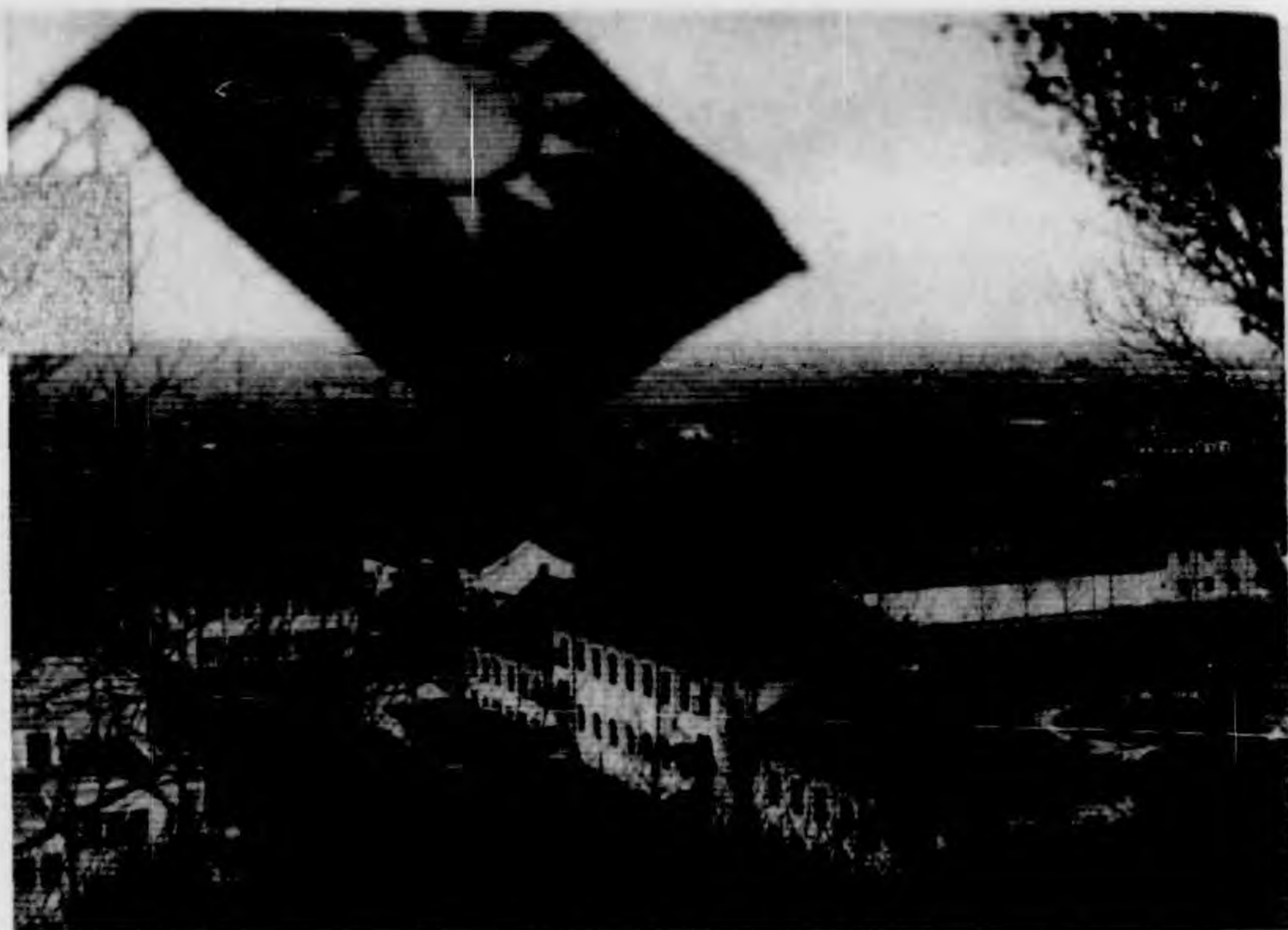


奔流八千里之黃河



# 史 歷

都 遷 府 政 民 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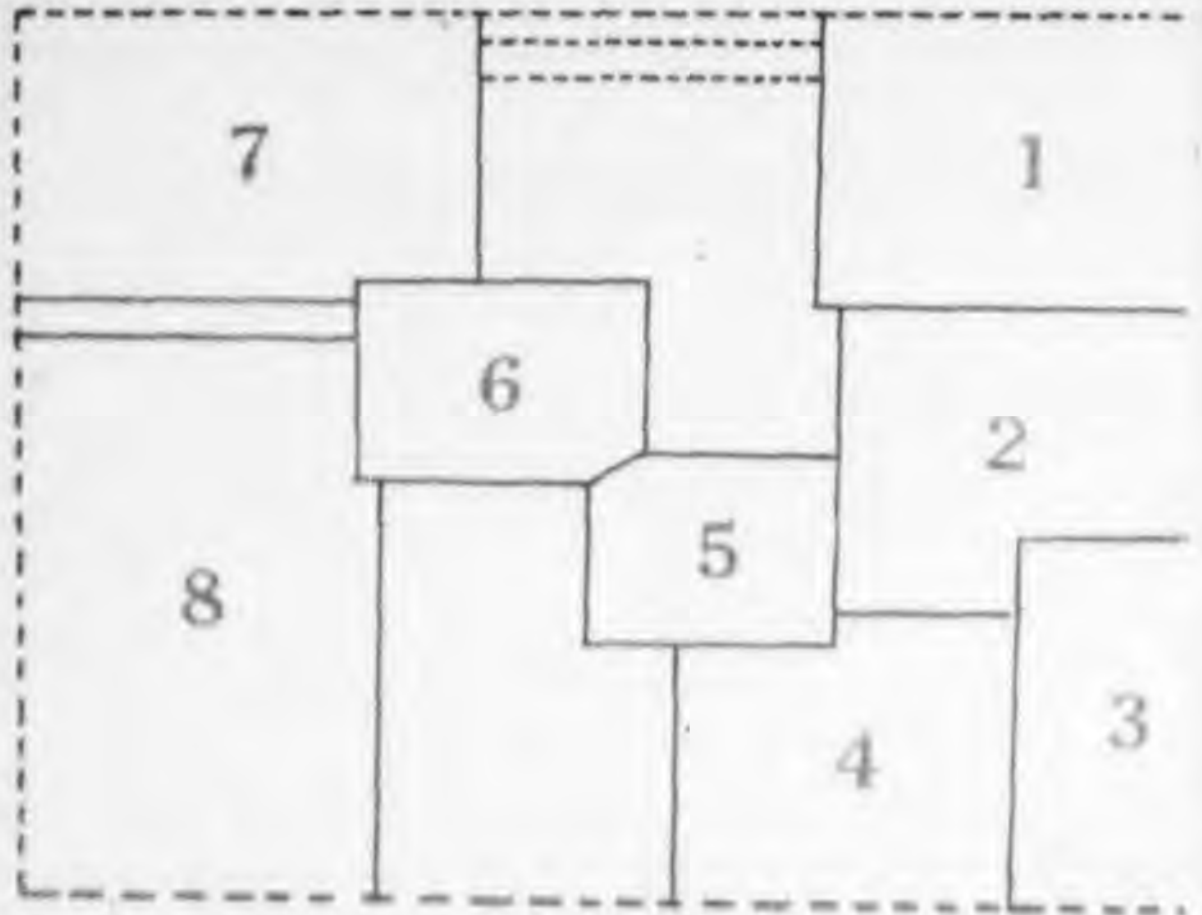


# 一瞬

各長官就職典禮



(1) 典禮會場的全景 (2) 會場正門  
 (3) 代理主席汪精衛氏偕外交部  
 長褚民誼氏蒞臨會場 (4) 汪主席  
 邁進禮堂的第一步 (5) 參列的來賓  
 (6) 汪主席恭讀總理遺囑 (7) 汪主  
 席發表還都宣言 (8) 典禮紀念攝影





# 更生







# 南京



1. 南京市上空鳥瞰  
 2. 南京市內婦女的新裝  
 3. 4. 5. 南京市郊充滿了和平氣息  
 6. 市內新街一瞥  
 8. 9. 急事沒修的請官廳







大阪華僑群集商會前，歡呼萬歲。

日本各地亦大歡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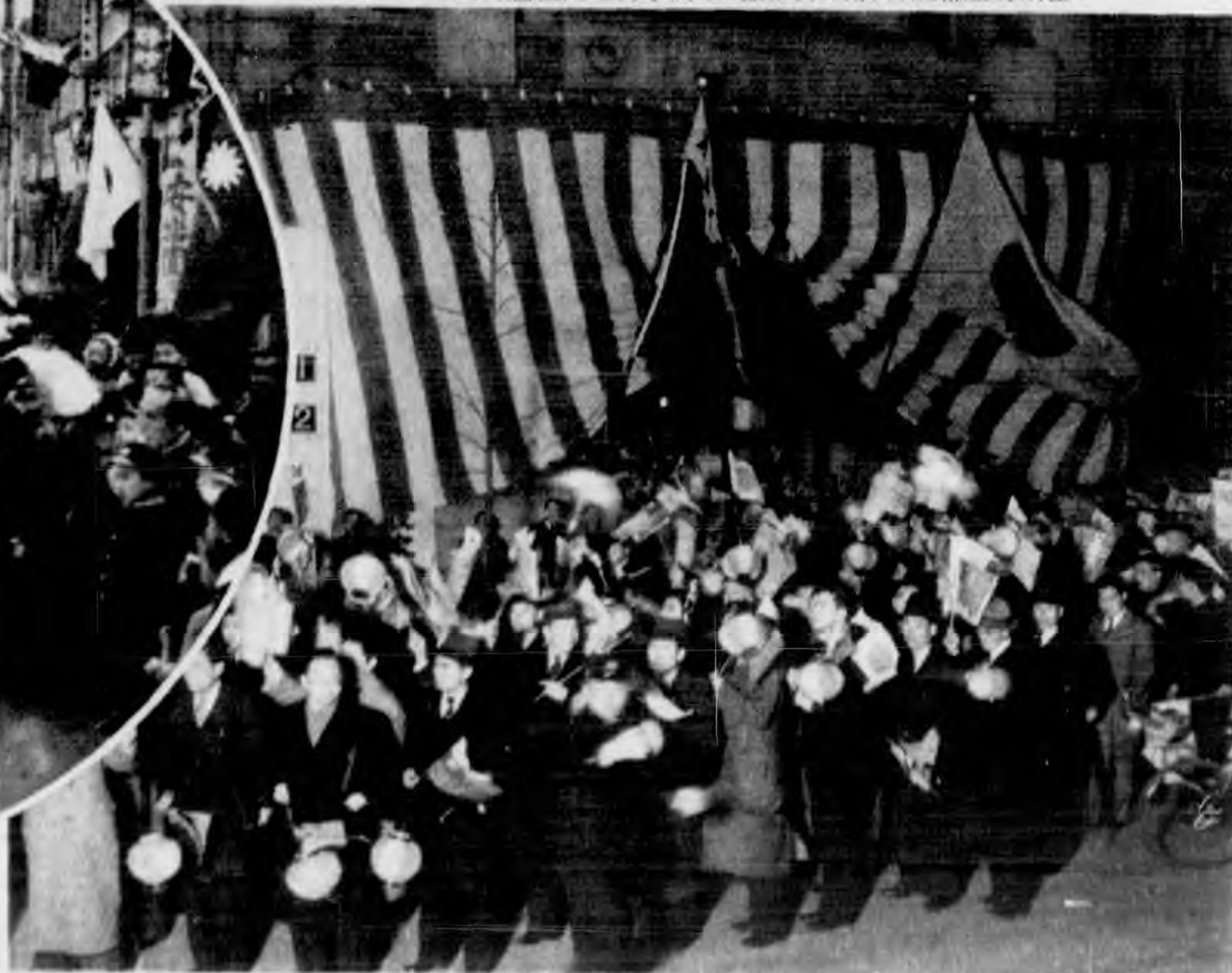


東京銀座大街亦揚揚青白天日滿地紅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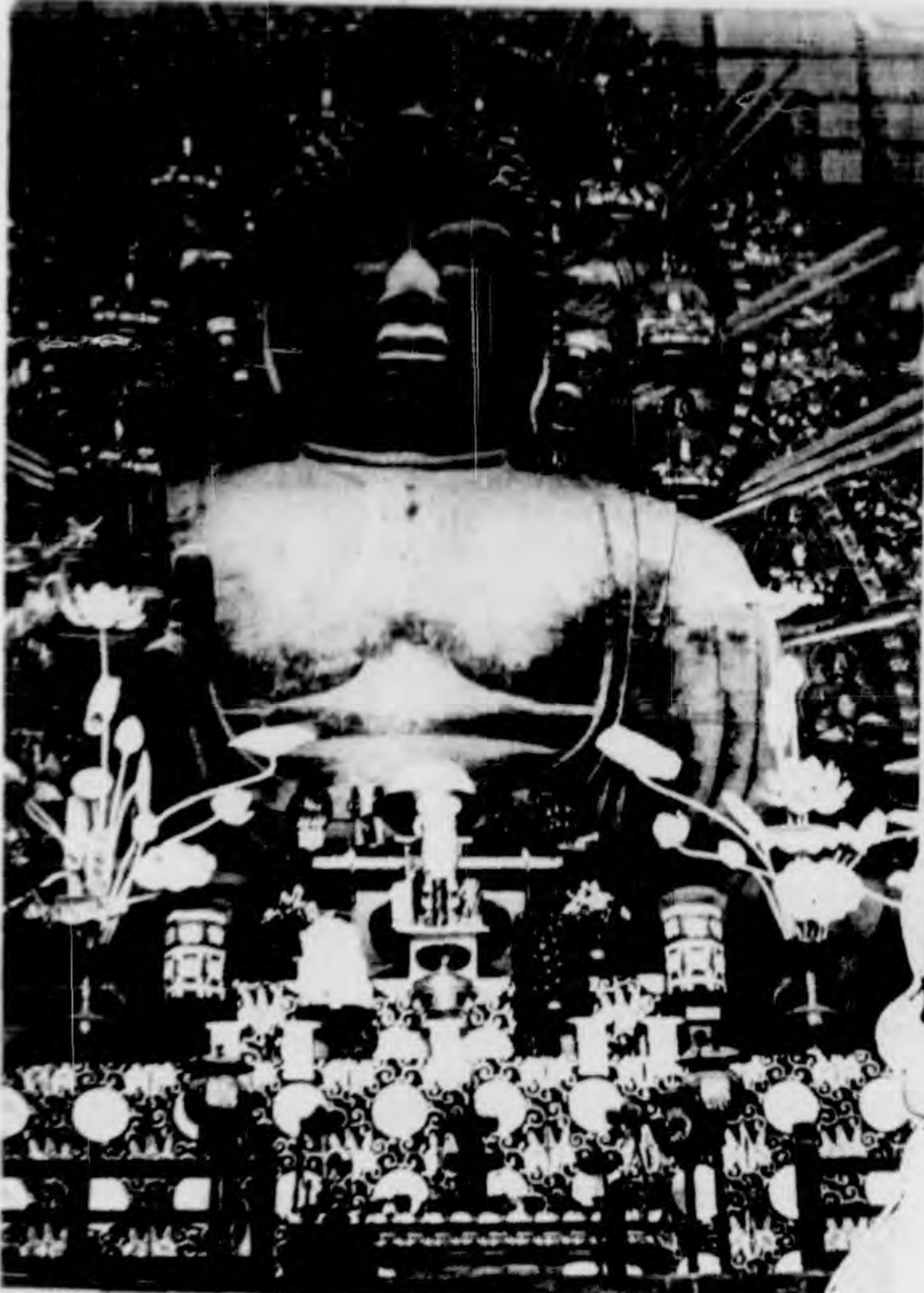


新加坡華僑慶祝，小學大要獅子舞。

在政府還日之日(卅日)大阪華僑之行燈遊大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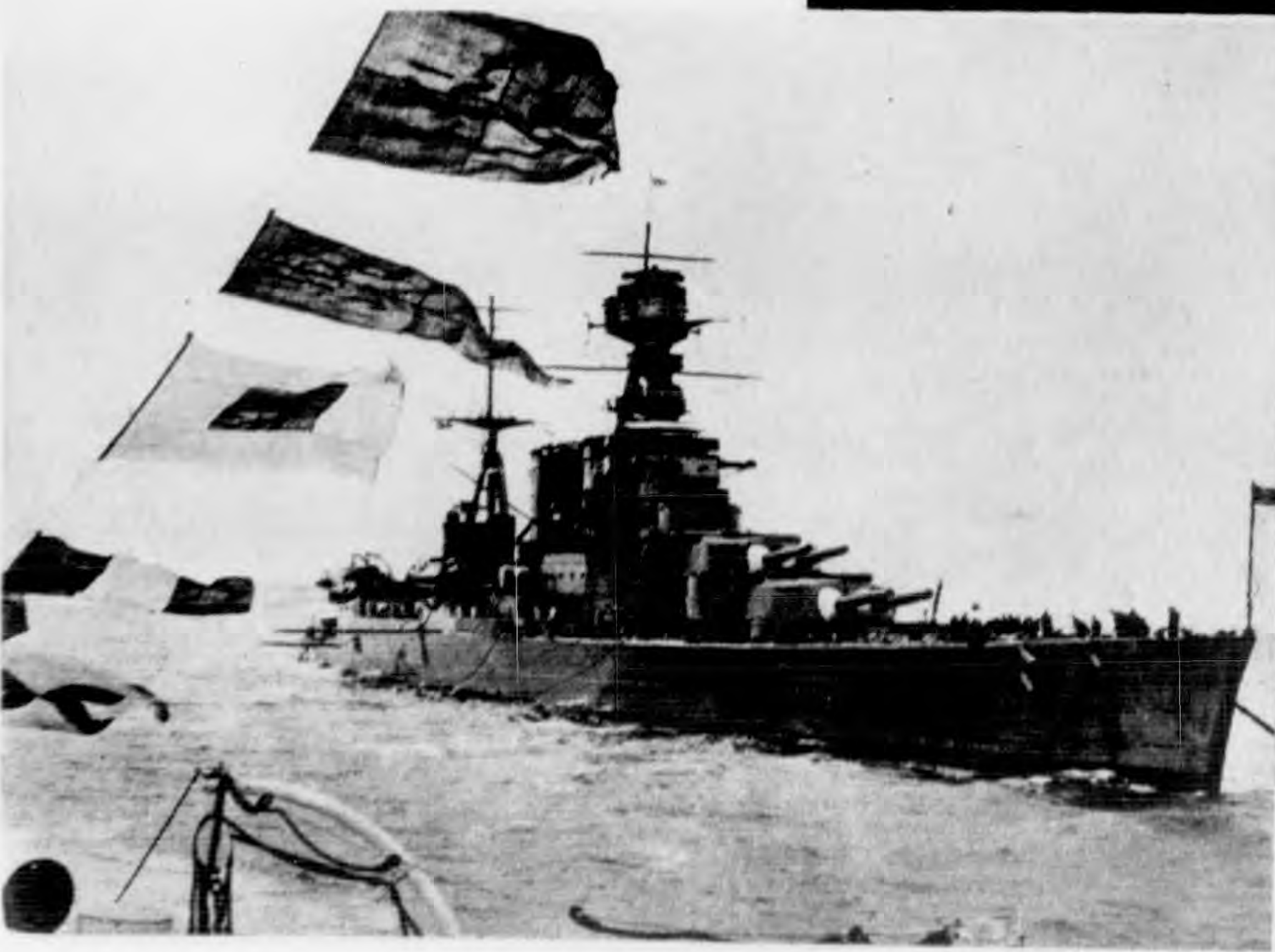
身佛該。了佛的寺佛大的良奈本日是，的大最，佛的裡殿佛  
四尺五長眉，尺六十長面，寸七尺八十二肩，寸五尺三十五高  
五長指中，尺十徑直足，寸五尺八耳，寸九尺三各鼻目，寸  
。佛大鑄鋼位一第界世是。尺

# 世界 唯一 的 44

4



世是說以可，兒五大拿加  
過有然雖去過在。的一唯界  
是可，生臨的兒五次二十三  
加有祇却，的在存育強部全  
本照參讀細詳)兒五的大拿  
(果開珍的期



世界中現在航的軍艦，最大的是英國弗特  
二〇〇號，艦長二六三公尺，寬三三公尺，四  
五〇〇噸，主力砲口徑十五英寸，具有十五  
萬馬力三二節的速力，據說建造費為六、二〇  
〇萬元云。





春天到了，櫻花隨着春風精滿在枝頭。日本的櫻花，在各地都有，這里介紹的是產櫻的勝地。外錄日本名士關於櫻花的詩作幾首，來點綴這幾張攝影吧。

三年不作築城遊 幾度東風喚客愁  
今日暮春春雨裏 對花猶聽傷風流  
(雨中對花 韓護堂)

吹到櫻香花信風 東蘇春色日冲融  
今朝殊覺鐘聲緩 來自香雲暖雪中  
(松本聖堂)

今來古往跡茫茫 石馬無聲環土甕  
春人櫻花滿山白 南朝天子泣魂香  
(芳野蘭古 梁川星野)

西土牡丹徒自誇 不知東海有名葩  
徐生當日求仙處 看做研蟻是此花  
(櫻花 草場松山)

花開風人集 花盡一人無







山野青地勝花櫻



櫻  
木  
女

(櫻刺在今大阪造幣局附近)



花櫻的都京



花櫻的良奈



# 慶祝民國政府組織還都

陸海軍御用藥

# 中島的 忠勇 征露丸

胃腸·肺·肋膜病靈藥！

以如神的效果與早有信用的老舖而知名的  
我中島征露丸，其聲名譽及全日本，現今進入滿洲國及中華民國，由其顯著的效果，繼承絕大的愛用，時值氣候轉變之際，有左記疾病者，請立即服用實驗，試其效能，一定能有偉大的效驗。是一種常備藥，請愛用吧。

全國有名大藥房均有出售

請注意  
近來因爲本藥  
功效奇特，有許  
多惡質的假冒品  
同充，所以，常  
您購買時，請特  
別指定「中島征  
露丸」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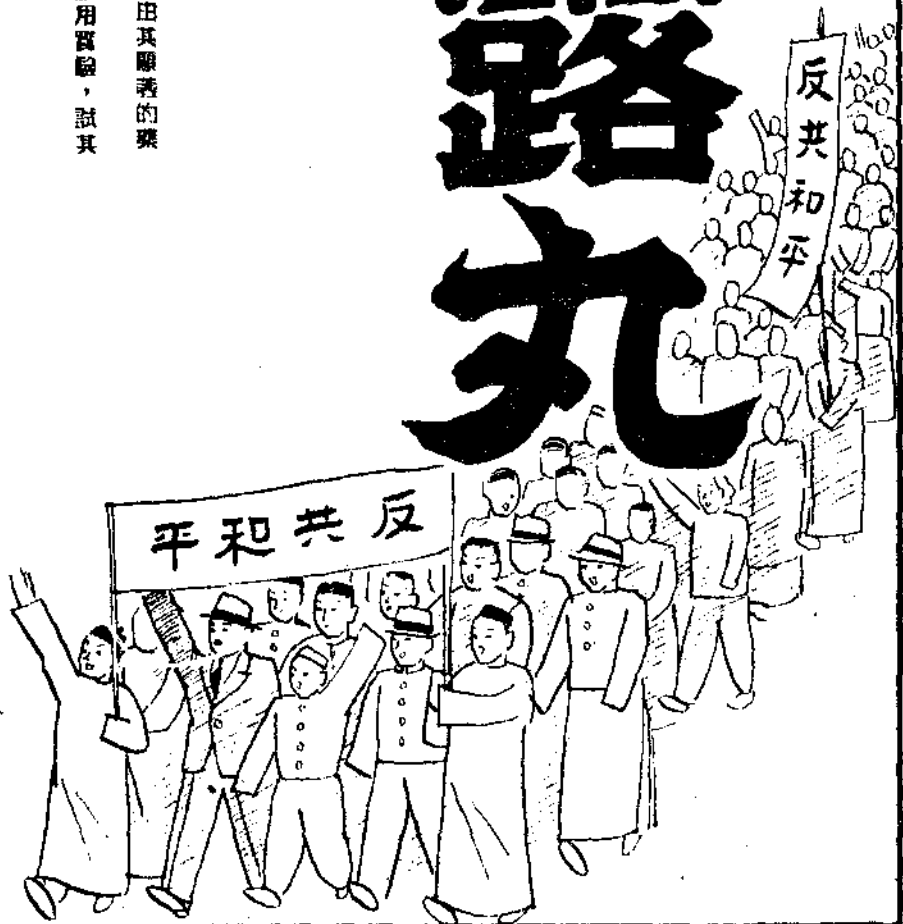
### 本藥特效

急性肺炎、肺結核、  
傷寒、肋膜炎、  
胃腸炎、消化不良、  
嘔吐、腹痛、水瀉、  
傷風、咳嗽、痰多、  
口下、胸膈、飽脹、  
齒痛、牙疳、口臭、

價目表  
拾壹圓  
拾圓  
五圓  
五角

大阪天王寺區下町四  
總舖 中島一藥房

大阪大藥房二七四三號  
大阪大藥房三五五號



約定明天下午簽定合同和交定款，在再會廳中；又踏回來。

淒涼的小巷。靜悄悄地沒有日間擁擠着的人們，沒有街燈，每間屋子都是黑黢黢地，連窗戶裏透出的燈光也得不到啊！初上的夜潮澎湃着打過。

月光像水銀似的從頂上洩下來；只有在這兒才顯出她的清輝，我習慣地從口袋中掏出一棵紙烟，啣在唇角，却忘記了帶火柴。

吸烟時最痛苦是找不到火柴了，我焦急地張望着小巷的四周；我看見一個人，在半截木板門內靜靜地站着一個人。出現在小巷中的恐怕只有我和她了，是小巷盡頭孤立的小土屋子門前。

還是那個小姑娘，懶洋洋地無精神地向前倚着門，兩隻手扶着門上邊，長睫毛的大眼睛寂寞地呆望着天空中的月亮。她完全像白日一樣的姿態，似乎站在那兒並沒有移動過。奇異啊！她爲了什麼呢？發顫般的立着，我走近她的面前，取下唇角的紙烟：

「我已注意着你了。當我走到門口；她將半截的木板門向外一推，用驚愕而又希冀的目光仰望着我。

「借光：借個火兒！」我說。

「屋裏坐！裏邊有！」她打着不完整的山東話，轉過我的袖子，似乎是哀求地說。

我有點兒明瞭這是怎麼回事！但明瞭中又隱隱帶着疑惑，分明的是個孩子，那不會的！她一個笑真的孩子！不會的！也許另有別的人或是一家小型雜貨店？

我隨她踏進屋子。裏面沒有燈沒有窗戶，但從半截門上射到地上的月光很清楚地看明白這間屋子，是用泥沙，和木柱堆成的，牆上糊着破舊的報紙。沙灘的地面上潮溼而霉氣，這屋子中：空洞地沒有什麼什物，最裡面的一角；有一張小破桌，桌上放了隻舊箱子用繩子捆着，還有個小案，此外便是緊靠着門安置的小草蓆。

果然我發現了什麼。小草蓆上坐着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她穿着青布棉襖和棉褲，圍了棉襖盤膝坐在破蓆上，伸了手在烤一個放在牀上的小泥爐。

她看見我，委實的長臉堆下笑容，月牙樣的眼睛往一塊兒攏：

「坐！坐！真是個好客人，會看上了俺們這破地方來花錢！」

子，以免自己找到沒趣，但疑惑仍存在我的胸中，那一個蓬頭亂髮的長臉女人，和一個不成年的孩子，究竟是誰？看去都不像是做生意的人，我順着牀沿坐下去。

「你能在這兒住一宿嗎？」婦人嚴重的放低了嗓子向我說。我搖搖頭。

「那麼呆一會兒。你可有角票？沒有可以便整塊的找！」我遞給她一張一元票子，告訴她不要找什麼錢了。新的疑惑和好奇擁在我的心頭，終于我問了出來：

「叫什麼名兒？」我是雙關語，試探她們中是那一個，這種地方那兒還有個名兒！她姓孫，叫孫二嫂，嫂，左不過是個小媳婦，婦人說着，那所謂二嫂的小姑娘不自然地向我一側，同時她改變了以前的喜悅，似乎有着恐懼和爲難：

「娘：我要去拉屎！」她說。

「什麼？一有了客你總要接延，一天得去幾回！你想還脫的了嗎！」

「娘：我實在熬不住了！」她哀求的聲音，推開半截門走出去。

我在草蓆上的泥爐內點了要吸的紙烟，那潮溼陰冷的屋內，手足凍得比在街上還冷，只有過爐子五個機製煤球的小泥火爐，有一些些微的暖氣，我也如她一樣的伸出手來烤着，火光映着委實的長臉，彷彿是在病院，在監獄。

「這小媳婦就是笨極了！見了人連句話也不會說。客人你可別見笑，她就是這樣的壞皮氣，哪回來了客不是拉屎就是撒尿去挨時候，怎樣管，也改不過來！」她叨叨地說着，我打斷她的話頭：

「您是那兒人呢？」

「噢，即墨，即墨，離這兒不遠的即墨。我姓孫，人家都叫我孫大嫂。您在港上作什麼事呢？」她反過來問我。

「在這兒作買賣。」

「作買賣。好極了！港上混事真不容易，夏天還好過，冬天可太難了！你作的是什麼買賣？」

「洋貨。我們是向內地批發。」

「洋貨，這買賣不錯！」她頓了頓，又放低了聲音，將嘴送到我耳邊說：

「你能不能從舖子裏給我們拿點胰子，手帕，襪子，給小媳婦。你看她也怪窮，沒甚穿用的！」

「我告訴你：今年夏天在東鎮，我也弄了個小媳婦，她會伺候客人的歡心，天天來的可真不少！也有同我的，也有同她的，就是一個洋貨舖的小夥，迷上了她，他發瘋一樣地來找她，多少香胰子香粉往我這裏送，還有整打的襪子，整打的手帕，直到現在還有兩打印花布手帕沒用呢。她轉了口鋒，年青人荒唐真了不得！……啊……那小媳婦也死了。我才又弄了這個小媳婦，搬到這裏來，過苦日子。唉！她不會賺錢……！」

我如陷在一個奇異的境界裏，听老嫗在說鬼故事一般的注視着她，微小的火光將委實的臉映得通紅。

她在酒不絕地說着過去的光榮，那所謂二嫂的小姑娘已踏着蹣跚的步子走進來。伸出冰冷的小手烤火：

「嘿！冷清啊！冷！」戰慄着說。

「二嫂：你怎麼才回來！叫人家客人等了這半天，不是我陪人家拉爪叫人怎麼等呢！快去吧！」她劃着火柴點着一盞用雪花膏舊繡作的油燈，這只有發火般的光，將小屋子反而照成凄黯。她想遞給二嫂我剛手接過來。

「去吧！屋裏去吧！這是個好客人，可不要拗手拗腳的！」她像一個魔術巫婆；向靠裏一面牆上一推：原來有個小草門，裏邊還有一間屋子；二嫂接過我手裏的燈，先蹣跚着走進去，她輕聲的在我肩上一拍說：

「輕着些！小。你們倆可以多掙回子交！」

我該不該進去呢？倘若就這麼走了，她不是會受責打？進去是應該的！我進到屋內：全身打一個寒戰，如同一間冬藏室一樣的溼冷。這屋子比方才的小些，裏面更更簡單了，一隻三條腿的小草蓆，上面光光的，只有一件破得飛花露出棉絮的短襖，用帶子捆成一個捲兒，大約是作枕頭。屋的一角有一大瓦盆清水，裏面漂了個大葫蘆瓢。另一角堆了些破木片和一條破麻袋。這簡單而陰冷的屋子，除此什麼也沒有。她將油燈放在地上：

寒冷發着慘淡的光，模糊的看不清對面的人兒，影子放大在破的泥土牆上搖擺，從牆後送過夜潮拍打着石礮的嘶吼，整個的屋子是陰森而可怕。我想起丁了的神曲，西班牙的監獄。

我坐在缺了腿的草蓆上，輕微的坐着，深恐會倒下去。她站着倚在我的面前：她的頭只可達到我的下巴。寒氣從腳底下透上來：這是緊接着海水的沙灘，地上是濕的呢。





不洋風。那知緊靠牆地的就是這污穢的一角呢，我默想這地獄裏的鬼，非人的生活，怔々地望着，海潮從遠處捲着白浪直向石階沖打，激起丈把的浪花，好像要吞噬和洗滌這罪惡，我的眼前模糊了，直到一個水花從頭上澷下來，我才驚醒，市場正在震破爛的鞋子，鬮棚子熱烈地上座。

一輪火般的太陽將半個身子浴在海裏；發着金紅的暈彩，黃海佔了紫霽的色帶，紅褐色的反照輝映着島上一幢幢的樓房。

一件未完成的作品的擁在我的心頭，好像有着什麼缺憾而使我這樣的不安；兩日來我所遇見的奇異事兒。她孫二嫂在我後又怎樣呢？她沒有衣服穿，會受感胃，要打挨罵，會降落到她頭上。晚上我特地到那兒去看她，惟有這故作，才可醫好我不安定的心。

銀色的月光還如昨夜一樣照着大地。天空中浮着一片片的烏雲。我走在途中：暗想孫二嫂是不是會像昨夜一樣地呆望月亮呢？在踏進小巷時：果然全小巷中只有她一個飄飄的影子，她又站在那兒了。

我走到她的面前；她仰起臉對我起了個不自然的微笑，她不再用小手扶牆門板，而是抱着肩，打顫，無聊寂寞的臉上添了一層哀怨和委頓，很小心地不讓下身從門上現出來，我熟悉地拉開那半截門，進到屋子裏：

「你看你的客多好啊！他還惦記着來看你，怎麼？你一會兒也不停，」孫二嫂說着。

我真要跳起來了；她穿着一件大得不合體短襖，已經破得飛花，那就是摺着枕頭用的。下身呢，天！她圍了那條破麻袋！兩隻赤腳包扎了一些草。

「你看二嫂可憐不？她真笨！竟換那些土匪客，衣裳都貼給人了！這年頭那裏有錢買新衣裳！」

「嗚……冷清哪！」她很迅速地脫下那破棉襖和麻袋交給孫大嫂，拖着肩扭頭就向屋裏跑：

# 瘋病

——這也是沒有罪惡的人你壓着她麼？

早晨，蟬仍在發着睡眠，天空上展起了瑰麗輝煌的色，揭出了滿天的睡意；人們都帶着微笑的意味；飄漾着。

照例，每天上午去上學，是在早晨的七點鐘。今天，從家裏出來心有些跳，在車站上遇見了一個男

「二嫂，慌什麼！還沒點燈呢！你看……這是作什麼？我是說要防生人，他會偷你的衣裳嗎！」她點好小燈遞給我，我順手給了她錢。

我追她到屋裏：將門關好了。她戰慄縮成了一團。

「嗚……冷……冷……冷清……冷清……冷清……要凍死啊……」

她反覆說着，別的話一句也沒有，我解開我的長袍，將她擁在裏面，從牆上撕下一片破報紙墊了墊，爲了不使她滲出的膿血沾污我的衣服。

在長袍中她暖了些，我撫摸着她的額角，她的身子，都發出尖手的高熱：

「你該休息休息了！你有家嗎？二嫂。」

「有。可是我回去更難受了！我不叫孫二嫂，我叫張大鳳。」她又委曲的啜泣起來：

「先生：你不是這兒人吧？聽你的口音是不是北京？」她突地問我。

「是的：我聽你也不是這兒人。」

「你是上海人叫張大鳳嗎？」我輕輕問她。

「不，不是，我是被我娘用五十塊錢押給這兒。天……還拆賬。」

「那你家裏很艱苦吧？」

「那是怎麼回事兒？」我好奇的問她，

「她是個鬼，去年被人打死後，就把我押給這兒了！」她哭得擡不起頭來，可沒聲。

「當我離開家門時，我想：好了！可脫開那受罪的家了，那知道地方也不好，是害人的地方！不好！那一回我都吓得要死！走道都走不利落了！這地方不好，不好！」她自己喃喃地重覆說着猛烈的兩隻天真的大眼睛望着我；疑問地說：

# 李雷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三日晨於青島旅次

怎樣呢？」

這天真可憐的孩子！我沒法答覆她的問題。倘若我說明了，一定會使她傷心，她的淚水已濕透了她的袖子。

「這地方也不好，早晚也要給人收拾死！啊！我怕！」她又嗚咽地成不了聲。

青春方纔展放嫩芽兒的她，死神的末日已經臨臨到她的頭上，我不能再說什麼；只有安慰她說：

「一會兒你可歇歇，你是同老婆在外屋睡嗎？那裏有火爐也暖和些……」

「歇？還得出去站班，不到十二點是不能歇的。再說有爐子也輪不到我頭上，老婆天天有男人來同她過夜！」

「那你就睡在這草牀上嗎？」

「可不是！」

「就這麼倒在上面睡，那裏有蓋的！」

「冷呢？」

「有什麼法子，緊縮着一點兒。總比光着身子好吧！」

「睡吧，睡夢中可以忘掉一切的難受。」我如騙孩子地安慰她，我沒法子再說什麼。

「睡覺舒服嗎？每天半夜裏：老婆都要進來替我攪幾回，爲的是接客省事，要疼上半個半夜，那裏還睡得好！」

倘若我繼續在這屋子呆下去；我將變成癡狂。我不知我來「完成」什麼來了？我竭力抑住自己；用我的袍子擁着她走到外間屋。她簡單的衣服很快束束上。

「二嫂：你忘了該說什麼了嗎？」孫大嫂向她說着。

她又背書似的念了一套，我已走出半截木板門外。月亮給烏雲吞嚥了。黑翼掩護着廣場，辨不出道路。我懷了憤怒和悲傷的心；向着瀰漫的黑暗中走去；潮般狂般的嘶吼。

遠々看見一片亮光在天上，那兒是都市，繁華的海角都市。

好像這是一個唯一的機會，如果失掉他，我怕再也遇不到我心愛的人，我大膽地走近了他，鼓足了勇氣這樣地問。

他雖然也正在佇立着等車，被我的發問驚動了他；我自己相信我的睫毛和嘴唇，我的身材和腰帶，我相信這像「開麥拉曼」獲得了一幅美妙的鏡頭一樣地抓住了他的底眼睛；他的銳利的眼睛反映在我的心扉上，他也會喜



「小兒！是的。」

有趣的是他那溫莊的態度；也許空氣把我心中的溫情搬到他的底心房上，溫暖了他的心靈！

他嚴肅正，沒有怎樣肯訂着我，但只這一點他已經回答了我的心，安慰了我的希望；雖然只是這一點，但這已經够了。

「對不起！麻煩你了？……你不覺着是冒昧嗎？」我想我應該在機智的範圍內，更進一步地抓住了他的底心。

「那裏？您幹麼這樣客氣！您一客氣，我倒沒有話說，因為我的嘴太笨！」他立刻讀透了我的心！

我很坦白的就說了，我不是誘惑他，因為我喜歡的人我就去喜歡，不會附從他人的心，祇隨從了自己的心，把我喜歡的人底心抓住，緊緊地不放。

如果遇上我不喜歡的人呢？雖然男人還不做討厭的狀態，我當然地會張大了眼睛，在他的面前做一個可怕憎惡的臉。

二

我自己有自己的人生哲學，我知道我的心是我行動的導光，心裏想怎樣，就去怎樣行動，因為我在尋找我的幸福！我還沒想到這幸福與技巧，是那樣的狹小。

姐姐喜歡運用細小的道德與技巧，是那樣的細小而麻煩，不敢在她心愛的男子面前說幾句痛快話，雖然她心裏存了她所要說的話！

她常哭一晝夜，但只是為了一點小事情，像她心愛的人今天不快活啦，或是向她說了一句大一點聲音的話，這一些不關緊要的事情都會使姐姐悲痛。

我不然，我爲了我的愛，我什麼都會幹的。我認識了我的心上人，我坦白地認識了他。他從今就是我的，我是怎樣地快活呢！我什麼都沒有了，我什麼都有了。

早晨，姊姊還在睡，我就起床了，平日都是特別叫我方能起床，有時甚至姊姊用拳頭打我底背，我才能夠醒；從今天起我就不叫她叫我了。

彷彿有一天看不見我底心上人，就一天不高興；這是我心裏的話，我愛他，我不能一天不看他，爲了他我就得早起。

姊姊驚奇了我的突然「勤」起來；我也不願意告訴她

原因；姊姊向媽直說我的好話！

三

一所除掉白再也見不着其他顏色的房子，由整潔的西服揮發着的雪茄，咖啡的混合物的醫生，點綴其間的是一座堂皇的醫院。

一〇四號的病房，裏面坐着一位窄肩膀，豐滿的乳，脆弱的腰肢，纖細的臂，呈現着貧血的狀態，帶着詭秘地神情的眼睛放射了很散漫的光輝，這就是我爲了愛他，我願意打胎，我願意病，甚至我願意死，只要爲了他。

體酸質的醫生起始狡猾的注視着我，我覺着我的腮幫上有些薄嫩，臉白得沒有了血，我不想這件事是不正大的。

「危險期是過去了，可也總够人擔心的了，我很冒昧地忠告你，自己的生活總要檢點一下，是不是女士？」我不喜歡聽這種話，這是離間我和他的感情，本能地頂他幾句，可是現在我正處在社會上不能了解的情態中

我正在作濟社會上所謂最卑鄙的事，我方在請他給我讓過胎。

醫生看見我沒有說話，他以為自己的話是對的。「女士！你自己應該保重身體，你是失眠，胃口滯遲，貧血，神經衰弱，像個似夢話的醫生，產後失調的現象？至少是要休養半年的！」

醫生很老練地用听筒按在我的胸前，我的白色的襯裙，兩條帶子纏纏地掛在沒有血色的肩膀上，然後他用手指在我胸脯上敲了一陣子。

我沒有感覺，只覺着懶一點，醫生還要說話，我有些煩了。

四

姐姐的臉色特別憂鬱，我們可以在她的灰色的大眼睛裏看出她的愁思，林檎色的臉也不似往日的柔潤，口唇有些發淡，她的心彷彿秋天的樹葉，一片一片地掉在地上，使我看見她就想哭。

有時姐姐爲了我的墮胎的事恐怖得像一隻被貓追過的耗子，並且還正式的把這件事嚴重地談過，她說：

「妹妹！你真是小孩子脾氣，這件事可不是好玩的，事！你看，你喜歡游泳，喜歡演戲，喜歡溜冰，我都能替妳編媽，可是這是墮胎的事，關乎妹妹的名譽，我愛妳，妳自己也要自愛呀！」

我感謝姐姐的熱情，姐什麼事都向細處裏打算，可是我愛愉快，我愛愛他，我什麼都是他的，我怎麼能想到這些閒事。

姐姐就不，姐姐近日來憂鬱的臉，看了真使我哭，姐姐看了我哭了倒來安慰我：

「妹妹！可憐的妹妹，妳千萬不要悲哀，那件事情過去就完了，別哭，我不告訴媽就是了。」我有什麼可憐呢，我是愉快的。姐姐的慈祥溫莊的心，只知道爲旁人憂愁！

五

我的身體不久就復元了，姐不可不行，媽極力地主張才讓大夫診。

大夫說姐姐是一個世界上最不幸的一個肺病患者了。晚上，姐只喜歡和我一個人談話，我看到她臉談無光彩的臉，她的項頸從淡綠色的領子伸出，更覺着有一種復舊的感覺，姐天賦了溫柔的脾氣，可是自己就吃虧了，以至於病到現在的情形！所以我真替姐心，爲什麼對於自己這樣的苛待呢？

姐美麗的地方，就是一雙灰色的大眼睛，長睫毛陪襯着更顯得聰明智慧，可是現在姐病的模樣了，彷彿她的一張枯瘦的臉上，只看見一對烏黑流動的大眼睛。

一走進屋來，姐就哭，我看見姐可憐的樣子也哭了；她彷彿不知道自己在哭，却從枕頭旁拿起身帕來替我拭淚，眼睛繃管注視着我。方才給我拭了一下，可是她自己的眼淚却像珍珠般地溢出了睫毛的邊緣來了。

我無暇來鑑賞姐這一雙潤澤美眼睛，我忙奪過手帕替她拭淚，可是方才拭過，重新又從她的長睫毛邊滾下來光潤的淚痕。可是我又忘了自己也在流淚，不知爲什麼，姐抱住我：

「妹！姐存了一肚子的話，都只恨說不出來！她說完突然緊抱住我的頸，吻着我的額，彷彿要獲得她甜心的安慰！」

但是說什麼呢？我們的世界是狹小的。肚子裡的話已消化在肚裡了。我們與其他一切都是沒關係的。有時我這樣想。

雪

節氣一交到「立冬」，這天氣可就分外的顯着冷起來了。這時候，久居在古城的「老北京」們，但分沒有什麼

緊要的事情要急於辦理，大部分是蹲在溫暖的床頭上，縮着短脖子去吃那碗滾燙的羊肉熱湯麵，一面聊着那

鳳

些山南海北的謔話兒，天大的事也得等到來年春天再說。

(惟有那幾家不或根本就配享此清福的人們才在那風雪寒途的街市上奔跑着自已殘餘的生命……)

落了一場大雪，屋瓦上及樹枝上是已沾了那像一襲美麗的潔白的外衣。天空微呈着深灰色，有點陰沈沈的意味；大約人們都該知道這是個幾年將了的一種應有的天氣，本不足為怪；大街上的行人不太多，有些都是些匆匆忙忙的走自己的路子的，其中大約也必有雅興極好的人，跨出自已的小黑鐵門，一路上踏着柔冰碎玉，到街上來看雪。

街傍的便道上，如果還未有人行走的時候，則多半是極美麗而又清潔的，寬寬的一片白雪，經過了幾棵小樹，邁過了幾處商店的門前，蜿蜒的，一直鋪到老遠老遠的地方，使人們看牠不見。這該是極爲普遍的景色……

……可，義豐米莊的門前，月餘來就不如此。義豐門前的那片潔雪，總是被人踐踏得成了一堆一塊的爛泥，爛泥又一層一層的黏到糝在門前的一些窮人們的棉破的棉鞋上，那些棉破的人也顧不得鞋上添了重量或襪上添了紫泥，仍是拚命的把自己的身子向貼到自已身上那個外人的身子去死勁的擠去，擁去……

有這麼一天，當那股尖風吹着露在雲霧的邊際附近一瞬間便要被吞蝕的一顆小星星眨着眼睛的時候，義豐米莊門前就來了第一個主顧。這人從黑黝中踏着雪水而來，左脅下還似乎夾了一塊白布，凌長的寒氣刺着他那有些皺紋的面龐叫他發抖，本來時至深冬，他還穿着那件夾衣，單薄的布塊被冷風打的發顫，他的心也就跟着發顫，他眨了眨眼，瞧他不過的那個慘白的路燈。

黑黝中可見到他那身材是渺小的，渺小的像戈壁中一粒乾砂，他遲緩的移動着他的步伐，摸到了義豐的門傍，本能的從左脅下取下那塊灰色的白布，他摸上了石階，將白布鋪在石階的一角，慢地將身子鞠下，他坐好了以後，呼出一口氣，凝結的淡煙在面前變幻着形態，似乎自體也很不做與散開了。四周是寂靜的，遠處有一聲更夫的梆子在單調而又無聊的响了起來。黑黝的角落裏，藏藏着些可以恐怖一下的什麼東西。

單調而又無聊的梆子聲，被小康第二次聽見時，東方是慢的現出些灰白的色彩了，義豐門前的主顧也就不祇是小康一人。二三十個穿着幾乎同樣的破爛的人，不約而同的在小康下手落了坐，其中有老人，老人的鬚子上結着一層薄冰，一種哀愁的臉毫無一些生氣；也有婦人同孩子，孩子們不知好歹，走到哪兒總是使哪兒

不安靜，有時孩子同孩子的意見分歧的時候，就用炭條似的小黑手，抓起那塊雪泥扔向對方的頭顱上去，引得凍得鼻尖紅紅的醜婦人罵出些下賤而難聽的野話。

街上的第一輛電車，瘋狂着自已的身子，顛波不平的跑到宣武門，掃街的混小子開始推來了一輛土車，然後掃着街上的殘雪與紫泥，騎車人車前掛着一堆新聞紙，飛快的在眼前駛過，綠色的薰車，被那人推出一種支支拗拗的聲音，搖擺着身子就轉入小巷中去了。

這時，小康感到了點涼意，夾衣終不適用於雪天，說來是很可使人生氣的。——可小康今天雖然冷了點兒，一定不會又像昨天兩天那樣白來的，他欣賞着今天

「第一號，第一號！」只要義豐一開門，無窮的，雜合聲得第一次裝入他那囊袋中。於是他除了還一掃的而外，還可以給家中人熬上一鍋熱得冒氣的粥，之後他今天便可以拉得現兒八角的呢，他今天的嚼穀和軍份兒就不愁了……

他看着眼前的一堆擁擠着爛人，可想起他的妻，二索他的媽，他媽自從有孕以來，不但仍然天天給人家照料的補着臭襪子，洗着破衣服，而且加倍的又給人家照料孩子。饑餓與辛勞使他病體益趨羸瘦了起來，這幾天因爲煤球也難買到而屋中不能升火的原因，她竟突然的咳嗽起來，白天的勞累加重了晚間的病態……他已是躺在冰涼的土坑上三天的人了，他要給他買一丸「牛黃清心」可他只是捨不得那三角錢，她說兩個孩子餓得發瘋覓的力量都沒了。

小康想到這兒，眼淚似乎有點濕，他瞧那已轉成灰黃色的路燈，把燈光從眼淚上給分出了幾千條短線。

……他想到那是有錢也買不到米麵的年月……忽然，不知道誰和誰在他的左近吵罵起來了，他定一定神，聽見一個醜態的婦人同另一個狼狽的泥姑娘吵了起來，那姑娘說她丟了五毛錢，並說一定是婦人偷了去，那婦人好聲音，一面發着誓，一面罵着些連小康也聽不懂的野話，隨後她們倆可就抓起毆來，大眾一窩蜂似的上前拉，泥雲滑倒了幾個人，使這米莊門前完全變成了一盤混亂的局面，小康因爲身體瘦弱的原故，被人擠到離米莊大門傍老遠的地方，他定神一看，知道擠到他前頭去了的已有四五十個極淡，他嘆了口氣，心說，好在今天人多，反正早晚也能買得着的。——只要今天有雜合麵到手就行，什麼早晚呢。

大家都在期待義豐米莊的那個大而高的綠油門開放，大家心中對那綠油門裏所收藏着的東西，無疑的

是有些憧憬。可街上的人已來往的不少了；義豐門前擁擠着的人據小康看來似乎已經有了二三百，他們雖未整齊的排着隊伍，可也有一種粗具模形的長列，經驗告訴他們，一會兒就會有警官到來，現在不好好的站排，說不定什麼時候警官一來，就是一頓藤子棍！警官的那根藤子棍，抽到骨頭上一下，真是是怪疼的。

這時，小康的前後左右已都是人了，小康自己約摸着力氣，也沒敢往前擠，可他的夢是多半要醒了，他想：他來到義豐門前時還一個人也沒有，如今不曉得怎樣他前面會有那麼些不知道從哪兒的一群怪獸！他沒好意思問問誰，也沒好意思挪動挪動，他只覺得眼前一片是紊亂的景色，使他氣也出不來，冰冷的天氣他倒有點兒感到了悶熱起來。

我說，老弟，你來幾回了哇？小康右邊的一口破亂的老頭在問他。

小康嘆了一口氣，說，我來兩天啦，唉，沒法子，家裏又沒人，白天又得拉座兒，而又得出來買米！我已經歇兩天了，爲了來買這點難合麵。

老弟說，我也來三天啦，守這八角錢的高梁米，一直沒到手……

「開門啦！開門啦！擠呀，擠！」  
「開門啦！開門啦！擠呀，擠！」  
小康同老人話沒說完，就被四外的人攔了起來，老者的頭部撞在鐵欄杆上，也沒礙事，小康此時就顧不得再看那老人，他拚命的想出去看個究竟，可他試了一試，終究沒有氣力，他被捲入一堆人中間，完全失去了自主力，右腳脖子似乎被人踐踏了一下……

又擠，又擠，後！後！排成排，排！小康在半意識中聽得出是警官的聲音，這聲音之後，緊接着幾個人的短棍上換了幾下，更有幾個人的頭顱上清脆的和那藤子棍接觸了幾下……

「擠！擠！擠！媽得×！」  
人像潮水一般的湧退了下來……

有幾個孩子在嗷叫着，婦人在哭喊著……  
「擠！媽得×！天生找打的賤種！」  
人們，完全退却到老遠的地方後，義豐的大門前已清淨了不少，小康和其他的十餘人被留在泥雪裏，他丟了一隻鞋子，腳丫插入泥水中，可忘了凍脚。

待到小康爬起來後，麪袋子早已不在身邊了，麪袋子丟了不要緊，裏邊僅餘下來的一元二角錢也失了踪，小康沒能耐，放聲大哭起來！聲音很悲慘，會挨了小藤棍的人，也連連的怔了怔神。

「怎麼，你，你，你擾亂秩序，你還哭？你有理？……」  
那個拿小藤棍的警官怒目而視的吼着。



「不，不……不，先生，我錢丟啦！我得找，哇，哇，哇……」

「你什麼丟了也不能哭，你幹麼亂秩序故意往前擠？」警官趕上一步。

「我怎麼往前擠來着？我，我錢丟了，我非找不可！……」小康半爬半跑的又向人堆裡鑽。

「你還擠！」那警官臉色俱厲的：「好，擾亂秩序，妨害交通，走……」

小康的胳膊馬上被人掐得緊了！小康想哀告，可又不

# 陸

# 續

知道說什麼好，那些人，也暫時怔了怔神，在老遠的老遠的瞧着發呆，並沒人敢過來勸。

街頭上，看見小康被人一拐一瘸的拖着走，一直到他們拐了灣兒。

### 四

站在義豐門前的主顧們，扁口袋都鼓起了一半，人們幸而得到預期的願望後，就趕緊的鬼鬼祟祟的走向了歸途。沒有一個人敢多說一句話兒，也沒人再想起被警官

帶走的那個小矮個子。面前雖然也仍舊有着一個老總，可是挺和氣，他叨着煙捲，把小藤棍夾在左脅下，不時的把鼠眼溜向在排中蠕動着的那個白胖婦人。

人人結束了他自己一天的工作，那天傍晚，夜風帶來了一點兒寒氣，義豐門前來了一個個大肚子而抱着一個小嬰兒的女人在發泣了許久，正因為夜已深，故也少有人理。第二天一清早，空中又飄起小雪花，雪花便蓋滿了那女人同小孩的身體，靜……（一九四〇一月）

出了門口，太陽光斜斜的掛在西牆上，是上午十一點了。

子明想，現在到那兒去好呢。（昨天夜裏在星五家喝酒，鬧到十二點多。一個人回到會館來，更顯得無情無緒的：從心底透出一層寂寞和悲哀來。一夜也沒有睡好，到現在還有點頭痛。）

不錯，今天三月十五，是鳴社詩集的日子，到半畝園去吃午飯正好。可是，去了又得陪着他們鬧甚麼分題拈韻的，五十六個字，不知要絞去多少心血。其實呢，作首詩算甚麼，總怪自己的環境太不好，亂紛紛的安不下心去罷了。

像那些人，哪個又真懂得些甚麼，也不過瞎吵瞎鬧的亂一陣子而已。就說那宗子園，一個武夫出身，也要附庸風雅，真就有這些無聊的人來捧他，推他做社長，他知道甚麼？公事上還行都不大像樣。可是，人家現在是×××委員會的顧問；而，自己呢？

子明一邊亂想一邊往前走，本來就頭痛，現在更有點暈了。

就盤算着，還是坐車吧。招了招手，從胡同口來了輛車，他沒精打采的坐上去，順口告訴到半畝園。當他看着車夫拖起車把往北跑着；心裏不禁有點茫然。

時候實在太早，到半畝園十二點還不到。找着鳴社定的房間，裏面只有剛任市政府科員的陳祖武一個人在那兒。他於是說：「祖武先生真早。」

「起來，繞了個彎，沒地方去，就到這兒來了。子明先生是打家裏來麼？」

「對了。今兒天氣真不錯，我也是老早的就出來溜達，一溜邊山就到這兒來了。」

「您近來都做些甚麼消遣？怎麼宗子老的四首雜感也不會和一和？很忙吧？」

「也還好，祇是身體不大舒服。」

（他有一肚子的牢騷要發，可是想着一星期以前宗子園親手遞給陳祖武委任狀時候的那一套讚美話，便嚥住了。幾乎掉下眼淚，說不上自己是悲哀是嫉妒，還是忿恨。祇覺得宗子園待朋友太不公平了。而且，更分辨不出哪個人是真有才幹。）

他們兩個有一搭沒一搭的說着，鳴社裏的人也差不多陸續的來齊了。大家吵吵嚷嚷的，談着半月來的新聞，私事，消息，以及各種特殊的發現之類。快一點鐘了，宗子園還不見來，大家都餓得肚子咕咕咕的叫。幸虧宗子園打來一個電話，說是有點小事，還要就擱會見，請他們先便。大家這纔分兩桌坐下，喝起酒來。

雖然都是餓透了，可是，讓坐讓酒的還是極其客氣。菜端上來，也不大有人吃。好得是每個人都會挖空心思去找話說，才不至於顯得過分的窘。約莫喝過了五六杯，都已經有一點酒意，侍役從外面拿着一大堆的紙筆進來。子明看見，覺得頭又暈起來了。

下意識的站起身，走到外面，沿着樓梯一直下來，侍役以為他要去，忙搶上去把門開。他也不言語，祇顧低頭走出去。

四五月的天，風吹到身上，本來就懶懶的；下半天的太陽，照得人更分外沒勁。子明在街旁的人行道上緩緩的走着，像是從千山萬水歸來的旅人，祇想找一個可以安息的地方。

想起了鳴社裏許多朋友，每個人都懂得怎樣使名利和自己發生關係，每個人都英氣勃勃的，每個人都有一個希望：自己不是也和他們一樣麼，但，為甚麼現在竟會混不到他們一塊兒呢？他們都是很熱烈，親切，誠懇；而自己所感受的却祇是空虛空虛。真不知如何以自己會那麼寂寞呢？

走到十字街口了，他往東拐。一輛汽車風馳電掣的駛來，從他身邊擦過去。猛的站住了，後面有人叫他的名字。回過頭看，從「〇一二三」的汽車照會上，已經辨出叫着的是誰，就一邊趕過去，一邊喊着「子老」。

車裏的人，伸出一隻手把他拉上去。就問：

「半畝園沒有去嗎？」

「剛剛打那兒出來。有點頭痛，想回去。」

「再去湊湊熱鬧不好麼？」

「謝謝，不想去。」——他們還在那兒等子老聯句呢。」

「我真是偷得浮生半日閑。像您這樣無牽掛的，實在可羨。」

宗子園臉上泛出一層微笑，右手又不禁放在嘴唇上捻着短鬚了。

不過，子明並沒有注意到他這種得意的表情。祇低着頭對自己說，又像是回答：「唉，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我……」

他想要訴訴苦。忽然又覺得未免冒昧，便停住了。臉有點紅。

宗子園很明白子明的意思。但一時找不着甚麼相當的話可講。

車子已經停在半畝園門口了，就拉着子明的手說：

「您既然不進去了，就改日再會吧。沒有事的時候，不妨多到舍下來談談。有許多朋友常到我那兒去，大家可以聯絡聯絡。——我讓車子送您回去吧。」

子明道了謝，看着他走進半畝園，車也往前移動了。

他坐在車廂裏，身體隨着路的高低搖擺着。合上眼睛，心上一絲溫暖。

他想着剛纔宗子園話裏的暗示，够多麼爽道，和藹。自己以前竟會一點兒也不會感到，總是他太生疏了；

# 女人

## 李無雙

自己沒有發現人家，又怎能使人發現自己呢。一向總以為自己子圖好名貪利，人格卑鄙；而人家却是這麼熱心的對待自己，自己還算得甚麼人呢。

這處確實賣他自己，車已經開到會館了。

下了車，走進自己住的屋子，點了隻煙，躺在牀上；身子輕飄飄的，像要飛。猛孤丁的又爬起來，跑到窗前的書桌前坐下，抽出筆，恭恭正正的在八行箋寫着：

「呈

子圖社長二律」

又用勁的抽了一口煙，一邊翻着詩韻，出神的望着桌上，覺得有一線光明，從紙上的七個字射出來。

目眩神搖，頭又有點暈了。

在公園的一個僻靜的角落，瑛和塞坐在小河旁，玩着他們倒映進水裡的影子，和那些時常穿進影裡而消失了的小魚，水裡面隱隱的好看的水藻，水面上飄浮着好看的睡蓮，野花的芳香散入傍晚的陽光裡，深紅色的斜陽的光照着河水照着草地，也照着他們。

瑛隨意的拾起一塊圓的白石子，對了他望過好久，然後她拋到水裡，於是那河水的圓圈很快的展開來，一重，一重，漸次的又平靜下去了，瑛低頭不說話，也沒有動，過了好久，她擡起頭來，兩眼看着塞，但是他並沒有看着她，瑛等了好久，輕咳一聲，是故意的，塞轉過臉來，他的眼睛碰到了她的，他看見那裡面是含了淚了。

有我，我願和你變成一個，在世界上我只願聽你話，你叫我死，我就死去，但只要你死，你喜歡我們在一起死嗎？

「不要說這些了，我們走罷，」塞答覆她，誰耐聽這些，他想。

天潮濕上來了。

塞送瑛到她的宿舍門口，當塞將要轉過身去走開，瑛點點頭叫他回來，塞站到她面前，她面色慘白，猛然的撲上來熱烈的抱住他的脖子，摟得很緊。

「再吻我一下！她繼續的緊張的說！我不知道能不能再見你了。」

他吻過她了，瑛放開他，塞看見瑛的眼睛在電燈下閃着晶瑩的光了。

塞走出巷口，回過頭來，他看見瑛還站在那裏，動都不動，最後她跑了進去。

天色已經晚了，山徑上降下一層薄霧的飄飄的煙霧，夕陽從山後沈下去了，婉忽然擡起頭來。

「哎呀，怎好？」婉說！我們，我們完了。

她向他恐怖的看着，兩眼睜得很大。

「我想，是的，我們怕不能回到城裡了！塞舉起眼睛來冷靜的看，她，眼睛碰在一起了，塞輕微的笑一下，我們在山上玩一夜罷！」

古寺的晚鐘從嶺上覆下來，山後的紅霞變成暗紫了。

「那怎麼行？」婉驚叫！不行，現在夜裡不是很熱了！我們都要弄得病了！而且聽說這上有狼的！」

「那麼你想怎樣呢？」

他們停在山路上，山徑上的淡黃的野菊的小花正發出新草樣的清冷的芳香，塞和婉沈沈的，金鐘兒在草叢裡叫出寂寞的音聲。

「如果是這樣，你會看不起我嗎……婉羞慚的低聲溫柔的說，她覺得臉頰上熱起來……」

不久，他們就向一個旅店走去……

瑛有一雙美麗善感的眼睛，那裡面有時可以流出適宜之量的淚。

「你怎麼哭了呀？」塞問，他玩笑的問，好，多麼有靈的小東西呵，他想。

瑛靠緊他，把頭倚在他的肩膀上輕微的摩挲着。

「我怕呵，我怕！瑛顫慄的說！我怕要失掉他，我說的是我的幸福得到的太容易了，我怕要失掉他，我想。你終于也許不愛我了，我將失去你，我……怕呵！你爲什麼要這樣想呢？」塞說！你不相信我嗎？我相信，但是我真不知道，你越愛我，我就越喜歡，我也越害怕，我怕你有一天便不再愛我了，也許……你有一天就死了，孤伶伶的拋下我自己一個……」

「好奇怪的念頭！塞想，他輕微的把她的淚抹掉，但是她還是讓牠不絕的流出來，瑛緊的抓住塞的肩膀，怕她真會失掉他呢？她覺得不很舒服。

「我離開你便不能活呵！」瑛說，她再抱緊他，沈沈的吻着他，眼淚不斷的流在她頰上。

「我看……你那不開心的樣子，真可怕……每一次當我，當我愛你的時候，我總見你是偷笑的笑我……誰要笑你？——塞要把態度裝得更鄭重一點，但是他弄得不像！你懷疑我嗎？」

「是的！她的眼睛再向他注視過來！因爲我愛你呢，我變成這樣不放心了，是的，我愛你，我不願世界上再

塞回到公寓裡，桌子上碗留給他一個紙條，問他爲什麼又要失約，今天是該到香山去玩了，可是塞却記不起了。到最後她說：不去也不要緊，我會等你，你什麼時候有閒招呼我一下好了，我就像一隻柔順的狗一樣，你向我點點頭，我便會跟你走到任意的地方……

塞微笑的看完，他不很愛她，但是最後幾句他覺得很可笑，很感動。

「我有什麼理由被她們愛得這樣深呢？」他想，「唉，天下的女人都是一個樣型印出的，只會說愛呀，愛呀，怎樣討厭的不邏輯的邏輯呵。」

他漸漸看到牆上貼的一張紙條，那上面有句叔本華派的哲學話：「那些不過是一樣個大體的類小體的動物罷了！」

塞燃着一支紙烟，從烟圈裡看着這屋裡的一切，過一會，他站起來把那張紙條揭下來，但是一點微妙的靈感使他立刻又把牠釘上去。

夜裡，塞睡醒一覺，婉遍身冰涼的貼着他的胸前，低聲的啜泣，淚珠滴在塞的胸脯上，枕頭上，床褥上，滴在暗夜裡。

「一縷輕柔的月光帶着奇異的白色，洒在他們身上。」

「塞……我毀了，我……」婉把頭埋在塞的胸裡，兩手緊抓着他的睡衣襟！我完了……

「我也後悔，婉！塞安慰她，輕微的把她推開些，握着她的一隻顫抖的冰冷的小手！婉，但是已經晚了，我們有什麼辦法呢？這不是我們自己能作主的，我們自己互相的原諒一下罷……」婉，我能够怎麼辦？」

「這有什麼用呢？他們以後都看着我，說……但是，我問你，你能專心來愛我一個人嗎？」

「能够，我想！塞說，他略爲驚異一下，因爲一個女人的這樣的祈求是有理由不奇怪，但他要考慮，可是像瑛，我總不能立刻就拒絕她不是？你……」

「呵！婉把眼睛望着他，沉寂了一會，低聲短促的說！拒絕她罷！愛我一個人罷，我比他多付出代價了。」

婉緊的擁抱着他，使他喘不過氣來，她流着眼淚瘋狂

去，他們從山道上慢下來，因爲他們的話說得太多，

去，他們從山道上慢下來，因爲他們的話說得太多，

去，他們從山道上慢下來，因爲他們的話說得太多，



的吻着他，連續一些單字。  
——瑛可以不要你，你便不要她罷……她斷續的迷亂的說——愛我，愛我……沒有你我寂寞得就要死了……

× ×

在山中過了兩天。  
他們又回到城裡來，婉的意思是不要再和那些可厭的人們多隔開幾天的好，比如瑛等，是難保她不再誘惑他，而他不再被她誘惑的。但是她爲了要聽於瑛的話，他們坐了公共汽車回來，車子在不平的道路上顛簸着，這是他們離開世界的路，他們又從這裡回到世界上。車子離城漸近時，婉的臉越加蒼白了，她蜷伏在一個角落，怕人碰着她。

——我不能叫肉慾迷惑了，——瑟想。

回到宿舍裡，那裡有一封瑛送來的信等着他：

——我前天和昨天來找你兩次，聽差告訴我你有兩天沒回來住了，這兩天我悶極了，心神不安靜，我不知道你發生了什麼事情，我胡亂的猜想了好幾回，但是我還是不能夠決定你是怎樣了，我總要往不幸的可怕的事上猜想你，我不能睡覺了幾次……爲的是如果你要是有不幸的可怕的事情，那事情也是我的，我把你看得和我一樣，今天上午我又來找你，恐怕你還不在，我在家裡寫了這封信，你從這信紙上可看出我的淚洒在上面，你回來的時候請你快些來看我一次，我要瘋了，現在我的身子有點痛苦，有點發燒……  
瑟把信紙捲成捲，兩手下意識的擰着牠，站了好久。

他把脫去的衣服又穿上。

× ×

走到宿舍門口，瑟有點慚愧，怕見瑛。  
推開門，瑛在穿衣服，她面色慘白，顯得瘦削了。  
——瑛！——瑛看了他，急促的叫了一聲，兩眼含着驚喜的直望他，平靜的低泣着，肩頭輕輕的抽動。

只是平靜的，平靜的低泣着，肩頭輕輕的抽動。  
——這緊張直是玩笑——瑟想，輕輕的拍她的肩膀，她的神經質的肩膀，像對於小孩子一樣，瑛是有時候喜歡別人當她作小孩子的。

瑛的全身充滿了一樣強烈的感情，她肢體痙攣，想不起說什麼話來。  
——你沒有到學校去麼？  
——沒有，我怎能念得下書去？——瑛低聲說——我不知你怎樣了……

——你的作文呢？  
——也沒有！我沒有接着寫下去，我怎能，我寫不了！——瑛的聲音還是那樣細小，她擰着瑟的手——你摸我的胸，我直要自殺哩，我的心跳得多麼厲害……！她軟軟的倒在瑟的懷裡。  
今天瑛沒有說話的興趣，她的話都是很簡短而無味，她在等着一個機會。  
——你有嗎？你告訴我，我也不責罵你，也不生氣，就和平常一樣，你有嗎？……就是你，你有什麼事情在外面

起說什麼話來。  
——你沒有到學校去麼？  
——沒有，我怎能念得下書去？——瑛低聲說——我不知你怎樣了……  
——你的作文呢？  
——也沒有！我沒有接着寫下去，我怎能，我寫不了！——瑛的聲音還是那樣細小，她擰着瑟的手——你摸我的胸，我直要自殺哩，我的心跳得多麼厲害……！她軟軟的倒在瑟的懷裡。  
今天瑛沒有說話的興趣，她的話都是很簡短而無味，她在等着一個機會。  
——你有嗎？你告訴我，我也不責罵你，也不生氣，就和平常一樣，你有嗎？……就是你，你有什麼事情在外面

留了兩夜呢？怕有壞女人把你帶壞罷，告訴我，你還有另外的一個女人嗎？另外的一個像我這樣好的……！瑛低聲說，等待他的回答。  
瑛怕世界上有和她一樣好的第二個女人，對於他。  
——沒有——瑟說——但是，如果有呢？  
——有嗎？拋了她——瑛簡短的說，流出女性的殘忍的本能來。

瑛站到他面前，如其有深切的自信似的把兩隻大眼睛看着他，在這種場合，瑟每次都看到她含有眼淚。  
——那時候，我會戰敗她們，我會——瑛說，她握住瑟的手，深情的看着他——只有我是愛你的啊，相信嗎？你呢？

——我也是！  
接吻，流淚……  
他們一同吃飯，去市場，看過電影，約定了瑟不再愛別人，瑛回家接着寫畢業論文。

× ×

瑟回到了宿舍，婉已經來過兩次電話了。  
瑟坐在椅子上燃着一支紙烟，從烟圈裡看這屋裡的一切，過一會，他站起來，把那在牆上釘的寫着叔本華派的哲學話的紙條揭下來，他看一看，這次把牠團了撕碎了。  
——而且，娘的，還是自私的東西——瑟想——怎樣討厭的不邏輯的邏輯呵，女人……

無心去看牠們，煙館里的人很多，在一個一個小黑屋裡抽煙的人，我沒能都看見，祇是那些小黑屋頂上，冒出一陣黃灰色的煙霧來，我確知那裏是有人的，這個煙館規模很大；是座十間的正房，南北兩邊構成許多單間——小黑屋。中間是走廊，這里和廊前都站着人；躬腰的老人，旗袍繫一個扣的女人，藍布衫的男孩子，花褲子的小姑娘，還有顏色莫辨的半截衣裳的工人們……確實的數目是說不準的，記得在煙館的前後門，出入的人們，都側身擁擠着，又進來個少婦，鮮藍的長衫，大約是昨天晚間洗過的，很乾淨還很適體，她的精神很好，在屋里的煙霧里走來走去，好像找人似的，不在等候

# 人 間

燕卿是我的老友，兒童時代的朋友；真的，不但我們的家相比爲鄰，而且他和我從幼都在我們家熟念書，一直到初級中學仍然在一起的。

他現在已抽了大煙，昨晚和他住在一個旅館裏，我們熱烈的談起別離後個人不同的遭遇，燕卿是個不很健談的人，然而昨晚他却說了很多的話，或者是他覺到高興的原故。後來我們談起抽大煙，又談起來忘大煙。這或是一個定例，每和抽大煙的人說到了大煙，他定要趨起眉頭說起，說過了大多沒有真能忘的，以前我聽着向我說起忘大煙的朋友們，或者其他有關係的人們，我都很高興，有時候我像個說教者似的，趁勢說許多大煙的害

處，後來我聽明了，這全是些應付話，抽大煙的人，沒有優子，你是他的有關係的人，他知道你必要勸他忌大煙，所以自己先說出來，表示還不甘於久抽。

燕卿和我的談話，倒是我先銜住了口，因爲晚間是抽大煙人們，活躍的世界。  
早晨起來，洗過臉就和他上大煙館去了，這煙館里的空氣太壞了，那裏我進去過多少次，惡臭的味道，這次算是十足的，或者季節的關係，因爲這是夏天。我實在忍不住這惡味了，像煉屍場，又像大糞坑，我簡直要嘔出來，於是到外邊去了。  
這是煙館的庭前，這里有很多的花，雖是早晨，我却

什麼呢？她！還擦着粉呢。當她的臉正面向我的時候，我看見了。進煙館的人們，尤其女人，常是不洗臉的，這個少婦引起我的好奇心了，我的眼睛跑遍每個人的臉，靠着放大的煙的欄柵——他和銀行里的一樣，上邊嵌着間隔很小的銅柱子——站着那一群，儘是些女人，油黃的臉，紫白的脣，疲倦的眼，頭頂是什麼？亂柴筐似的長毛。我的眼睛退却了，再不敢向她們正視了。

我纔想起問自己！他們站在那做什麼？抽大煙。不是！她們怎麼不進小里屋裏去抽呢？哦！這里還有一排呢！在窗戶外邊。我在這以前竟是在看屋里的景象了，不期他們站在我身旁的門的後邊，他們都像買火車票似的成列行立着，這一夥里沒有女人，他們都高矮的舉起一隻手，手里拿的什麼？書，不！眼。啊！我偶然明白了，發出這麼一聲，這都是領大煙的，以前曾聽說過，抽煙的人願意在家里抽，可以到煙館里拿眼去領，那個眼叫做「通眼」。那些女人們當然也是了，擦粉的她？她，她有個……丈夫。

怎的？俺等這麼一會子啦！還不給俺嗎？我的寂靜的思波，被這突然的而未聽慣的語聲擊破了，費了好大的力氣，我找到了這個香原，一個黑污的白色短衣的中年婦人，她揉了幾下黑色國境線的淚眼，擰着嘴，怒目看着欄柵里的人，宛如一把白柄代毛的木叉，在那直豎着，我那時只顧參觀這把木叉，沒有注意她的呼號，有無答覆。

「擠呀！擠呀！」窗下這一排也起了騷動，排里一個細瘦的藍長衣的男人，像受木叉的呼聲所激動的似的，這聲喊了兩聲，用肩向他前邊那個人的後背上擠起來了，他一面免強笑着臉，回頭向我睇一眼。

「不擠？今天風就領不溜！」排尾第二，一個矮小的老頭，醜怪似的憂慮的說，大概里邊這時向外放火燦了，他們真擠起來了，有幾個年青力壯的小夥子，嘴邊着呼吸，背筋直露在紅潤的臉上，取笑似的曲着腰往上擠，那些舉起來的手，好像馬車夫的鞭子似的，都在上邊搖搖着。

「擠！擠！擠！」排尾的一個穿警察衣服的孩子，用力擠了幾下子，得意的發表了他的勝利，前邊立刻「唉呀！唉呀！」的叫起來。他在注視着我呢，瘦瘦的淡白的臉，上邊戴頂褐色的紙帽頭，也穿着污白的短衣，他也太瘦弱了，無怪他苦叫，肚子被後邊擠的，頂在前邊一高個人的臀部上，他後背又笑回來，兩條腿像支柱似的在地上支着，

頭向前俯着，他的身體已成了曲線形，兩隻枯涸的小眼睛，眨眨的不住轉動着，後邊仍然節節進攻，他那隻高舉起的手也撤退了，然而，整個的他，尙沒有毅然退出的意思。他站在那兩隻沒處安放的手，時時的在底下擺弄着，他像隻穿上繩的青蛙，這時從屋裏走出來一個穿灰色洋服的人是個中年的，短小的身體，圓的臉的下半部，密佈着腫青色的鬚根，他怒氣沖沖的走近正在熟擠着的他們附近，舉起手用力向他們的頭上，打了幾拳，他嘴里罵的什麼，我因為恐懼，沒有听懂，他站在一旁，上齒咬下唇，怒目的睜視着他們。

那個人又在注視我呢，看我像個「司派」嗎？認識我？我也詳細的看看他，我認識他了，「劉九！」我在心里說，他確是劉九，不是青娃。我在沈思着，他不是我早先見過的劉九了；清秀的，活潑的青年富翁。這個，是個大爛鬼，不，是個真鬼。立刻他的小眼睛變成兩個黑窟窿，搖擺的兩隻手，也伸直了，露出骨節來，兩隻臂也中斷了，一根鋼線繫着，旁的人們都和他一樣了，一排直豎的骷髏，那本眼仍掛在他們每個手指骨上。

那個穿洋服的人，他沒有變成骷髏，他看見這些骷髏們，瘋狂似的大笑起來，跳躍起來了，「無量！無量！」他又叫起來了，我不覺後退幾步，他的頭上冒出一股白煙，直直的升起，騰到天空，剎時又直直的，轉向地上，白煙圍着那排骷髏迴繞，骷髏也都顫動了，漸隨在他的後邊跳起來了，他的洋服上上衣襟張開，跳躍着宛如一隻大鵬，又像架受傷的飛機，頭頂上噴出長煙。屋裏哪來這些骷髏啊！都跑出來了，手指骨上整着煙燈的，掛着通眼，頭骨上插着煙槍的，還有頭上帶着長毛的，這個我知道了，站着那群女人她們還沒完全腐化呢，也都跳起來了。白煙又騰起來，骷髏們的臂骨也都隨着舉起，那隻大鵬要飛起來了，怎麼骷髏們越跳越低的要倒了？我忽然想起白木叉，擦粉的少婦。

「燕卿呢？我的朋友燕卿！」立刻我驚慌的幾乎叫出來，方要跑去找他，覺得我身後邊，像有人在議論我似的，定神回頭看時，兩個人的手指，正指着我呢。

劉九，白木叉，擦粉的她，不見了，那一排人仍在擠着，可是，已經不是從前那些人們了，我的眼和頭有些灼熱，淌出手帕，擦一擦，知道牠已濕潤了，我又側身走進屋裏，燕卿正躺在小屋裏，背雲直上的抽呢，他嘴含着煙槍，和我點點頭，我還了他一眼。

的，向外直衝着，但我知道牠這次並沒有濕潤。

「他們真是一群鬼，人間地獄！」

我的孤高性，我的殘忍心，都表現出來了，我深處的，惡狠的，看這地獄和鬼群兩眼，回頭一直向東走了。

「他們，一群鬼！這群人間的鬼！我不和他們是同類，他們是群鬼！」

我的血沸騰了，脚步也急了，全身無一不緊張，好像若離開這群鬼，便算得到快樂的領域似的。可是，我立刻知道了，這是悲哀的憤怒，心的劇痛，人在悲哀到極度的時候，也許都是這樣吧？

恨我的殘忍心，持續力太薄弱了，人類性的光芒，又充滿了我的心房，白木叉，擦粉的少婦的丈夫，燕卿我的朋友，劉九……他們都不是鬼，是人類，地獄底下的人類，我的眼睛，又灼熱了，灼熱，我將永久的灼熱嗎？

一四〇三，六，作於吉林。

連續 王 一一 姐 陳 固 作  
漫畫 精神不死





# 12 個 人 漫 畫 展

• 午夜小販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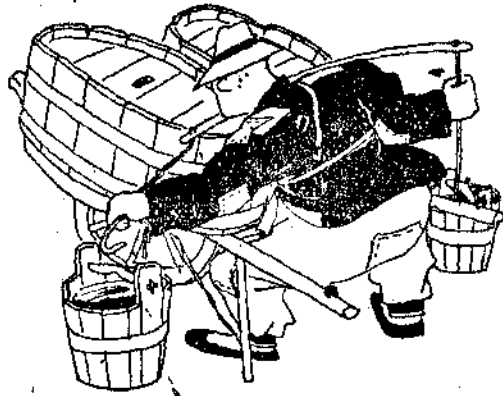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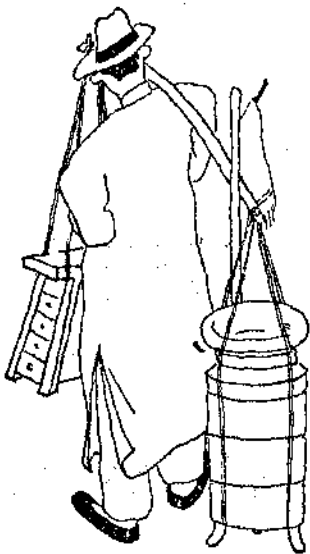


北京張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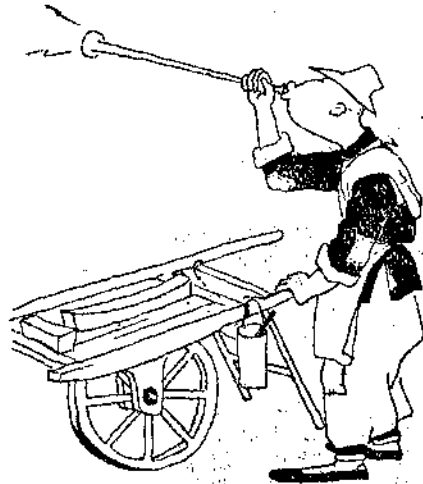
• 糞夫 •

• 街頭理髮師 •



• 水夫 •

• 老媽子 •



• 磨刀者 •



• 換洋火的 •



• 夜遊神 •



### 一：畫報的偉力

畫報這個名詞，我總覺得它有點摩登意味；它不但教人聽着響亮，它的內容形式之美，教人看了也很舒服。——它給人以生以莫名的安慰和感動。——因為它的感覺力比任何藝術品都偉大，所以我下了一個武斷的比喻；也可以說是實喻：就是：「普通報紙是文學中的『文』，畫報是文學中的『詩』。」文章的感應力不如詩，這是人所公認的；普通報紙的感應力不如畫報，雖沒被人公認，我却「公認」了！諸位如何？我且不管；信不信由你，我暫舉出實證作為我所以「公認」之理由，以備諸公之追認，如何。宋王安石實行青苗法，以組織不健全，行之者不得其人，擾民窮國，天下騷動，弄得農民流離失所，農村經濟，整個破產；全國臣民，羣起反對，以倍大的反動力，竟沒拔掉青苗法的一根毫毛，依然進行，屹立不動。這時鄭俠想了個絕妙的辦法，把擁塞道途中的流民苦狀，繪而為圖，上之銀臺，竟感動了神宗皇帝，潸然淚下，聲罪下賈誥詔，罷諸新法。全民賴以復活，天下賴以安定。你說畫報的感動力大不大！我來再舉一個西洋的例子，以見它「畫報」的一般性——是無分中外的。美國紐約日報向不注重新聞插圖，自從採用康培培方法，在新聞記事中插以圖畫，五年之間，銷數竟增加到一百萬份以上！這個驚人的數目，純是畫報的感動力量，專靠文字式的新聞記事，絕不會收到這樣的效果。還有一個有趣的證明：過去美國舊金山的電車公司及司機者，十分野蠻而不講人道，橫關直撞，死於輪下的幼童不計其數，市民抗議，公司不理，司機仍是我行我素。報紙上差不多大天登有這種慘案，報紙的編者，幾於總動員向電車公司展開交手戰，公司當局仍是「滿沒聽題」。這時美國黃色新聞創始者報界托辣斯大王哈斯脫氏寧願失去他的「感覺新聞」資料而請出一位漫畫家把這種不人道的行徑畫了一張漫畫，登在報

上，說也奇怪；電車公司當局竟受此漫畫的感動軟化了，於是重行組織訓練，力求避免慘事發生。

由此證明，把畫報感動人的力量比之於文學中的「詩」，當有過之無不及吧！畫報的力量為什麼這樣大呢！前邊已經說過，它具有「一般性」；它的一般性比綜合的報紙怎樣？那當然大的多！不論文化的程度如何，不論古今中外男女老少，都是它的良友；都能了解它，都願意了解它，都竭力的求了解它；因為它具有與人以容易了解的妙處。普通報紙在手段上和形式上，非有跟他同等的程度不能了解，畫報就沒有這種限制。所以自古以來有不識字的藝術家，換言之：就是自古以來有不識字的畫報讀者，沒有不讚不識字的普通報紙讀者。

### 二：畫報本位

新聞業者在經營新聞紙的政策上，有兩個主義：一個叫做「新聞貢獻」，一個叫做「營業本位」。新聞貢獻有兩個策略：一個是新聞本位，一個是議論本位。新聞本位是以網羅新聞為競爭的工供。在網羅新聞的手段上，不但力求速報，而且力求精確。議論本位是以解釋時事為競爭工供。其注意點在廣博情報，作為立論的根據，不言則已，言必驚人。營業本位也有兩個策略：一個叫做發行本位，一個叫做廣告本位。發行本位側重報紙的推銷，以廣告費的收入為經濟基礎。廣告本位側重在廣告效力的提高，以擴充廣告地位，增高廣告刊費，以廣告收入作為報館的食糧。這四個本位的錯綜關係，及其執行的種種手段，不是本文題目內的事情，恕不贅說。我所以提出這幾個本位對題的本位，並不在顯示這種淺陋的博識，請在報紙經營政策上，僅這四個本位還不夠，想促起中國的新聞業者除此四者外注意一下「畫報本位」。畫報本位的實行，不是指單獨發行，是促起新聞業者在「本發行物」中注意一下「臨時發行物」式的畫報或插畫。現在中國日報中的附刊畫報和新聞插畫，都具有許多的毛病，不是失於嚴肅，便是失於輕薄。有的浪費篇幅，不論價值

### 三：畫報溯源

如何，一幅占全版六分之一，結果版面還是一塌糊塗——主景背景一片黑。（這是網羅技術跟印刷技術不調和的關係）有的過於瑣碎，縮失了原圖的價值。這都是編排版技術和設備太差的原故。如「華文大阪每日」約三頁畫報和插畫，無論編排製版技術和取材的意義，無處不表現出真美善來！這是很足以取法的。希望中國新聞界對這一方面多多努力，不可視為無聊的點綴，敷衍塞責。畫報和插畫有推廣新聞營業的偉力！「叫座」的人緣！這是不可輕視的！

一九一〇年德人麥爾斯用照相版於耶蘇復活節給福來布爾格之新聞紙。Haupt-Zeitung。印刷圖畫增刊，為歐洲報紙附刊畫報的起源。此後英德各報，爭仿效之，各該報的銷數，由是日益增加。一九二二年，美國紐約時報在聖誕節用四版法印刷圖畫增刊，為美國新聞紙有圖畫副刊之始。這都是現代式的產物，至於畫報的起源，其時間還得往上推。美國人康培培於一七〇四年四月發明「新聞信」於波士敦城，名叫「波士敦新聞」。內容是各地新聞，用筆寫成書信式分寄各地售賣。其主筆別出心裁，有時在信紙上附以手繪插畫，被推為歐美報紙插畫的鼻祖。至於卑獨發行的畫報，還得說是始於中國。這不是我自傲，簡直抱愧之至！一切都發明於中國，在發展史上結果中國都落了後，還要拜異國高足為老師！愧然！愧然！「死罪！死罪！」宋鄭俠之流民圖，漫畫學者已指為中國最古的漫畫，也可以說是最古而且具體的畫新聞，據清代述所載，乾隆年間就有這種專業。「乾隆中有法和尚者，居城東某寺，勢甚顯赫。所結交皆王公貴客，於寺中設賭局，誘富家子弟聚博。又私蓄諸妓，日夜淫縱。富家子弟，人莫敢擾。勇毅公阿里克，惡其墮法，乃令番役夜踰垣檢之，盡得其不法諸狀，阿感獄綬為之援賴者眾，乃遍集諸寺僧登立懸杖下。臨時要津之託始至，已無及矣。人爭快之。至於市井間繪圖畫，久之未已。」據傳依此為業者叫做「寶圖

### 四：中國現代畫報的發源

中國一般新聞學者都說點石齋畫報是中國現代式畫報的鼻祖。——點石齋是英人奕查在上海所創的一個石印局，出了許多版權消滅的中國書，他的申報營業也很發達，一個窮光蛋立成鉅富，把許多中國人的錢運回國去。——點石齋畫報是一個旬刊，發行於光緒十年（一八八四）。用天干地支八音六藝為編目，每冊八頁，出至三十六卷停版。執筆者有英友如，金蟾香，張志瀛，田子琳，何元俊，符長心等都是當時有名的畫家。新聞書以外的作品類似聊齋插畫，畫是些荒誕不經的作伴，同時申報也出了一種附刊畫報，十日一紙，每紙八圖，以時事為主，每期單售八文。這不但在中國報紙增刊的始祖，並且是附刊畫報的始祖。在光緒六年（一八八〇）上海聖教會曾出版一種畫報，叫做「圖畫新聞」。每月一冊，連史紙雕刻銅版精印。內容有地圖，風景，天文，地理，科學，風俗，時事，名人像等。據此，中國的畫報不但始於點石齋，並且連中國新聞學者把這一時期的畫報定為「石印時期」的分劃也給打倒了。

(拜石)



# 大陸與日本文學界片談



村松梢風·小田嶽夫·長與善郎 (無順序)

## 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

村松梢風



我以前常到中國去，可是未曾研究過中國文學。古文不能讀，白話文也不能讀。當然會話也不能。到中國去，聽如一個明官的嚶子。這種人應該少到外國去旅行的。然而我對中國特有的興味，却是無可比擬。即使不通中國的文章，不解中國的言詞，僅憑地踏踏一下，在我也以為中國是壯麗的，就彷彿已經多少明白中國的實體了。我在文章，言詞上，都弄不成，但，盲目的感覺，在某種場合，或許不無幾處有誤人的地方。恐怕不能就認定我國格的事物都是錯誤的。

我在中國的作家中，有幾人朋友，他們的作品，雖然大讀過，但對於那些友人的心情，我以為不會有很大的錯解。而且我相信對那些人的天分，學識，思想以及其作品的高尚的價值，是沒有失去敬意的。

魯迅其人，我雖與之失逸了晤談的機會，但郭沫若，郁達夫，田漢等與創造社同人，在各方面，已是熟知了的。現代的中國文學，在內容上，是有着歐洲文學的色彩的，而其輸入的系統，較之直接取予俄國與法國者，由日本轉輸的俄國文學與法國文學，都佔多數。而且他們到日本來留學所學的東西，決不是日本的古典抑或文化。這一切傳統的事物，而是那遠從海外轉來日本的歐文化。這一點，與日本人之留學英法的場合，其意義是大不相同的。固然當時，不，就是現在在日本通行的文學，也是歐文化。在現代的日本，無論近接，西歐，一，紅葉(上四人均為十九世紀末學知名的文士。即：近松門左衛門，井原西鶴，樋口一葉，尾崎紅葉。譯者註)的存在，也都是不可缺的。現在是舉世探道隨西洋文學的時勢。然而對於投入其中的中國留學生，使其研究歐文化，源氏物語，芭蕉，三馬等日本詩集典故之類，雖說是過求強強，但既來留學，而盡其可能獲取該國目的文化。在日本，研究既成爲世界常識的歐文化，是不足為奇的。我在多少中國友人中，未能發見一日本歐文化傳統的讀者，而以爲遺憾。他們說，歐文化是日本的剩餘的文化，封建時代的殘骸，看了是不會有什麼用處的。但是要知道日本就是從那封建中產生出來的，如果要理解日本，當然要研究日本的歷史。然而中國留學生却說，在已國中留學且已沒落，哪有到日本反倒看起歐文化傳統的道理。因之羽左衛門與

五郎(現代日本兩個顯名伶——譯者註)的劇，沒有人肯耐心上兩幕。津田(日本民間社會劇之一種——譯者註)當然也就不懂了。他們更不理會調節日本的三絃與鼓聲之間的吟唱之聲，說那吟唱之聲非常擾耳，甚而以爲滑稽。差不多都是與日本的古典演劇和古典音樂沒交住地就回國了。僅。地吸取了當面有用的歐文化就回國了。遠來日本留學的價值，如此麼？他們都是僅。看了看現代的日本的皮相，日本固有的精神完全不知，而且也不會努力想去知道。

反之，日本之研究中國，却不如如此。漢學是一千年來日本人的教養。漢學衰微的今日，那聲浪仍然不斷。即如我這樣風之漢學致學的人，到了中國，都沒有感到什麼不便，多少能够理解中國。我想這不外由於祖先以來受了中國文化影響的原故。而且現代研究中國的人，在態度上，也和中國人的日本留學生不同。例如，在日本人中，就有很多人比較中國人都能理解中國的戲劇。就我，也要讀中國的小說，看中國的劇，品賞大戲等。民間藝術，去觀察現代的中國呢。

從來中國留學生學問的態度，是令人覺得遺憾，而且是洋學的。我交遊的範圍，不過是一些文學界同一階級。恐怕中國一般的留學生，也和沒有同樣的缺點。我想如果以往他們肯進一步去忠實地研究日本，在文學上，也會更加擴充了複雜性的。在排日的論調上，也許會提出什麼形式也未可知。在日本常談，日本人不明白中國，反之中國人却盡知日本，明白日本而排日，這是最可怕的。在這一論上，我的想像却正相反。雖然不能說日本人完全理解中國，但中國的日本知識，常是皮相淺薄的。這也就是造成事變的原故了。



話說出題外，雖是餘談。但如以上所說建國在那樣基礎上的中國文學，我以為即或有着中國人的獨自的情形與題材的特殊性，怕在短期間內，也不會凌駕他那來處的日本的文學的。

村松梢風 本名義一，明治廿二年五月，關西生，入慶應大學文學部，中國留學，廿七歲以發表露女作「露女」于「中央公論」為始，進入文壇。大正十二年（卅五歲）赴滬，遊中國各地。與中國關係甚深。其主要著作有：「本朝露女傳」、「東海露女傳」、「露女時空傳」、「中國漫談」、「村松梢風集」等。曾翻譯「露女」，最近再刊。

# 我與中國作家之交遊

村松梢風



曾與創造社代表作家之一人郁達夫，自七八年前以來，以翻譯其作品之故，時有書信往還。直到昭和十一年（民二五）才得晤面。當時郁氏似任福建省政府參議，無多少作品發表，知道了拙作「城外」選入芥川賞時，曾特意寄信來問，並說不久即來日本。他僅漠然地附帶寫道：「所以我也沒敢十分期待。忽在十一月某天的早晨，拍來郁氏電報，說在東京車站候我，電報是從久原站發來的。抵東京即在那天午後，於是我忙著去接他。不但在照片上認識他的容貌，而且又寫來一等車臥舖號碼，因之我想是不難找到他的。

車到了，我立刻就進了那個臥舖號碼的車。他因為不認識我，所以也不像打算要找我的樣子。僅在茫然地，收整着他的提包。比起照片來，那像貌不是那麼圓潤的。而有一種棱角之感。由於他那目傳式的作品，我

只以為他該是個弱的人，但却不然，雖瘦削而神氣頗為精悍。

在我之外，同時還有一位中國人的朋友來迎接他，但出了車站，那人就走了，我把郁氏領到駒町區平旅館去。

在那，直接到黃昏。那時才知道他是由福建省政府所派到日本觀察來的。在談文學之中，他頗稱讚露女善藏，對露女西之後的嘉村磯多之死，極表惋惜。晤談時間，雖然甚短，但兩人似已成舊知了。並沒有感到什麼國境的限制。

入夜，我與他同到銀座。我不能介紹他到什麼豪華場所去看，倒領他到尾張町服部時計店裏巷裏燒雞有名的酒店去了。在那喝了不少又談了很多。他說那時與日本離別已有十年，但看來很像個十年長住的人，一切都還熟習。

出了那店，在夜市上散步，遇到舊書舖他就停住不走，他翻弄著的似多是關於繪畫的書。

「以文是不能吃了，我却想弄畫畫。錢呢！」在走出某一書舖前，他忽苦笑着這樣說。當夜與他又走進一家啤酒酒店，喝了大杯，纔別手分去。

x

話說到前事。在與郁氏把晤的數年前，我曾為友人丁君領到與郁氏同為創造社重鎮的郭沫若的住處——千葉國府臺去過。田園中一日本式的房舍，門柱上却掛着「佐藤某」的姓氏門牌。不用說，這是郭氏以別代筆，投入共產軍陣營，因國共分裂反蔣失敗，亡命到日本來後的下處了。

那時他正熱中於金石的研究，似乎時常還翻譯着一些什麼。穿着粗陋的和服，坐在簡樸的日本席子上，看去只像個老書生，又彷彿是個詩人，學究的樣子。談起話來，就感到是個會揮霍揮霍的人，有層層放的地方，對政治也極關心。

日本人的妻與孩子，那時都不在，只他一人。我們到客廳坐下，吃着煎餅，喝着茶，雜談着。我們的談話，他答得似乎不藉思索，頭腦的敏捷，已令人感服了。客廳前，柔面的畫頭，有一排櫥櫃，已謝了七分，不知何處應着「層層愁，情景至今在懷不去。」

丁氏問他「沒去看花麼？」

「不曾，每天在這就可以看花了。」郭氏只是淺笑着。郁氏來京數日後，在改造社長山本實彥招請的歡迎宴席上，我與郁氏，都不料會晤了久別的那氏。當日日人方面出席者，記得還有佐藤春夫，木村敦，井上紅梅，增田涉，松枝茂夫等與中國文學有關的人。

由於我等之懇請，郁，郭兩氏則吟了「露女」之句。郭氏立即傾喉而歌，但聽極暗，反之郭氏與山本氏連乾數杯，纔姑起長吟，餘韻幽幽，真像是個名詩吟者。

郁氏在東京小住約一月半，其間會晤三四次，一次是與井伏鱒二氏同道訪問去的。

x

在昭和十二年（民廿六）的春天，與友人水松定君到上海旅行的時候，曾與故魯迅夫人許景雲女士，作家蕭軍，作家蕭紅，評論家胡風及其他數人住過。昨夏去北京又晤周作人，錢稻孫等人，這限於紙幅，祇好等來日再記了。

小由顯天 本名武六，明治三十三年關西生，本年四十二歲。大正十一年曾與郭沫若等，小談，為「文壇」同人，主要著作有芥川賞得獎作「城外」，翻譯有「露女」第三卷及「露女」等。

# 回想魯迅

(上)

長興三書郎



雖寫「回想魯迅」這題目，實與魯迅並無新交遊的關係，而且尚未讀過他多少著作。雖在某雜誌上看了「鴨的喜劇」一篇，使我想到沈石田畫鴨的喜劇圖，覺得都是「好感的小品。知道現代中國還有這樣的作家。

其後，昭和十年（一九三五）晚春，在北京與現已作古之故友同輩（當時的聯合通信社）山上正義君談話，據謂在那前日，曾與錢稻孫等人在某宴席上談話，談到周作人，說乃兄魯迅已成了證明極重的作家，其代表作「阿Q正傳」變為今日中國知識青年無人不讀的文章，乃第



周作人却與他性格相異，思想上立場也不同，兄弟殆近於絕交狀態。

但我見的周作人，也是一溫厚篤實的學者。我感到或者中國人是難知其腹懷的，因思慮用心過深，輕易不露情態，也未可知。

後到上海去，也是同盟的一位松本君，力說應該去會魯迅一次。據說魯迅輕易不與人會面，但有內山完造氏的介紹，是不妨的。因在上海事變時曾得內山氏援護，二人交誼極篤。幸內山氏，亦以爲然，於是商得本人同意，與魯迅及其他作家數人，得有一夕聚餐，關於這前後經過與印象，我已在某雜誌上寫過了。

我對他人於魯迅之宣傳，雖非無視，但此次會面，事前確屬漠然，並未極大熱心。他那時五十六歲，顏色蒼白，彷彿犬養木堂翁瘦弱之形態，走進來時並無威肅堂皇的風采，但一見在群衆之中是別有異人的地方的，我立刻就感到了這是一代的偉大人物。在有如田園詩人的神情裡，有着志士的壯烈的魂魄，他沈暗又光亮的雙眼，更有着牽引人的力量。

然而他心身衰疲，甚至至者每落下箸去，健康已不能勝任的樣子了。於他一無所知的我，感到他何只於禮教，即對孔子也決非肯予讚誦的，不禁吃驚。說到國民政府連柴霍甫的沒有什麼相干的小說也禁止，所有的新聞，社說都非經過官廳的眼睛不可這些話時，他總是有着憤慨激昂的顏色。並且說他要寫時，一定要寫關於農村的東西，但却不能，這又使他慨嘆了。他這種憤世之傾向，不爲無因，這是使我同情的。

我稍有詳知關於魯迅的事情，是在那數月之後，讀了岩波文庫的「魯迅選集」的時候。他在發表這代表作以後，如所傳說一樣正在「用手寫的事情不用用脚迷的事情忙」的情形之中，即在這作品裡亦以過於警戒慎重的原故，幾乎寓話化了，因使我感到那會與真實有了出入，並沒引起我如何期待的興趣。

像「阿Q」那種別無定見的人，不祇中國，在日本也正多。現在重讀一過，或者於他那婉曲的諷刺的表現，有所同情也未可知。但在我，勿寧說那直說法的「藤野先生」「孤獨者」「故鄉」「風波」以及「鴨的喜劇」等短篇，倒有興趣。而且於我最有興味的，則是在試驗有無被官廳阻擊，以政治犯加以逮捕資格而站在講演臺上講演「魏晉的時代相與文學」一題的講演記錄及增田涉氏寫的「魯迅傳」兩篇。

我曾在漢文及中國學泰斗——自學生時代以來夙所敬仰的小柳司氣太博士前請教過：關於漢學與中國一般文化

之精密的科學的研究調查，是否日本比較中國本國猶其發達？是否漢學學者也是以日本的傑領之士爲多？

小柳先生答的是：「不，沒有那事。我已七十歲了，直到今年一向是專攻這一門學問的，但像我這樣的人即使架上梯子也不能望其項背的偉大的學者，在中國還很多呢。祇是那樣的，都深居簡出而已。」

想來，無論如何，是這道理。假令歐美有醫學研究日本的人，關於日本的故事古典，即或較之日本一般學者知道的多，但我們也不能以爲他比我們自己還能正確地全面地理解日本的。由於那種「研究」得到的知識，是會想像與架空的地方的。同樣，某一土地上的事物，不是那土地上生長的人，總有學問的研究所不及的地方。而且這也常是最緊要的地方。想到自己那質問的淺薄，就不勝慚愧了。

關於中國的學問，文化，日本以及世界的研究者，概括而對照檢討，從大局上看來，可以比較公正批判的，即是日本因在地理的立場上有着自由便利，所以眼界博達的人較多，這是無可疑議的。但關於中國一國知識的深淺，詳盡的地方，無論如何，自有其本土人的獨擅。在一件調查上，關於文獻，大抵不外既有之物，但每在他國人不得寓目的事物裡，却含有那民族性格之文化的真面目與時代相的神髓的。

魯迅並非本來純然的學者，而且他當初是修自然科學，又想作醫生而到日本留學的，也不是什麼生成的文學者。然而僅僅讀了魯迅那篇講演記錄，就不由深感到，像那樣能够把生人與其所呼吸的時代的空氣，以凝成的血滴的具體性，整個刻劃描寫的這件事，終歸不是日本的學者所能企及的。

當然那也由於作家魯迅天賦的才力，然而魏晉已是千五六百年前的事，在描繪那世相上，自不得不賴諸想像，這在日本也屬可行。但，魯迅談曹操，何晏，竹林七賢，陶淵明等人時，宛如說他隣居，有若盡知其底細的確信，在日本人則須完全依靠空想的想像了。這不僅是關於通曉民族上的人情思考及其鄉土歷史等事的深淺關係，實在也由於已身處於千五百年前舊時無異的生涯與憂慮中，所得的體驗深切的原故。

他並不是爲準備這講演而讀的，然而僅其參考書目中所學的書名，已可驚人，雖然到底不暇繁舉，但關於陶淵明，以至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賢，日本學者的著作，已經很多。由之可見彼等大抵是唯我獨善的個人主義者，容易對世間塵俗，加以白眼，但知吃酒，飆弄清談，這些隱逸，即是中國一流的變態的頹廢派藝術家，對於社會國家畢竟是有無益的存在。他們確是中國一流的特產，但他們能說單純的「獨善」麼？

「譬如有一個軍閥，在北方，那軍閥從前是壓迫民黨的，後來北伐軍勢力一大，他便掛起了青天白日旗，說自己已經信仰三民主義了，是總理的信徒。這樣還不够，他還要作總理的紀念週。這時候，真的三民主義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裏就可以說你反對三民主義，定罪，殺人。但既然在他的勢力之下，沒有別法，真的總理的信徒，倒會不談三民主義，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談起來就皺眉，好像反對三民主義模樣。所以我想，魏晉時所謂反對禮教的人，有許多大約也如此。他們倒是迂夫子，將禮教當作寶貝看待的。」

這是那講演中的一節（此講演原題爲「魏晉風度及文章與樂及酒之關係，係一九二七年九月在廣州夏期學術演講會講稿。載「而已集」——譯者註），在以魯迅正是諷刺着在現代國民政府下的自己等人的立場。恰如柴雲甫在「關於禮教之害」一語諷刺裡所說，在結尾他（魯迅）寫着：「自漢末至晉末文章的一部分的變化與樂及酒之關係，據我所知的大概是這樣之這樣就把要試驗他的危險思想，目光炯炯的官憲們，輕之地用煙就給裹起來了。」

在佐藤春夫及增田涉兩氏合譯的「魯迅選集」的卷尾，刊載的「魯迅傳」（增田涉撰）一文，已是八年前的東西了，今日提起，或者不無迂遠之感，實在那篇得生動活現，我以爲那較之魯迅的小說是有着數倍以上的興味的。增田氏是會親炙於魯迅多年，深得魯迅口述的人，說是擬以魯迅爲中心寫一近代中國成長史，不知這人現在何處。

我以爲今日雖晚，但要認識中國的人，必須一讀「魯迅傳」這書。是對於事物的表與裡，外貌與真相，一般機會主義者，不知其上等贗品與真實東西的混亂關係的諷刺！魯迅世間嫌惡，寂寞而死的魯迅，那看法教示的萬一，對於今日的日本，也是一個極好的反省，這正不是他國人的事情啊！

以前我曾以「站在新中國的立場上」一文寄某雜誌。在從來反復易姓革命的中國，孫文唱導的國家維新的革命運動，究竟是怎樣根本破了的性質相異的東西呢？在三民主義之中，哪一點日本可以協力援助，而且必須協力援助呢？關於這些問題，我申述過些許意見。但改造新中國活躍過的大人物，並非僅是孫文與其黨徒的政治家之屬。實際上却是那文學運動的關士們。我應再添加一句是關於這事的重加檢討是必要的。

關於胡適及陳獨秀，有許多褒與貶的話，我雖不詳知道這些，祇知道不管他們是何等人物，抑或於日本是

如何厭惡的敵人，我們也不該以小乘的敵愾心與幼稚的私情去觀察的，尤其對於胡適打破中國文學上由來的陋習這功勞，是應該認識的。

文體用白話文，即所謂言文一致，這不啻去使思想的表現，自由的，的確，真實。不懂在排斥無意味的套語詞句的誇張與傳統形式的虛偽。那誇張與虛偽正與科學制度的不良的政治組織彼此關聯，而政治組織又與中國民族更進途上的障礙——腐敗封建的家族制度及其保守道德等之體教互相結合。企圖於這種特殊，複雜的宿弊，解放出中國的人心與文化的這種文學革命運動，當然要與政治革命呼應而起。這文學革命理論之最初的寶

### 木刻無雙譜序(下) 子荆

此書圖像取材，只限於楚北之人，嫌其狹義，這自然不是「續無雙譜」了，雖說這些人物，也稱得起無雙。可是：這些人物，已多數見於青芳刻過之「歷代名人傳」；及任清長畫像四種中之「高士傳」中，彷彿現在要出版，已用不了再刻幾幅。原無雙譜，已不多見於坊肆間，無雙譜補(續無雙譜?)與此楚北無雙譜，淵源如知堂老人，尤以未見其原本為恨，可見此書在世間之命運，確已微乎其微。

青芳所刻的原「無雙譜」打算在最近整理出版，要我寫一個序，我不願以逾分之詞，譽知己之友，而且數年來分工合作，更宜避免互相標榜之嫌。不過我以為是這樣：化人以語言，不如化人以文字，化人以文字，不如化人以圖像，即畫夫俗子，目不識丁，告以忠臣孝子之事實，茫然昧之，示之以文字，不能解，一旦入古聖賢神佛祠廟中，則肅然起敬，或納頭便拜，凶悍險惡，頑梗不化之流，對古神聖事蹟，當作毫無根據之謠言，勸之以忠義，格格不相入，一旦入禪房古刹，看到十八層地獄的靈圖，凜然起懺悔心，所以古聖王神道設教，實出於國民為善的苦心，不可一筆抹煞，盡笑其為迷信！何況無雙譜中的人像，不出忠孝節義的範圍，其

現者魯迅和政治革命的先驅者孫文，不期同是由研究西洋醫學出發，也可以說是興味極深的了。

魯迅想到日本的明治維新的改革是由於蘭學(荷蘭來的文化——譯者註)的西洋醫學滲透而起，這即是他志嚮於醫學的動機。但他後來把想由醫學拯救中國的希望，轉在精神上的醫學之文學上了。

由於獨善主義每每成為常習者的日本文壇的風氣看來，魯迅他們這種行動的態度，是勞苦已極的。也許以為在一個詩人，藝術家，這是一種全不必要的煩累吧！這也許是不錯的，但，這種事也是由於人的運命使然，魯迅並非有所嗜好，而敢於投身向這賭命的煩累裡的。

事蹟可歌可泣，足資觀感，立儒廉頑，鄙寬薄敦，披圖閱像，回湖古人之行止，歌之詠之，發揚蹈厲，感此世風日偷，詐虛相尚的時代，此等作品，是不是比女人的酥胸大腿等作品，要更覺需要？基於這種觀念，我願極力的幫助他早日出版。至少要有我為冬烘頭腦吧！我以為。

不過：我對於無雙譜的取材，也有些懷疑，假使以忠孝節義為標準，那們：原無雙譜，為什麼要加入武則天，竇賢？無雙譜補(續無雙譜?)又為什麼加入(當塗識)曹操，(後庭花)變伶周郎？固然咧：這幾個人，也可算古今無雙，不過：不大合於忠孝節義的條件！無雙譜補(續無雙譜?)的作者，自然是聖師原無雙譜作者的成意，而且(後庭花)變伶周郎，與賢全是撲朔迷離，雌雄莫辨的人物，而武后與曹操，性別雖異，同其險毒險狠。那們：原無雙譜的用意何在？真令人不能解案呢！次則關於我的無雙譜題詩，也要附帶着說幾句話，就是我們在題詩以外，不想再要小傳，所以題詩就偏重於記事了，凡詠史詩，費力翻前案，對此人有新的批評，新的估價，言人所未言？偏重於記事，則平鋪直敘，味同嚼蠟，不堪稱為詠史詩了，原來我的本意，本想不拘體裁，隨便弄些零星小品，平空裏抓點意思，倒覺有趣，可惜青芳不願如此，並限定每八題七絕四首，我不忍過拂其意，只好這樣作下去，雖然說吳北江，知堂老人路先進，全說這樣作也很對的。

祇是，在他那樣的立場上，政治的問題也即是同胞全體運命的死活問題。似是個在人上具有自然的同情，正義感，愛國心，而對於虛妄，偽善有所憤激的明徹知性人，並比當這祖國存亡危機萬千的時候，看透了那原因與趨向，他就不能以詩人悠然的態度，不去理會這些，而獨善其身地混下去了。(未完——續見次期翻譯文藝稿)

長興書報 明治廿一年八月生於東京。經學醫院醫科入東京帝大英文科。明治四十五年中途退學。曾為「白蟻」同人，小說劇曲之作甚多。著作有「竹澤先生」云云，「二言論」其書「この男を見よ」，「一人旅する者」，「櫻桃隨筆」等。

無雙譜補(續無雙譜?)中，蹟跋不少佳作，如題費宮人云：

荆軻報政，為人報仇，彼男子兮名千秋，宮人費氏一女流，女能殺虎斷虎喉，可惜大才還小用，不得手兮元凶頭！吁嗟乎，不得手兮元凶頭！關部拜倒平西羞。咏(漁陽過)彌衡云：

鸚鵡一賦便名洲，章陵太守為低頭，黃祖之子能好士，乃父真可稱擊牛；劉表枉自稱俊物，蓋加禮貌委曲留？竇途狂生入虎口，無怪豚犬失荆州！漁陽三樹憤罵賊，荀文若輩皆堪羞，假使曹操當時便殺却，豈非三國第一流？惜乎阿瞞不肯成人美，致令先生一命徒然休！又楚北無雙譜中，咏(班衣舞)老萊子云：

歡承膝下，班舞堂前，老而不倦，愉色霽然！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老萊子有焉！！(以上均見於「椒生隨筆」中)

奇俏流利，趣味盎然！比較之下，令人芒背，青芳木刻技巧，直追古人！我之題詩，殊覺遜色，雖附驥尾，亦可致千里，幸矣愧矣！拉雜寫來，不似「無雙譜序」又不像「無雙譜跋」，事寔經過是這樣，只得忠實的寫出，末後仍以知堂老人的詩句來結束它吧，就是：「自古英雄爭白死？而今風雅屬青芳！」





霹靂的驚駭，  
是流佈大地的抖顫。  
光與熱，  
是一隻夜蛾求生的堅強之信念。

沙場白骨，  
灑着鮮紅的血，  
刊擊出名貴不磨的教訓。  
光明懸結於鬪爭羽翼，  
看一隊白鴿翔過荆棘。  
曙色里：  
大地的芸芸衆生，  
該被光與熱蒸燒去凶暴的愚蠢了  
吧！  
（喂，  
朋友！  
願憑你一支光燦炬火，  
點殘了漫長黑夜。）

廿九·三·北京公廨後夜

輪廓 噩 疋

願有生命之燦  
輪給木乃伊；  
可惜它  
都吐不出半點燦火。  
白骨裏的紅色，  
爬出夜的  
睡夢之中；  
呈出未死盡的心情。  
澀着冷笑裏的滑溜，  
看相着：  
慚愧生活的行屍！  
羽衣包裹的輪廓。

耗子的心情 噩 疋

又名階  
蝙蝠翅  
抹着 樹腋下  
掛立的  
夜鷹的眼睛  
顫慄的  
呵  
駭怕

三年似一陣輕薄的風，我終於在這風的休止里，爬完這段生活的路，於是我辭別了那些聽慣的和看慣的。  
農夫的長鞭，屠殺場的刀，野狗的尖牙，……環圍着都市的郊外，青空的雲朵在馳奔着，離開煙囪的煤煙在慢々的浮動着；  
是都市的信息吧？告訴給郊外的人們。  
將離開這都市的郊外了！臨行我不知道這些心里的話，應該留給誰？  
能讓他自由的流走麼！河裡的仔魚，割了稻，餓着肚子的女人。  
忍耐着渴了的喉嚨，小豬們！莫喝屠殺場外的血水！  
流浪的頭顱！  
你們的活孩子死掉了，那便不算你們的肉？沒有看見野狗嘴角邊的血跡嗎？那野狗。我重復的閉了眼睛，讓牠們再走上心坎，進到耳膜。我徘徊在沈靜的夜裡，攪帶着這三年來的記憶，走向明天的道路。  
又是異地的另一些生之暗歌；但——藏在胸間的短小故事，那孱弱的記憶的破布了，也許漸々的蝕化了形骸呢！經不起將凝固了的血的擁擠。  
（三五冬）

春天的夢

方 條

越乎人與獸之上，我生長；我要說，——可是沒人說給我。我長，我長得寂寞了，我長這麼高——，我等待，——可是我什麼也等待不着。是這麼近了，我離雲端——，我靜候那第一次的雷，閃！（尼采，大樹之語。）  
風沙在窗外輕敲，好像春的聲音。  
一顆荒冷的心埋在屋子陰濕裏，早發了霉。我撕開糊在窗上層層的報紙，裂開一個縫隙，便有一縷太陽湧起來，射透了屋子裏的動盪。

「難得！窗外不是沒有光明……」我的心重新歸了我。  
思索拖起回憶，在寂寞里滾滾來滾去。沒錢，沒飯吃，沒溫暖，沒體面……  
高爾基說：「我生在這世界，是來反抗的。……」  
我反抗什麼呢？——錢，飯，溫暖，體面，這些是我的伴侶，應該遵守我；可是，一個冬天，它們順次的遠颺了。最初，我的口袋里再摸不出什麼，么腐的小夥計便拿白眼對付我，我低了頭。  
飢餓壓扁了我，我又彎下去膝蓋。  
剝下衣服，解紓飢荒。溫暖撲一撲身上土，離開了我。身畔的體面在呻吟，我用這呻吟織起未來夢。我只有一把骨格。  
我反抗什麼呢？

春來了，我嗅到光明味道。  
把腳下的鞋用一根藤筋捆牢，拖一拖肚皮帶。我把這壞了我眼睛的一層層破窗紙，完全撕掉。  
春，我要用手，用沒有血色的手，捫出它的酒諦！  
甩開了風門，重新我又踏入人寰。快慰緊捏了心靈，在街頭一群群人類里面，我慶幸我還是智慧動物。

蒲公英的夢 謝人堡

春來——春花滿地。  
東皇無語，萬物亨；  
丁香的香，  
玫瑰的刺，  
蒲公英的夢，  
全世界已走入春夢裡！  
哇！這幻景的構圖。

是誰灑起了漫天甘酒？  
馳騁瘋狂！  
綠野芊芊美；  
蒲公英搖動着首，  
沈醉——  
拾取一幅夢境，  
那裡，她懷起豐富幻想；  
她得意笑着，  
但得意忘憂，  
仰天吐出白雲朵朵。

靜謐入夢：  
她夢見遍山野草，  
幽々萬古同春，  
她夢見她是百花之王，  
春天——她是象徵……  
她不禁長天一嘯：  
喚來了假的春光。

四  
全宇宙都伴奏於她；  
春風鎮日吹拂，  
春雨傾瀉似潮，  
春天霹靂滾動了！  
嬌子，天會傷害妳麼？  
妳應期待恩育，  
可惜妳的壽命一刹那。

五  
年々春再來，  
春花迎時——  
蒲公英！妳不又有一幅美夢！  
可惜妳的愛女：  
都要作了嬌子！  
但全世界仍是春夢一場，



黑紙上的火靈  
 (太陽般的紅)  
 恍消逝了  
 輕大的  
 放下這  
 愛好着子夜  
 耗子的心情  
 (遺心悖)  
 (眼瞞)  
 (趨)  
 纏繞了 無意志  
 人的精神

### 泣

雷力普

鏡中  
 返映的臉  
 浪花般的皺紋  
 像內心的  
 酸煙  
 什麼時候  
 (天主細細的渲染)  
 但赤的心  
 長着火色的  
 春圓的花  
 如今  
 是鏡裏的  
 秋霜下的景靈  
 氣憤裏  
 揪住光陰咬一口  
 (什麼年代的東流)  
 流上的  
 描傷的印痕  
 許葬埋這小子的  
 欣笑 淚水  
 總然是靈空的煙了  
 渺茫的  
 世紀裏的  
 一個咆哮的  
 爭囚 而今  
 獨立着  
 鏡裏的槍聲

四〇三十一日於二堡

一層憂鬱散開來，我沿了商店門口急走。  
 體面是那一階層呢？體面人的眼光都是體面的，他們巧妙的向我斜視。意思是善良的，總不出顯我與他們共步同趨，一來有失色彩調整，二來也要提心吊膽。  
 春來了，體面於我是一塊頑鐵。拋了罷，沒有用處的頑鐵呵。  
 在一片服裝店的大玻璃里面，是與我同年齡的人所穿的衣裳。那輕鬆的，華麗的，有着纖細紋條的衣裳，披在身上，立刻是一個體面人；同時，舉動也體面，言語也體面，思想也體面。  
 那是有錢人所應有的，赤貧者能有一襲釘結多孔的可以產生寒冷的破單衣已是天命。忍耐些兒罷，不然，上帝都張心。  
 卑鄙的眼光又遠擲在用鋼條構築的銀行大樓上。  
 衛士們有手槍。嗚，白朗寧測得透貧者靈魂的深淺麼？  
 窮命鬼！是的，誰願把命運做一斷線的風箏呢？  
 走罷，走罷，值不得留戀的銅臭地呵。嫌疑犯的石頭可留心跌在頭頂上。  
 餓狗！

喝罷，我是人哪。讓我品嚐一下。那是肥滿的鴨，那是香噴噴的雞那是鮮豔的臘腸，那是有滋味的魚，那是有滑奶油的面包，那是黃色雞蛋。都是離他命的寄託所，醫生嘴皮上的話。好，你多福的雞鴨魚肉們，可以到富人腸胃走一遭。人吃人麼，他們祇要我的靈魂，不要我的皮肉。  
 喝罷，喝乾了我的靈魂，可以滋潤你的生命！  
 滾開！不滾開……你更幹麼？我！我不能等待了。太陽落下去了。  
 披了一身飢餓，卑鄙，詛咒的支離破碎影子，向歸途走去。  
 窠子上的破紙已被我撕掉，黑暗濃重浸入。在小屋的牆隅里，我瑟縮的完成一個癡癡的粉夢。那是春的到來，光明的到來，第一次的雷閃……

## 空曠之旅

蕭 菱

天及地平線，連結在一塊，分不清那裏是天，那兒是地，眼際空曠的感到了恐懼與驚奇。沒有生物，沒有一切人類在歷史上舉出的任一名辭下的事物，人像是離開了世界，孤冷冷地。眼前是一片遼闊的海……  
 海可沒有水。  
 一股戈壁味，加雜在風沙中，是那樣的濃烈。吹在臉，手上，是那樣的像千萬根針落到地上就形成了那樣一片無際的海，呈着黃黃色波紋，在狂風下，波動着，波動着……人與路皆為一夜風沙所埋。水壺，行李……被埋葬在沙中；人露着腦袋，臥着的駱駝，被沙埋上了腹。  
 人與駱駝，却用着最大的力量，想擺脫沙。但無處無沙。  
 人靠着一冊旅行指南，一本沙漠境況與遊記，年青與一股足跡發掘這心惘之解答的毅力。臉，手，早為北地曠野的風吹成色烈的血薄，再經風吹打，缺乏着都市的裝飾與塗染，呈現了粗野與醜陋。他們認識了宇宙，認識了自己，忘去歸途了。神經醉戀着；為這都市人所夢想的夢的實現所狂悅。忘去了苦痛，整天騎着穩捷的，在沙漠地帶上方顯露着快大脚步的本能的駱駝，成天遼闊的咀嚼着這粗野豪放的夢。  
 人高聲地唱了……

音誰獻出一點煤礦，  
贈送妳底孩子？

## 海與夢 謝人堡

「我愛海，我也愛夢。」  
 雖然這海可憐到萬分：  
 沒有船隻，  
 也沒有狂暴的潮汐，  
 只有幾隻沙鷗與海燕，  
 因之便引起我愛海的心，  
 我愛海——  
 我更將走入海底夢。  
 海岸上，海燕翻飛。  
 劃起天雲萬態，  
 無限夢意都在那裡留下深痕，  
 我瞻望蒼天宇。  
 剎那，  
 多少華光凋老，  
 煙雨濛濛——  
 陰沈着，陰沈着，陰沈着……  
 月無輝映，星無火，  
 一切何等寂靜！  
 沈沈去，致使我對生命懷疑，  
 我復感到厭倦再作學問  
 學問——精神的刑枷呵！  
 我不願深知一切，  
 我只希望我有一幅——  
 倘恍的夢，和憧憬的眼。  
 我愛夢，我猶愛這海底夢，  
 海更會助我入夢。世界上  
 唯有夢才是生底真諦！  
 好呵，我在通條地睡。  
 常青藤一般  
 靜々臥於那鐵木堅穩的牆壁上，  
 我再不怕風底吹襲，雨底來臨，  
 以及幽靈底誘惑。  
 夢裡，我再不聞那神密的微語，  
 我再不聞那可笑的顫慄和呻吟，  
 我安祥，這雖不是荒蕪大睡，  
 但我總可碌々入夢了。  
 夢裡，我見漫天草叢，  
 有草蟬給過往，玲敏地

### 夜記 烏甘

大院落裏翻着狂風；  
白楊樹的枯枝山響。  
月亮從多早也露臉出來，  
淡黃色的燈籠照着月份牌上舊歷二  
十九的字樣。

書堆上靜靜地躺着一「生活雜記」，  
「安閑」給它穿上一張灰塵的外衣。  
也許是在黑闇中搜尋一顆星火，  
像一正反割的小牛似地，  
把日記——這你個吞下的苦味底草  
再從肚腸裏嘔出來，  
放在尚未失去味覺的嘴裡。

「頂了一座黑壓壓的山，  
我追着太陽。」——×月×日  
筆劃裏埋藏着光明的企望

我却要在日記裏也尋出一支微渺的  
光，  
我願流眼淚，  
錯在指尖上的——  
我覺得有一點失望的悲傷。

「別迴戀了故鄉，  
故鄉是一片荒蕪的艸莽，  
要在陌生的行程上耕出生命的光  
芒。」

故鄉的朋友們只知道在艸地上滴  
眼淚，  
淚水却繁榮了亂艸的生長。——×  
月×日  
我自己也流淚了，  
「懦弱」從別人頭頂走到自己的心  
上。

×  
明月亮的夜裏更黑了，  
風不停息地在枝隙中衝撞。  
風聲裏却找不出另外的音響，  
孤獨地，只有日記裏的眼淚  
和座燈反映出微弱的光。

一九四〇.三.十九.夜

但有一天，漸々雄健的駱駝，開始走進一塊樹林中。這樹林中，也是那樣的遼闊的粗  
野。滿生着沙漠地帶中特有的紅柳與柽柳，密々地一叢一叢地，呈現着一股原始氣象，  
是那樣的獨幹與靜寂。道路缺乏着人的開闢。那樣原始的雄偉的與莊嚴的。  
人緩々地走，漸々發現了羊糞與牛糞。  
「噢，這是居住人類的象徵呀。」  
突地，他們的感情與希望全變了。

## 畫

李北川

在我的壁上，懸着一幀不知甚末時候甚末人做成的油畫。

早晨的光景，地上是一片寬廣的農田，田裏面的禾苗，剛好和畦埂相平。一個赤着  
膀子的農人，腳踏着綠色的小草，正俯着身子捉着禾苗上的青蟲。農夫的後面，是一帶已  
經綠了的樹林，林杪上已露出剛在昇起的太陽，但陽光還沒有射上那農夫寬闊的肩背。  
每逢看到這幅畫時，我便會無端的冥想：——

「甚末時候他會伸直了他的腰？  
太陽甚末時候會把溫暖和光亮交給這農夫？  
幾時禾苗能長大起來不怕青蟲的咀咬呢？  
我也會記起一句甚末人說過的話：——  
「在人的身上榨取生活的是蟲賊，在土地裏榨取生活的是英雄。」

(三月五日後)

## 漂流

柯炬

漂流吧！漂流！一葉扁舟，一片浮萍；這已經不是暫刻的了。  
飄不消逝去的歲月，也正如同數不出扯破了的舊夢呵！北斗，南箕，遙颺過的星樣，  
依稀靜靜的；然而我的家園呢？也會像星樣一樣的水恆嗎？  
來路，悠遠的拖在後面；去路嗎？又正是茫茫。

流！一條不適宜的曲線。  
威士忌的盃子，紫羅蘭的花束，伴着姑娘的憂鬱，總填不滿過去記憶的空白，追逐嗎？  
一個滋長起來的生命體。感嘆，吁喘，都交給激流。  
乾涸的沙洲，狹隘的峽口，不平的水流嘯！  
南風帶來過春天的溫柔，悄悄爬上了心扉；快呀！是一瞬嗎？丟下了死寂，寒冷攪住  
了的一顆心，再找不到春天嗎？

感傷的，節季的一支歌子：漂流吧！山限？海涯？我找不到舊時的涓滴，我起始孤獨  
的徘徊。憶起古老的家園，懷戀起長堤上的笑語。  
我想憶起故事的鐵證，來結束一個命運的漂流。

空虛呵！太空，海洋，大陸，橫陳在那裡；我能够找到我自體的存在嗎？從那裡。何  
況，我已疲憊了呵！喘息一下吧！但，它們又瀾瀾的流去了。  
我要生，我也要動呵！興奮一下吧！內在的生命在狂呼了：飄流呵！渺小的，一葉扁  
舟，一片浮萍，或是一是涓滴樣的渺小生命體啊！  
(三月.十五夜)

淡綠的身肢，已經很美了！  
她會捉食小々蚜蟲，  
她會跳舞，她也會迷惑她底同伴，  
但她比人間生靈機巧多了！  
——人不如她。

夢裡，回過頭來，  
我一壁還請來海，  
我請她把我帶到另一座夢境裡去，  
我想旅過萬殊無窮的夢。  
海說：「夢便在你底眼簾中，  
你睜開眼睛，你必望見一切！」  
於是我又睜開眼睛，  
我又重見天地。

可是一切益其醜陋了！  
我們期冀畫家來裝飾這世界。

海鷗又從遠方張起翅膀，  
寬渺一闊，海，這可憐的海，  
依是她底故居，她盤桓着，  
她出入於夢之界。

呵，我底辛苦的朋友！  
記住我們都是海濱上的故人呵。

陳跡 黃茶

丟在江邊上底故事  
如今已都叫漁人  
一張密網給打走。

記得吧？那隻紅色的遊船  
不是在三年前  
載着一條生靈沈到水底？

×  
百歲老榆跌在荒徑上  
六月裡又少了一片蔭涼  
雖說青山依舊沒有變臉  
肩連肩的日子  
可都是帶着刀筆走過  
把日記 偷偷地  
寫在岩石上邊了！  
朋友，你還望着遠帆  
在無盡地想些什麼？  
哪一個還可以追得回來！

三九.十二月改作於北京



# 滿洲映畫協會



滿洲特殊會社 2

滿洲映畫協會全體合影

## 滿洲映畫協會之設立

滿洲建國以來，雖僅數年，但在此短促的歲月內，於友邦日本之協力與國內名士努力之下，根據建國理想，完成了諸般事業。因之，建設實業之大業，在世界各國建國中，已有顯著之發展。而文化事業，也一天比一天充實，同時因為建國後滿洲之治安工作，亦隨之漸次確立，而需要電影以從事文化工作之聲浪，也逐漸增高。關於各方面對於電影之政策問題，曾加以慎重之討論研究。至康德三年，此問題經討論研究之結果，加以內外情勢之催促，於康德四年八月十四日公佈儀式會

社滿洲映畫協會法。依此法，於同年八月廿一日滿洲映畫協會，遂正式成立。

## 滿洲映畫協會之事業

該協會為遂行國策之一機關，其目的在發揚建國精神，徹底普及國民教育，並促進文化之向上。於國家之平戰兩時，用以為內外宣傳之工具，充分發揮電影之機能，其事業不僅限於電影之製作，同時並包含電影之輸出及配給等事項。

關於電影之製作，首先在於掃除個人間一切傳統的惡習，以提供健全之娛樂電影為急務，為適應內外情勢之變化，一任滿洲帝國電影國策之進行。關於電影配給，

於康德四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斷行全滿通關東州之配給統制。對於輸入影片，開始行以全面的統制。又基於國策之見地，採取電影院之發展，並因上映影片之配合而供觀眾便利之方針，對於無電影院設備之地方，依巡迴映寫班圖畫提供教育及娛樂之電影。並新設開發課對國內小學校及其他地方官民提供小型電影，以期普及發展。

一九三八年滿通商協定之成立，該協會遂與德國各電影公司之間，締結德國電影輸入之契約。同時又與盟邦意大利普基協會之外締結交換自作文化電影及時事新聞片之契約。至於該協會於設立之初，即行計畫立案中之滿洲影片一元化的統制。一九三八年一月，即於北京設立了北京出張所或在新政府基礎確立之同時，亦為促進華北新電影公司設立之機運。

## 滿洲映畫協會的使命

由於上述該協會的目的及事業，則其使命也就可以窺知了。因為滿洲映畫協會是滿洲國的國策會社，所以根據日滿一體一心的正義，本着東亞和平理想的真精神。在平常無事的時候，對於本國，實與人民以建國精神，對於中國日本等國家，將滿洲國的實在情形，加以介紹，使之充分認識。一旦到了有事的時候，則以電影為工具，來實行對內對外的思想戰，宣傳戰，這也就是牠所負的使命了。

## 滿洲映畫協會的新機構

該協會因最近理事長的變更，機構也隨之而改革了。這次所改革的新機構，大致是這樣——廢除了原有的總務部，新設立直屬理事長管轄下之企畫委員會，參與人事課，企畫科，文書課等，將從前的經理課擴大為經理部，開發課改為開發部。

企畫委員會的事務，在於檢討滿映的新企畫方針，以及其他重要事項。開發部係以開發地方滿人大眾的目的，更有着擴張學校運動及其他的配給的使能。製作方面，此次人事也有了相當

變動，不過目的依然是在企圖調劑適所合理的處置，特別注意到新聞影片及文化影片等部門的製作陣容。

其次關於演員的待遇，過去一般，都是不堪提起的僅少數數目的月薪，由於此次的機構改革，實行待遇改善，以保持演員的地位，同時依此，多少也可以鼓勵他（她）們，從事電影藝術的熱心與努力。

## 南新京滿映攝影場

滿洲映畫協會成立之當時，該社營業所在新京大同大街ニツケ會館的二層樓上，攝影場在新京市外的寬城子，建築的臨時攝影場。男女演員們的宿舍，設立在攝影場附近，那寬城子也就成為滿洲影星們生活的中心地了。

然而該協會設立之同年十一月間，即在新京南郊黃龍公園近隣之丘陵地帶投以三百萬元之巨資，開始建築新社址及大攝影場。及至昨秋末時節，始竣工完成，因之，營業事務方面，於客歲十月已行移轉。而演員宿舍方面，因新攝影場的設施，尚未完備，所以影星們現仍居於寬城子，俟本年五六月間，即可全部遷移。該會社的新社址，因為所在地位，為這的轉故，又加之於交通之不甚便利，所以一般人無事時，是很少涉及，筆者爲了好奇心與求知慾的驅使，遂於春日的寒風沙，開始輕微捲地而起的一天午後，獨自來到新址的郊外，按照街實龍公園的對面，可稱為滿洲好萊塢的滿映新攝影場的範圍。

該社址及攝影場的地基爲一六三，九六三，九四四平方米，周圍圍牆，四無人煙。原處雖有建築中的新官舍，一排排的在整列，然而都還不能居住，只是一個非常壯觀的三層樓的建築，孤獨的在舞臺前。一廣門，樓下沒有遮擋的一間大屋子，是開發部，從事於影片的配給事務，至於其他事務的各部門，都在二層樓上，筆者上了樓，找到宣傳科，由於G君的引導下，得以參觀這新完成的偉大的攝影場。該攝影場的裝置設備等，據說占世界的第七位。攝影場大廳六，小型二，共有八



個，防音裝置則利用滿洲特產的高梁糖製成，既經濟，又完備，因為內部的施設等，還在忙於製作中，所以只看得大概，而未得一得詳細的觀賞。至於攝影機，照明燈等，多承德、法、美各國的優秀製品，其數目的確百餘架之多。

沿攝影場走了一週，又來到社屋旁的室外佈景場，倒很簡單，只是利用空曠的大地，這處還有橋梁，小樹及茅草等，看起來倒和真的一般，為了拍攝「黎明曙光」一片，特築了一個某地縣公署的大門，旁邊一棟高大的結構，插作的也很逼真。

及至到利宜博科的辦公室，恰巧遇到了滿映唯一美貌而以歌唱享名的影星李香蘭女士，瘦小的身軀，裹着一件上面繡着龍的半年度時裝，頭髮由頭頂一直垂到耳後，一雙明眸，閃閃的在放著光輝。她不但滿洲報幕上的嬌子，就是在日本影迷們間，也負有相當的人望，據着一口極流利的日本語，談了與日本電影界的交遊，及拍攝「白蘭之歌」，曾數次渡日，所以她的交遊，早已驚動了三島的人士。

寬城子演員的生活

由南滿洲汽車，又經過一個相當遠

的路程，才來到寬城子影星們私生活的圈裡。丈許高的板壁，圍成一個寬敞的長方形的院落，正面的一大排平房，便是演員們的宿舍，飯廳等日常生活必需的屋宇，周圍的環境幽雅清靜，四外是空曠的野地曠林，前面有帶俄風的小住宅，所以，每當夕陽西下的時候，可以領略到鳥雀歸巢的雅趣，和三五白俄閒步於街頭的風情。

演員們的飯廳，並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豪華美麗，而且可以說是出人意料之外的質樸簡陋。一間大屋子，幾條長桌子大板登，接近的並到牆，這便便是他們和他們解決空腹問題的處所了。至於菜食方面，也是同樣的簡單，除了定食幾種單純的料理以外，所謂比較珍貴一點的食品，一向未曾預備過。

飯廳的兩側是男演員和女演員的宿舍，宿舍的內部，酷似一個船艙的形式，一間長方形的大屋子，相對的間壁了數間小屋，中間走路的地方，僅三四尺寬，却是通長的，所間壁的小屋，高出平地二三尺，上面完全舖着日本式的席墊，那麼，他們不但是睡臥，就是看出寫字，也都就在這席墊上面。

俄國式的「比拉達」，所以到了冬季，室內的陽光，雖然不甚充足，倒也非常暖和。四五個人住在一間屋子裡，男女共百餘名的演員，便都分居在這男女兩。宿舍裡。他們起居在這毫不講究的居家裡，局外人看來，似乎非常清苦，然而他們却有著他們的樂趣和期待。

演員們的生活很有紀律，飲食起臥，都有一定的時間，除了拍片子或有正當事情以外，平常很少外出。不過在新年假期時候，他們也和外讀出的學生一樣，多半都回到故鄉，要和父母兄弟們團聚數日。這天，因為還在舊曆的十五以前，所以有還鄉沒有歸來的，有到外地去出席遊藝會的，也有出去訪問探友的，好在女演員的宿舍裡，有李鵬，張敏，白玫瑰都沒有外出，加之那曉君也正在這裡。曉君是在自宅居住。男演員只遇到了徐鵬，呼玉麟，王宇培等數名。李鵬作過小學校的教員，於康德五年（一九三八年）五月間，爲了愛好藝術生活，遂進進了滿映，從事水銀燈下的生活，出演片子甚多。張敏爲滿映一期入社的演員，影壇上不可多得的人才，她能做旁人所不能做的多角的角色，

老太婆，中年婦人，年青姑娘，她都能扮演得十分逼真。那曉君也是滿映初期拓荒時代的嬌子，生長在新京，頗是大家閨秀的氣度，曾主演過「壯志燭天」等片。白玫可以說還是滿映的一顆新星，去年七月由北京來的，她有著潔白秀美的面貌，和苗條的身材，更有着一幅嬌脆的歌喉，善長舊劇，從前在華北影片公司，主演過「更生」一片。此外，李燕芬，孟虹，姚靈也都是有著青春美麗，極具人望的幾顆星。

其次，滿映的男演員中，更聚集有出類拔萃在放著光輝的雙顆明星，如扮演老人的戴劍秋，中年人的周潤，滿紳的王宇培，小生的杜撰，以及郭紹儀，隋尹輔，徐鵬，李顯廷等，都是水銀燈下的苦鬥者，滿洲影壇上多才的藝人。

總之，滿映持有東亞唯一的大攝影場，擁有肩負藝術努力的男女影星，更有從日本特請來的名導演，和有犧牲精神的滿洲青年編劇家，那麼，滿映的前途，換句話說也就是滿洲電影界的前途，來日的成就發展，恐怕不只在整個的東亞，就是在全世界，也可以獲得一個相當的地位吧。

（記者坤燈）



從左起：李香蘭、呼玉麟、徐鵬、白玫瑰、張敏、王宇培、戴劍秋、周潤、郭紹儀、隋尹輔、杜撰、姚靈、孟虹、李燕芬、白玫、曉君、那曉君、呼玉麟、徐鵬、白玫瑰、張敏、王宇培、戴劍秋、周潤、郭紹儀、隋尹輔、杜撰、姚靈、孟虹、李燕芬、白玫、曉君、那曉君



# 戰時下歐洲電影界

## 英 電影院生意興隆 製作方面「開店休業」

### 電影院滿座 製作所休業

倫敦的電影院，可以說已經完全跟平常一樣地繁盛了。室外漆黑，有飛機來襲擊的威脅，想來足以使影迷們驚恐的。但是戰爭之後的狀態反而使人可驚奇的，就是可以說，室外漆黑一反而使電影觀眾增加。漆黑的街頭不能散步，藏在家里亦是乾悶着，所以隨處還是要到電影院。因為有那樣的哲學者——想着電影院里雖然黑，可是這最能忘去「室外漆黑」的最好的場所。從明亮的街頭鑽進黑黑的電影院里總有些驚悸。但，從黑的外面走進黑的里面，可以很平氣，很舒服的。

這樣說來，最初數週間經過了混亂狀態的電影界，現在反而到了滿座的繁盛。最可憐的，是戲劇方面，這裏的觀眾層，不能像電影方面那樣，能與「室外漆黑」同化嗎？還是有階級都逃走了嗎？已往的成績竟致慘淡，劇場很多倒閉，藝伶亦多失業。

但是，電影界，在製作方面亦是不興，這亦與戰爭有關係的，英國電影製作法，因爲戰爭而懸延，並由于政府的保護政策所掌握，行將浮動的電影公司都不能支起腰來，有五分之二都「開店休業」，其失業者不下一萬人。據本年一月廿三日的調查，製作中的電影片子(除去短篇)僅只五部。在英國，一年中必需要的電影片，大體是六百部，當然其大半都是美國片，同盟的法國的片子，最近僅少數出現，所以在那兒都僅只有美國的片子。但，這美

### 告報地現

國片子，像現在那樣船運不便的時候，怎麼亦不能供配得圓滑，並且由于英國的契約，美國的電影公司，在英國所獲利不過能拿回去五成，這就是說一年最高一千七百五十萬金元程度。這樣，在英國很少能來供給應需要，片子不足，是英國電影界的苦惱。但是，這英國電影界在最近，漸似春來陽轉的機運，活潑起來了。從臘臘里，走了入大作的行情。

### 戰爭風味的傑作「獅子生翼」

說到戰爭，那是新聞電影先浮進腦子裏，但這不戰的戰爭，沒有轟轟烈烈的戰爭情景，這是新聞電影館，引以為大憾的。最初的時候，在西部戰線，電影攝影隊去從軍與否，大感爲問題，後來去了一陣，這根本連資料都沒有。上連船艦的兵隊，下船連兵隊，大汽車上運着的兵隊，築着帳篷的兵隊，甚至於涼那洗的衣服的兵隊；戰爭的兵隊之姿一點都不能見着，去了亦真徒然。但，奇怪的，這種西部戰線的新聞電影片，在英國亦很適用。最近，芬蘭這面有激動人的戰火，所以就以全力趨向了這方面，新聞電影片，遂成爲北歐的東西。

前線的東西，不成；可是，後方的東西，很好的亦有。學童怎樣離離散散，在鄉下歡樂地度日；後方產業界怎樣地很健氣地活動着，被德潛水艇攻擊了的船隻，是怎樣地悲慘！英國怎樣地去海上封鎖，軍需工廠的設備是怎樣的好，一切等

等，都是些若干的宣傳記錄電影，相當這些可看的東西很多，選信省編輯的一戰之開始，可謂傑作；今後英國的宣傳就傾向於這一方面，半官的宣傳機關「British Council」，本年度投入了十萬金鎊，據說是要將這記錄式電影配供給中立國。

總子記錄電影與故事電影的中間的，在這次戰爭開始以來，亦可謂唯一的，就是 Alexander Corda 的「獅子生翼」飛行隊長的拉萊克·利查頓和紅十字會的看護派派倫，在這片中是以故事的性格來展開電影的主要部份，就是說因希特勒的破壞條約，怎樣地將戰爭誘發，並宣傳着戰爭開始之後，英國空軍怎樣地活躍，主角 Alexander Corda 在對觀衆大聲地喊着。演說的希特勒與街上賣香蕉的放在一起，這樣有趣地來擲論。這怎麼說亦是將英國空軍的全貌，和防空設備，這些能叫人看的地方都成爲記錄電影的貴重東西。像英航空隊去炸擊基爾 Kehl 運河，那是真假很巧妙地交織成的。

就是這種性質的東西，宣傳海軍的東西，據說亦已依次地獲得了。向中立國輸出，這果真有怎樣的宣傳價值，在英國國內亦有種種的意見。「獅子生翼」現在於美國流行着。對東方，向日本輸出，英情報部亦想到的，不過檢閱通過與否，還是個問題。

戰爭影片「獅子生翼」出露頭角了，其他，像這樣的沒有了，以海軍爲主的，今後預定製作的 Conrad Feit 主演的「禁制品」等，均被期待者。無論如何，這是未曾有的長期戰。在電影方面亦是，不定刻帶着戰時色的地方，就是國家的情形，時局之反映。但是在現在，不是戰爭自體，而是取材於戰爭後的東西，是否能有傑出，這是我所期待的。這樣說來，將歐洲聯邦案成爲電影化，或者描寫那沒有武力威脅的理想社會的東西。

爲什麼？戰爭怎樣地來開戰？關於這，在沒有開戰，已經有些食傷了。當然，戰爭目的，是戰後所成的東西，這是智識階級所關心的事。

「Big Parade」西部無戰事，那樣，直接地將戰爭描寫的東西沒有。想來在現在更形而上的東西或能出現。

### 一般電影 亦有佳作

一般的電影，如前述那樣，數目極少。但是難捨的佳作亦不是沒有，這在最近，企劃方面亦漸漸地生氣起來了，預想這有什麼可以產生。英國原來是戲劇的國家，演技之佳，早有定評，這里如果加入美國式好意味的企劃，則勝過好萊塢等的東西會出現，這是當然的。

美國的電影公司在英國，用英國的演員所作的出品之中，好的很多。Robert Donat 的「Good-bye Mr. Chips」一片可謂很好的佳作。完全是英國風韻的作品，片中人物 Mr. Chips 是典型的英國中學校的教師，由青年，壯年至老年，Donat 演得十分的分明切，其演技實由于舞臺上之鍛鍊，能使人感動的。Donat 英明星，在以前，他主演的 Citadel (城壁) 已得好評。原作是叫克羅尼恩 (Cronin) 的醫生在當成爲最受歡迎的作者時所寫的，暴露那醫者的世界，題材的特異性，加以 Donat 的有名的演技，遂成爲精彩的作品了。名伶 Leslie Howard 的話劇，電影化的第一陣「Pigmalion」亦是很有意思的。可謂言語學者的 Howard，其發音的清晰，加之有新進女星 Wendy Hiller 的合作，極獲批評家的稱讚。

「Citadel」(城壁)、「Pigmalion」的成功，爲企圖促進於此種傾向，本年度的巨作從屬於這種範圍內的東西產生出來了。就是在前者系統里的東西，同作者克羅尼恩 (Cronin) 的作品「星照大地」，由英國女伶界紅星 Margaret Lockwood 主演，這已是完成了，成爲一時話題的中心。說那模範的生活，作者克羅尼恩 (Cronin) 如以往一樣，用獨得特異之環境，來抓住觀衆的好奇心。後者的話劇是「Pigmalion」的同導演 Paal 攝的「Major Barbara」。女主角還是演「Pigma-

Hom"的Wendy Hiller。

其他，入一般人談論中的傑作——Gort & With the Wind"裏的Vivian Ley和其夫Lawrence Oliver演之英國史劇「圓桌騎士傳記」"Story of Round Table Knights" (一)。同樣的，Oliver飾Columbus，她安哪維莉亞飾Isabella女王的"Story of Columbus"。Cary Grant主演James Barrie (英作家)的傑作"Admirable Crichton"。Robert Donat的"Ben Brummel"等，都是可數的，其大部分，是歷史劇乃至於神話的東西，迴避現實，傾向於趣味，這大概亦是受了戰爭的影響吧！說到神話，那是領袖者 Alexander Corda 用印度天才少年 Saboo 和 Conrad Veidt 作的"Thief of Bagdad"，在很早以前即可完成，但尚未上演。

「戰爭與電影」——想這題目而寫了這篇，但結果是戰爭的影響沒有說得很多，這是因為電影製作還沒有現出了戰爭的影響——不，戰爭的自體，確實還未燃起來。納粹政權的暴露物，美國受了很大的影響，這是完全合於英國人的性格嗎？在英國，像製作這種東西，還未聽說。勿寧說像前述的她是傾向於逃避的東西，這，不這樣解釋是不成的。(本社倫敦特派員發)

### 佛里雪兄弟長篇卡通

## 『小人國』莊·雷

為華脫狄司耐第二部作品  
『木偶奇遇記』之一勁敵

自華脫狄司耐產生了長篇五彩卡通「白雪公主」後，如一標巨大的爆炸物似的，在世界影壇上響亮，振動了整個沉寂的卡通界。「白雪公主」給華脫狄司耐帶來無數的金錢，獲得無上的光彩，名利雙收。驚

醒了每個卡通家的腦海。在卡通製造者中的作家，尤其派拉蒙公司的佛里雪兄弟。見狄司耐的成功，頗的羨慕。馬克斯佛里雪與其弟大衛佛里雪平時為人好強，無論何事是不平落人之後。自「白雪公主」完成後接續狄司耐又宣佈第二部長篇卡通「木偶奇遇記」。如給佛里雪兄弟很深的打擊一樣。不願狄司耐專美于卡通界，握着卡通的威權。也開始聚精會神一部比「白雪公主」更完善長篇五彩卡通。現在已寬實現，題材選生于威斯特著名童話巨作「格里佛遊記」為藍本。取名為「小人國」。自這消息公佈于世後，頗引越關心卡通的人們注意。這部長篇五彩卡通，由馬克斯佛里雪擔任設計，佈局。大衛佛里雪擔任導演。故事深刻諷刺，曲折神妙。手筆精美，場面偉大，人物活躍生動，色調美觀，和諧。尤其歌樂配合，在這部卡通裡，甚為重視，經專家研究，共有八支精美妙歌曲，配奏劇情。這八支樂曲歌唱，特出高價，由好萊塢大歌唱家李奧羅平，和賴美萊斐分別主唱。

李奧羅平和賴美萊斐二人平時的歌喉，是為人們所稱讚。在這部卡通裡面的成績，不難是使我們想像的。在助手方面，聘用了六百五十位畫家來協助。耗去了美金約二百萬元之多。佛里雪兄弟日夜勞苦，努力。可為華脫狄司耐第二。卡通界上的偉人。公映後所獲的成績，恐不在「白雪公主」以下。為「木偶奇遇記」之一大勁敵。

佛里雪兄弟，自十幾歲時，就意志相同，天性愛好藝術。在小學的時代，就亂抹亂畫，不論什麼課本，上面常有奇奇怪怪的人物，畫在上面。因此時常受先生的訓誨，但是仍然忘不了他們的高興。隨時隨地想起一個奇妙的人物，或在路上看見一個沒腳的老人。他兄弟二人就畫下來，來比較誰畫的好。「大力水手」的主角就這樣產生出來的。

他兄弟二人並時常喜歡野外寫生。有一次暑假，學校裡舉行海濱野餐。在午餐的時候，同學們發現了，單之缺少他兄弟二人。大家都恐慌起來，以為他們兄弟二人，會發生不幸的遭遇，停止午餐，大家分頭去找。有的坐着小船到海裡去，有的到山頭上去找。結果大家找了六個鐘頭，都失望而歸，意料他們兄弟二人生命，恐不會再有希望，一定被海浪給帶了去，尤其平時他們兄弟二人，最要好的同學，都望海流淚了，有的甚至哭出聲來。天色漸漸黑下來了，在大家哀動着，收拾用具要回校的時候。從遠之的山頭上，來了兩個黑影，他兄弟二人帶着畫具，出現于大家面

列，得意舉起三十多張寫生畫來。因此同學們給他們兄弟二人，起了一個綽號稱「一對畫迷」。

他們到了大學的時這個綽號，還保存着。在他們兄弟二人，中學畢業後，就開始畫連續漫畫，投稿于紐約新聞報紙。

一九一八年為派拉蒙公司所聘用，從來銀幕工作，那時薪金，他們兄弟二人，每星期，僅得美金八元。然而他們仍然苦幹。至今每星期已經獲到一萬八千元了。一九三九年全部營業總額，竟超過二百萬美金。這未嘗不是他們兄弟二人刻苦努力的收穫。

## 三國人物木刻選

(廿五) · 王青芳刻。

劉璋——能才盡叛一身孤，恨殺張松獻地圖，堪笑益州劉季玉，生平忠厚復糊塗！已卸群虎入川中，自分豺狼肉食空，忍令生民塗炭苦？讓賢避位見仁風！（紫荊花館主題）





# 一九四〇年好萊塢大選記

紅 上

美國的電影事業既是如此的發展，對於電影明星的擁護，無所不用其極，每一年的開始，好萊塢電影界，必有一種隆重的選舉典禮，選舉出來的男女明星，便是這一年的電影皇帝，電影皇后，所謂皇帝，皇后，並不是一個，都有十個，但是第一名的，方是正式的皇帝皇后，其餘九個，彷彿是陪賓，可是在這十名中，能得到的，都是上一年最被影迷所歡迎的明星，雖不能比正式當選的皇帝皇后，也是一種關於電影明星的非常榮譽，非但以此身價十倍，在電影界的地位提高，便是影片公司，也十分重視，所以這一年一度的電影皇后選舉典禮手續的繁劇隆重，正不下於奧斯卡金像獎，那兩個個到正式皇帝皇后的二人，聲譽的高，自更不待言，在加冕典禮舉行的一天，不知要瘋狂了多少影迷，來參加這一年一度的盛典，皇帝皇后寶座的兩個明星，得意自達頂點，頓時成了紅得發紫的第一流大明星，可以享著最高的榮名。

這種一年一度的皇帝皇后選舉，是由全美各地的報紙辦理，美國因了電影事業的發達，新聞界對於電影選舉最感興趣，不過平常的選舉，每以一報為單位，或以市為單位，最大以州為單位，都不能認為正式，只有這一年之初的電影皇帝，皇后選舉普及於全國，由好萊塢大選負責機關主權，及於全國，由好萊塢大選負責機關主權，各州的報紙代辦，分州投票，而後匯集到好萊塢，大選負責機關加以極公正的統計，為數最多的十個男明星，便是電影皇帝，十個女星，是電影皇后，男女帝后中的第一人，便是這一年度的正式電影帝后，登了寶座，這般選出的帝后，自與一報，一市一州所選出的不同，為全美所公認，也是美國影片能達到的地方所公認。

十四家報紙辦理之下，二千二百萬影迷投票選舉之中，已經產生，上年度的皇帝泰倫鮑爾，皇后珍妮麥唐納，却因並未連任而退位，一九四〇年度的皇帝，却是密蓋羅奈，皇后却是蒂蒂黛維絲，十名皇帝，名次如下，一，密蓋羅奈，二，泰倫鮑爾，三，史本塞爾，四，克拉克蓋博爾，五，李却葛林，六，埃洛爾弗林，七，詹姆士都華，八，納爾遜埃第，九，唐阿美契，十，詹姆士買克奈，十名皇后，一，蒂蒂黛維絲，二，宋雅海妮，三，蒂蒂蒂蒂，四，潘麗西拉蘭，五，狄安娜杜華，六，愛麗絲費，七，珍妮麥唐納，八，茂娜洛埃九，葉亞瑟，十，洛麗萊場。密蓋羅奈與蒂蒂黛維絲，為皇帝，皇后中的第一名，正式當選為一九四〇年度的皇帝皇后。

在今年的皇帝皇后選舉之中，很覺特殊，使人十分驚夢，尤其是密蓋羅奈的皇帝，比了往年不同，美國的電影觀眾，似乎有放棄崇拜美國與聲名的影響，提高了藝術的識別力，因密蓋羅奈，還是個剛成年的明星，近一二年內漸露頭角，談不到美麗與聲名，演技，却確乎有很好的成就，影后蒂蒂黛維絲，雖已有她的地位和聲望，得到兩次奧斯卡金像獎，是以當皇后而無愧，但並不美麗，只以演技見長，就是十名皇帝，十名皇后之內，也很使人詫異，有許多紅極一時的大明星，却都落選，如男明星中的洛勃泰勒，女明星中的瑪瑪希拉，童星秀蘭鄧波兒等，實事出人意料的一事。

因了明星們當選了皇帝皇后，立即可以身價十倍，受至高的榮名，攝製了影片，可以特別的寶座，受全國影迷的崇拜，各影片公司，為了自己的生意眼起見，各明星為了自己的地位起見，莫不以全力為爭影片公司，想把該屬於自己公司名下的明星，捧上皇帝皇后的寶座，都總動了公司內的全體宣傳員，用了各種出奇致勝的宣傳技術來爭勝，明星們亦然，在未選舉前，



## 三國人物木刻選

(廿六) 王青芳刻

董妃——白練搗穢傷可憐，龍胎五月未能全，伴君漫道身榮貴，那及人間並蒂蓮？！可憐漢運合全休，血詔除奸敗密謀，殺到黃妃凶惡甚，阿瞞遺臭到千秋！（紫荊花館主題）

已鈎心鬭角，各顯本領，想得到效果，這本是好萊塢電影界黑幕之一，每年的電影帝后大選，常被影片公司所左右，可是今年，却很有不同，影片公司的計劃，顯見得失敗了。

好萊塢大選負責機關，對於每一次的大選，必有三個月的籌備，在籌備期內，各影片公司，便各以全力，與本公司的電影明星擴大宣傳，使美全國的影迷心中，都深深印着幾個紅大明星的影像，選舉時自然想到了大明星身上，被選成了皇帝皇后。每一家影片公司，在宣傳之先，也須經幾個主持人，與重要的製片家，名導演商量，十分鄭重的開了幾次會議，方纔決定。這一年的皇帝皇后，準備以那幾個明星出馬，決定之後，又須徵求明星們的同意，

因在宣傳時間，常要明星親自出現，所以明星自己的同意，也為通過，不過明星對於這事，拒絕公司要求的，實是少見，除非是已有盛名，無須再為這皇帝皇后的榮譽方拒絕了公司要求，如今年度米高梅公司，頗有意把公司首席男星克拉克蓋博爾推出，再度競選，却被克拉克蓋博爾拒絕，理由是他已成了名的紅星，不必再為一次皇帝來增加自己的聲名，而且他現在在電影界的地位，如此的高起，應該扶掖後進，不能再與新進的明星們競選，使新明星失却了機會，這一種正大光明的態度，很為人所稱讚，米高梅公司，也不能不放棄原來的主張，米高梅總經理梅培，為了此事，特再召集了會議，決定把克拉克蓋博爾放棄，可見這皇帝皇后大選，是何等的



今年度好萊塢各影片公司，各家所注意的明星，想用宣傳方法造成影帝影后，米高梅自克拉克蓋博拒絕參加競選之後，認為最有希望的是勞勃杜奈，和洛勃泰勒二人，便把他二人，作為宣傳的對象，恰巧這時洛勃泰勒，在假期中，旅行到舊金山去，公司當局，立即派了一個宣傳部職員，乘飛機趕到了舊金山，與洛勃泰勒相見，說明了關於一九四〇年度電影皇帝，皇后所拘的態度，與公司對於洛勃泰勒的希望，請他在假期時，作一個全國旅行，凡是美國的著名城市都要走到，一面早由公司，派出了大批宣傳員，到各地去接洽，尤其是注重報紙，洛勃泰勒到一個城市，便有當地報紙，替他大事宣傳，洛勃泰勒聽了這個計劃，倒也無可無不可，泰勒夫人自倍隨史且妃，却不大贊成，說「何必多此一舉呢，登了電影皇帝的寶座，未必

成了一個華盛頓般的偉人」，可是洛勃泰勒，因了公司中的要求，和經理梅增的主持，不能不答應下來，在兩月的假期，很辛苦的奔波全國，每到一個都市，影迷個個要求簽字，不知多少，泰勒為了宣傳起見，不為不一一應名，甚至每天晚上的，泰勒的右臂，幾乎不能再舉動，為了競爭電影皇帝，受足了辛勞，但是結果，非惟沒有得着正式當選，連十名影帝之內，也未列入，恰々排在第十一名，公司中登洛勃泰勒的宣傳工作，既沒有效用，泰勒自己，也白白費了一番心血。勞勃杜奈的影帝宣傳工作，却不似洛勃泰勒，專以他主演的影片為宣傳工具，有一個時期，美國各地，無論城市和鄉鎮，凡是開映米高梅影院，完全開映勞勃杜奈所主演的影片，最新的「萬世師表」一九三九年的名片「喬城記」都佔着重要地位，甚至若干年前所主演的影片，「基度山恩仇記」等，

都重再開映，想把勞勃杜奈灌輸到每一個影迷的心中，有許多縮編的電影院，都是免費，任人觀看，隨單還有贈品和一頓勞勃杜奈的照片，費掉不少金錢，所為的結果，却等於零，連十名影帝中也没有得一個，正式當選影帝的密蓋羅奈，是個力成年的明星，也是米高梅的明星，米高梅近時，很是捧他，但這次大選，似乎總愛密蓋羅奈，年紀太小，不勝當選的資格，萬想不到，竟能正式當選，影后葛蒂絲維絲，倒在意料之中，因葛蒂絲維絲近時的演技，越發的精進，又得到兩次金像獎，是以當影后而無愧，她是屬於華納公司的重要明星，此次當選影后，華納公司，例如願以償，因此次大選，華納所宣傳的人，影帝是埃洛佛林，影后便是葛蒂絲維絲，環球公司，對於這一次大選，很抱雄心，很想把狄安娜杜拜捧上寶座，因狄安娜杜拜，已進入於少婦姿態，初戀

# 戲劇的悲喜論

仙 芥

我們對於一個戲劇，根據了什麼來解釋牠是「悲」或「喜」呢？歐洲古代有悲劇喜劇的分別；但古人和今日的我，對於戲劇的悲喜見解是不同的，所以我們不能沿用古人的分析法。然而現在大多數的人還是存着古人的觀念，以寫人的意志與運命相奮鬥而遭失敗的，或終於不幸的情節為題材的便是悲劇；如這情節相反的便是喜劇。這都是淺薄的讀者或觀衆對於藝術的誤解。

「悲」和「喜」是什麼？具體說來，怎樣的一回事是悲或是喜呢？「悲」和「喜」都是行爲；成於語言及技巧；當牠形成以後，作用於我們的意識中——或刺激我們的內臟，使我們發生情緒的行爲；這是悲和喜的構成，和牠作用於意識中

的過程。所以悲喜的本身可以看作是具體的，當我們覺得那一件事是悲或是喜時，這在我們意識中的悲喜——情緒的行爲，是悲喜的反映。故悲喜應分作兩種：一是個人的，即世俗的；一是社會的，即藝術的，這和戲臺上的「思想起來好不傷心」的「思想」和論理學的「思想」的分別是一樣的道理。本文所要討論的是後者——藝術的悲喜。藝術，只有藝術家才能懂得，換句話說，以藝術爲始與趣味的淺薄的觀衆或讀者，對於藝術是不懂得的，因此藝術的悲喜也是他們所不懂的，故藝術的悲或是喜，取決於一般的讀者或觀衆是不可能有的。然而事實上却必須取決於觀衆或讀者，因藝術的悲喜，要看觀衆或讀者所起的藝術反應如何；生命力得以及動彈，迸發，便是喜；反之生命力受抑壓便是悲，可以拿資本主義社會的典型藝術猶拉作爲前者的例；以描寫摩登女

人的苦悶的項鍊（不妨作戲劇看）作爲後者的例。但此處還得附加說明，死亡不她定是悲，快活安樂不一定是喜。個猶拉走出家門，始終不屈不撓，受盡嚴寒凍迫而死，而猶拉也還是喜劇；要是一那拉終於回來，或作了別一個家庭的傀儡，那那拉便是悲劇，這樣證明戲劇的悲喜，是以鑑賞家的藝術的尺度；不是一般淺薄的讀者的觀衆。

愛好藝術的人，必定知道欣賞藝術比作家從事創作其內臟的引誘要來得複雜吧！作家將理智識人想像，感情感覺，以藝術蘊藏真理，即藝術地將真理告訴人們，簡言之即所謂暗示，欣賞者則在藝術中，從想像，感情，感覺方面，以理解尋出理論來，即藝術地抽出真理，不同猶納，不同演譯，藝術地求出新意來。這樣地鑑賞藝術，才能認識藝術的喜和悲；才能區別一個觀衆是悲還是喜。

時代，正是最好的宣傳，是也沒有如意，只得了個第五名影后，其餘各影片公司，參加大選，而作威大宣傳，想捧登寶座的明星，派拉讓男明星是佐奧克利，女星克勞德考爾白，雷電是加萊葛倫與奧遜吉絲，克倫比亞是愛德華羅諾爾與洛麗泰揚，聯美小范明克與瓊克納，都沒有得到什麼效果。

## 高峰秀子



日本東寶影片公司，最紅的，最受歡迎的女星，可以說是高峰秀子。她是大正十三年生於日本北地函館市，從小的時候，就非常好勝，伶俐可愛。昭和四年入松竹浦田攝影所，十二年二月轉入現在的東寶以來，就完全加入影星之列。成名作是東寶出品山本嘉次郎導演的「鐵方教家」。這是因爲一時的洛陽紙貴，把小川正子的同名著對電影化，她飾主角正子，雖川藤飾其父親。演技可以說却很精練，頗受讚賞。

以後到「開口一筆」，「折花日記」等幾片也不能不說她的演技力佳良。以實際來說，她的性格不像是影迷，就是攝影所的人們也極喜歡她。那也是她明艷的演技力所致吧。本年她十七歲，日本電影界將來最有希望的一隻星。（會）







### 評『死』 · 季風

作者·方之著——刊本四卷五期

「無論墳墓裡那顆心如何的熱烈，如何的罪孽，如何的反叛，但在墳上生的野花却用着他們天真的眼睛安靜的望着我們；他們不但告訴我們以永久的幽沈——冷淡的宇宙的和諧和無窮的生命。」

這是作者在本篇文章裏引用屠格涅夫的『父與子』的落尾的話。假如我們明白了在本篇中許多人物的死和『父與子』中的巴沙羅夫的死的不同，可以說作者的引用是牽強的了。

在本篇中述出四個死的故事。

「死是簡單的！」這是一個跳樓自殺的女郎說完這樣的話就跳死。他沈默無言的把一個生命帶走。

作者雖然不曾告訴我們自殺者所以自殺的原因，可是我們一定不能贊同作者所說「不是勇敢的事嗎？」這句話。

第二個寫一個在兵難中死去的年輕的女人

「她仰天僵臥着，弛張着她的母性的懷抱，一個周歲的孩子伏在她的身上，大聲地哭着，兩手用力的搖動她肩膀，抓她的乳房，我聽見『媽媽……』的尖叫，高出於一切驚擾的聲音。」

這一段描寫得很好。前者是一個弱者被自然毀滅了生命。這却是一個弱者構難於人類而死亡。

第三個寫到一個白俄人（或是波蘭，德國人：作者）。

一個街頭剪影的藝術家，死在流浪的他的鄉了。

作者說：「這支配世界的人類不斷的沒有聲息的出生，同時也沒有聲息的死亡。」其實，這不是支配世界的人類，而是受世界支配的人類。這樣的人類將永遠自然的階段以送上歷史之路。

作者說：「我悲悼他，我願以我的一滴同情之淚介紹他到上帝面前。」

可是我們所悲悼他的，不祇是悲悼他的死；而是悲悼他如此的死；悲悼着世界上有着無限受世界支配的人類如此的死！

最後作者寫出一個難民——小脚婦人和她死掉的孩子離開時的感情。

「那孩子的纖細的胳膊和腿子危弱的從他

的母親的臂彎裡垂下，那可憐的母親垂在地上，動也不動直向前視，她低呼：「我不……我不……我不放他走，我不呀！」

這的確是一個平凡的死了。

作者說：「呵，可憐的人們啊，你們為什麼要生作人類呢？……」

「你們為什麼要作這樣的人類呢？」——這樣說好罷？

「我哭過去與未來，我哭現在，我哭一切……」結尾，作者又這樣說。

如果『未來』以至於『一切』都可哭的話，我們現在都沒有生存沒有活動的必要了。

在本篇文章裏表出了感傷主義的高壓感情。

有如本篇所表現的幾個故事，的確是平凡的。然而那……偉大的幽沈……它們也告訴我們以永久的和諧和無窮的生命」的話，是不適用的。而且，在『父與子』的作者屠格涅夫對於死去巴沙羅夫的墳墓作如是的披語，這是他本身理想主義的一種憧憬：巴沙羅夫雖然在漆黑的裡面毀滅了他的生涯，然而他終帶給人間一點光；他的靈魂將矚目這世界有真理統治了一切的一天。

巴沙羅夫是一個強者，有着旺盛的自我

意識如何。但相信即或一無所得，徒費尋索，那時也猶如又有所得，於滿洲文學會有了進一步的認識的。

所謂「一個角落」與「其他角落」的合計，想也不外山田清三郎氏在某處介紹滿洲文學狀況時所說的「可數的三十餘人」。

這三十餘人或者都是以「談文學」給熱情尋求發洩，給希望尋求安慰的人。或者還有「打算對滿洲新文藝界作一番推動」的人。如果那「熱情」單是指「寫」，希

的精神。他雖然死掉，他的靈魂仍在昂然地擡着頭。本篇中的幾個人則都是軟弱地讓外力來摧殘了；他們不知道他們怎麼就這般死掉，——這是一件可悲的事！

屠格涅夫的話恰好批駁作者的意識。指示給大眾生活的意識，那是強於幫同大眾對墮啞的天空叫喊的。

本篇在文字的技巧上，不能說是拙劣抑是幼稚。但我們覺得是作者的思想破壞了他的藝術組織。我想，一個作品，應當以藝術的技術來揮發，而以人生為尺度。

對於形式的要求，往往重於意識，這是中國文學的大病。這話有人說過了。總之，貫穿一個正確的生活意識在作品的裡面，那終是一種必要的工作，——這是今日滿華許多新進作家寫作的大問題！

本來本篇是一篇散文。但是內裡包含着四個故事，我就着這四個故事尋論下來了。假如我們不是忽略了散文在現代文學的地位，則我之所謂「評」，縱然不能當作與作者作高明的商榷，或是定值了本篇文章的價格，大概總可以讓讀者對於本篇中的「死」作另一番的審思。

我哭過去，我哭現在，我却含着眼淚期待將來，期待着一切……

——四〇、三、六、晴曉時候

## 雷雨聲中談屠格

### 游衍生

(其一)

如前回所舉例，無論說是「以白馬當作馬」，抑或以為「翻譯的能力尚有缺憾」總之，大內隆雄氏翻譯介紹滿洲國小說集這工作，不至被人認為於滿洲文學有什麼破壞的。

在某種觀念上看去，或者要說那些抗議不無「非難」的地方，也未可知，然而勿

寧說那足以促進大內氏去完成他的介紹工作。我所說：「大內隆雄今後必須把『最近滿洲文學』重新檢看一下」，也勿寧說正以為：對於滿洲文學，祇有大內氏才能負起這光榮的義務。

由於最近大內氏活動的方向看來，他似乎已接受了那些抗議者的好意，而在發掘「其他角落」中。我想那些抗議者的初衷，一定以為「其他角落」有着優於「一個角落」，而且有着值得介紹的地方。唯今後在大內氏一發掘「其他」個個角落時，所得如何，當然有賴這發掘者的認

識如何。但相信即或一無所得，徒費尋索，那時也猶如又有所得，於滿洲文學會有了進一步的認識的。

所謂「一個角落」與「其他角落」的合計，想也不外山田清三郎氏在某處介紹滿洲文學狀況時所說的「可數的三十餘人」。

這三十餘人或者都是以「談文學」給熱情尋求發洩，給希望尋求安慰的人。或者還有「打算對滿洲新文藝界作一番推動」的人。如果那「熱情」單是指「寫」，希

得不得不謂為「多彩」了。

但這樣的作品，對滿洲文學界果有了怎樣的「推動」？這還須要等待那懷有熱情與希望者的批判吧。

前所說的那位大內，又已下了推斷：「今年必然能夠看到較之『寫印主義』更進一步的『什麼』。我也在這裡妄斷：如今年滿洲有文藝理論的文章出現，一定是承接，延續那『多彩』的歷史，足當滿洲國政府嘉愛的東西；如有批評的文章出現，大致也與以往『抓住些小問題，彼此鬧着派閥的返復論爭的』傾向不同了。」

記得在古丁氏的「原野」最初刊布時，有人批評之為「沒味的鹽」。這批評者據筆者所知，並非木輪龍氏所謂與古丁對立的「建國文學」「觀念文學」「口號文學」或「應募文學」的什麼應募作者，也非因為「看了自己民族的缺點用自嘲的形式來描寫」，便以為受了「侮辱」才加以「非難」，實在不過是一愚直認真的青年讀者。他批評的大意，我記得約是：「諷刺一些小資產階級的沒落悲哀相，就是我們讀者需待解答的當前切身的大問題麼？那題材，那手法，已是失了味的鹽，吃下有什麼好處！」

古丁的回答大概祇說「吃慣了窩之頭的嘴，硬說雞蛋糕口淡，祇怪他舌苔太厚。想那愚直認真的讀者，不會便豁然醒悟的。但以後似乎作者也沒有叫這讀者豁然醒悟的意思，沒再給予什麼開導。

即至古丁氏的這「原野」被日譯出版了！這也許是古丁被「非難」的最終極的一次了。有人竟諷刺之為「畸形流行的文化情調」自動要求朋友來介紹的「自卑的英雄事業」；「絕對的一種知識階級的恥辱」；「在史實上多造就了醜惡」，無論，這諷刺者也是抱有極大的熱情與希望，因而而不平的。作者這次就全予默殺。

近據大內氏介紹古丁的新作「平沙」說：「這與作者以往的作風，迥然不同了。」不知大內氏這次介紹，是否一如那讀者，批評者所認識的程度，因亦不知今日那讀者，批評者，是否抱憾仍如昔日？

假使不然，則今年滿洲文壇上的理論與批評，與我前面妄斷的話，或無出入。假使仍如昔日，則今年滿洲的文壇上，必不乏「返復論爭」的資料，因為曾被批評者的古丁氏受民生大臣文藝賞後，在對某報記者談中，說今年也「想寫批評」了。

也許在榮受了兩次文藝賞，榮任了一次文藝使節後的古丁，「想寫批評」這事，許多讀者與諷刺者，批評者已與奮而在期待中，或者也許再提不起那熱情與希望，反過，也將以默殺相待。無論如何，到了「批評」必須脫口而出時，是攔不住的，但「批評」以什麼形態出之，恐怕已劃定了路，不會忘了承接延續那已成的歷史。嘉愛那歷史的，自不厭棄那「批評」，「非難」那「批評」的人，倒是必須慎重的。

岡田三郎氏不已關心到了麼？「對於在滿洲國寫文章的人，應設法早日予以自由的境界。」

曾向大內陸雄的「最近滿洲文學」一文，的抗議者，同時說過：「……我作了一個美麗的夢——滿洲文藝家們不能自發地組成一個如文話會的團體嗎？這美麗的夢——新派，舊派，A派，B派，男女作家，一切的一切……」

月前古丁氏等人以文藝使節，過大阪來訪時，我想起那人的夢，曾徵詢古丁的意見，據古丁說：「這在滿洲是不必要的。」於此，足以使我知道古丁氏等人對那所謂的「自由的境界」需要的程度與認識的深刻了。

### 最是篇 石 怒

最是無聊賴的人，才有功夫說夢話。說出來的夢話，已沒了夢的價值。但，有者並不如此！掛出十樣雜耍的招牌，並非要假裝驚人說夢。要知「錢傳人家給！」誰為萬民抽

用聞，「閉得自己有一」也沒叫你萬民領情。原與你無干，你偏要饒舌，真是：「難得很！」

去年便有「消閒雜記」說是每天下棋。吃「苦茶」者，別有用意，你自不知。你叫我抄起斧頭鑿刀來麼？陪着我這已够難的了，這營生！並非易與。

但也够「得意」的了，也會「打住」。饒舌且由你吧，當得什麼！誰也要真個作夢？不妨，固屬「仿效問題」，而我也先有夢在。

還不如只標榜那一句「寫與印」，但如今似仍未出軌。

「萬民」之一也說夢「二三百頁的雜誌，應賣兩角，四角。」真是不知文化為何事。但這解腔腔好。

萬民如真有一日也要看一看文化究竟是什麼，那就真得「一萬」之數向外發去，但我知道這不須寫印，只要高聲說好。那時一定連啼笑姻緣，峨嵋山記，也被拋下。你還不明白麼？

### 向文運者進

#### 一言 季 瘋

「寫與印」，「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有什麼用？」「他人的理論」很多了。「對於生活沒有什麼效果的藝術，是沒有價值的」這句名言，永遠可以指導我們藝術的方向。

們心自問：今日之擾擾滿洲，中國文藝者，有幾人親出對於生活有效果的藝術？大家都是高唱「以大衆為對手」而把自己已即位作大衆之外的一員。在華北方面，大部是把「美麗的」情趣

的」就認為是好東西，在滿洲方面，大部是把「印象的『拍照的』」就當作寫實。

沈淵在現實裡面，從否定的人生中求解脫，而在表面上却作出勇敢的態度騙大衆的感情。

年前（所謂「滿洲出版年」）與一位「文筆人」者談起話來。提到某地有三十七種雜誌；他言下有些為滿洲抱憾。其實，某地有三十七種雜誌，某地還是某地。沒有靈性的文化，不過是墳頭點綴之草花而已！倘是盡量給我們這情趣，給我們這印象，給我們浪漫的，空洞的東西。也許我們的大衆對於這樣的文化將會無感地永眠在這裡罷？

歷史在無限的持續，開展，變化，我們不能生世作歷史的旁觀者，我們本身應該產生一種歷史；然而這歷史不是像那幻現的火花只爲了眼前的照耀。

縱然我們沒有良能，然而我們的良知當還不至於沒沒。假如我們幹得不好，沈默也許勝於喧嘩。假如，生活的意識還在情熱地燃燒，那麼就該換一個新的課題下手。

新的日子在我們的前面：你們的工作，都有待於歷史來證實。

有人引用巴爾札克的話，說是「批評家是文場的敗壞者」有人說「諷刺人家是文筆人，就好像說作官不好是因為自己作不溜官一樣。好，我可以聽受這樣鄙夷的按語。因為我不是批評家，也不是熱中文筆人，祇不過平凡的大衆的一員，向爲大衆作文運者說一點期待而已。

如果你真是心在大衆的話，那麼你也就不會認爲我這私情的鬧爭的。



文壇隨話



本刊第一次徵募長篇小說當選正選



(三)  
田 金 鍊 畫 作  
王 田 金 鍊 畫 作

村長家中，十分平靜，一切都準備停當。小五提一壺開水，正要到中房去給老爺泡茶，瞥見翠娥的祖母，便向她喊道：

「翠娥的祖母，便向她喊道：『老李太太來做什麼呀？領翠娥的工錢麼？』」

「你知道管事的趙先生在哪裏？」老祖母喘喘地說。

小五用手指點一下東廂。那裏外間屋的長條木桌傍，坐滿了用飯的農僕。老祖母的搜索的眼光，不免有些躊躇。忽然有人喊：

「喂！你眼什麼，老李太太？」

老祖母順着聲音尋去，看見了坐在桌角的穿青袍的人說：

「趙先生！我求您的事行吧？」

「啥事？」那個冷淡地問。

「村長老爺答應把我們娘倆也用車拉着逃難不呢？」

「逃難還得村長用車拉你們？用轎擡橫更舒服吧？嘿！別看人窮，倒會享福哩！」一陣哄然的嘲笑，從那些農僕中間湧起了。那笑聲，在她微聳的耳膜上嘩然地，惡毒地敲打着。

「趙先生！求您修好……！我老了，走不動——」

「老？誰叫你老的？這年頭還說得起老，小嗎？」趙先生嘿地冷笑了。

「趙先生！我昨天不來求您來着麼？您答應……」

老祖母厚着脸皮繼續懇求。

「別和我費話！你自己跟老爺講去。老爺若喜歡……，還真備不住雇轎擡你們走哪！哈

哈。」

老祖母顫索地向上房走去。她活了一輩子，還不會和村長老爺講過話。她有些恐懼起來。村長老爺，祖上就是出名的人家。梨樹屯四十里方圓以內，誰不曉得梁家大門！自從梁三爺就任村長以來，更是名副其實了。

她來從上房退出的小五，把她領到村長老爺跟前。

村長屋裏的重要家財，陳設，全打包裝車了。但，一些殘廢的裝飾，也足以使她這白髮的老婦感到目眩。瓷瓶，漆桌，靠椅，鋪炕的絨氈，都閃着光。東壁茶機的梳粧臺前，村長的太太——一個二十五六歲的少婦，在那裏對鏡理髮。村長老爺駕起一雙腿坐在靠椅上，右手擎一隻長煙管，左手扶着桌邊的茶杯。——戰爭與災害，在村長的心目中，也不過是隔岸的野火而已。

老祖母向村長老爺拜下去。揆着拐杖，拱起兩手做揖。靈陷的雙睛，閃出懇求的表情。

村長老爺微掀眼皮瞥她一下，品一口清茶，然後說：

「你不是放牛姑娘的奶媽麼？」

「是！村長老爺！您認識我——」

「找我什麼事呀？」

「……那個，老爺！不是說仗要打到咱們這塊兒來嚇麼？」

「也許快啦！可是，老太太，你怕什麼？你稱多少嗎？」

「村長老爺！老祖母慚慚地說：『你不知道我那小孫女嗎？萬一兵荒馬亂，有個外錯……，可怎麼好！』」

「你說你孫女——那個給我放牛的姑娘嗎？」村長老爺油亮的臉上現出特殊的光閃，眼睛直直地瞪了幾下。

「是呵！老爺。若不爲她，我這麼老啦，跑不跑是怎的……？」

「那可倒是一——」村長老爺沈思一會兒，便威嚇地說：「姑娘，媳婦若不早跑，叫人家捉着，禍害完了，還得割開肚皮，把屁股騎兩半！——你這老太太，別胡里胡塗的呀！」

「是……！」老祖母哆嗦着嘴唇，「非跑不可。可是，老爺！我太上歲數了，走不動路，我們還有一點東西……！」

「那麼你打算怎麼的呀？」

「老爺！我想求您……用車把我們帶走！」老祖母的雙手，無意識地揮舞着。

「不行！那可不成。已經沒有空車了。」

「老太太呀，你別夢想啦！坐在梳粧臺前的太太接過去話尾，「我們有車能拉外人嗎？況且我們的車都裝滿東西了。剛纔還來過一個遠親，說他的老婆有孕六個月了，求我們用車帶走，老爺都答應。你想，逃難出去帶個大肚子娘們，該多麼不吉利呀！」

「你太太趁早回家想法子去，別再囉嗦啦！」

太太兩片塗着紅胭脂的薄唇，靈活地張開着，顯出她是一個善辯的鸚鵡。說完話時，兩道細細的眉毛，靈敏地上下移動幾次，就靜止了。

「太太，老爺！您看在小翠娥的面上，她給老爺放三年牛，一點錯處也沒有，真的就該饒她不放嗎？」老祖母絕望地喊着，額角的紋皺裏滲出了汗漬。

太太淡淡地斜視着，在臉的表情上洩露出村婦和姨太太特有的苛薄。村長老爺噴吐着藍色的煙絲，心裏打着算盤。

「那麼，老太太！」他咳嗽着，打掃喉門的痰液，看你這般苦心地央求，我實在不忍，就算答應你吧！可是有一件——你這太太歲數了，也活不多久了，還是不跑的好。我管領你孫女走吧！」

太太的眼球，不免疑慮地動了幾下。

「老爺！老祖母爲這個提議弄得惶惑了，「翠娥年歲太小，萬一跑出去一時不能回來，

她自個可怎麼辦呢？誰照顧她呀？」

「老太太，你放心！」村長老爺發誓地擰弄着眼睛。「我這人是殺人殺個死，救人救個活……我帶去，我就保護她。不用你擔心！」

「那趕實好！」老祖母快活地說，「就給村長老爺當丫環吧！」

「不，不！不能叫她當丫環！」村長老爺明說出來，總之他想，這個老福也不能不肯。「翠娥那姑娘，長的很不錯。說實話，我是真喜歡她。只要她懂得好歹，我就收她做三太太吧！左右這個二號的也不見得能養孩子……再娶一個，多添幾個兒子，也是好的。哈！」

「你這老不要臉的！」二太太在那邊笑罵地震怒起來，她不願意有誰來奪她的寵。

「怎麼樣，行吧？你這老太太真是有福的呀！」村長老爺笑着，心裏跳動起新的慾念。老祖母，爲了不讓自己栽倒，抖擻地倚在門邊，一時說不出話來，眼前有許多金星飛過。她的古老的塵封的自尊心，第一次受到了衝擊：

「你……你這村長老爺！這是你說出來的話！我好歹的孫女，未出門的姑娘，怎……怎能給你當三個點的姨……姨太太？你這存心不良的老爺……！」

「去！」村長老爺盛怒地吼道：「媽的，臭老婆子不識事務！一個放牛的牒丫丫頭，給我當姨太太還不願意！你打算把她嫁給皇上嗎？——真他媽的！快給我滾出去！」小五從門外進來，拉走了老祖母。

老祖母踉蹌地走回家，立即臥身炕上。蒼老的面部肌膚，呈出可怕的青色，一些紋皺在勻稱地顫抖。褲角和肩背沾滿泥土，顯然她在歸途上跌倒了。

翠娥已經做好晚飯：一盆稀粥，一碟鹹蘿蔔。擺在靠牆的木桌上，祇等祖母回來。

「奶……你怎麼的了？」祖母異常的神色，使她不禁驚愕。老祖母歎氣，頰上流落兩行清冷的淚水。翠娥懷着沈重的心，焦灼地守望着祖母。以爲她也許突然地病了。

過了一刻，老祖母顫顫地擡起頭，用手指點糊好的包袱，說道：「把那……那都打開吧！」又指點竹筐和舊斑斑的牆壁，意思是命令翠娥把竹筐再掛到舊地方去。

「怎麼的了？奶……！」翠娥疑慮地問。

老祖母祇顧嘆息，搖動白髮的頭腦……

「不能逃難了，孩子！憑天由命吧！」終於，老祖母喘着聲音：「你死去的爹媽，若……若是有鬼魂，就暗中來保護你吧！保護他們的女兒別失身……！我——我不中用了。誰讓我太老了呢……！果住了你！」

「奶……！」翠娥傷心地哭了。

「孩子！你要不敢留在這裏，你就自己跑吧！奶……自個看家，你不用惦記。可是，千萬別上村長的車呵……！」老祖母心碎地說。

「怎麼的？」翠娥有勢不解。然而，不待祖母的回答，就又接着說：「奶……！我不願意跑，我陪着奶……。我早就猜到村長不能帶咱們走。我都想過了：大兵們來，有什麼可怕的？……我把頭髮剪去，穿上男的衣服，裝成小子……把臉用鍋底灰抹黑……的，誰也看不出來我是姑娘……！」

「呵，呵！」老祖母爲這奇怪的想法，歡喜得坐起來，用乾瘦的手指抹去眼角的淚水和眼眵。「好孩子，你真像！若不……我早就說過，你長的像你媽，你的心眼像你爹……。唉，唉！對了！孩子，那就不怕了。頭髮先不忙……，等聽着信，奶……一下子就給你剪去啦，是不？」

「……奶……你吃飯吧！」翠娥溫和地說。

「唉！你都做好飯啦——這孩子……。」



老祖母爲這奇怪的想法，歡喜得坐起來……

老祖母坐到桌旁，捧起碗喝幾口稀粥，就不能再喝了。總覺得胸口有點堵塞，不知道翠娥也勉強喝點，便放下筷子。雖然想出了方法，也祇是爲着安慰老祖母，怎能驅逐掉眞的憂慮？

金鍊忠



傍晚時，老祖母因為疲倦和憂愁，已經躺在炕上昏然睡熟。翠娥孤獨地坐在薄暗，寂靜的屋子裏，異常恐懼。彷彿窗外有什麼來了，或者村中已經進駐了軍隊。她悄悄地走到外面。那所板屋的窗門，依然敞開着；空洞而且黝黑。水車的輪廓，在暮色和榆林的暗影裏顯得十分陰森，映進河水中，彷彿一個帶有幽靈的模糊的妖精底身影。

翠娥佇立着。這一切事物的形體都漸漸呈隱，僅祇天空還殘留有無形的，慘淡的，灰白色的光層，使所有物象在衝進黑暗前的最後一剎那間互相辨認一下牠們的面貌。不久，有如騰昇的蒸氣似地由村中傳出了，一陣輕輕的雜亂的，混沓的聲響。翠娥驚悸地聽去，這片聲響的先鋒已經變近，經過榆林後面的道路，奔向了木橋。瘦弱的木橋，因這過於猛烈的踏踏而震蕩着。一些相同的擁擠的形影，映進了昏黑的河水。

「呵！」翠娥輕聲地呼喊。那是牛群！渡過木橋，就沿着河岸向東馳去。在一個農民的鞭子下面，被趕向無際的日暮的曠野，沒人養育中不可得見了。

那些沈默的，大眼睛的朋友！不論風雨和晴朗的日子，三年間她大部和他們在一起度過的朋友！如今去了。牠們忘掉牠們可愛的牧者，遠行時也不來道一聲別……

翠娥的容易感傷的眼睛，又分泌出淚液。她有些感到嫉妬。牛群都避開了，自己却不能。整個村子裏，也沒有誰肯關心她。健生遠行了，衰老的祖母睡在茅屋裏……當她正沈溺於悲哀的遐想，那邊又騰起一片嚴肅的，軋軋的聲浪；她能辨出那是許多車輪的輾轉和馬蹄的響聲，裏面還夾雜些如怕人聽到的低微的絮語，以及車夫們的吟唱。轟然地，一列連續的車馬底隊伍，開始從木橋上通過。

她費盡眼力望去，能够分辨出黑重的裝滿家財的貨車蓬車。在最後的一輛蓬車裏，她彷彿瞥見了村長同僑倚着他的少婦。車尾上，安詳地臥着一條狗，對後來的車輛，不住汪汪地假吠。

村長的蓬車後面，有一些小農戶的車馬。車上擠滿了女人和孩子。男人，有的假在車轅邊，有的走在地上。

車馬底隊伍，陸續地過了木橋。轟地，有的車輛上，發出女人的嗚咽和孩子的尖銳的，呼喊：「爸爸！爸爸！」然而，隨着馬匹的不停地奔馳，嗚咽和呼喊，漸呈低沈，宛如遙遠的岩縫中的幽婉的滴流。

一些沈默的農夫，頹喪地呆立橋頭，含着酸辛的淚，送走自己的妻子……一直到望不見車馬，他們纔無力地踱回村中。

一切都已沈寂。車馬的喧聲，悄然消失。夜色濃了；星光閃爍，河水無聲地流淌。翠娥靜穆地窺望夜底樟棹如何徐徐下降。她宛如有所等待，然而又無可等待……村中再沒有一絲聲息；透過榆林，也瞥不見誰家的燈光。

她環顧黝黑的板屋，水車和自家的茅舍，為一種悽楚的情緒所縛緊，一任淚珠瀟瀟水車的橫木。

榆林中的小徑，響起單調的窸窣。起初她不會覺出，待她覺出，那窸窣已經臨近了。她悚然睜大眼睛，黑暗中，什麼也不見。祇見隨着窸窣的流動，有一星細微的，閃滅的光點，在漆黑的空間發亮，向她移行過來。

她的神經緊張到極端，窸窣和光亮突現在近前。——一隻銅煙斗裏燃紅着煙葉，一閃一閃的煙火，照出銜煙管的嘴巴叢生着蓬鬆的鬚髮。一個人的眼光，在叮視她。

「呵！翠娥放心地叫着：『崔大爺，怎麼纔回來？今兒一天也沒見着您，到那裏去來的？』怎麼這晚還在外面站著？唉！我到任子那裏去了。幫他們收拾收拾東西，他們要逃離

啦。」崔大爺感憤地吐口唾沫。「翠娥，你怎麼沒跟你奶媽倆逃離呢？你奶媽是老糊塗了。有你這麼個年青的姑娘，還敢留在屯裏？」

「不怕的！」翠娥說。「不！硬直的老崔頭，用力吸一口煙管，讓光亮描出他黑白夾雜的短髮，和額上深的紋溝。『你換家去看看吧！哪裏還有像你這樣的姑娘！你！哼！你若不走，真是該着給人家預備的好菜！』」

翠娥異常羞恥，如果在白天，無疑她的臉緋紅了。「慢說姑娘呀，」崔大爺繼續着，「連小媳婦，能走的都走了。那有不躲你的呢？你的奶媽，真是——」

「不對！」翠娥忍不住反駁他，而且悲傷地訴說了不能走的理由。崔老頭沈默了。半晌，憤然罵道：「應救不救，都是有錢的惡心狐狸能幹出來的勾當！」

隨後，他Pa-Pa地向水車的鐵軸上隨處，跌落地面，熄滅了。河上吹來一股寒意的風絲，翠娥打着寒戰。轉身正要走回家去，又被崔大爺喚住了：

「翠娥！你等一會！」翠娥疑慮地站下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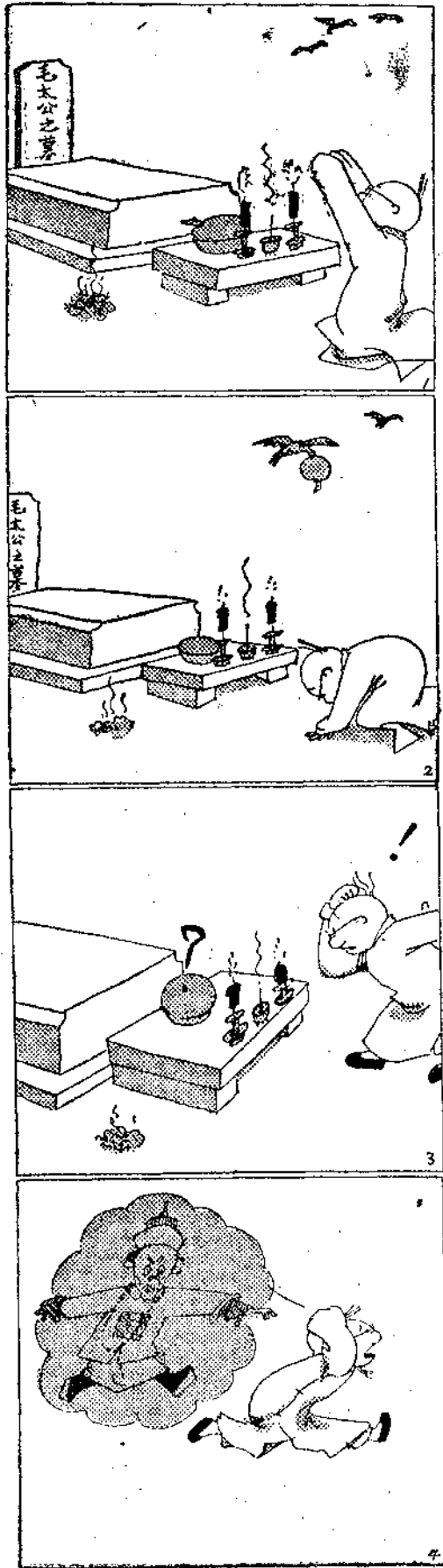
崔大爺微顫着喉嚨，嚴肅地說：「翠娥！你還聽下生的時候，我就住在這個板房裏，就在這面水車上踏水……我眼睜着你在你媽的懷裏，一天一天長大了，從吃奶那天起一直到長得這麼高。十五六年了，天天見面，你就像我的親女兒一樣……你知道我也沒兒子，也沒姑娘，孤身一個，人也老了……」

「唉！總是年頭不好，誰也不能安安穩穩過日子。可是管怎麼樣，也不能眼睜着不叫你逃難呀……萬一你吃個眼前虧，我心裏也不能好受。——你回家告訴



一輛兩匹馬的二輪車從村中駛來停下了。

### 畫漫續連 新 華 大 學 報 承 與 席



村中的雞剛啼過，天空還殘印着灰白的星光，東方能隱約認出一些曙色時，崔大爺已經站在茅舍的門外，喊翠娥和她的祖母快些準備。

翠娥背負着包袱，祖母左手提一雙竹筐，右手拄着木棍，被翠娥牽扶着，跨出房門。老祖母又復依戀地回首向屋裏瞧看，不住叨唸一切零星的物件，因為不能帶走，而覺得可惜。還擔心那口鐵鍋也許為人偷去。

「翠娥！還是把門釘上再走吧！」老祖母憂愁地說。

「不用！你們放心吧。我給你們看房子，小偷不敢來的。」崔大爺爽朗地說。他的鬚髮，挺拔地浴着晨風。

「崔大爺！你不走嗎？」翠娥問。

「我麼？」崔大爺的額上劃出一道苦意的條紋，漠然地說，「我不走！」

然而，不禁頹然地垂下頭，感到一陣悵惘。

「這一分手，說不定什麼年月再見了！翠娥！你是個好孩子。逃難出去，要能早些回來便好。不能早回來，無論走到什麼地方，你要處處謹慎，要勤儉做活，好好伺候你奶奶。可千萬別學壞了！」崔大爺宛如在叮囑自己的女兒。

你奶奶吧：不用發愁，今晚上把東西檢點檢點，明早晨天一放亮，我侄兒的車就出屯子，你和奶奶就坐他們的車走吧！」

崔大爺嘆一口氣，結束了他的話。

「那能行嗎，崔大爺？」

翠娥的聲音裏，顫抖着狂喜。

「你不用掛念！我說到那裏就辦到那裏。我侄子，也就是我一句話，沒有不聽說的。他們的車除去兩個孩子，有點東西，也滿能坐得下，擠一點不怕！……」崔大爺興奮地說，他心中充滿做完一件善事的喜悅，去睡覺吧！告訴你奶奶，明天早點起來！」

「是啦！」翠娥輕盈地答着，衝過黑暗跑回茅舍去了。

崔大爺聽見茅屋的柴門吱吱地響了，想像翠娥那孩子已經走進屋裏，他自己匆忙地沿溝道又奔向侄子的家。

翠娥默然點頭，流下來感動的眼淚。崔大爺整整地轉過臉去，望着黎明時的河水。

「別哭了，孩子！」老祖母勸慰着，「將來別忘了你崔大爺的恩吧！」

「走吧！我侄子的車該快來了。」崔大爺說。

於是，翠娥忍住淚，扶掖祖母，隨着崔大爺，走向橋端。

「快上車吧！」一個結實的青年農夫，拿着鞭子勒住馬匹。

車上，坐一個五歲的孩子，一個少婦，和她的懷裏吃奶的嬰孩。

「你把這棉襖給你奶奶，舖上，車板太硬呵，老人坐不慣。」年青農夫的媳婦，向後爬上車的翠娥，親切地說。

「趕快走吧！」崔大爺催促着，他心裏十分難過。

「駕！駕！」年青的農夫揮動鞭子，馬蹄動了，車輪開始了輾轉。

「大叔！你好大地呀！」年青農夫向崔大爺喊着。他們都別離了。

車跑過木橋，遠方就傳來了碎碎的鈴聲。他們驚呆了。鞭子清脆地抽響着，馬匹拼命地奔馳起來。

鈴聲起初是疎散的，清脆而且單調地在晨風中響徹。以後一刻比一刻緊密，變成集團的響點，跳躍着，震盪着，相同在一隻灼熱的鍋釜裏面炒豆。

這響盪的震源，彷彿在城北火車站附近。他們却過慮地以為立刻要波及村中了。翠娥不自覺地抖索着牙齒。老祖母開始在嘴裏咕嚕誰也聽不清的祈禱。

車已奔出很遠。挺立橋頭上，擺着手，厲聲命令他侄子快把車子趕走的崔大爺底身影，和一切村中的房屋，榆林，水車，以及那幢低陋的茅舍，同時變小，變模糊，而終於不見了。

夾雜着鈴聲，開始間歇地轟響起砲彈的炸裂。沈重地，陰森地滾過空中，像一陣雷動。接着，能够遙望見一股從下方爆發的粗巨的濃煙，把那最後顯示着縣城底位置的天主教堂鐘塔遮擋了。風吹散濃煙的邊緣，露出它內部光焰的赤舌，在蛇似地蕩動閃吐。車子隨着奮動的馬匹，在不平坦的荒徑上軋軋地馳去。兩側是掛滿露珠的草叢，前方展開了無窮際的原野。朝陽，遲遲地，慵懶地從東方的地平線上昇起了。



悲劇鉅作之一；復活，人類的鎖鑰，都是悲劇，其多不遑枚舉。而且這些書多半在剛付梓問世的時候，一定遇到非難，一時難得好評，經過相當時間之後，纔能由頹傷的表面之下發現他的內在光芒。唯有這樣含有內在光芒的著作纔值得永遠愛護，纔能表現應有時間性的真實與實際生活互相諧調。他與專以逸趣充溢或閉關結尾的作品判然不同。這樣的著作並非一時風靡而是使得生活獲得充實。這樣的著作把握住了生活，光大了他所表現的哲理。一章講義是口頭的玩藝，容易教，容易學，容易把它當閑話說。但是一段哲理是由經驗中冷鍊出來的，可以被信賴或被否認，但決不可不求甚解的去研究。

相信對於哲學一字的字面解釋並無任何必要。我並不把它當作與人類日常生活無關的乾燥的抽象學術。不論誰在獨居時都有懷疑的問題，這問題便是我所指的哲學。當一個人憎恨或恐怖想逃避現實而終不可得的時候，他要問自己我究竟是誰，我爲了什麼生在世？一切都是爲了什麼？其他的人們又是誰？我與其他的人們又有什麼關係？提出這些問題就是探索某種人生哲學的要義。解答這些問題，就是文學的意義。無論何時，一本書或者從詩句中的直接呼聲或從小說中的人物的呼聲肯定了人類心中的基本問題，那本書便能夠永遠傳誦永遠存在。反之，如果一本書不懂這些，雖然也許能夠風靡一時，但一定很快的被人遺忘。那麼，出自人類樸素疑問的光芒，就是文學對於人生的主要惠與。

我們一息尚存即難擺脫世累，惟有文學能獻給我們真實的逃避。所謂逃避乃是更深一步的踏入世間而不是逃出世外。文學對於人生的惠與，是使我們更明確的生活下去，要更明確理解這生活，每一本好的著作，都好像一個宇宙的縮影，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得見小規模的人生機能之活動，我們的日常經驗。使我們迷惑在周遭的龐雜事物裡，我們不能辨認它的活動，但是一本好的著作足可捉到這活動的一部。然後再把它擺在我們的眼前，我們由此得以發現飛躍的時間及事物中的關係與因果。

當我們看完一本書，我們應該更深切一些想到自我的完成，但決不是逃避。我們應當更理解自己並且更與自己調和，滿意一些。假如能使我們這樣想，那本書便是文學，也就闡明了文學對於人生的惠與。

## 朝鮮文學界

張 赫 宙 作  
紅 鐘 譯

——三十年間的推移與今日的中堅作家

我曾在某處，介紹朝鮮文學，寫過一段話：

「朝鮮的新文學，即以李光洙的長篇小說『無情』爲出發點來說，比起中華民國白話文學的創始，也早數年。然而，中國文學，由於魯迅等人，已被列爲世界的作品，

朝鮮文學仍是徘徊於低調的領域裡。」

雖然知道這會受京城文壇上的作家們的非難，但在不滿當時朝鮮文學的我，這樣說是不不得已的。

不料，從前年起，這一兩年間，京城文壇的活動與其急激的生長，已有了可驚的程度。

固然，由於在去年中，創刊了比較東京的『文藝』『新潮』等毫無遜色的『文章』『人文評論』兩純文藝雜誌，並且在這前後，以長篇小說爲主的文學作品的寫與出版情況，也相當旺盛，但在這之外是有着深長的原因的。

在新文學被樹植的三十數年間，京城文壇一如中國文學是在不同的特殊的苦惱環境下生長的。其間經過了各過渡期，今日才可以說已走入順適的成長期了。

被李光洙的『無情』所刺激，金東仁的『船曲』『甘薯』，廉想涉的『實驗室裡的青蛙』，玄憑虛的『放心』等優秀作品，迄普羅文學擡頭前後十年間，是不勝枚舉的。

然而，在這創始期裡，僅不足十年間，由於西歐與日本的文學，已吸收而消化了在西歐數世紀間發達了的文學，——所謂古典主義，浪漫主義，象徵主義，自然主義等々所有的文學上的主義與流派。因之，已沒有了回顧自己的功夫，這期間裡的作家們，在精神上，已浸透於浪漫的渦流裡了。

我曾以爲朝鮮的作家們，有着這種浪漫的特性，因感性過於豐盈銳敏，作品的構成以及表現的技巧的粗糙；這些朝鮮文學的幼稚性，都基因於此。但在次期的普羅文學中，這種民族的特性，加上了科學，經過了寫實主義的洗鍊，正是普羅文學的間接的極好的遺產。

在這時期以後，漸々生長出的普羅文學作家，與非此之作家，由與初期的浪漫的興奮不同的政治的興奮裡走出來，投向更進一步的內省的思索與廣義的人生之追尋裡。

其間，雖有七八年的徬徨，是不不得已的，但這不得不認爲是朝鮮的作家必然經過的過渡期了。

在初期間浪漫的昂奮時代裡，他們有着以爲自己的遭遇非常不幸，因而逃避進了象牙之塔；不然便墮於頹廢中，使精神日趨消亡。及至次期的普羅文學期內，在精神上固然是積極的，然而以自己爲不幸的心理狀態，却仍如昔。這樣數年間，他們恒苦悶於不得發見解救他們脫出這不幸的途徑中。但這結果，終於使他們由昂奮與自棄裡醒悟，冷靜而且熱心地開始追尋與創造各々自身的世界，並且體得了達成這目的的能力。在去年最活動的作家中，以金鐘午作例來說，便可更加明瞭。

這位作家，在普羅文學之前，已出現文壇，充溢的天性，極爲人所賞識。但在那時期裡的作品，不知在什麼地方，總有一種假藉與模仿之感。在普羅文學旺盛

期，他是極想忠實於普羅文學的，但又終未能生發他自己的能性。

這樣，他在長時間的徬徨之後，發表了『金講師與丁教授』，據謂爲知性的作品，頗得讚賞。但這也不能說是他自身的東西，仍是耽溺於思考中的。

直到前年在『三千里文學』上連載了他的『受難的記錄』，才發見了自己的世界。繼之發表的『滄浪亭記』『蝶』『秋』等篇，似都是有十分自身的創作，表現的技巧，也有了劃然的進步。他可以說是個最顯著地經過了前述過渡的苦悶而來的作家。

在表現的技術上說來，可以舉出李孝石爲第一，據說這位作家與金鐘午的知性相反，是個感性的作家。

去年在『附錄』與『皇帝』等篇上，把以前的『豚』與『蕎麥』等短篇的技巧，已更進一步地加以鍛冶。

與李孝石相同，生長於自身的感性中的作家，尚有李俊泰。近作有『寧越令監』與『阿蓮』在『文章』上發表，一如前作之『鳥』『月夜』，都是不曾超越了以哀愁爲要素的氣脈中所釀成的東西。

但，在『農軍』一篇中，這哀愁，却因悲劇的發展，而打破了。

這三人之外，李無影在『挑戰』一篇裡，各々探究了新的解釋與精神及主題。曾與韓雲野共爲普羅文學代表作家的金南天，最近在極短期間裡，繼續發表了長篇『大河』與『愛的水族館』及多數短篇，在文壇上又顯示了復活的形態。

長於描寫市井的朴泰遠，有『崔老人傳抄錄』與『陰雨』，是描寫前作『川邊風景』以來的世界的。與此作家並稱爲世態作家的蔡萬植，也有『金之熱情』『濁流』等篇，頗見努力。

此外，尚有活躍過的中堅作家數人，但新人崔明翹的『心紋』，據說較之一般中堅作家，更有着以上的收穫。這位作家在年齡上，與一般中堅作家三十左右者相反，已經是四十多歲的人了，却描寫着較中堅作家猶爲新進的近代心理。

與『心紋』並稱，朝鮮新文學的創始者李心洙的『無明』，也是值得特記的收穫。這位作家，與其他初期的人們同樣，都是被人認爲沒有將來性的，但由於那篇『無明』，竟打破了這種見解。

女作家，只有崔貞姬一人，在貧病交加中，仍然能得到『地脈』那樣的傑作，是值人欽敬的。

僅々在去年一年間，無疑地也可以看出京城文壇將來的發展。如達布林之對倫敦可以欣然豫想京城與東京，以及中國文學得以鼎立的時期，也將不遠了。(完)



上爲張氏於東京近照。本名張恩，原籍朝鮮大邱，三十六歲。

# 莎士比亞之青春

島村抱月作  
賀 行譯

一五八六年的春天，四月死掉一半。從弗道斯克街到奧克絲法特市的北路客棧街上，徘徊着二十多個旅者，他們停下疲乏的腳尋找今宵的宿店。

伊恩——古典的旅館，笨拙的土壁，沐浴在淡薄的春天影照中，像一座偉大的燈火，把滿牆塗成淺紅的色調。

是北部都會往倫敦去的街鎮，有往復旅途上人馬的繁華客店的門前，可看見迎送旅客的熱鬧。在早晨或晚上。

昇上伊恩旅館狹小的樓梯，走進一間失掉光明的大屋子，可以找着一個古色石塊堆成的牆壁的小室，天井是低小的，四圍是那麼小，旅人們或可幻想出這是穴倉，或者末世型的地獄。

雖然是四月中旬，北歐羅巴的夜還是意外的森陰，飄送給旅人們的，只是凌厲的輕微寒意。

火爐里的火焰，燃熾着，那火焰正似伴着燭臺上的燈光，給疲乏的人們，熱情和光亮。

把椅子搬到火爐的近傍，烘烤他們的手，都默然凝視燃起的火影，他們的額部暗下去，但——

旅人們的臉却被火亮映出赤黃色的光輝。

板門的響動，振破旅人們半意識的夢。走進這小室中的，十八九歲的姑娘，是旅館主人的女兒。

旅客們把驚奇的眼睛，舉向這姑娘去，她感了些羞意，背羞臉，不說半句話，調理旅客們晚餐的食桌，稍頃，當她將要走出去的時候，

「小姐！妳是這旅館主人的姑娘吧？」

「呀！怎樣呢？……」

「啊！有點事情，想訊問妳，請坐，這里有椅子呢……」

「謝，什麼事呢？問我什麼？您到倫敦去的吧？」

「是的，是往倫敦去的，可是那個倫敦……」

「倫敦是好地方呀！我明年的誕生日，一定到倫敦媽家去……可是來年，那麼漫長的日子，叫人多麼等得焦急呢？」

「……但是妳為什麼那樣高興到倫敦去呢？」

「為什麼？因為倫敦那里有三個表兄，其中有一個叫做富笠特的，去年他曾到這里來過，他有男性稀有的眼睛並且他的喉嚨是會唱歌的。」

那姑娘的臉浮出一層憶想和害羞的情緒。

「他的歌聲是非凡的，脆亮的……」

她的神情恍惚了！正在用兩耳憶念那歌聲的時候，

板門外有人敲動幾下，

「麥麗！」溫慈老嫗的呼聲。

「什麼？麵包烤熟了嗎？」

麥麗姑娘用手分攔一下零落下來的頭髮，輕快的出去了！

「噫！戀！追求生命戀，往倫敦去，如果在那里她解決了人生，是福氣的，幸運的。」

但，我自己爲了什麼目的，盲目的，迷惑的，奔向繁華的倫敦？我，故鄉里也有憧憬的戀愛，也有甜蜜的夢境，可是我討厭那衰老的故鄉，今後要和塵世的風波奮戰，撕打，前程張漫遠遠的曙雲。

暗路的明燈，是高空的夜星，大海的珍珠！

希望的目的在那麼些小的光照中，是能落在手掌嗎？

浮沈在倫敦大路的塵埃里，像奔馳整個生涯的馱馬，死掉的時候，不能殘遺一點踪跡。

店主女兒——麥麗——那姑娘是天使的化身呢！不然她是包藏在清朗的，光華的世界里。

一匹奔馳終生的馱馬，一個女天使，對照起來，自己的生命之謎，我要猜想牠，牠是在眼前期待着。

但——解破這生命之謎的地方是那裡？倫敦嗎？啊！是倫敦……」

翌朝

這軌纏在獨思境裡的旅人，顛跛過奧克絲法特的街道，依舊向南方，繼續人生之旅行。

伊恩旅館中，這柔情的旅客的名子，是叫做，鹹利亞姆·莎士比亞。

譯後——本文是「拜莎士比亞碎記」的一節，外係是發行平康的敘事文，但內涵却形成莎氏之回想的中心帶，全部調子裡，跳動着濃烈的柔潮風波。

島村氏是明治時代的知名文壇評論家，後來是新派劇的革新作者，作過演劇團長，和舞台的監督。寫過多數小說，這都是按活動的筆法，寫敘事文。裡面隱藏着自己的額外感情，而且其想中關心莎士比亞的前程，顯然的，只用少數的字，短簡的文筆顯現出莎士比亞當時的面影。三九，八，奉天。

## 文學與人生

費 珍 珠 講演  
鉛 刀 譯

文學對於人生的惠與是非常廣汎的。一個標題假設要想很明確的來解釋它，恰如夢想着把大空中的兩個散在的巨星搖在一起而從事闡述它們的宇宙關係。這宇宙關係是什麼呢？同樣文學對於個人究能惠與何物，可使人們瞭解應付環境的方法。

對於這問題的答案，當然要全視我們的文學定義。

所謂文學就是大家所讀的，少數人所寫的東西嗎？雜誌上的小說算作文學嗎？凡是偵探小說，浪漫小說，西荒掌故，純真的自白，都可以算在文學領域以內嗎？難道我們想到文學對於人生的惠與就會想到這些嗎？或者，我們縮小我們的文學定義，以爲文學只限於少數古人所寫的幾本書籍嗎？

這是我們所知道的一大多數美國人明瞭

讀書的死方法，不過雖然知道如何讀書，心得終於有限。許多人喜歡看電影，但他們並不選擇特殊電影，只是看電影而已。他們也許收聽無線電，但並不注意特定節目，只是聽而已。他們也許檢閱報紙上的標題，也許在街角的書攤隨便翻閱流行的雜誌。如果一本傳誦一時的書籍整年在美國流轉着，人們便要以獵奇的眼光來翻閱這書，無非是想要發現人們在談論着什麼，這就是我們的讀書界。

自然這於趣味及快感並無任何損失。我所擔心的是具有相當學業的人們，只是醉心竟求一時風行的小說及輕鬆皮皮的時評，但是並不真正去讀文學。所以，文學致命的打擊，文學發展的障礙不是由於多數無識之人的低級趣味，而是由於少數知識分子。這些少數知識分子往往不希冀文學成爲真正藝術，反而希冀文學成爲冒牌藝術。

當我們讀書的時候，我們需要的是什麼呢？我們用一種好奇的不可能的奢求去接近文學，一方面我們要求文學供給我們虛擬的幻想的觀念，又希望把這觀念寫的活龍活現；其實在我看來，世間的事情，不管實際上奢求上都無真實可言。在另一方面，我們有一種雄心需要滿足。換言之，希冀文學使我們從人生百苦中脫逃出來，假使可能的話，我們要求能於同時提高或滿足這兩個觀念。雖然如此，在我看來，除了偶然的例外，文學在本質上與此風馬牛不相及。文學既未含有完成道德律的功能，也沒有迴避討論道德的意圖——假使一定要使文學檢討人生的話。

我們美國人最怕的是悲劇。此處所說的悲劇，是指着希臘人感覺深處的悲劇而言。惟有希臘人瞭解人生的全歷程。一從不可解的開端到莫名其妙的終點就是一幕悲劇。在希臘人意識裡每一齣喜劇都建築在悲劇的基礎上，恰似一隻花枝招展的粉蝶，飛向漆黑無底的深淵。我們總在戰慄着不敢正視實際的人生。可是實際的人生並不能須臾離開我們。所以如果不能體驗及理解這人生，我們不會得到偉大的文學。

我覺得我們美國人奢求一種應付人生的哲學較任何事物都更爲強烈。不過這奢求是晦暗的，在種方面可以表現出來。例如疾風似的樂曲輪迴宗教等，我們永遠渴求着瞭解何以人生竟爾如此。同時又隨伴着一種怕瞭解的恐怖，所以每逢嚴肅的問題逼近身邊，就立刻躲在暴亂的爵士樂的氛圍內。於斯，連文學也被看成一種極形嚴肅的東西，望而生畏逃避。其實他們若肯正視時，他們會理解文學對於人生究竟有何貢獻，這樣也就可以協助他們確定自己對於人生應持的態度。

也許現在的文學變得缺乏哲學意味，這缺乏簡直使得內在的光輝一點也沒有了。結果，人們雖然誦讀不輟，但終不得人生真正的啓示，大家只是盲目適從的胡度時光。大家所以推崇歷史小說者，也許就是因爲描寫現代生活的小說太缺乏熱力，也許人們並不恐懼悲劇，他們所想的悲劇，只是指着慘酷可怕的故事而言。其實偉大的著述多半是悲劇，波華茲夫人是罕有的



世界唯一的

### 加拿大五兒的

### 日常生活

超歷史的，超人間的存在，成為加拿大之國寶的五兒，記者為要訪問她們，特到其誕生地，加來達去，這是在距離脫倫脫市和奧大瓦市均二百哩的中間。這一「加來達」有叫可見的距離，其人家，亦不過十家的樣子，很稀薄的散在那里。這就是五兒所住的地方。

距今六年前，五月廿八日早晨，在法蘭西系加拿大人狄翁奴 (Dionne) 夫婦的破家，突然不足月的五女伊博恩 (Yvonne) 安謝 (Annette) 瑪西兒 (Marie) 愛米利 (Emilie) 瑪麗 (Marie) 僅只四十分鐘連續地起了呱呱之聲，這不是造化之神惡戲那樣不思議的事情，生下來的當時曾入識師，一時命危。可是現在這五兒，已顯是受了——英國皇帝治六世陛下親自當了監護人，直經加拿大議會中制定，在特別的法律之下，成為國家的公有物同種的監護以至於成年。五兒將活活全世界之慈愛而漸之地成長。今年五月廿八日正是滿六週歲的生日。無論如何，在全世界，五千七百萬的生產數之中五兒是好容易才有一次，之外自古以來能滿足要有的沒有一人。祇狄翁奴五兒誕生以來，從世界各國已有數百萬人蜂擁而來參觀，這個人亦將在加拿大的金錢已通數千萬金圓。加拿大現在還在戰爭中，但五兒竟超絕一切，依然成為世界最顯目的事中心。

記者由那離加來達很近的拿斯貝市的前市長巴那氏，及五兒誕生消息最先傳向世界的拿斯貝新聞的「拿斯貝·那格脫」等湖岸往南十五分鐘的樣子，再從湖岸的加來達探行二里，那里就是我要訪的五兒之家。加來達地面上都被數尺白雪封閉着，在這上面還下着牲牲的大雪。氣溫是在攝氏水零下二、三十度，這比較上還是暖和的。在日比克湖岸有着數百的臨時小棚房，這都是為來訪五兒兼着來避暑或新婚旅行者而造的。像這樣多每日來訪五兒者尚有十數人，夏大最多，自春至秋可以有五十萬人乃至七八十萬的訪者到。

五兒之家叫「狄翁奴五兒用達福病院」，其周圍張着六尺餘高的鐵絲網，中央是五兒起居的二層樓房。鐵網對外來者是不開的，每日祇准醫生出入，五兒兩親，家裏，屋內東西進出時才開。在門內有精細的巡查三名交代警戒着，並且還有五兒喜愛的將近六尺的大狗「脫尼」看着。

過去六年間，五兒在張着網的庭室裏，外出不過一次，就是去夏英國皇帝皇后兩陛下許她們謁見的那次。

記者訪問她們是在星期及星期一的早晨二回。一般來看她們的都是等五兒在庭園里玩兒的時候。冬天每日僅朝十時起半點鐘開的一回，夏天午前十時二回。參觀是不要錢的，但只在廊下由玻璃窗中看去，使五兒看不見參觀的人，我在廊下看見五兒和一個年青的看護婦，在雪的庭園里玩兒，大聲地說着話，我細心一聽，說的竟是法語。現在一切是教她們母親的祖國法語，看護婦，家庭教師，女僕都用的是法

國人，英語一點不用。

五兒都穿着完全同樣的服裝，最後生的瑪麗比起四位來，顯然小一些。五人都是圓圓的蘋果臉，眼睛子是青褐色，頭髮是濃褐色，從照片看來已是覺得很可愛。四年前，有一封信，是叫勞比的男子發給五兒的最長者，說「你大了做我的妻子！」這是五兒獲得最初的情書。

五兒家里事情管理的是祖母一人，家庭教師一，看護婦二，女僕兼廚婦二人。達福醫生 (Dr. Albert B. Drake) 每天來看她們一次。五兒的雙親是住在達福病院的旁邊，那就是生五兒的地方。每週僅去看五兒一、二次。

五兒住宅前面的街道就是其兩親所經營的土產物店，其他二三家土產物店都是五兒雙親的親戚開的。很大的廣告牌着地畫着五兒；加拿大的法律是禁止使用五兒的文字來作廣告，但兩親和其親族得有特許。五兒的兩親由這種買賣每年可得數萬金元，另外由五兒的收入里可得年俸七千五百元，兩親因此不平，對政府要求調查五兒之財產狀況，曾與達福博士起訴。

五兒是受法律的保護的，但政府不給錢，五兒自身由電影的契約和廣告所得收入來支付全部的養育費。過去，電影公司，監製，博覽會，土地會社，各種商品的製造公司以及其他，共有數千萬元元的契約金提供，這是在不害及五兒之教育的程度，由政府委託的四位監護人和經理人，嚴密的考慮而將契約締結的。誕生以來，直道現在，五兒的收入已達至百萬金元以上，除去一切費用現在餘下有八十五萬金元來作基金，這樣看來，恐怕五兒到十八



### 趣味不同的五兒

攝影由上起：瑪西兒，瑪麗，安謝脫，愛米利，伊博恩。



### 世界最大的幽靈船

歲成年的時候，可積至數百萬圓的財產。  
(本報記者加拿大版)  
英國新造船伊莉莎白皇后號 (八五·〇〇噸)，因為歐戰的關係，在三月密羅一各乘不載，由蘇格蘭停泊女航海，



大西洋，到紐約去運糧。該船內部尚未完成，因在英國太遠，恐怕要停運糧的好。所以保險者要求往美國去運糧，將船身塗上灰色，破大西洋上德國潛水艇的耳目，平安航到紐約，世界唯一的大船，處女航海是一隻商船之攝影是無生氣駛的。近紐約的伊莉莎白女皇號。









中國新中央政府成立了。我願得以慶祝新刊特大號，深以為榮幸。

中國新中央政府的成立，並不是與政府進行的終極，或者以說正是揭開序幕，也未可知。豈祇中國，整個東亞民族，不應以這新期的完成為終極的奮念去隨之麼。來日更較以往尤為重要，無可苟安，勿謂言之不預也。——建設新中國，建設東亞新秩序。

「時評輯錄」承各方熱烈寄稿。購可見華中，華北，華南，以至滿洲，日本政論界立論之積極。谷口博士的「世界戰爭與東亞綜合體」，是日本經濟學界代表的論文。谷口氏曾以「建設新東亞的指導理念」一題，寄本刊一週年紀念號，此次可謂為願之進一步的推展。

「松井大將是於中國精神極深的人。在「回國中國」時，說出「孫先生晚年不走向與蘇俄結合之一途」，在「孫氏最後遺囑」中，自「人與狗」一語，有別於的長處」，「日本人應該多讀一點中國的新書，要讀要欣賞骨節的逆事」這話來，愈見其精神益發。

「大亞與日本文學界片談」，雖祇解了三篇，前兩篇對者都與中國舊創同人交往，後一篇筆者却與讀者，這也實是片談之偶然具備者了。尤希望讀者愛讀那後一篇。

「本誌創作」短篇小說輯錄，六篇，擴充篇幅九頁，是創刊以來最大量的記錄。

「異月亮」是得為本刊文藝地播種上第一顆種子。洪流(卷六期)的作者王朱氏帶來的一篇力作。「雲」，「人間」兩篇是向讀者推薦的新人的作品。

自本期起載運「戰時下歐洲電影現地報告」，本期特大號，仍舊定價一角，概不加價。

這批新書是斷斷吧。預定三次刊完。

「時人月旦」名人家庭訪問記，兩篇本期暫停。

許多讀者來函問到本刊「日本語文讀本」播講者的姓名。播講者即本刊編輯同人上海東亞同文書院，日本京都帝大出身洪子博君，會說有「現代標準日語」，民廿五於上海內山書店出版。

上期四十四頁漫畫，被內務省(日本)當局刪除，據說當局與一部說者的地方，驚愕之至。

在春風中，遙為新中國，為新中國讀者祝願。(四月四日，編者)

本刊各欄，歡迎投稿。投稿人希望不刊時退稿者，請附信封，郵票。

華文「大阪每日」半月刊 每册定價日本金十錢 郵費一錢

大阪市北區富島上三丁目三三

發行所 大阪每日新聞社

發行所 東京日日新聞社

發行所 東京日日新聞社

發行所 東京日日新聞社

發行所 東京日日新聞社

發行所 東京日日新聞社

發行所 東京日日新聞社

發行所 東京日日新聞社

發行所 東京日日新聞社

發行所 東京日日新聞社

發行所 東京日日新聞社

發行所 東京日日新聞社

發行所 東京日日新聞社

發行所 東京日日新聞社

發行所 東京日日新聞社

發行所 東京日日新聞社

全年	日本、中	三圓九十錢
	外國	三圓九十錢
半年	日本、中	一圓九十五錢
	外國	一圓九十五錢
三個月	日本、中	六十五錢
	外國	六十五錢
每月	日本、中	二十二錢
	外國	二十六錢

# 美神丸

治愈最多 的女性感激的東西！

在許多種婦女病裡，具有極超羣的卓效；治愈最多而馳名的美神丸，若再和此次新發明的倍効藥，綜合治療，則効力更奏卓著，成了今日女性感激的東西。本藥與他藥不同的地方，是直接治療病源，以塗布使用倍効藥，僅々一球，晝夜不停的用一星期就可以深達病源，殺菌排毒，其他恰如醫生的洗滌、手術、注射同樣作用，由起因到病狀，在家裡秘密的就會治癒了。這樣的藥，一日份只五分錢，而且倍効藥又是免費贈送，所以才成女性們的感激之的呀！

「有這樣症狀的人」 赤白帶，月經不調，頭痛，頭暈，嘔心，冷症，不眠，家庭不和美容

藥價 經老，小腹抽動，憂鬱症，血崩，神經衰弱，其他諸病，有此種種的小姐太太們，快用美神丸吧！

贈品 一張名片換 給您美好的禮物 用一張名片，把您讀過的雜誌名寫上，請寄至本館來，一定奉贈，美神丸一星期份 婦女衛生寶典一册 並其他別種貴重物品 片到即寄決無延誤。

本館 合資 會社 宮內善進堂 總發 大阪五七番

# 老篤篤眼藥

不麻不痛 神效第一



美

藥

此番到日本 最使我驚羨的 就是見到一般的人 都有一雙秀麗的妙目 日本的醫術衛生 本是世界著稱的 尤其是護目方法 更有特別研究 各人身邊 都帶着一瓶老篤篤眼藥隨時應用 以前我在工作之後 發生各種眼病時 只要用這眼藥 點入一二次 就好了現在知道 山田安民藥房 爲了社會上的需要 才發明這價廉物美 的藥品 所以至今全球風行 對於人類的 供獻是偉大的

李善康

楊枝拂水楚腰纖  
玉女含顰乍出簾  
最是令人心黯處  
秋波歷々墮眉尖

老篤篤眼藥綜合的具備殺菌消炎收斂鎮痛等作用、不但於結膜炎角膜炎沙眼以及諸種眼病之預防及治療可奏偉效、而且平時點用一滴亦能給與十分營養、造成新銳視力

### 【價 藥】

小瓶——二角  
大瓶——三角  
合算瓶——五角  
小兒用——二角

●各處藥房洋貨舖均有出售

日本 大阪

總行 山田安民藥房





# 雙美人雪花膏

終日之美麗

僅費半分鐘



雙美人雪花膏香氣高雅、細膩滋潤、真為最新摩登之雪花膏、所配合之藥劑「荷爾蒙」能使身體返老還童、增加皮膚滋養故常用能根本消除斑點粗皺油光點氣等患、洵僅有之美容靈品也

雙美人牌化妝品總行

大阪 會社 中山堂 分行 天津 上海 青島 漢口 奉天 南京 連大